

雉皋狂生有赞曰：

开天盘古生日月，垂裳尧舜道乾坤
 无道商纣遭妖惑，铁骨谏议战蛇神
 毅敢武王垂其德，封神姜尚了其名
 事了拂衣辞金陵，枯灯残发了余生
 而今子孙何其茂，诡厄缠身空悲恨
 四族相争似鹬蚌，上京窃歹作渔翁
 孔宋二族形似睦，蒋陈双雄状若愤
 暗流涌动天下乱，自有江底定神针

雉皋狂生又赞曰：

古有神龙生九子，今代送得三麟男
 长男的冕犹神助，万代渊源由此安
 复有轩辇行弯道，良药苦口终回航
 可怜最是小文凡，遇人不淑负心狼
 偶的美石谓之珂，复得璞玉两相殇
 万贯家财入虎口，千顷良田遭鲸尝
 卧薪尝胆乘风起，贵人自当来相帮
 怒目水工治溃穴，可笑二木不自量
 泪眼瞧人人自悲，笑颜望人人俱欢
 冕轩凡珂各有命，寂寥悲欢赋笑谈

其实昭阳木下家还有一个巨大的伏笔，宋家鲜有第二个男丁，那么宋家正主在金陵，昭阳这个木下家又作何解释？为何他们要姓木下而不是宋呢？联系一下昭阳有入赘和下克上的传统，或许你就明白了吧。

无用且无聊的设定。某年，宋家的某个二子，知晓了家族的秘密，被放到远离家乡的昭阳去做实验，期盼远离祖地可以避免诅咒的爆发。他以寒酸异邦人的身份入赘了已经显露颓势的木下家族，可是诅咒是无法避免的，在他与木下家女儿生子嗣后不可避免的转变成了女儿生，木下家自然是不能把这样的丑事传扬出去，便将他禁足，再不能踏出房门半步，在他的后半生努力抚养自己的儿子，将宋家的故事告知于他。终于，她熬死了木下家的所有长辈，儿子也很争气，夺得了木下家主的位置，自己的儿子虽然姓了木下，但是宋家的种子也算是传承了下去，仿照着宋家的家谱，木下家的每一代均是有一个宋家的别名。由于孩子虽是他所生养，但是却有昭阳人的血统，诅咒也是越来越淡，为了防止诅咒爆发，他们还是使用了木下的姓氏，最终在昭阳落地生根。

01 祭奠

“嘟~~ 嘟~~”这是长亭县独有的福利,每日上午6:30,广鑫矿业的货轮总会准时进港.长亭县的居民们早已习惯了每日的免费闹钟,原本稍显冷清的街道慢慢开始活络起来.长亭县本就是一个海边小城,自从多年前广鑫矿业在此地设立了货物进出口港口,考虑到噪音污染问题,此地似乎便与房地产开发商绝缘了.也得益与如此,这座始于两汉的古城保持了古城风貌,许多年轻时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选择退休后回到古城养老,毕竟这座城承载了他们年少的记忆,这座古城似乎重新焕发了生机.

长亭县城中间蜿蜒的古街街角处,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里,房主听到汽笛声,也开始忙活起来.此刻她正在洗浴间里唉声叹气,随着年龄的增长,想要保持年轻时的身材可不容易,需要付出更加严苛的努力.只是这两月慵懒了没有坚持跑步,腰腹上便出现了赘肉,眼角的鱼尾纹也愈发明显了,看来是时候到市里美容院去一下了,做一做拉皮之类.哎,韶华易老,虽说50多岁的身体还能保持这样的身材已属不易,但是,女人对美丽的追求是没有尽头的,不是吗?今儿正是五月初一,应当是祭奠的日子,当下沐浴更衣,穿上麻布衣物,虔诚的在案台上敬过了香,又扯过蒲团,在案台前磕了几个响头,“母亲,孩儿不孝,未能尽得孝道,父亲,你也莫要生气,往日的事情都过去了,如今你与母亲同在这案台上也当享用享用孩儿的香火.老吴,我恨你.你莫要与我父母在这案台上置气.”说完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宋晓菊出门去了.

自打年前老吴心脏出问题过世之后,宋晓菊便失去了依靠,同时心中始终压着的大山也悄然崩塌了.宋晓菊只是不知道生活如何继续下去,走一步算一步,也像那些退休的打工人一般,选择从城市回到家乡生活,希望平静的小城能抚慰自己身心上曾经受过的创伤.刚刚搬回小城,邻里间还不太熟稔,儿时吃过的早餐店倒是还在,宋晓菊往常都是在自家吃早饭,今日事出仓促,只待吃过早饭,买过纸钱好去母亲坟上祭奠.

早茶店老板娘已经古稀之年了,也不知这些年在这小城上哺育过多少年轻的上学郎,想来年轻时自己一直在这家店吃早点,嫌弃母亲的白粥过于寡淡,现今想喝母亲的白粥也是无法再的,加上今日又是母亲的忌日,悲从中来,强忍住泪水点了儿时最喜欢的胡辣汤.

“哎,看你每日从黄家房子里出来,怎么今日才来我这早餐店买早点啊?要知道,这文凡啊,小时候最喜欢喝这胡辣汤,你莫不是文凡他媳妇?”老板娘倒是利落,人老话多,还忙里偷闲来和宋晓菊闲聊几句.

“啊??啊,对,我是他媳妇.”宋晓菊心不在焉的回答道.

“文凡怎么不和你一起出来啊?估摸着他也50多了吧,年纪大了,也是该享享清福咯.这小鬼小时候贼俊,多少年不见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啦.”老板娘似乎对黄家很是了解.“这文凡啊,从小就没了爸爸,妈妈又过世的早,是个苦命的人,不过能娶到你这样俊的媳妇,算是他爸爸在天显灵咯.”

“文凡他,早就死了.”宋晓菊咬着后槽牙回答道.

“啊?这这,老婆子多话了,苦命的一家人哦,丫头你真是有情有义,好样的.不知道丫头你叫什么啊,都是街坊邻居,往后也有个照应.”老板娘自知聊错了话题,赶忙开始补救.

都50多的人了,被一老太太叫丫头,宋晓菊心中有气又笑只是答到“大娘,你往后就叫我晓菊吧.”

客人逐渐增多,老大娘也无闲时再与宋晓菊聊家常,宋晓菊赶紧吃完早点开溜,她怕时间再长,莫要被这老大娘看出什么端倪出来.走在这长亭街头,心中别有一番感慨,以来是这街头如今开了许多城里才有的店面,往后若是要在这边生活想必能多许多便利,二来则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了,往年在城市,身材曼妙者多如牛毛,如今到了这小县城,且多是退休享福之辈,小城妇女到自己这般年纪,身材早已发福,身材如自己这般曼妙的俏娘子便是少之又少了,那些退休之辈离了城市,本就少享眼福,如今街面上多了一个如此的俏佳人,还不如那羊入虎口一般,街上那些退休老头直勾勾的眼神让宋晓菊很是厌恶,在街上只是直行快走,只盼那些曾经的屌丝莫要再对自己行视奸之礼.况且其中似乎还有童年的好友,多年未见,现今都视作陌生人罢了,想到此节,宋晓菊心中羞耻心更甚,走路节奏愈发加快,甚或等同于慢跑了.

宋晓菊买的了纸钱,缓步朝城外母亲的坟茔走去,虽然现在早已施行公墓,但是宋家权势滔天,仍是在这母亲曾今幽居过的小城处搭建了坟冢,与自己那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葬于一处,说是二人感情深厚,可是在宋晓菊看来绝非如此,如若感情当真如此深厚,为何人活着的时候不细加照顾,非要等死了,才来这般惺惺作态.是以,宋晓菊对宋家无半分好感,只是近年来宋家对他尚可,态度看似真诚,宋晓菊方才半推半就的将那便宜老爹放在了案台之上.

宋晓菊行了快半个小时,远远的看到母亲的坟茔旁似乎早有人在,心下知晓定是那些所谓亲戚姐妹来了,也不愿与那些人多做沟通,远远的望着,只盼他们快些祭奠完毕,自己好去再作祭奠.怕什么来什么,自己的出现显然已被他们发现,头发已花白的老张一路小跑的朝自己迎了过来,似乎颇为兴奋.真是难为他了,年

轻的时候就为母亲受过重伤，现如今哪儿来的这般好的精气神？说到这老张，自己小时候甚至以为他是自己的后爸，对自己和母亲照顾良多，只是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的次数少了，但是回想起来，似乎在家中的重要事情上总有他的身影出现，因此自己对老张并没有多少抵触，他们今日将老张也叫来，到底所图为何？宋晓菊心中也是没有底了。

文冕没有出现，估摸着是搞定了宋家的权利真空期，不知和诗玮在何处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去了，旁边那个落落大方的姑娘，莫不是自己的女儿？都这般大了啊，现今自己这般模样，如何能与她相认啊，还是按照从前那般处理吧。站在最前头的肯定就是那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妖婊子的林晓雯了，对了，人家现在又认祖归宗了，改叫宋晓雯了，但是不要在我面前装，人妖婊子就是人妖婊子，走上这条路，一辈子都回不去了。她命倒好，生了个男孩，要不是书宸，她这个人妖婊子怎么可能在宋家站得住脚？只是再后面那几人是谁？之前没有见过，不知道那个人妖婊子在弄什么名堂，罢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是母亲的忌日，就算有什么不满，也不该在今天表现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文凡弟弟，按理母亲与你生活最久，我们在你前面前来祭奠已属僭越，你莫要生气”宋晓雯那个婊子竟然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在母亲坟前提前发话了。

“什么文凡？他30年前就死了，你不要瞎说。”宋晓菊想到女儿在场，尽量克制住语气开始否定宋晓雯的观点。

“父亲，你骗的我好苦，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的父亲，如若你不愿，我唤你母亲也是可以的”旁边的书蕊神情激动，直接就在宋晓菊面前跪了下来。“无父无母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只是雯姨一直在劝我，今日是我坚持要过来的，你不要怪罪雯姨”

“你，你知道什么你知道，都这么大了，该现实一点了。”宋晓菊嘴上还是硬气，但是语气确明显软了下来。

“哎，这是何苦来哉。”老张气的蹲在旁边猛抽烟。“你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如今弄成这般模样，宋老和黄姐在天上肯定也不舒服啊。哎，宋老啊，你还是太仁厚了啊，您死的冤啊。”老张气急攻心，加上又抽了烟，不住的开始咳嗽，旁边的似乎是他儿子的西装男赶紧上来给他顺气。

“我们父亲定是遭了天妒了，不然怎生生了三个儿子，本能享那天伦之乐，最后确落个妻离子散，两个儿子做了女人，还有一个非要去做那闲云野鹤，天妒啊。好不容易有个养子，却被那林家摧残成那个样子，如今有子嗣聚齐的机会，你还执迷不悟吗？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吗？”宋晓雯在旁边唏嘘不已。

“你们给我滚，在母亲的忌日提那个老不死的做什么？我与你宋家情分没有那般深厚，快走吧，不要耽误了我祭奠母亲。”宋晓菊心中绝望，她甚至如若让这宋晓雯再说下去，自己定要被这宋晓雯策反，当下下了逐客令。

“好吧，便依了你，宋家确实欠你良多，书蕊，你在此处陪陪你母亲，他今日受了我们的刺激，你要好好照顾于她。”宋晓雯这些年倒是做事越发果断了，再带领众人鞠了躬转头领人便走。

倒是书宸个小机灵鬼，仗着宋晓雯宠溺与她，偷偷在宋晓菊耳边通风报信“凡叔叔，额，菊姨，母亲她其实十分挂念与你，早上临出门，我起来晚了，还被她训戒了。还有，老吴不是没了吗？你可能会危险，但是母亲觉得这是你和陈家撇清关系的绝佳机会，不要被仇恨蒙蔽头脑，不管怎样，你宸侄子绝对是你强力后盾。”书宸和宋晓菊说了一大推，宋晓雯在车上也不催促，看样子，他应该知道书宸会和晓菊江这些。“对了，母亲总说，晓菊这个名字总是过于，，，，过于大胆了一些，

如果有机会,还是改了的好.但是如果你不愿,她也不会勉强与你.”宋书宸抬脚欲走,确实又反头说了一句让宋晓菊崩溃的话“其实,爷爷并非抛弃你母子,只是当年危险,爷爷只能将你母亲安置在这小城,为了不让敌人攻击奶奶,他只能强忍思念不来看你们,你也莫要怪罪爷爷了,当年家族间的争斗到底有多凶险,想想文珂叔”提到文珂,宋晓菊和宋书宸均是沉默.家族间斗法,尤其是涉及到权财,稍有不慎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当年若不是宋文珂做内应,估计自己也活不到今日,是以,宋晓菊原本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的心思开始松动了.

在宋晓雯的带领下,宋家众人瞬间走了了精光,只剩下宋晓菊和自己的女儿宋书蕊在坟前.年纪大了,加上刚刚情绪起伏过大,宋晓菊只坚持给母亲的坟茔添了一把土便浑身酸软,书蕊立马接过了母亲的工作.

“这梅花树,是从金陵的小院移过来的,说是当年奶奶还在金陵的时候种下的,爷爷一直是亲自照顾,每次冬天开花的时候,就是爷爷最开心的时候,总说梅花当配墨兰,后来爷爷出事了,坚持要葬到这边来,遗言只有一句,带上那颗梅花树.”书蕊说着说着眼圈发红“爷爷他是思念着奶奶的,我原先也不懂,后来看到奶奶的名字,我才懂了,奶奶想必也是爱着爷爷的吧,不然她当年为什么要种这梅花树.”

听着书蕊的话,宋晓菊沉默良久,起身给梅花树松了松土“好啊,好啊.”

02 密谈

时间又过去数日,在书蕊的陪伴下,宋晓菊的心情逐渐从当日于宋家的不愉快中缓和过来,也开始尝试和书蕊处好关系,孤儿的滋味宋晓菊是知道的,因为自己当年的自私,导致书蕊过的也近乎是孤儿的生活.宋晓菊在这点上对书蕊愧疚良多,幸好书蕊甚是懂事,亦是主动与宋晓菊缓和关系,从小就接触了宋晓雯这样的异类,导致她对父亲现在的情况并不反感,甚至心生同情,自己是孤儿,那父亲现在不也是孤家寡人吗,生活嘛,总要走下去.就这样,二人也算是在童年的老宅度过了几天安静的生活.

平静的生活哪有那么容易获得,连续多日,原本准时的汽笛声没有响起,惹得宋晓菊心中惴惴,莫不是那老吴过世了,广鑫矿业的事情败露了?宋晓菊心想当年从公司退出来,众多痕迹都已经销毁,就算事情败露,也当查不到自己头上,心下方才稍定.但是每日街头上少见的警车呼啸而过,惹得宋晓菊又是心神不宁.这广鑫矿业与经纬财团的私下勾当当年的账目都是自己一手操办的,当年仗着老吴与政府的关系,这些事情都被搁置着,现如今老吴过世已经近一年,政府的领导班子要政绩,估摸着也该拿当年那些搁置的烂摊子来说事了.

这日,一辆私家车停在了小楼门口,直直的堵住了大门,车内的人物半天也不下车,弄的宋晓菊在房里迎进来也不是,躲着也不是,宋书蕊也不知道此刻宋晓菊心中所想,待要下去与司机理论,确是被宋晓菊拦了下来,静观其变吧.

此刻在私家车里,谭伯伟也是踌躇,楼里这一位,与家中妻子有莫大关系,可是却和这广鑫矿业走私的案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局子里查来查去,最后案件的关键点都是指向了住在了小楼里的连襟.为了这事,宋晓雯没少和他吹枕边风,饶是他想用局长的权力将这件事情压下来,却也是无能为力.自己在局长的位子上坐

了多年,虽说德高望重,但是毕竟自己年事已高,这两年就要退下去了,手下的少壮派鲜有破这样大案的机会.自己这样一直赖在局长的位子上也不是办法,总局那边也或多或少暗示了他要给手下人机会,无奈这件事只能自己先来找这个鲜有见面的连襟提点几句,有备无患.

连抽两根香烟,谭伯伟终于下定了决心,下车站在门前朝里面望着,很有礼貌的敲了敲敞开的大门.宋晓菊看到是谭伯伟,走上前去将他迎了进来.桌上书蕊早已备好了水果干货,茶壶里的开水还未烧开,看来是仓促准备.谭伯伟也不谦让,在客厅坐下,拿起瓜子便嗑.

“谭哥,你怎么得空来我这边了?”宋晓菊在谭伯伟对面坐下.“多年不见,谭哥你也老了啊.”

“是啊,多少年了,你和广鑫矿业那边的事情,处理干净没有?我现在不方便在你这边呆的太久,就长话短说了”谭伯伟态度冷淡,多年来生居高位,早已养成了波澜不惊的性格,说话时声音中天然带着一股威严的气势,

“广鑫那边,什么处理干净没有”宋晓菊尚在狡辩.听到宋晓菊模棱两可的回复,谭伯伟锐利的目光猛刺向宋晓菊,虎目眯起,如择人而噬的猛兽.谭伯伟的目光如箭版直刺向宋晓菊的心房,对方深深垂下了头,避免与谭伯伟的目光对视.

“广鑫这案子,目前来看十分棘手,而且现在内部分析关键点就在你身上,我总不能在退休之前还做那些枉法的事情,用身份把针对你的调查给压下去,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一些工作,总归是宋家的人,谁都不想到最后事情闹的很难看,这些你要记在心中.这案子我本需要避嫌,但是我今日来寻你,你还不想说真话吗?其他人如何我根本不关心,我只想你这边不要出事,不然我回去和晓雯也无法交代.你们兄...姐妹俩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些事

情,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了吧,早些回家吧,你们姊妹团聚可是老爷子生前最在意的事情。”谭伯伟对待宋晓雯的事情终归还是心软,说出来来此地的目的。

“谭哥,你莫要帮宋晓雯那个人妖..人说话,就是她气的母亲早逝,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的.至于广鑫那边,我退出之前早已将我经手的资料全部销毁了,只要我闭口不谈,你们警方应该在我这边查不到什么东西的。”宋晓菊话到一半,想到谭伯伟和宋晓雯的关系,更换了惯来对宋晓雯的称呼,只望对面的得力刑警没有发现自己话语中的异样。

“好吧,希望如此,在他们问话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尽量客气一些,你也不要被他们问出破绽,早日从广鑫这个烂摊子里抽身出来,不管你们关系如何,只要人没事就好.好了,不说了,我不能多呆,你多加小心。”谭伯伟起身就走。

“伯伟叔叔,我就这么讨厌吗?都不和我说话了。”宋书蕊此事正从楼上下来,笑嘻嘻的和谭伯伟打着招呼。

“书蕊啊,你怎么?哦,前些天查案子,没有和晓雯一起过来,你过来这边也是应当,叔叔这次过来有事,局子里还有事,叔叔先走了,等有空回金陵了,叔叔再和你赔罪,哈哈哈”谭伯伟打了个哈哈,考虑到避嫌的原则,还是起身去了。

见谭伯伟的轿车行的远了,书蕊方才小心翼翼的和宋晓菊说到“母亲,其实雯姨早已料到广鑫那边会出事,把我留在这边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的”

“晓雯她?难道有什么话不能亲自和我讲吗?非要让你来讲.这人这的是虚伪”宋晓菊口中愤愤,对宋晓雯的不知嗤之以鼻。

“其实广鑫走私这件事情,宋家早就知晓,而且甚至可能还涉及到从暹罗那边的一些敏感货物,雯姨只是讲,如果你这边被查出什么端倪,到时候她会对江那边施压,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总要保住您的性命。”宋书蕊说道。

“书蕊啊,你这是被那晓雯迷了心智了吧.她那样的人怎么会真心来帮我,她应该也是巴不得我早点死了才是,毕竟我这样的人确实是辱没了宋家的名声.”宋晓菊对她的姐姐仍是怀恨在心.

“母亲”

“好了,不用再提她了,我心中自有计较.我累了,上楼休息一下.”宋晓菊打断的书蕊的劝说.

“老吴,你个狠心的人儿,丢下我就这么去了,现在广鑫的事情败露了,没了你这个主心骨,你让我怎么活啊.没了你,我现在处处仿佛事事都被宋晓雯那个贱人拿捏着,这让我怎么活啊.他们这是要逼死我啊”宋晓菊口中呢喃着,单手抚摸着胸前一个款式老旧的钻石项链,仿佛这个项链是她的力量来源一样.

“可是,广鑫这件事情,竟然都惊动了谭伯伟这个局长来提醒我.我自己已经手的账目都处理完了,可是老吴你的呢,而且你当年死的蹊跷,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了什么重要的证据吧,看来还是要再复查一遍.就算是人没了,还要为你尽心尽力,我还真的是幸福呢.”宋晓菊此时精神明显不正常,虽然书蕊在门外听到了一切,知晓了母亲此前与老吴的情愫,却是不敢推门进去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只得轻声叹气离开.

待到午饭时分,宋晓菊才从房中出来,眼袋红肿,惹得宋书蕊一阵关心.二人用过了午饭,宋晓菊对书蕊的厨艺提了一些有用的建议,书蕊又是顺着母亲的话儿来符合,宋晓菊心中的郁闷情绪方才慢慢缓和下来,看着女人俏丽的容颜,宋晓菊心中下定了决心,若是这广鑫的事情能的善终,到时候就回宋家去又如何.

华灯初上,宋晓菊吩咐书蕊晚上无事不要打扰,自己在房中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办,关于老吴的事情,书蕊只当是要处理遗留下来的资料,连连称是.

反锁了房门,拉上窗帘,确信房中的事情不会被外界发现,宋晓菊细细的洗净了身子,一丝不挂的来到床前.镜中反射出窈窕的身体,只是年华老去,皮肤已经变的松弛,乳房也开始下垂,脸蛋也不复年轻时那般水嫩,只是若不细看,颇有年轻姑娘的风韵.胯下的肉条低垂着,根部平平,卵蛋早已切除多年.“老吴,你给了我这般的躯体,赐予了我媳妇,让我有了书蕊.现如今,你人也去了,若是再这般与宋家置气也不是办法,待我把这次广鑫的走私案件与经纬财团剥离开来,你我的缘分就算是尽了吧”说罢,双眸微闭,一丝情泪从眼角滑下.

嘻嘻索索的,宋晓菊从床底拖出一个箱子.箱子里放着一些绝不能让外人看到的物事,从一个50多岁的女人房中发现如此多的情趣用品着实会让外界哗然.宋晓菊躲进了墙角用于伪装的弃置狗笼,将笼子反锁,然后熟练的给自己戴上口塞,菊穴内塞入伪具,将四肢折叠,锁死束具.此事若是年轻时分,老吴此事当在床上与自己的老婆翻云覆雨,自己只能被锁在墙角的狗笼,等待主人与老婆完事之后若是还有兴致能来享用自己的生体.光是想到此节,宋晓菊的心中就激荡不已,好似当年那人现今还在床上一般.“请主人宠信.”笼中的扭曲人形挣扎着用肘部和膝盖趴起来,将菊穴对准了床头.

坚持了不到5分钟,宋晓菊就全身酸麻,不再复年轻时的体力了,动作也不能那般标准.宋晓菊在狗笼里低声的啜泣着在“小婊子真没用,当初不是说了要永生永世服侍主人吗?如今年龄大了就不复当年了,真是没用.我对主人也没了用处,不知将来到了地狱,主人会不会嫌弃小奴.”如此又折腾了许久,宋晓菊终于体力不支睡去了.

第二日晌午,宋书蕊见母亲迟迟不出门,担心母亲的安全,在母亲门前唤母亲起床.其实宋晓菊早就听到了楼下刺耳的警笛声,只是全身酸麻,一时半刻哪能

从这些束具中脱身出来,“等一下,你不要敲了,妈妈昨晚有些晚,等下就出来。”宋晓菊口塞塞了一晚,说话有些漏风,花了好些力气才吧书蕊挡在外面。

“母亲你快些,外面来了警察,点名要调查广鑫矿业的事情。”

03 问讯

宋书蕊往日在宋晓雯的调价下,对处理这些事情也是驾轻就熟,贴心的说明了情况,半诈半礼的把来问话的两名民警安排在客厅喝茶.只是这宋晓菊拖沓的时间确实又些久了,这才上楼前去催促.

“区区平民,哪儿来这么大的架子,如果再不出来,我们就要进去了.”领头的说话了,他是局子里的少壮派,平时被谭伯伟压制久了,本身就有些怨气.他也不知这家的水到底有多深,竟是直接开始训斥起来.

“警官,你这般说话,是不是又些过了?只耽误你不到20分钟的时间,好大的官威啊.”宋书蕊此刻也是被激起了脾气,直言顶撞了过去.“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家..”

“你家怎么,打得过王法?住在这破旧房子里,难不成还能有什么深厚背景不成,怕不是家中有人能考上大学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况且,你家父亲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懂吗?请配合警方调查.”领头的民警这是准备公事公办了.丝毫没注意到旁边的手下拉扯他的裤脚,示意他言语又些过了.

“好了,年龄大了,总有些困倦,两位警官总不能为难一个退休老人吧.”宋晓菊终于摆脱了身上的拘束,草草整理了一下仪表下楼了.宋书蕊见母亲下楼,不便再多言,记下了这嚣张民警的警号.“你等着,有机会让你好看”宋书蕊心中愤愤.

见正主出现,嚣张民警立功心切,此刻若是能从这宋文凡身上打开缺口,广鑫矿业走私案必能迎刃而解.当下备好笔记本,执法记录仪开始问话.

“哼,刚刚嚣张的时候怎么不掏记录仪,人在做,天在看,文明执法懂吗?”宋书蕊言语尖锐.

嚣张民警虽然心中气氛,但是碍于执法记录仪在,也不能在语言上占便宜,便开始机械式的问话.“姓名”

“宋晓菊”

“我问的是真实姓名”嚣张民警嚣张的朝宋书蕊一瞥.这样问话,既符合了程序,又打击了嫌疑人的心理,着实是让人无法反抗.

“你莫要欺人太甚”宋书蕊暴起.宋晓菊却是拉住了她,示意她到外面去,这边她来处理.

“宋文凡”宋晓菊低眉顺眼的回答道.这种姓名倒错的羞辱感,在年轻时曾经让她欲罢不能.

“性别”

“男”

“本次前来你处,主要是为了闻讯一些关于广鑫矿业走私案的一些细节部分,请宋先生你配合.”

“不知你们想了解什么方面的事情,我全力配合你们”宋晓菊面色平静,不知她在想些什么.

且不说这边警官的问询,宋书蕊出门来挥散了门口围观的人群,小镇上不常出现匪事,看到警车的概率自是少之又少,不免引来群众的围观.宋书蕊心中气愤,想来想去只能找雯姨.“喂,雯姨吗?我母亲被人欺辱了,我快要急死啦.”

“傻孩子,说什么傻话,多大了人了,怎么还会被欺辱,你好好说话”对面的宋晓雯声音轻柔,浑然不觉有任何惊诧的样子.

“是这样的,今天警察来了,您是不知道,母亲就晚起了半小时,那帮坏人就说一些有的没得来欺辱母亲,关于母亲的身份,您应该是知道的”想到母亲心中收到的欺辱,宋书蕊心中着急,言语间已经带了哭腔。

“混账东西,我宋家人还轮不到外人来说三道四。”宋晓雯主掌龙头也有了些日子,言语间颇具威严。她自小就有护犊子的心思,如今旁人欺辱她的妹妹,自是让她心中愤怒。宋书蕊见目的达到,把刚刚知晓的警号告知了宋晓雯。

这边的民警心中还在沾沾自喜,却不知他的仕途已经到此为止了。他的直系上级乃是梅开诚,人称梅副。乃是下届局长的唯一候选人,只待谭局退下去就要走马上任,而他又是梅副手下的得力干将,这次的广鑫矿业走私案又是多年不遇的大案要案,这事要是办成了,将来就是升到副局的位置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一招不慎,在宋家这边栽了跟头。

宋家的家族机器运作起来能量是巨大的,而且事关宋家的直系继承人,是以此事非同小可,不到半小时,总局的电话就到了梅开诚这边“梅副局长,这边是省厅督查厅小胡,请问您这边最近在办什么案子啊?”

“广鑫矿业走私案,经纬财团贿赂案...”在监察室前面,梅副心中疑惑,但是还是如实回答,只是还未说完就被对方打断了。

“这样说吧,请问贵局近日是否有警务人员到长亭县调查取证?”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需要时间来核实一下,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啊?”梅副心中也没底了,不是自己手下又偷吃回扣被人举报了吧,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善人,应付这种事情也是驾轻就熟,皮球踢的飞起。

“这边接到群众举报,说你这边警务人员涉嫌语言上侮辱嫌疑人,请你注意约束手下。”

“嗨,现在的人都精的很,稍微有点事情就掐头去尾的举报,再说了就是办案中嫌疑人不配合,警务人员稍微又些激动的言辞,被那些有心人举报了,你们这都管,还让我们底下人怎么办案啊?”梅副心想,这种事都来训戒,屁大点事,督查厅都是闲的没事做了吗?再说了,谭局还在呢,找到自己头上来算什么事,直呼晦气.再说了,电话都自称“小”胡了,稍微忽悠忽悠,这事也就过去了.

“好的,希望你这边核实后尽快处理.”

此时梅副正在会所嫩模全套服务呢,哪里会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转身就搂住了旁边的美女,也不顾自己油腻发福的身子就要霸王硬上弓,还未尽兴,那边电话又来了.

“喂,是梅开诚吗?”

这次的电话语气威严,也不知是谁,只是此刻梅副精虫上脑,哪里顾得上是谁,见到还是刚刚督查室的电话,开口就喷.“你们有完没完,就算我们骂了人,这处理不也需要时间吗,这么急,催命啊.”

“我是检察厅副厅长唐承安,你最好注意你的言辞,另外,请你立即对目前在长亭县黄家老宅办案的公职人员召回,他们被举报有严重的侮辱群众行为,为此,你可能也需要负部分责任.”此刻的唐承安也是莫名其妙,自己一省督查厅厅长,怎么就摊上这事了,本想糊弄一下了事,毕竟他也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对基层民警的办案风格也颇有了解,一个普通的言语侮辱根本就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只是今天不知道犯了哪门子的邪了,新上任的江书记突然过来视察,点名要观摩学习督查厅的日常工作,这不恰好又来了这样一个举报电话,有鼻子有眼的,没办法啊,书记看着呢,只能按照流程电话沟通了.可是这江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场就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表答了不满,桌子拍的邦邦响.心想这事估计另有内情,不然哪能这么巧,估摸着这魏副是得罪人了,当下特事特办,一切从严处理.

“哎,唐厅,您怎么亲自打电话过来了,我马上处理。”听到了厅长电话,梅副马上没了脾气,直觉告诉他,这事情大条了。

“不要油嘴滑舌,不用了,根据最新情报,此事我们专案组直接介入处理了,你等待传唤吧”看到小胡根据江书记的情绪,猛给自己打手刀的手势,唐承安也是豁出去了,为了自己将来的仕途,直接给事件定了性。然后不待对面人回复就挂断了电话。

“唐副厅长办事风格果断,这政法系统里能有唐副厅长这样的人才真是万幸啊,现在这检察厅正厅还空着呢,啊,哈哈哈”江书记对唐承安的处理方法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另外,这个目前侮辱群众的蛀虫现在是不是还在现场啊?你们也要加快处理啊。是吧?唐厅长”

“我去,这特么捅了天了吧。不过也这不真是我唐承安的绝好机会吗。”唐承安在下面暗喜,为了这个正厅的位置,老子拼了。“好的,江书记,我们立刻处理。”

“不要老是喊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去。我出去接个电话,回来等你结果。”江书记出门去了。

这电话时长可长可短,还回来就要结果,要了亲命了。

且不是省督查厅这边一阵鸡飞狗跳,宋晓菊这边的无良民警是肯定不知道的,桌上的手机响了数遍,考虑到取证到了关键时刻,他竟是没有接,甚或关闭了电话。不一会,旁边助理的电话也响了,不知是不是局子里出了什么大事,暂停了问询。

“宋文凡,你不要以为你事情做的很干净我们就查不出什么马脚,你给我等着。”见助理关闭了视频记录仪,无良民警马上开始嚣张起来。

旁边的助理听了电话,很是奇怪,却是把手机递给了主事的。“找,找你的”然后就迷惘的瘫坐下来。

“什么事啊,吓成这样,一点定力都没有。”无良民警对同僚的反应很是不屑,毛头小子定力还是不够,还是要跟在自己这样的得力干将后面多历练历练。

“喂,你好,找我什么事?”语气依旧事拽拽的。

“是xxx吗?我是省督察厅唐承安.你为什么 not 接电话?”

“你小子谁啊?骗钱都骗到警察头上了?不想活了?”正好此时梅副的电话插进来了,无良民警毫不犹豫的接通了梅副的电话。“你快回来,你捅大篓子了”

“不是,梅副,我这正问到关键点上呢,这娘们死不承认啊,再说了,能捅什么篓子?还是怎么着,把她铐回去?不是谭局说了尽量不要走到这一步吗您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说完还用狠厉的目光看向了宋晓菊。

“别在那丢人现眼了,赶紧收队,回来再说。”梅副此刻正在气头上,哪还顾得上手下情绪,一脑门子的汗,这被督查厅盯上了,不死也要掉层皮,他现在满门心思的就想把这祸事往谭局头上引,毕竟这局子里他还是老大不是。

“草,今儿这事爷们我办了,拷走。”

04 脱身

这边无良民警铐住宋晓菊，警车呼啸而去，宋书蕊立马告知了宋晓雯实际情况，气的宋晓雯是三尸神暴跳，刚刚那姓江的才打电话来说事情全都办妥了，现在又来电话说妹妹被警局的人拷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少卿啊，我平时素少求人，这次好容易求你办次事，结果把我的人给办到监狱去了是吗？”也不知这宋晓雯到底有何种底气，竟是对这一省的书记也敢这般阴阳怪气。

“哎，宋家大姨，你这话说得的，怎么能叫求呢，这事我亲自督办的，这不，我才刚从厅里出来，怎么还能出了岔子呢？在这金陵地界上，我江少卿保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吧？就算今天没保住，我也一定给大姨你一个结果。”江书记也是一头雾水，年幼时，父亲曾经从宋家手里的了莫大的好处，可以说若不是宋家的鼎力相助，今天江家的位置也不会坐的这般平稳，而且私下里江书记与这宋晓雯感情也是极好，当年若不是她，自己也不会与现在的结发妻子结缘。父亲都对这宋晓雯礼遇有加，她又算是自己的媒人，多少年了，好容易宋家求自己办了件小事，结果却出了岔子，江书记心中恼怒异常，直想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坏了自己的面子。刚刚从督查厅绕出去的红旗轿车，开出去还不到10分钟，复又拐了回来。

这督查厅平常哪见过这样的架势，往日的书记视察过了也就走了，这又兜转回来，事情就又些微妙了。唐承安也是个心思活络的妙人，知道肯定是刚刚处理的事情出了波折，立马就安排小胡备车，装作一副着急忙慌的样子。虽说刚刚被片警挂了电话，但是江书记这不是非常满意的走了吗，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拨了面子的事，往后可以慢慢算，也就准备这样糊弄过去，但是看到书记的车又兜转回来，他立刻就想好了对策。

“唐副厅长,这么着急去哪里啊?刚刚的会议纪要秘书没有拿,这不,现在秘书都能使唤书记了。”蒙谁呢,一个会议纪要到时候直接传真过去就好了,怎么可能单独回来取.还有,别看这副字的一字之差,从书记口里所出的话就重如泰山了,或许这辈子就只能当个副的了.唐副厅长心理敞亮着呢.

“报告书记,刚刚群众举报的事情确实没有处理结果,我这正准备到长亭去呢,行程快的话,2小时就到,到时候我现场处理这件事.”唐承安知晓这事肯定与江书记有关系,书记又不能挑明了讲,这可事关自己的前途,不可马虎.

“怎么,电话过去也不能搞定吗?还要劳烦唐厅长现场去处理?”江书记虽然年轻,但是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哦,是这样,和当事人的沟通出了些小问题,我们敏锐的了解到,可能在我党的党员中出现了违法乱纪的现象,我这是准备去突然袭击,争取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副厅长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直接违法乱纪的帽子就扣了上去,毕竟现今江主席主抓党风党纪,扣这个帽子准没错.还有,这主席也姓江,算算年纪,如果有儿子的话,应该有江书记这般年纪了,莫不是...

“好,成立专案组后,你直接每天向我回报进展,你只管去查.”

“是”唐承安这下拿了尚方宝剑,欢天喜地的去了.

这长亭县到局子里也就不到一个钟头的路程,奈何昨天晚上玩的过于激烈,早上又没有吃早饭,脱水严重,宋晓菊现今已是50多岁的老人了,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在被关进留置室后就已经是办昏迷状态了,那民警见这状态也审不出什么东西,况且这人身份特殊,只得把他拷在审讯椅上,面前放了些清水吃食,以防在留置室里发生什么不测.

这审讯椅吧,宋晓菊年轻时也玩过,自从他被拷到这椅子上来,身体上的肌肉记忆开始慢慢苏醒,心中甚至是颇有些享受,面前的清水是可以喝的,但是这吃

食,以前老吴在的时候就教育过,因此她只敢稍微喝了些清水,便静静地坐在这审讯椅上,万念俱灰,只等待想象中的主人来解开她的锁链并且凌辱她。丰腴的屁股在凳面上左右扭动,总感觉缺了点什么东西,哦,少了那硅胶的巨龙,不然自己怎么可以这般随意活动,这些警察忒不专业,宋晓菊心中嗤笑。

这边这无良民警也不着急,晃晃悠悠的到食堂吃过了饭,这才去找梅副汇报情况。

“要说这婊子还真是嘴硬,回答滴水不漏,问了一小时愣是没问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你说气不气人,要不是梅局你传我回来,说不定今天就能有突破呢。”

“不要管什么情报了,人没事吧,今儿这事我看着邪乎,怕是要出事。”梅副心中还在后怕,这检察厅老唐,出了名的难缠,这次被他盯上了,事情怕是不好办。

“嗨,能有什么事,这会在审讯时呆着好好的呢,直觉告诉我,这婊子身上肯定有线索,这可是多年不遇的大案,能破了,您梅局这个位置肯定就坐稳了,到时候你可得记得提携提携老弟”

“你怎么,把人给拷回来了,这下可是和谭局撕破脸了,他向来铁面无私的人,这次竟然专门和我讲说要好好办案,一切都按照规章制度来,也不知是提点我还是要保你这拷回来的人。”梅副此刻依旧忧心忡忡。

“怕什么,我这一切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他绝对挑不出什么毛病出来。”

“那就好,现在多事之秋,只要能忍到谭局退下去,局长这个位置就稳了,可绝不能出了什么岔子。”

“能出什么岔子啊,跟你说,咱这可能还有诈骗案,就今儿,都骗到我头上了,说是什么省督查厅唐承安,吗的,让我找到这帮骗子,我非让他们知道什么才叫来钱快。”

“唐承安？”梅副立刻发觉不对劲，心中已做好了其卒保帅的念头。此人虽然是自己的得力助手，但是今天这事确实又些邪乎，一省的督查厅长，虽说是个副的，但是上面也没正的啊，专门为了今天询问的这个嫌疑人来多次过问，此人不能留，必须要尽快安顿好，把他请回家。

“询问就询问吗，干嘛把人弄到局子里来，这事谭局是过问了的，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赶紧给人送回去。”梅副心里考虑着小九九。

“别啊，送回去多没劲，案子还没查出什么道道呢？咱这合理合法，我不送。要放也要让他家里拿钱来赎，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我的话没用了是不是，让你送回去就送回去，到时候出了事可别怪我不保你。”

“好好好，送，明儿就送，搓搓她锐气，兴许晚上就招了呢，兴许他家懂事，下午就过来捞人呢，对吧，梅局。咱也不能耽误查案啊是不是。”

“这些天省督查厅的可能会过来调查警员侮辱群众的举报事件，你小子平时嘴里就不干不净，到时候不要被那帮人问出什么来，我可提醒过你了啊。我有预感，这事可能和你抓回来的这个人有关。”

二人在梅副的办公室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讨论着事情，房门却是被敲响了。“请进”二人立刻做好姿态，好似在认真商讨案情的样子。

来人是谭局，后面跟着是个陌生人，不过穿着政法的衣服。“介绍一下，这是你们要找的梅开诚同志，梅开诚同志，这位是省督查厅唐承安副厅长”

“你好你好，请坐，不知道督查厅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梅开诚副局对吧，我们早些时候电话里聊过了，这次过来，是关于群众举报的部分警员在询问过程中的言语侮辱群众事件，来做一下调查，还请你配合。”

“这，于理不合吧？”梅副局长用眼神示意，这谭局长还在呢，怎么能越过局长直接来查自己这个副局长呢。

“哦，我来说明一下，本次事件的涉事人呢，从某种关系上来讲，和我还算有一些亲戚关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按照处置程序，我需要避嫌。而且这次调查事件，从头到尾都是梅副局长在处理的，我并没有从中干涉，当然了，处于私心，我曾经也要求梅副局长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按照程序严格办理，这点呢我也向组织上坦白，确实是对自己的亲戚呢有了额外的关照倾向，还请组织上处理。”谭伯伟面带笑容对唐承安解释道，转过头来面对梅开诚时，眼中却是厉芒一闪。

“哪里哪里，这都是人之常情嘛，况且要求严格按照程序办理，这何错之有啊，谭局长不要过分谨慎啦，不要低估了组织上的智慧。”唐承安笑道。“哎？这位同志，你有事吗？”

无良民警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了，抽身欲走。“你，你不要走，正好你就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留下来配合调查。”梅副局长叫住了他，心想，这次老弟你就受点委屈吧，这次得罪了谭局的亲戚，不拿你出来顶包，难不成还要我自己出来顶包吗？

总之，梅副的办公室门紧闭着，里面不时传来喝骂声，拍桌子声，文件落地声，茶碗碎裂声，约莫半小时后，双方结束了和善友好的问询。唐副厅长完成了江书记委婉安排的任务，很开心的走了，梅副把锅成功甩给了无良民警，开心的瘫软在沙发上，无良民警蹲在角落怀疑人生，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就问了一个姓名一个性别就引来了厅级的干部直接过问，甚至言语中还有省级干部的过问，他不知道，他也不敢问，他应该也很开心吧，毕竟凭四个字就能引到省级干部的关注的片儿警目前为止可就独他一分，往后和孩子吹个牛逼啥的，那都不是事儿。出警有风险，查案需谨慎。

“宋晓菊女士,我呢是省督查厅的副厅长唐承安,现在你已经自由了,请容许我对我们组织内部某些德不配位的人士对您的所作所为道歉,对不起,您放心,我一定会对这些组织内部的蛀虫严查,彻查,还被害人一个清白,公正.现在,我们可以安排车辆送您回家.”直觉告诉他,在眼前这个人前面刷些好感,说不准自己这正厅的位置就坐稳了.是以,他亲自把宋晓菊扶上了车,安排司机送她回家.而后眉头微皱“给我查.”

05 好运来

这边唐承安把警局查了个底掉,无良民警的停职处分自是不谈,甚或梅副,谭局也收到了影响,借由这次机会,督查厅也查出了警务系统里的部分徇私舞弊的恶性事件,为他之后的升职铺平了道路,事成之后也顺利成为了江书记的嫡系.这些暂时不表,话题转到宋晓菊这边来,经过了太长时间的折磨,饶是有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宋晓菊还是病倒了.

这可让宋书蕊着实心慌,宋晓菊又死活不同意宋家的帮忙,因为身体的特殊性又不愿到医院去治疗,只能找了县城上的赤脚医生看了,开了些补气益血的方子就这般在家里吊着性命.宋晓雯倒是安排老张过来几次,他和宋晓菊及母亲都有些交情,安排他过来最是妥当.看着宋晓菊手腕上的瘀伤,老张很是心疼,口中只是骂那无良民警,可是他哪知道,这些都是宋晓菊此前在房间里自己自缚时导致的.至于这手臂脚踝上的瘀伤导致无良民警又多写了几分检查,那也是无可避免的事.

如此这般熬过了数周,病情始终不得好转,终于在老张的软磨硬泡,宋晓雯的亲自迎接下,宋晓菊终于答应回宋家接受治疗.如今他身体不好,欢迎会自是不能办了,况且宋晓菊也不愿如此高调,只是将那亲近之人都叫到病房来小聚一下,鲜花补品直塞满了房间,书宸书蕊二人搬的叫苦连连.众人约定了待晓菊身体恢复之后再办正式的家庭聚餐.这是在是家族中的大喜事,就连那宋文冕都修书说明,待这三妹身体复原之后,自会回家一同庆祝.信件后面付了一帖养气温神的方子,对此时的宋晓菊正是有效,饶是方子中的中草药价值千金,宋晓雯也是毫不吝啬,不出数日,一方药炉就在宋晓菊的房外咕嘟咕嘟开始熬制了.宋

家众人的关怀让宋晓菊心中也是感动莫名，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对宋家有一些误解。

这日，宋晓菊服过了药剂，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猛的，看到对面玻璃橱柜中放着的一路顺丰的雕塑，雕塑上的邮轮模型似乎激活了他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思绪不住的开始回转，年轻时，自己做下的那些疯狂事情。

30年前，我方才23岁，名字还是叫做宋文凡，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由母亲一人拉扯大，吃了不少苦头，幼年也曾受过不良人士的欺负，不过由于有张哥的帮衬，现今我终于从首都名牌大学工程专业毕业，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优秀的学历让我顺利入职经纬财团在金陵的分公司。这个公司虽然刚刚组建，但是胜在总部在宝岛，且离家很近，回家照顾母亲也很方便。母亲从小一人把我抚养长大，如今我终于学成归来，正是好好孝顺回报母亲的时候。母亲也很是替我高兴，上次她这么高兴的时候还是我刚考上大学时，犹那天母亲还破天荒的把张叔叔留下来喝了些果酒。我年幼，张叔叔就经常出现在我的家庭中，但是很奇怪，他对母亲很是恭敬，对我也是爱护有加，是以我对张叔叔也甚是敬畏，但是他甚至隐隐对我也有些敬畏，至多只是说和我做好朋友。总而言之，之前的苦日子结束了。

今天是经纬财团金陵分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总裁似乎对公司在金陵这边发展很重视，亲自来这边员工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之就是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再创辉煌之类的套话。出乎我意料的是总裁竟然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女性，换做蒋琳霏，年龄不大，讲话倒是有一套，轻飘飘的就激发了同仁们的斗志。当然，斗志不是空口套白狼，公司这次每人分发了1000元的津贴，而且还设置了一个神秘奖项，就是一次公费旅游的机会，黄家少女号邮轮一日游。

当大屏幕的工号滚轮停止的时候，我分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EE-0374，这位同仁是哪位幸运儿啊？请到礼台上来领取这份特殊的福利，记住哦，这次的黄家少女号上本公司还会举办重要的会议，虽然和这位幸运儿没有关系，但是却是很好的一次历练机会，请万万不要放弃这次福利哦。另外本次福利将有蒋主席亲自颁奖，还请这位同为往后要以身作则，奋力拼搏，再创佳绩。”

“这小子怎么狗屎运这么好？来公司还不到1年吧，就中了这样的大奖，真的是。”旁边的同事们都议论纷纷。

我自然也是不相信这天上的馅饼怎么就掉到了自己的头上，头脑中一片空白。却是将蒋主席那句“这孩子果然和那人长得很像”都忽略掉了，脑中只记住了旁人的溢美之词，浑身绵软，飘飘欲仙。那天后面的事情我全然不记得了，只想早点回家告知母亲这样的好消息。若是能在邮轮上和领导打好关系，那日后职务升迁应该就会顺风顺水了。当然，这是一次得天独厚的好机会，邮轮上那相对封闭的空间，正好可以做一些心中压抑多年而又不能被旁人发现的小秘密，为此，我心中自然是颇为兴奋。

与母亲报备了这次中奖的事情，母亲心中自然是开心，但是我脑海早已被中大奖的事情冲昏了，哪里能发现母亲笑容中掩饰住的愁容。

一周的时间一晃而过，此间我用自己上班不到半年存下的小小积蓄购置了装备，算准快递的时间，统统邮寄到了去邮轮之前需要暂住的酒店，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些积蓄本来是准备过年时给母亲购买礼物用的，但是机会难得，此时箭在弦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等从邮轮上回来后，慢慢再攒就是，到年底还有些日子，到时每日少吃些，争取在年底之前把那钻石项链买了，正好还能减

肥，一举多得。此刻我心中算盘算的噼啪响，但是我的人生，就如这邮轮一般，随着洋流，悄然偏离了航道。

其实这次所谓的黄家少女号邮轮的特等奖乃是蒋主席临时订下的，这让金陵分公司的董事吴茂才也很惊讶。因为这一周后的黄家少女号邮轮上有他主导的重要的商务谈判，大公司之间总有一些商会之类的组织，这金陵分公司虽然成立不久，但是背后的经纬财团却是财力雄厚，因此也得以参加了这次的邮轮商谈。往常这种私密性极高的商务会谈都是自由核心人物才能参加，这次蒋主席突然来这一手，怕不是在提点自己，做事不要太过，其实自己的所作所为主席心里都知道。为此，吴茂才对蒋主席的手段的敬重抑或惧怕又是更重了一分。虽说这蒋主席方才30多岁，又是一副柔弱女子的模样，但是据江湖传言，其人手段狠辣，曾在暹罗那边黑白通吃，最近才杀回宝岛，夺了那蒋家龙头的位置，这种人物的心思，自己还是莫要妄加揣度为妙。想想，她私人保镖都是称呼她作蒋先生，这哪儿是正经商人的做派，倒是更像黑帮大佬一些。此次蒋先生只是随便派一人到那邮轮上去，应当是提醒自己更多一些，这次邮轮上的商谈，蒋先生虽然不参与，但是这一手却是绝了吴茂才私下交易的念头，哪知道这个新人是不是蒋先生派过来的卧底呢，在邮轮上要好好躲着此人方为上计。

这吴茂才也是一个人物，说来还是宋文凡的学长，只是早他10年毕业，如今也是三十有五，但出于工作的原因，至今还未成家，属于穷小子奋斗上位的典型。只是如今钱越赚越多，可是心中的贪念也愈发滋长，如今虽身居高位，可是明面的薪水已经无法满足他心中愈发滋长的欲望了。只是他隐藏的极好，公司众人只觉的他是一个工作狂，仿似豪不在意这些身外的黄白之物。

总之，宋文凡费劲周折，终于抵达了暂住酒店，邮轮上的解压之旅就要开始了。

06 前夜

这次邮轮的公费旅游机会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心中兴奋异常，在火车站辞别了母亲，拎这空荡荡的行李箱出发了。行李箱里只放了一套换洗衣物，母亲虽多次过问，但是我从小自强，母亲虽是疑惑，却是没有过问。废话，行李箱中要放其他重要的物件，岂能被那些丑陋的男装占据。

到酒店后我首先取了前一周陆续购买的装备，大包小包的，虽不重，但是胜在种类繁多，前台小妹见我穿着寒酸，不免一阵冷嘲热讽。此刻的我那还管得上这些，包裹中的装备让我兴奋不已，欲望被压抑了多年，这次还是第一次实践，哪里还有心思和那小妹理论，捧着那些包裹，跌跌撞撞的上楼了。

房间里，我一件件的细细的拆分着包裹，蕾丝内裤，紧身束裤三条，丝袜10双，胯垫一对，假阴一件，义乳一对，束腰一件，运动文胸两件，脱毛膏一瓶，假发一顶。以上这些都是高端货，花了我不少钱财，但是这些都不是最贵的。最贵的当属一组组织胶水。这种胶水我也是从论坛上学习到的，本身是用来给宠物粘合伤口用的，在人体上使用的从网络上根本购买不到，但我心想胶水只是用来粘皮肤，又不会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中去，这组织胶水人体使用了应该没有关系，便一次性购买了一组20瓶，又被无患。而且这是自己的第一次实践，多备一些总是好的。如果20瓶都不够，那就只能用假阴顶上了。

自从我小时候电视上偶然看到一次暹罗人妖表演，内心便被那美感深深的迷住了。当然了，可能主要还是母亲在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将我作女孩来打扮有关系，反正这秘密一直掩藏在我心底，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异类，直到大学后在网络上了解到关于这种群体的存在，原来我在这世界上并不孤单。从此，心中便有

了实践的想法。我一直是在家中和母亲一起住，衣食住行都是母亲来管理，毕竟有些不便，大学中都是混寝，更不具备条件，原计划是待工作稳定，而后找个借口到外面租房住，然后再来慢慢购置装备来着。但是这次机会是在难得，我不想舍弃这样的机会，因此毫不犹豫的变下了决心，要在这邮轮上相对密封的场所里献上自己的第一次。

关于这次三天的邮轮出行，我的内心已计划了多次，晚间在房中便要穿着全套，只当是为了日后作彩排，而且邮轮上人生地不熟的，谅也没有人前来寻我，日间便只处理了下身，外面穿着男装尽情享乐，旅游癖好两不误，完美。摩挲着这些让人心潮澎湃的装备，下身不由得开始挺立充血，我已经开始想象着自己穿着这些在身上的样子了。不对，要不要。。。今晚就开始？摆放在床上的衣物似乎在蛊惑我，来啊，帅哥，穿上我们，你将拥有世界上最极致的快乐。

念及至此，心中便开始骂自己蠢笨，怎生把这宾馆的一晚给忘记了。当下脱光了衣物，强忍心中的激荡先去洗过了澡，只把身上搓的红彤彤的才罢手，我要用最干净的姿态来迎接第一身女装。

擦净了身子，我扑倒在床上，开心的打着滚，把原本整理好的女装弄的一片狼籍。拆过一双丝袜，胡乱就往身上套去，也不知道内裤该穿在外面还是里面，反正就是拿过哪个穿哪个，这一天我已经等的太久了。折腾完，看着镜中的自己，毫无美感可言，头上的假发乱糟糟的，高端的真发假发被我待的如鸟窝一般，一点也没有女生的柔顺，眉毛又显得过于粗黑，脸上也未化妆，倒是由于脸型不算反正，棱角也没有那般突出，调整了好些角度，总算能看出一分女生的样子。义乳倒是不错，连体的，全硅胶填充，随着身体的动作，在胸前微微颤动，镜子前的变态用手使劲的在义乳上揉搓着，硅胶在男人的手下肆意的变幻着形状。蕾丝内裤下面藏着假阴，由于jj的充血，前面凸出来一大坨，丝袜穿在假阴

里面，假阴的裤脚旁漏出了蕾丝。假阴下饭的空洞只是不能逃脱男人的蹂躏，中指报复般的像下身的空洞里塞去，妄图享受那虚拟的快感，终于，我下身颤抖，下身排除了精华。射精过后，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内心不由一阵烦躁，只觉得自己是个变态，心中原本兴奋的感觉也淡了，开始慢慢脱下胡乱穿在身上的衣物。

刚刚坚硬的肉条在发泄过之后慢慢软垂下去，甚或要隐没到阴毛中去了。最里面的丝袜内裤算是废了，肆虐的精液浸透了他们，假阴内侧都是一片狼籍，若不是硅胶假阴的阻拦，外面的内裤也要遭殃。

下身发泄过了，原本亢奋的心思慢慢趋于平静，觉的那一瞬间的发泄快感是如此让人沉醉，如果刚刚那发射的快感能持久一些，此刻也不用落得这般空虚。处理了被粘液脏污的衣物，看着丝袜内裤随着空调风在衣架上摆动，我裸身抱膝坐在床上，痴痴的望着。

刚刚还有最重要的道具没有使用，正好现在下身发射过，正好满足论坛上教程中的需求。虽然p站上的教程视频已看过多次早已烂熟于胸，但是实际操作总归会有下次，比如没有剃毛，现在我还不知晓不剃毛的后果，只是按照视频的步骤，睾丸上推进腹腔，第一次位置不对，随着手指的上推，一阵剧痛从下身传来，估计是扭到了精索，又尝试了几次，终于顺利将睾丸推进了腹腔，卵袋里面空荡荡的，垂在下面。从上至下一毫米一毫米的将卵袋皮肤包覆到肉条上，看着原本凸起的下身慢慢变的平整，我的内心狂喜，看来这事是成了。如此以来，看来原本买来的假阴暂时也失去了用处，看着下身的状态，我忽然有了个疯狂的想法。

取出随假胯附赠的硅胶人体胶水，先在假胯内侧细细的抹匀。没错，我要用完全女性的下身状态上船。我计算过了，这个假胯最厚处有3厘米，两边加上

只是增加了6里面的宽度，我这次穿来的西裤是宽松型的，隐藏在里面旁人应该不会发现。假胯是连臀的设计，从腰部一直连接到膝盖处。我算准了位置，将两侧的假胯细细的黏贴到了身上，再穿上丝袜，遮瑕效果满分，看着镜中自己丰满的胯部，再不如男性那般支棱的线条，胯部多了曲线，内心满足感满分。对了，还有束腰，肉色的束腰约束了腰部尺寸，腰臀比进一步提升，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完美的女性下身，我醉了。

为了庆祝本次彩排半成功，我临时决定增加了彩排的后半阶段，那就是穿上行头下去处理刚刚的快递垃圾，明日退房的时候如果这些内衣包装被扫地阿姨发现，万事都要考虑周全。郑重的在外面穿上男装，在镜子前反复确认，却是怎么看怎么别扭，原来腰部被束腰挤压下去，男士的腰带基本都是高腰，现在还束到原本的位置，自然显得别扭，思来想去，将腰带松开，裤腰下垂，挂到被垫起的胯上，这样以来便显得顺眼许多，只是腰部的衬衫显得空荡荡的，披上了外套，这样以来便顺眼了许多。临出门前，再次仔细观察了自己的装束，确保本次简短的出行不会被人看穿。

局部看来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体看来，则让我犯了难，整体来讲，由于胯部两侧添加了垫物，显得上窄下宽。胯部没有考虑到是连臀的设计，胯部与臀部都增加了填充，侧方向是没有问题，但是加上臀部就显得有些紧绷了，臀部在西裤下面高高的翘着，但是若是加上西服的后摆遮掩，倒是没有那么明显。开工没有回头箭，成不成在此一举，拿上地上的垃圾，我出门去了。

“先生，扔垃圾啊？”前台小妹估计因为我上午取了偌多的快递，对我有些印象，开腔与我聊起了家常。“其实您不用亲自丢的，我们的保洁阿姨会每日帮您清理。”

“哦，不用，这些垃圾太多了，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我心虚的把垃圾双手捧着，尽量遮掩着自己的身材，就怕被前台小妹发现端倪。

“先生慢走”小妹甜甜的声音在我耳畔回响，如若我也有这般甜腻的声音那该多好啊。

成功，要不，再到外面饭馆吃个饭？突破了宾馆前台的视线，我心中畅快，在宾馆门前转了两圈，心中又是冒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07 登船

实践出真知，这事亘古不变的真理。虽然首次内变出门便大获成功，但是，在外出兜转一圈回宾馆后，心中还是一阵后怕，总结出了首次出行时可能会被人发现的关键点。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这胯部的隐藏上，幸好此次西裤颇为宽松，西服也不是修身款，想到此节，我心中颇为侥幸。

硅胶胯部在黏贴的时候没有刮去内部的气泡，胶水也抹的不算均匀，而且硅胶又不透气，一旦出汗，假胯便很容易脱落，刚刚在吃饭时便感觉到了，只得加倍束紧腰带，假胯方才没有从裤腿中掉落下来，下次要么增加排气孔要么把胶水再抹的均匀些。衬衫过于修身，束腰的轮廓极易从衬衫上显露出来，下次要换那种硅胶的束腰，不能使用这种女用绑带式的。林林总总总结了一堆，这是学工科的通病了，总结问题，解决问题。

细细的取下了身上的衣物，把脏污物件都清洗干净，只待在空调下晾干，明早在整理到空荡的行李箱中去。在解脱下身的时候出现了大问题，此前粘贴的时候没有注意阴毛的问题，看来下次还是需要脱毛。总体来讲，这个昂贵的胶水还是有效果的，粘的很牢，还要多购买一些备用。网上查了，睾丸也不能长期放在腹腔里，每日睡觉时还是需要解开。

第二天早上，又出现了问题，昨晚在空调下风干的丝袜内裤没有干透，这若是放到行李箱中可能会出现异味，无奈，只能用塑料袋包了，细细的放到箱中。待得都处理妥当了，出门退房，打车向港口行去。

在票务取得了票，慢慢排队过了安检，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些硅胶制品既然可以通过包裹运送，那么通过邮轮安检应该也不会有问题。拖拉到傍晚时分，才正式登船，三日的邮轮生活，我来啦。

首次来这高端的邮轮旅游，说不好奇激动那是不可能的。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便出了岔子。“先生，是这样的，您原先的房间等级已经客满了，现在为您办理免费升舱服务，您看可以吗？”前台小妹金发碧眼，一嘴英伦腔，幸好我英语还可以，不然就要露怯。

“我这应该是公司的套票，可以办理吗？”

“没问题的先生，这次升舱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所以是完全免费的帮您升舱，这点请您放心。”

升舱便升舱吧，反正也是免费的，我确认了不要额外收费后，也是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升舱服务。旁边陆续办理入住手续的人络绎不绝，我在人群中甚至看到了公司的董事长吴董，急忙凑上前去打招呼，一番毫无营养的对话过后，董事长轻松的就办理了入住手续，我却是还在前台等着。

“先生，请您稍等，这边给您办理的时候系统出了些问题，还请稍待片刻。我这边尽快给您办理，非常抱歉，您可以先到对面的休息厅暂时休息，我这边可以带您过去。”接待员不住的给我打招呼，真专业啊。

虽然心中疑惑，但是在前台干等着也不是事，便跟随接待员的指引去了后面的vip休息厅。刚进休息厅，我的目光便被在里面的佳人吸引了目光，水蓝色的雪纺连身裙，白皙的脚上随意的挂着人字拖，头上戴着热带风情的草帽，大大的墨镜遮遮挡了俏丽的面容，此刻正翘着二郎腿在靠在沙发上玩手机。清新的装束如同仙女一般，让我心中自惭形秽。佳人感觉到光线的变化，抬头望了我一眼，轻叹一声，应该是未能等到她的情郎，心中失落。我也不便与她对话，只是这休息室凳子不多，只得寻了与她距离较远的沙发做下，尽量避开她的视线，以期不要脏了佳人的眼睛。毕竟以我的身份，本来便与这般富家子弟八竿子打不着关系，还是不要上去高攀了。

见我在休息室做下了，接待员细心的关上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先生，事情已经办妥，目标都见过面了，下面如何处理？”

“把三人安排到一起就是，宋公子是我的故人，你们莫要怠慢与他。规矩，你懂的。”电话对面传来了回复。

“好的，先生。一切按照您的吩咐办理。”

电话那头自然是蒋琳霏，自从看到公司名单里宋文凡的名字后便有所怀疑，本以为只是巧合，直到手下的线人偶然发现宋老的保镖老张在黄家老宅出没，这才大胆的猜测了宋文凡的身份。本身这事宋老做的毫无破绽，手下小张做人甚是低调，认识他的人本就少，哪知蒋凌菲这人黑道出身，看人是过目不忘，如此隐秘的事情由于老张的存在，竟是让她猜了个七七八八。她也怕这宋文凡是宋家派过来的卧底，只是用本名来卧底又显得过于蠢笨，不似那宋文轩的作风，不过为防有人用那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这才安排了这次黄家少女号的行程，用来确认此人到底是不是宋家派过来的卧底。

至于旁边这人，则是年前那宋晓雯给自己送来的礼物，经过了多般整治，如今已为自己所用，化名作蒋倩，明面身份是自己的堂妹，本次安排她过来，主要是用她相对清白的身份，来监视那摇摆不定的吴茂才的。

又待了片刻，接待员亲自送来了门卡，出于礼貌，我问同屋那佳人是否需要帮忙，没成想却招来了佳人鼻中的轻哼，仿似在嘲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心中沮丧，我似乎能想象到佳人墨镜后面的白眼。切，不就有点臭钱么，拽什么拽，好心当作驴肝肺，爷走了。

拖着行李箱走在住房区的过道上，后面那佳人尽是也亦步亦趋，没这么巧吧？我边走边想。“刚刚让我帮忙多好，这会不就有人帮你拉行李箱了，活该。谁让你那么拽，这会你求我我也不会帮忙了。”

又行了片刻，到了4088的房间，我的房间，果然佳人在附近，就和我对门，4068。“也不知这妞刚刚在等谁？这样的脾气，跟了谁谁倒霉。”我心里不住的诽谤。

推门入室，看到房内奢华的装修后，我郁闷的心情瞬间一扫而空，我从小到大从未见过这般奢华的房间，甚或在电视剧中也很少见，复古的北欧风格装饰，客厅上大大的窗户能直接看到海面，黄昏的阳光通过窗户射到房间里来，配以房中的装饰，十分温馨。把箱中透湿的内衣在卫生间通风口下面赶紧晾了，防止闷出味道。又在房间中探寻一番，酒水饮料吃食齐备，看来这次是来着了，这般的房间如果自己来玩，怕不是要数万元一晚，哎，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有钱人真会玩。

至于之后安全培训之类的事宜暂且按过不表，随便糊弄过去飞奔回房间，赶紧开始我的变装大计要紧。

“嘟～～”汽笛响起，我的邮轮之旅开始了。

08 代金券

晚间，我在房间望着下半身稀疏的体毛，心中踟蹰，想到昨日脱胶时的窘状，心一横，花了半小时时间，把自己下身处理的干干净净。如此一来便没有退路了，反正如此隐私的地方，旁人应该不会发现，况且我本身体毛就稀疏，应该不会引起母亲的注意的，心下自我安慰着。

睡着剃须刀的嗡嗡声，我的下半身逐渐变成了白斩鸡，打开花洒，将剔除的毛发一股脑冲进了下水道，事已至此，没有回头路了。白嫩的肉条此刻有些充血，似乎对陪伴自己多年的阴毛兄弟被野蛮的刮去有些意见。这样可不行哦，这样吧么，为了告慰你的弟兄被冲走，便先依了你罢，只是今日发泄之后，这后面几日，你可要尽量减少抗议的次数，如今唯有你不充血抗议，你寄生这主人，也就是我才能享受女装的乐趣呀。

这次我在床头黏贴的颇为仔细，还仿照网站上的高人，在包裹住肉条的皮肤上均匀的贴上了一些刚刚收集的毛发，若是不细看，除了下面没有那曼妙的姹户，便真如女人一般了。裆部平平，中间一撮黑色的阴毛，我得意的抚摸着刚刚制作完成的下阴，心中兴奋。尝试在坐便器上小解，由于肉条被强迫挤压在下面，水流有些受阻，稀稀拉拉的，折腾了约2分多钟才处理完事。估计尿道口的包皮位置没有放对，尿液真好冲刷着菊穴，暖暖的，也不知那真的女性便溺是否也是这样。完事之后，靠着脑海中的脑补，拿手纸细细的擦拭干净。手纸摸到龟头的时候，小肉条又有些抬头的迹象，这可就不乖了哦，刚刚不是才发泄过，这才几分钟，不许你抬头。我去过花洒，用凉水对着会阴处冲洗，经过凉水的刺激，下身的肿胀感悄然消退下去，这样才乖，我一边清理身上的水珠一边对肉条表示赞许。

正当我在洗浴间折腾的时候，房门确是响了。“请问宋先生在房间吗？”门外传来的是甜甜的女声，似乎有些熟悉。

“哦，稍等，我在洗澡，什么事，急吗？”我手忙脚乱的开始整理地上的狼籍。

“哦，不急的，我可以等您”门外的女声听起来竟然颇为恭敬。

从猫眼中看去，是刚刚办理门禁的接待员。“不会又要换房间吧？”我心中有些紧张，开门将那接待员引了进来。

“宋先生您说笑了，临时升舱本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怎么能惊动客人两次呢。”招待员依旧甜甜的笑，轻松就把我的疑问化解掉了。“是这样的，经过后台的核查，恭喜您，宋先生您是第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位在我们皇家少女号上办理入住的客人，根据公司之前的策略呢，我们为您准备了88888元的代金券，可以供您在本次航班上自由消费。代金券已经打入到您的门禁卡中了，在本邮轮上，绝大部分服务也可以通过刷门禁卡的方式来付费，祝您旅途愉快，”说完，招待员微微欠身。

“你会说中国话啊，那刚来的时候拽什么洋文，不是，等等，什么代金券？我需要消化一下”刚刚招待员说了一堆，怎么突然就什么88888了，我的脑海中有些晕眩。

“简单来说，我们赠与您88888元的消费券，您可以在本次旅途中在邮轮上随意消费，前提是您记得付款时出示门禁卡。不过，有两点要提醒你，一、只能在本次旅途中使用，因为您还不是我们的会员；二、代金券不能折现。”招待员依旧笑眯眯的，仿佛这小九万元只是零花钱一样。

“随意消费？”

“是的，随意消费。祝您旅途愉快。”说吧招待员转身去了，还不忘贴心的帮我关上了房门，只是她转身时，眼睛余光看到了我晾在洗浴间的丝袜内衣，嘴角一挑，却是没有声张。我此刻被那巨额代金券给搞懵了，哪里还能注意到招待员的小动作。“事已办妥。”拐过走廊，招待员按住耳部的通讯装置汇报道。

这可真是好运妈妈给好运开门，好运到家了。我兴奋的在房间里直转，什么女装都一头抛到脑后去了，大龙虾，我来啦。当下什么也不顾了，反正也只处理了下身，不用顾忌被人发现，关上门旋风一般冲了出去。

赌场什么的，我自小就不好赌，人家可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呢，但是去吃一些美食倒是我的心中所想。大龙虾，2000，沙丁鱼刺身，1000。。。爷现在有代金券，小九万块呢，造！一路逛吃逛吃，来到了商业区，这边我稍微扫了一圈，看上了几件东西，一只女士机械表，一只钻石项链，那是准备送给母亲的新年礼物，还有一只男士机械表。在这三件东西里面我犯了难，每样都想买，但是每样都价格不菲，反正还有两日，下船之前再来买也是一样的，正好回去好好思量一下，不能冲动消费，即使这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哪知道，我在逛吃逛吃的所有过程都被人监视着，我的一言一行都被录下，事无巨细的被传输到蒋先生的眼中。一个神秘黑影也是依次破开了数间房门，在房间里的诸多隐秘角落放置了摄像头。此刻的我哪知道，我已在无意间被卷入了一环套一环的阴谋之中。

此刻，邮轮上酒吧中，我被调酒小妹的飒爽英姿吸引了，在大学的时候也有些时候聚餐什么的，我对酒水这些倒是不避讳。反正现在身上有票子，试试再说，躁动的音乐直击心脏，让人不自觉的随着节拍晃动，来这邮轮上都是为了寻欢作乐之人，气氛只是十分狂热。我被酒吧中的气氛吸引，酒水一杯接着一杯，也不知喝了多少。

此时，在酒吧里面的包厢内，则是上演着另外一番好戏。房门被紧闭，虽只一墙之隔，此处安静的氛围与大堂闹哄哄的场景截然不同，蒋倩趴在沙发上生死未卜，吴茂才则是坐在另外一角眼神凝重，不知在想些什么。主角则是一个白衣男子，身后站着两个壮硕的保镖，死死的堵住了房门，叼着雪茄，挑衅的望着吴茂才，似乎在等对方的回话。

“吴董，你也考虑到许久了，具体怎么选，该拿定主意了吧？我广鑫矿业入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陈先生，我人轻言微，岂能做的这般的主，您找错人了吧？”吴茂才谦虚谨慎，假意用余光瞟了瞟趴着的蒋倩。

“吴董，你这也太谨慎了些，成大事者，当不拘小节，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做，还是不做？”陈先生自然就是陈展荣，如今他的了父亲的支持，广鑫矿业在他的手上也是甚嚣尘上，股价一路飙升。

“如此做风险太大，若是被蒋先生知晓，我这董事长还做不做了？”吴茂才还是不愿答应。

“你放心，只要我们做的干净，姓蒋的高兴还来不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只会坐的更稳。”陈展荣还在蛊惑。

“好，这事我做了，但是这蒋倩怎么处理。”吴茂才还是担心蒋先生派过来监督他的人。

“放心，她现在既然已经躺在这里，我自有对付她的手段，你不用担心，带她回去，明早醒来，她自会对你言听计从。”

“既如此，祝合作愉快”吴茂才起身欲与陈展荣握手以示生意谈成。

“不用了，明日酒会上我自会有人与你接洽”陈展荣尽是一点面子也不愿给，谈妥了便起身去了。轰隆的音乐随着陈展荣的开门离去打破了包厢的宁静，

躺倒在沙发上的蒋倩似乎收到了音乐的刺激，嘤咛一身，翻了个身确实没有醒来。舞池里早有眼尖的游客看到包厢里的男女二人，口哨声不绝于耳。吴茂才自知此处不宜就留，扶起蒋倩就走。

此刻我正在舞池里混天胡地，酒水也喝了不少，听到忽然响起的口哨声向那包厢望去。俗话说酒壮怂人胆，看到吴董负责女人行走颇为艰难，一时间竟是不顾身份的差距，上去就接过了佳人。

“吴董，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亲自办呢？让我来，您住哪儿，我帮您扶过去。”醉眼迷离的我哪里能注意到吴茂才不悦的目光，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又不能发作，只能半推半就的随我去了。

09 进局

我只管一路说着胡话，吴茂才心中恼怒，却又无可奈何，三人踉踉跄跄的进了吴茂才的房间。

“吴董，就这儿了是吧？那行，我走了，吴董您玩的尽兴。放心，我宋文凡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把蒋倩放到床头，我一拍胸脯，自以为帅气的向吴茂才表示绝对保密，还未走到门口，酒气上涌，也不知是不是被穿堂风给激的，胃中一副热气直蹿向胸口，便不顾一切的冲到马桶旁，抱住便吐。吴茂才这次来这邮轮上参加酒会，本就是轻装简行，本不愿多这些旁枝之事，奈何碍于身份，又不能发作，自是心中恼怒。

只是我们都未曾发现，房间里多处都被点了怪异檀香，此刻正燃了一半，整个房间中都弥漫着异香。最先起反应的是床上的蒋倩，他本就被陈展荣他们强迫服了药物，如今被这异香一激，血气上涌，悠悠醒转过来，闻到吴茂才身上的男性气息，抱住吴茂才的双腿便寻找解开腰带之法。吴茂才哪里见过这般阵势，深吸一口气正欲反抗。哪知真是这深吸的一口气坏了大事，吴茂才只觉五感仿佛被无限放大，眼睛却是无法看清眼前事物，脑中晕晕乎乎，只想替那膨胀的下身寻的一处温润洞穴。

此刻的我因远在洗浴间，吸的那诡异异香甚少，加上刚刚呕吐，头脑中清明不少，此刻踉跄的出的洗浴间的门来，见到二人竟是不顾我的存在就在行那苟且之事。虽然此前对吴董胯下的佳人有所心动，但是如今也是无可奈何，沮丧的望着二人。此前我也在网上看过诸多霓虹教师的教学，对这床第之事也有所涉猎，但是真人秀观摩还是头一遭，下身膨胀欲裂，却是被那胶水死死的束缚着。此刻我心中后悔，为何出门前要将下身黏贴的那般牢固，只能徒劳的用手不住的

按压揉搓被封禁的下身，期望能抵达极乐之境。只是这鼻中的异香越来越浓，我抵御不住眼前二人的诱惑，也是冲上前去。殊不知，房间内三人颠鸾倒凤的行径，已被隐蔽的摄像头全部忠实的记录下来。

当我再次回复意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日午间了，下身如针扎般疼痛，前后皆是如此。肉条还是被死死的封禁在下面，菊穴渗出的鲜血已脏污了床单，中间夹杂了熟悉的精液腥臭味，“卧槽，什么情况？被人爆菊了？”

此刻正是肉条每日例行的充血时间，下身涨的生疼，无论如何回想，我对昨日晚上的事情也是毫无头绪。唯一记得的就是在酒吧喝酒。“妈的，不是在酒吧喝多了被人暴菊了吧？”我在床上一阵哀嚎。

就知道这般的好运气肯定要被反噬，我躺在床上大呼晦气。心中郁闷，原本计划的解压计划也不想玩了，只想早点结束旅程回家。只是环顾四周发觉有些不妥，这房间似乎不是自己的房间。就在我沮丧的躺下，手臂平放的时候，却是被被子下方的柔软惊到了，原来这床上还有旁人。

轻轻翻开被子，刚刚裹在被子里的人竟然是昨日偶遇的佳人，雪白的乳肉在我看来颇为诱人。想到身上还是未着片缕，赶紧下床寻找衣物。哪知我的动作还是稍微大了一些，床上佳人嚤咛一声也是醒转过来。

“嗯～这是在哪儿？”床上的佳人睡眼惺忪，对眼前这情况也很是迷惑。“啊。。。你是谁？”佳人看到旁边鬼鬼祟祟正在下床的我，在看到自己全身赤裸，愤怒的拿起枕头朝我摔来。

“哎哟，姑奶奶，你别喊。”此时我也顾不上寻找衣物了，反身过去死死的捂住了佳人喊叫的小嘴。也顾不上自己身上的狼狈模样了，只想赶紧制住床上呼救的佳人。

“嗯嗯嗯嗯嗯”嘴被我捂住，佳人反抗不能，终于慢慢安静下来。

“嘘，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你安静一些。”看到佳人逐渐安静，我尝试着跟她谈判。此刻的我跪坐在佳人旁边，下身的肉条被死死黏贴着，此时正剧烈的充血，我已是在不能忍受了，只想快些回到房间寻那解胶的药水。

佳人此刻终于恢复理智，开始观察房间的情况。“啊，变态，你走开啊，我要弄死你。”这蒋倩原名林嫣儿，此前于宋文轩曾有一段鱼水恩情，只是她后来利益熏心，做了许多迫害宋文轩的事情，只是后来宋文轩妙计回天，将她制服，最终却是随了蒋先生的人情，将她交与蒋先生整治。在无良医生保罗的整制下，脑中记忆被篡改，如今已被蒋先生所用，这番前来正是为了接近吴茂才来着，哪知第一日便发生了这般的尴尬事件。这蒋倩也是可怜，虽脑中对之前的事情记忆模糊，却是不知为何对我下身这般处置的人非常愤怒，只想杀之而后快。也不顾全身赤裸，起身寻找坚硬物件欲对我动手。

“姐，姐，你别这样。”我起身逃窜，称乱穿上了衣服，可是房门紧锁，想要出门却是万万不能。

蒋倩闹了片刻，似乎也觉得浑身赤裸和男人在房间内追逐有些不妥，也安静下来，寻找衣服穿着起来。我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原来女人内衣是这般穿法，内裤原来是要贴身穿着的，文胸原来要附身穿着，我站在门后看的眼睛都直了。

“看什么看？本姑娘都被你看光了，小心我挖了你眼睛”蒋倩言语甚是恶毒。

闻言我赶紧转过身去，这样的疯女人，还是少惹为妙。而且孤男寡女同处一室，醒来时还是全身赤裸，这传出去肯定是我欺负了人家姑娘。虽然自己下身被黏贴的死死的，无论如何也不会侮辱人家姑娘，但是这理由，说出去谁会信呢。

“转过来吧，说吧，你叫什么名字，这事儿准备怎么收场？”蒋倩此刻穿完了衣服，此刻未施粉黛，披着浴袍，翘着二郎腿，一副女王模样。

“宋文凡，而且这门打不开啊，为妙是被别人陷害的，刚刚你也瞧见了，我这下面那个样子，我们之间肯定没有什么事的。对了，美女，你叫什么名字啊？”

“蒋倩，你还是转过去吧，看着你心烦。”蒋倩听到我的名字心下不由得烦躁，似乎这个名字对自己很是重要，极力思索也是毫无头绪，只得作罢，把心中的烦躁情绪都撒在我身上，语气中毫无和善可言。

“蒋小姐，我们都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啊，快找找，这房间是不是有摄像头什么的，说不准能知道我们昨晚发生了什么。”我此刻想通了事情关键，如果这事是被别人设计的，那房间里说不准能找到相关线索。

我们俩人在房间里折腾了半天，也未曾找到摄像头之类的证据，只得作罢，只能想如何开门，早点脱身为妙。两人也不愿和对方有过多交集，房间里一时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只有我不住的拍门求救的声音。蒋倩也是心中焦急，若是晚间还不能脱身，那么蒋先生吩咐的事情不能完成，回去定要受蒋先生的责备，若是首次替蒋先生办事就出了岔子，那日后应该日子不太好过。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叮嘟嘟”门外传来了门禁刷门的声音。原来是打扫的阿姨，这下我们两人如蒙大赦，随意糊弄两句，二人遮掩面容匆匆去了。

“先生，人已安全，事情做的很干净。”招待员在旁边看到我和蒋倩走了，按住通讯器向蒋先生汇报道。

“两个不成器的东西，让人不省心。”电话那头，蒋先生恨铁不成钢。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房间里，两个神秘人看着视频，不时发出惊叹之语。视频中正是昨晚房间内颠鸾倒凤的香艳绝景。

10 酒宴

这边我和蒋倩掩面而逃，那边吴茂才此刻却是迷惘不安。昨晚他和一男一女颠鸾倒凤之后，就被秘密转移出去，此刻从陌生的房间中醒来，旁边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一脸担忧的迎了上来。

“哟，吴董你可终于醒了。”中年男子看似担忧的问道。

“你谁啊，走开，你怎么在我房间里？”吴茂才怒斥道。

“哟，吴董，鄙人巴同甫，现任经纬财团董事会主席，乃是陈公子安排我来唤你起床的。”巴同甫语气看似恭敬，却是隐隐点出了他自己的身份。

“又是这个陈展荣。你起开，我穿衣服。”两个男人共处一室，这让吴茂才非常不爽，下了逐客令。

“这个，怕是不行啊，按理来讲，你现在是占着我的房间呢。”巴同甫似笑非笑，言语揶揄。

吴茂才穿的了衣服，问道“什么情况？能和我讲讲吗？”

“没什么情况，这不马上商会的酒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快些走吧。”巴同甫催促道。

“这陈展荣这般没有诚意，晚间的的事情，不必再提了。我是不会同意和你们合作的。”吴茂才愠怒。

“吴先生不用着急，这边有个视频，我看着可是有意思的紧，你要不也看看？”巴同甫笑呵呵的递上一部手机。

看着手机上的视频，自己的脸看的清清楚楚，另外二人却是打了马赛克，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3P的把柄被他们拿住了，而且还是和一男一女，虽然视频被打上了马赛克，但是自己心中对这二人的身份是心知肚明。现在看到自己托住那

宋文凡的屁股爆他菊花，而且视频正好结束在自己高潮射到他菊花里的部分，心中一阵恶心。

“那么，吴董，咱们走吗？”

“走，走。”如今被旁人拿的了把柄，无奈只能答应。吴茂才从一介白丁爬到如今的位置，也是个心思玲珑的主儿，心中知晓，如今这视频被处理过，原视频必是被妥善备份，而且此时视频中另外两位不知身处何处，这是断了自己和另外二人串供的机会，说明贼人手眼通天，早已断了自己后路，如若今日不配合他们，改日出去后若是事发必然会身败名裂。现今不知道贼人的底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说是酒会，实则只有寥寥数人参加，这商会选在邮轮上谈也是有说法的。私密的商业会谈必定都伴随着数额巨大的利益交割，如今在正规的地方商谈若是被不相干的旁人偷听了去，说不准在做的诸位都会被纪检请去喝茶。参与这酒会的都是商界的大佬，都希望在这次的商谈里把此前摆不的上台面的事情重新摆上台面上来。广鑫矿业这次对经纬财团的渗透是势在必得，因此陈展荣不惜亲自做局，给吴茂才来了个请君入瓮。

会场里，数人在圆桌上坐定了，分别是巴同甫，陈家代表；吴茂才，蒋家代表；宋文冕，宋家代表；孔垂楠，孔家代表。巴同甫作为本次商谈的东家用银叉轻敲红酒杯，发出了清脆的叮叮声。四人的护卫见状依次鱼贯而出，房间内只剩下四位主角。

“诸位，四族第三十二届联谊会正式开始。作为本次联谊会的东家，先预祝各位同仁商谈顺利。”巴同甫首先作祝词。

“不知你是哪位，而且这向来是我孔宋陈三族会谈，今日怎么又多了一族。”孔垂楠乃是这联谊会的常客，德高望重，首先发出了疑问。

“哦，孔家少奶奶有疑问也是正常，这事说来话长，我便常话短说，这蒋家近年可是重返了大陆，他家虽早年远遁宝岛，但是现今他们重返大陆，又给我陈家递了折子，作为这次联谊会的东道主，我们自然有理由也请他们过来商谈。”巴同甫看似随意，却是隐隐把蒋家压在了下首。

这边吴茂才还当参加这次联谊会自己乃是首功，岂知原是远在宝岛的蒋先生早已疏通可关节。言道“鄙人本次前来，乃是奉了蒋先生的指示，首次参加这般重要的例会，自当坐在下首。”

“这个蒋凌霏倒是会找替罪羊，我说，我可真是命苦，旁人都能请外援，就我们宋家可怜，只能让我亲自来跑一趟。”宋文冕这边字字机杼，一方面是赞同了蒋家的参会，另一方面却是暗讽蒋陈两家不厚道，没有族人亲自参会。

“额，这个，如今在大陆的生意，都是我等二人在打理，因此我等过来也是应当。”巴同甫打了个哈哈，轻描淡写的把这挑衅就揭了过去，在钱面前，面子什么的都是狗屁。

“本次我前来本就是受了蒋先生的授意，若是宋先生觉得不妥，吴某自当回避”吴茂才当然要抓住这机会，若是能退出正好，若是不能退出，也把责任全部跑到蒋先生那边去。说完他就起身要退。

“坐下，你当这商会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孔垂楠此刻想通了个中关键，却是把吴茂才留了下来。

“好了，寒暄完了，该谈正事了，这次，我们陈家想要给经纬财团金陵分公司投50亿，但是我们要51%的股份。”巴同甫首先亮出了屠刀。

这占了51的股份，等于是陈家直接控制了蒋家在大陆的首个生意，孔宋二人心中俱是暗想，这陈家是不是疯了。

“不行，最多49%”吴茂才直接拒绝道。

“嗯？”巴同甫假意哼了一声，把那手机掏出来放到了台面上。

“本次谈判作废”宋文冕与孔垂楠几乎同时出口。

“什么？”巴同甫又些疑惑。

“巴理事，你这么做有些不和规矩了”宋文冕看着台面上的手机，双手一拍，立时有两位彪形大汉从门外冲将进来，抬起巴同甫就往外走。“开会，不要带手机，你家主子没有告诉你吗？”

看到宋文冕这般果断，吴茂才心中侥幸，昨日晚上贼人做的局，算是被宋文冕给间接破了。

“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从外面传来，“宋家兄弟，果然能人辈出，不知家中另外两位兄弟可好啊，小弟来的迟了，请诸位莫要见怪。”

见陈展荣提到家中两位“兄弟”，俱是与眼前这陈家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大局为重，他却是没有声张。“家中文轩弟弟尚好，倒是这文珂弟弟，如今在你陈家做事，还望陈兄多多照顾。”说罢一抱拳，竟是向眼前的陈展荣欠身施礼。

陈展荣见宋文冕吃瘪，心中甚是得意，嚣张的坐到原本巴同甫的位置上，手持雪茄放到半空，似乎是要等人替他点火。等了许久，方才想到这联谊会不得有外人进场，自己身上素来不带这些烟火设备，无奈又将雪茄收了起来，看的其他三人心中耻笑。

“陈展荣，我家垂璞现今也在你陈家做事，你万万要保她周全，若是出了岔子，我怕你们陈家担待不起。”孔垂楠毕竟是个女子，关心则乱，竟是直接训斥起陈展荣来。

“刚刚这提议，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陈展荣恢复了嚣张气焰，开始要挟起来。“放心，我们以私人形式入股，自当是民间入股，绝不参与蒋家的日常经营。往后做生意，大家还是和气生财的好。”陈展荣抛出了一个诱人的果子。

吴茂才见自己听到这般多的隐秘，自知自己已被绑上了战车，只得点头同意。

“家父如今病重，还想见我那文珂弟弟一面，我用我宋家金陵生意的3成股份，换文珂回家一叙”宋文冕说出了本次会面的重要任务。

“我要4成”

“成交”

“同样，我用陈家在蓬莱的4成生意，换垂璞回家一叙。”孔垂楠见状赶紧跟上。

“呵呵，一次只换一人，你们自己商量好，我陈展荣，可不是什么好处都想占的。”

“你。。。 ”孔垂楠正要发作，却是被宋文冕拦了下来，“那今年用我宋家刚刚的条件，换垂璞弟妹回家吧，就当，是聘礼了。”

“宋家人，当真是有情有义。”孔垂楠朝宋文冕一个大拇哥。

见他们在聊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物，吴茂才下意识的往后靠，只盼这些人不要把重心转移到他身上来，而且看来这陈家确实抓住了对面两家的把柄，自己新入行，实在是不方便参与讨论。况且他们说说的在陈家做事，实在是官方说法，定是那陈展荣使了不光彩的手段，将那二人给撸了过去。而且还有聘礼什么的，四成的生意，怕不是要过百亿，这个宋文冕出手着实阔绰。看来这被撸的二人还是一对苦命鸳鸯。如此再细想，这孔宋两家，定然是关系匪浅，自己往后千万莫要得罪他们。

“哼，谈妥了我们这边的事情，不知是否也要谈谈如何对抗这林家？”宋文冕此时发话了。

11 归乡

“你莫要忘了，我们四家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莫要头脑发昏，去和这林家合作。”孔垂楠快人快语，直接点到了陈展荣的痛处“我们四家无论怎么闹，那都等于是自家的事情，莫要被旁人看了笑话。”

“此事我心中自然有数，陈家大嫂，你这管的过于宽泛了。”陈展荣对此事不屑一顾。

“如此最好。”宋文冕自然是看出了陈展荣心中有诈，只是表面上附和道。

四人又谈论了一些后续交割的细节部分，这场联谊会算是不痛不痒的结束了。

“回去之后，代我像蒋先生问好，就说，家妹在家中寂寞，甚是思念与她，盼早日得聚，好还她恩情。”临走前，宋文冕忽然没头没脑的和吴茂才说了一句。

宋文冕一家之主，竟然让自己去传这女儿家的私事，与他刚刚杀伐果断的形象偏差过远。“是，吴某定当带到。”吴茂才受宠若惊，应允下来。“这宋家老头还真能生，怎么这么多子嗣”吴茂才心中不免揶揄。宋文冕剑眉一挑，似是看破了吴茂才心中所想，感受到宋文冕锐利的目光，吴茂才心虚，急急的去了。

回到客房，吴茂才发现自己后背以全然湿透，刚刚那番斗智斗勇虽似乎与自己无关，但是其中的心思计斗让自己大开眼界，不免有些投入，跟随那般人物的话语心潮起伏，何时自己全身大汗也是不知。如此想来，自己还是过于稚嫩了一些，若有宋文冕那般的心智，想来也不会上了陈展荣的圈套。这房间里的檀香每日还会更换香型的吗？吴茂才还在感叹邮轮上服务之好。

“都办妥了吗？”众人离去，陈展荣一人坐在刚刚的小房间里，没头没脑的问道。

“都办妥了，最新的技术，闻过我特制的香料，日后只要稍加引导，此二人必将心性大变。”一人从黑暗中显身出来，话语带着奇怪的尾音，好似是海龟华侨说中文一般。

“再去确认一下，莫要像昨晚那般有外人干预。而且，今日上午那房间中的二人被保洁放出，显的过于蹊跷了些，莫不是那姓蒋的贱人在操纵。”

“一直派人盯着”

“好，你办事我放心。”

房间重新归于黑暗，只有桌面隔层下的通讯装置悠悠闪着亮光，而后被保洁员看似随意的清理干净，滴水不漏。

“这邮轮现在都是我的，你们怎么和我斗”蒋先生取下了耳边的接收装置。

此刻我正在豪华客房里懊恼，自己的隐私被佳人发现了不说，还被旁人爆了菊花，这也算是自己的处子之身不明不白的就丢了，好好的男娃儿，第一次不是与佳人共享鱼水之欢，而是不知被谁从后面破瓜，当真是晦气。此时后庭被粗暴撕裂的伤口开始愈合，痒痒麻麻的，用手轻轻抚摸似乎还有一些异样的快感，心中恼怒更甚，也不知这清醒着被后入的滋味到底如何，往后若是有机会，定要买些道具回来尝试，是否真如网上前辈所说的那般愉悦。

想到代金券还未花完，我还是第一次能挥霍这般的巨款，思来想去，决定把给母亲的项链买了。

我正在与柜台比对这项链的不同款式，最终选定了一个造型古典的镶钻项链，下面钻石镶嵌成兰花的模样，最合适的是，这兰花乃是黑色打底，与母亲的

名字恰好锲和，送与母亲最是适合。5万多，这可是我现今为止选购的最奢侈的物件了。

“额。。不好意思先生，这款项链现在断货了，您能不能看看其他款？万分抱歉。”售货员不住的抱歉。

“不是，我女朋友就喜欢这一款，哪怕你把这出样的给我也成啊，不过你们可得打折。”我对这款项链势在必得。

“先生您说笑了，只是这项链确实断货了，还请先生您能不能看下其他的款式。”售货员不想丢失我这样的大客户，不住的和我抱歉。

我们的争执引起了店长的关注，亲自过来调解。“先生，是这样的，其实这款项链已经被旁人选中了，先生您还是来的稍微晚了些。如果您确实想要的话，您看，我来安排一下，您与买这项链的客人自己商量一下？”

“好，你安排吧。”

坐在包厢里的等了约莫半小时，外面进来一个儒雅的中年男子，比我年龄稍微大些，若是细看的话，眉眼中还有些相似。“哎哟，你们二位可真是有缘，长相都是这般风流倜傥，还看中了同样的项链，来，宋先生，您这边请。”

“哦，好”我们两人同时回答道。

“额，我也姓宋，不好意思”我起身向他伸出右手。

对面的男人似乎看到我也很是诧异，迟疑了片刻与我握手坐到了对面。

“我是宋文冕，此番预定了这项链乃是送与家母的，还望你割爱。”对面的儒雅男人说话了。

“我也是送与母亲的，希望你割爱才是”我亦是寸土不让。

“宋先生，此项链我确实买了有大作用，况且我已付了定金，你还是莫要与我争抢了。”宋文冕散发出莫名的气势，让人不敢直视。

“不行，宋先生，我对这项链也是志在必得，你出价多少？”开始未能适应，我稍微稳定了心神，直面对面的宋文冕亦是咄咄逼人，心想价高者得，自己代金券还有约八万，加上自己的存款，应该能凑到10万左右，我也是与对面这人较上劲了。

“哼，20万”仿佛看穿了我心中所想，宋文冕给出了一个让我无法企及的数字。

“你。。你。。。”我恼怒着摔门去了。

“有意思，调查一下这个人。只是稍微几句就让我多出了15万，也是个人才。”宋文冕吩咐道，眼中深邃，似乎想到了颇为开心的事情，竟是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的众人不知何意，只得附和着假笑起来。

出了珠宝店的大门，被大厅的冷风一激，报复式的走进了卖女表的商铺，选了一款7万多的女表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一晃数日过去，邮轮之旅结束了，中间发生的插曲也被自己肆无忌惮的变装生活中被冲淡，手上戴着昂贵的女表，得意非凡。

在回乡的路上，我特意选了最慢的绿皮火车，欲要享受一段特别的旅程。因为，绿皮火车的安检要稍微简单一些，自己下身的那些装束应该不会被人发现，我还悄悄的在胸口带上了柔软的裹胸，在宽松衬衫的掩盖下，倒是也不易被人发现。

绿皮火车上人来人往，我尽力靠近角落来掩藏自己身上的异样。这让我想起当年去上学时候的情形，那时也是这样，家中余欲不多，只能选择便宜的绿皮

火车求学，当时我是恨透了绿皮火车缓慢的速度。如今却是觉得绿皮火车速度太快，火车每前进一分，自己变装欢愉的日子变减少一分。

肉条在胶水的封印下挣扎着要抬头，那种一突一突的感觉让我欲罢不能。胯部两侧的硅胶假胯在汗水的作用下已开始慢慢脱离胶水的束缚，只能不住的用手调整着位置，做女人真难啊，我心中感叹，早知道买一两条束裤了，这样也不必这般频繁的调整补胶。不对啊，我多穿几条丝袜不就是了，lucky。

终于，到站了，丝袜穿的太多层，脚尖被勒的生疼，为了固定住胯部，我也是忍受了下来。在公共厕所里取下了身上所有的装备，解脱了被粘死了许久的肉条，肉条嚣张的挺立着，诉说着被压制的不满。把衣物细细的收拾到一起，等下到外面丢掉，虽然心中不舍，当时不能被母亲发现，此番作为也是必须所为。别了，恣情放纵的日子。

12 秘密

“母亲，我回来了”我在门外对家中的母亲呼喊到。

“凡凡回来啦，哎哟，身上这什么味道，快去洗澡换衣，不然不许吃饭。”我挤在那绿皮火车上许久，身上自然有些汗臭味，母亲素有洁癖，自然心生不满。

“好的母亲，这些衣物也有些脏了，母亲大人等下也帮我洗一下，mua”我放下行李箱，确认没有什么不妥，把行李箱交给了母亲，一个飞吻，眼角微颤，却是看到了母亲胸前那黑色打底的兰花项链，应该是在邮轮上与那另外姓宋的争夺的那一款。

虽然心中疑惑，洗过澡，在饭桌上我掏出了买的女士手表。“母亲，给您带的礼物。”

“哎哟，凡凡懂事了，还知道给妈妈买礼物了，可不能乱花钱的。”母亲看着我目光中噙着泪水，眼神中满是慈爱。

“没事，不贵，才七百多，母亲你就安心戴着吧”我怕母亲絮叨，把那直接谎报了个价格上去。“话说，母亲，你这项链新买的吗？好漂亮呀。”

“对啊，漂亮吗？”母亲很是开心。

“漂亮，中间这钻石镶嵌的兰花，加上黑色的打底，正好锲和了母亲的名字，墨兰，加上这黄金的链子，又锲和了母亲的姓氏，这项链配母亲，真是绝了。”我心不在焉的奉承着。

“怎么了，凡凡不开心吗？那妈妈就不戴了。”母亲见我语气失落，马上要将这链子取下来。

“别啊，母亲戴着这链子漂亮的很，取了干嘛？母亲你这链子在哪儿买的啊，街上那些铜匠可没有这般精致的手艺。”我问道。

“嗨，出去玩，别人送的。”母亲回答道。

“20万”

“什么20万，凡凡你说怎么胡话”母亲有些急了。

“我在邮轮上也看中这链子了，当时被另外一个叫宋文冕的坏蛋用20万抢了去，可是如今这链子怎么会在母亲身上。”我饭也不吃了，觉得这事绝对不简单。

“什么，你们见过面了？”母亲神色谜顿，捂住胸口，似乎是心绞痛又犯了。

我心中焦急，将母亲扶到房内，烧的了开水，取了常备的药物，帮母亲服下药去，在母亲背后上下拂动，帮她慢慢顺气。看着母亲记忆中黝黑的长发中已泛出了银丝，原本光滑的皮肤也泛起了皱纹，心下苦闷，只想自己怎么这般不孝，母亲已年老，还将母亲气成这样，着实不该，当下在母亲床前跪下“母亲，孩儿不孝，往后当不再问这无用之事。”

“好啦，怎么今日这般郑重，快起来啊，你这是要急死我吗？”母亲急切的想要拉我起来，只是腰上无力，却是拉我不动。

“母亲，孩儿知错了”说罢我站起身来。

“好啦，你去吧，妈妈要歇息一会。”母亲眼睛微闭，示意我回房休息。

“策之，你这狠人，你让我怎么活啊”关门之后，我分明听到母亲轻轻的啜泣声。

心中烦闷，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法子来化解母亲的伤痛。从客厅取得了佛珠蒲团等相应法具，母亲甚是信佛，此刻若给他颂那心经定然有效。我自小睡眠不好，母亲便是在我床边颂这心经，我耳濡目染之下也对这佛经有些兴趣。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渡一切苦厄。。。。”

听到我在门外的诵经声，母亲又是开心又是难过，几次欲与我说话，却是被她深深忍了下来。待我诵了数遍还不离开，终于，母亲下定了决心。“凡凡，你进来，妈妈有些话儿要与你讲。”

“好的母亲，待我诵完这篇就来。”

“凡凡，你恨妈妈吗？”母亲眼角带泪。

“母亲，您怎么这般说话，您抚养文凡长大成人，如今正是文凡孝顺母亲的时候，莫不是文凡刚刚的胡言惹怒了母亲，还请母亲莫要责怪文凡。”我恭敬的跪坐在蒲团上听母亲训话。

“你这般说妈妈心中很是高兴，只怕妈妈等下与你说明了利害关系，你恨妈妈还来不及。”母亲说着一些奇怪的胡话。

“母亲，无论母亲讲些什么，若文凡对母亲有半分恨意，当天诛地灭。”我正色说道。

“哎，又是个倔强的性子，与你那哥哥一般模样，策之，你好狠的心”母亲说的话让我越发迷糊了。“金陵宋家，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母亲，他们那永泽集团在金陵可是响当当的企业，甚至在全国全世界都是有分公司的，年前我还给他们投过简历的呢。只是未曾能前去面试。”我恭敬的回答道。

“你本当是宋家的三公子，你上面还有两位哥哥。一个唤作宋文冕，一个唤作宋文轩，母亲期望你往后做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将你取名做宋文凡。”母亲似乎是耗尽了全身的心力说出这番话。

“母亲，这这。。我消化一下。。”我跪在蒲团上思考着这个惊天的消息。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了长久的安静。

“你恨妈妈吗？把你困在这清苦的地方，过这般贫苦的日子，你本也可过那般优渥的日子。”母亲强忍着心中苦痛，打破了这番诡异的安静。

“母亲何出此言，如今这般日子，也正是文凡说希望的，还望母亲莫要心焦。那宋家这些年也没有来寻母亲，自然是应该早些断了，如何能再与他们搭上关系。”我回答道。

“真是好孩子，”母亲宠溺的抚摸着我的头发，一如幼儿时那般。

“只是母亲为何与文凡说这些？”我心中不解，若是母亲将这秘密永锁心底，自然便没了今日这事。

“宋家昨日来人了，说是已扫清了外部的威胁，而且现下时机成熟，当是全家团聚的日子了。你那大哥宋文冕亲自过来请的，还给我带来了这项链。”母亲摩挲着项链，想起自己的大儿子，心中自豪。

“一派胡言，怎么早些不来，他宋家那般权势通天，若是保护我母子需要把我们弃在外面20多年？定是他们家中出了变故，我猜应该是那便宜老爹身体出了毛病，怕是熬不到多久了，这才要把母亲请回去。”我心中气愤，丝毫没有想到这般分析会对母亲造成怎样的伤害。

“什么，文凡你这般分析确实有道理，策之，策之，你怎么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见他，你若是走了，我便也不活了。”母亲听了我的分析，气血攻心，立时昏死过去。

看到母亲昏死过去，我原本愤怒的心情反而转向平静，确定母亲现在是气血攻心，气息虽然微弱，但是甚是平稳，应当没有生命大碍。还有那所谓的张叔定然与宋家有脱不开的关系，此刻若是打急救电话，我家这处地处偏远，不知要等多久，此刻找他联系上宋家，若是他们真的在意，定能保我母亲性命。当下打通了电话只说了句“你们快些过来，母亲出事了。”也不等他回话便挂断了电话。然后跪倒在母亲床头，细细的帮她顺气，期望那宋家人早些过来。

“宋家，你们害的我母亲如此，我当与你们不共戴天。”我心中发誓。

不到10分钟，张叔的车就到了，后面跟着两辆交警车，看来是一路超速过来的。看到黄墨兰此刻躺在床上进气少出气多，愤怒的咒骂那些交警“先救人，我他妈不跑，先他妈救人。你他妈也是个瓜批。”随后一脚把我从床头踹到门外。

13 再受刺激

母亲终于被安全送到了医院，医生急诊后，挂上点滴说“送省院吧，我们这边没有设备，只能吊着命。”众人又是一番折腾，终于把母亲安排妥当。

又过了两小时，急诊外面呼啦啦冲过来一群人，为首的自然是我在游艇上见过的宋文冕。众人略过了我，与医生不停交涉，我分明看到医生不断摇头，心下知晓结果不佳，呼喊道“现在才来，晚了点吧。”

其实此时我确实是错怪他们了，宋家众人从张叔处得知了母亲的事情，立马出发直奔黄家老宅，确是扑了个空，又直扑县上医院，又是扑了个空，最后才寻到了省院，相当于他们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从他们众人后面轮椅推出来一个老者，虽然轮椅上挂着点滴，但是精神矍铄，不似是有病的样子。“你，便是我那文凡孩儿吧，心中有些怨气也是自然。”

“我是宋文凡，你是，宋策之？”我反问道。

“住口，这名字岂是你能直呼的。”旁边一俏丽佳人怀中抱着一个娃娃，言语确是不弱。

“是，父亲，你是不是想让我这般称呼？可他与我有何关系？人出事了才出现，您倒是后知后觉。”我口中自然不落下风。“母亲可是唤着你的名字方才昏倒的”

“什么？墨兰，你怎么这般想不开。”宋策之听到我的言语，深情落寞，拿起身旁的氧气面罩，深吸了几口方才恢复过来。“你们在家中到底发生了何事，快快说与我听。”

“凭什么？”我依旧不愿吐露半句。

“宋文凡！！事情不是这般办的。”宋文冕走上前来，噼啪就是一巴掌，鲜红的掌印立时在我的脸颊上显现出来。“这便是我第一次管教与你。”打完他便立到了那策之老头的侧后方，眼神落寞，似乎是非常惋惜。

我虽然被打，心中却是理解了宋文冕的话，竹筒倒豆般说明了当晚发生的事情。那策之老头听着只是吸氧，心中情绪自然是无比激动。“墨兰，策之负你啊。。”只在这医院的走廊上痛哭起来。众人哪见过家主这般模样，心中惶惶，不知是安抚还是远遁。“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必须要保我墨兰的性命”老爷子发话了。

“把母亲害成这般模样，哭死也是活该”我心中恶毒的想道。

我还在诅咒那便宜父亲不得好死，左右却是被人包夹住了，左边是刚刚掌掴我的宋文冕，右边是怀中抱娃的丽人。

“刚刚打你也是我一时冲动，你若是恨我，待寻得机会，只管打回来便是，但是你对父亲那般绝情，只是不该”宋文冕开口说道。

“我，刚刚也是有些激动，你这一巴掌正好打醒我了。”毕竟是兄弟，我似乎能理解他心中所想。

“这般正好，看你也不是那般不讲理的性子。”旁边的佳人说话了，怀中的宝宝正在熟睡，胖嘟嘟圆乎乎的，甚是可爱。“她叫书宸，是不是很可爱。”佳人声音甜腻，应当是宋文冕的良伴。考虑到这层关系，我也不能对刚刚她与我作对的事情上发作。

三人初次结伴，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以话题兜兜转转，一直在那小娃娃身上。

手术室的灯终于亮了，宋文冕即刻上去询问，看到他如释重负的表情，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母亲明日应该就能醒来，只是探望的人不宜过多，这样，

我们亲眷留下，其他人都散了吧”宋文冕似乎在众人中威望甚高，他一发话，众人稀稀拉拉的去了，我起身也欲走。

“文凡弟弟，你到哪里去？”宋文冕疑惑问道。

“如今这里是你宋家天下，待母亲痊愈，我到家中自会侍奉。”

“你又说这胡话，怕是忘了文冕哥哥的打”旁边佳人此刻又是呛声。

“你留在这，哪里也不许去。”宋文冕下了命令。“想来母亲醒来后第一相见的是父亲，第二想见的应是你，往后才能轮到我们。”这话在我听来倒是十分受用，我又转回头坐了下来，只是白眼自然是对那佳人翻了几番。

等待是最让人焦急的事情，终于等到了第二日，母亲醒转过来。“策之，谁是策之，病人想见他。”

“我，我，我是宋策之，我在这，墨兰，我在这。”便宜老爹激动的直接站立起来，没走几步却是摇摇欲坠，那佳人和宋文冕见状立马上去搀扶。临进门，佳人却是又退了出来，面露难色，似乎不愿见病房里的母亲。

“哼，什么孝顺，都是表面样子”我心中对这佳人愈发看轻。

“策之，你怎么这般样子了，身体要不要紧？定是你不愿吃青菜方才这样。”母亲对父亲的身体甚是担忧。

“瞎说，我明明吃了青菜，只是身体老了，心中总是想你，这才落下的病根。只是你现在这般模样，让我心中不忍。”宋策之抚摸着母亲的头发，好似热恋的男女一般。

“你啊，就会说这些骗我的谎话，那日，我听文凡分析出你的病，急的立时便要来寻你，这才弄的这般模样，你莫要怪我。”母亲握着便宜老爹的手含情

脉脉，止住了他抚摸自己头发的手。“每次你这样，我都觉得你在摸家里的大黄，这些年了，还是改不掉。”

二人在房中聊了许久，直到护士过来将父亲赶了出来。宋策之道“让小翠，多熬些补气养生的补品过来”

“父亲，此事不妥，我来写个方子，你待让小翠去煎熬便是。我观母亲向下怕是虚不受补，今日便准备写白粥便是。”宋文冕却是没有同意。

“好，便按照你说的办。我有些乏了，你们在此处好好看护好墨兰，我就先回去了，改日再来看他。”

“好的父亲，您的身体也要紧，若是出了事，母亲估计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您且去吧。”

“切，怕死就怕死，在这惺惺作态。”我在旁边看这一对父子煽情，心中却是觉得他们好笑。

母亲睡去了，我们三人在门外候着，我突然发现一事情，母亲言语中我有两个哥哥，怎么此处只有一个哥哥和嫂嫂，还有一个哥哥哪里去了？可不要死了，那样母亲知道了定然又要伤神。

“病人病情稳定了，你们可以进去探望了。”护士对外面焦急的我们说道。

“母亲，我是文冕，父亲说他有些乏了，让我们三兄弟在这边伺候您。”宋文冕是大哥，自然是第一个上前。

“好，孩子你好样的，妈妈心中欢喜。看的出来，策之培养你，是花了心思的。”母亲看到大儿子气宇轩昂，很是高兴。

“母亲，父亲对我们教导向来严厉，能得到母亲的夸奖，他老人家心中定然开心。”宋文冕回答道。

我在后面看着母亲，听宋文冕的话中似乎有些漏洞，但是却又抓不住重点，旁边的佳人抱着娃娃有畏畏缩缩的一直躲在我身后，见大哥说完了话，也顾不得等嫂嫂上前了，马上冲上前去，死死的抓住母亲的手“母亲，孩儿不孝，昨日不该说那气愤的话，害得母亲如此模样，母亲。”

“瞎说什么呢，此番见到了你父亲，妈妈心中高兴，你不要自责了。”母亲心中开心，说话仿佛都多了几分气力。

“书宸，叫奶奶。”佳人手中的娃娃此时醒了，小圆脸，乌黑的眸子甚是精神。“奶奶”奶声奶气的声音传到母亲耳中，母亲开心异常。

“乖，奶奶抱，奶奶现在可没包红包，等奶奶啊出院了就给小书宸补上来让奶奶抱抱。”

母亲又和娃娃逗玩了一会，好像发现了什么事情“我文轩孩儿呢，怎么不来看我，是不是在外面有事啊？他自小就是活泼的性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么些时间了也不回来看我了，哎。”

“母亲，文轩他。。。 ”宋文冕欲言又止，眼神转向一直闪躲的佳人身上。

“母亲，文轩在这，请母亲责罚。”旁边的佳人此时跪倒在地，浑身战栗，似乎是万分恐惧。

“哼，之前的得意劲儿哪里去了，原来你也有这般模样”我本看那佳人的模样心中甚是兴奋。可是转念一想，“什么玩意儿，文轩在这？？？那小子不是真的挂了吧？怎么着还要请责罚了？这特么宋家在搞什么玄机？”

“母亲，文轩不孝，只能让书宸来照顾母亲终老了。”说罢那佳人拿头直接朝床角撞了过去。

母亲只当是那便宜二哥已是没了，又看到这般景象，又晕厥过去。

“医生！！”宋文冕夺门而出。

14 醒转

病房中的这慌乱景象直接让我发懵，都是这此刻流血不止的女人害得母亲又晕厥过去，如若不是她，母亲自然不会再次晕厥，心中气愤，虽然这女人躺在地上生死未知，我却是对她猛踹数脚，只盼这贱人死的彻底些。

“你干什么”宋文冕带着医生从外面赶来，正好看到我在对地上的女人拳打脚踢，一把将我推开。“人活着，比什么都强，你这般作为，着实让人不齿。”宋文冕此刻话音低沉，强忍着怒气，我相信，若是我此刻反抗，他一定会杀了我。

这下医院热闹了，老爷子刚刚服了安眠药睡下，得知了母亲的消息，立马又是赶到了医院。那个贱人似乎也有些人脉，不到半天，她的病床旁也围了数人。

“大哥，刚刚对嫂嫂的作为，对不起。”我心中惴惴的对宋文冕道歉。

“什么嫂嫂，那是你二哥。”宋文冕的回复着实让我受惊不轻。

“什么玩意儿，二哥怎么是个人妖婊子么”这话当然是不能说给宋文冕听的，此刻他愤怒异常，我也只敢心中诽谤而已。今日发生的这些事已经有些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宋家事情太复杂了，我还能回到原本的生活吗？”

母亲虽然还昏迷未醒，倒是那宋文轩在母亲前面醒了过来，宋文冕推搡着我来看望她。此刻她神情痛苦，与另外一个绝美佳人手握手说着悄悄话。小娃娃此刻估计已经被宋家人送了回去，那般的孩子此刻还不能看这血腥的场景。

“昨日的事，对不住了。”虽然心中不愿，奈何宋文冕在旁，形势所逼，我只得低头向她道歉。

“你没有错，我确实该死”宋文轩此刻哀伤心死。

“姐姐你又说这些胡话，你若是死了，让然然怎么办？”那与宋文轩拉手说话的人原来唤作然然。“听到你出事的消息，我便什么都不顾了，从暹罗飞到这边，不是想听你这丧气话的。”

“文轩。。。哥，你能量这般大么，让人从暹罗飞过来看你？？”我有些惊讶，直言说道。

“什么文轩哥，叫晓雯姐，这不是姐姐能量大，为姐姐做任何事，然然都是心甘情愿的”那佳人也不朝我看一眼，只是拉住床上那贱人的手在自己的脸蛋上摩挲着。

“这贱人，这人害的母亲这般模样，难道还能是好人么？”我有些不解。本想叫贱人的，确实觉得这样的场合有些不妥。

“晓雯姐自然是好人，你们宋家都欠她的，如今又在宋家害的这般样子，你们宋家才没一个好人”然然有些愤怒，终于转脸过来恶狠狠的朝我说道。

“你凶我做什么，我现在也不是宋家人，要骂你骂房间里那人去，拿我出什么气。”毕竟年轻气盛，受不得一点欺辱，我欲要发作。

“然然，莫要说了，和他说这些也没有意义”宋晓雯虚弱的开口制止了我们无意义的嘴仗。

“这位兄台，我看你骨骼惊奇，似乎与林，，宋晓雯有些相似之处，这是我名片，有机会来找我啊”这时旁边那个看着就不像好人的中年男人发话了。

“沈星宇，医学博士？我发神经了才到暹罗找你看病。”我有些诧异。

“哎～年轻人，不要这般武断，暹罗嘛，总有些特殊服务，说不准将来对你有用呢？”沈星宇油腔滑调的口吻让我非常不爽，但是他说的诚恳，只得把那名片收了。

此时，原本在宋晓雯床边的俏丽贵妇却是不见了踪影，从门缝中看去，她正与那便宜老爹相谈甚欢，“妈的，母亲先今生死未卜，这老头此时却有心思和其他女人调情，果然宋家都不是好人，虚情假意之辈。”

想到此节，心中聊赖，刚刚又在那人妖婊子那边吃了瘪，我到走廊边上坐下，只想母亲能痊愈，我早早将她接回家去，远离这虚伪的一家人。

“请问，这边xxx病房是在这边吗？”不知何时，一个干练的民警停在我身旁向我问道。

“啊，前面就是”我头也没抬，努嘴朝向身后。

哪知那民警兜转了一圈，复又回来在我旁边坐下。此时我注意到民警带了一束鲜花。“民警叔叔你来看谁了啊，这病房可就住了一位人物。”

“啊，我就来看她。”民警原本刚毅的表情，此刻竟然有些羞赧。

“额，宋晓雯？”我有些诧异。

“怎么，你认识她？”民警有些惊讶。

“啊，算是我二哥吧。”我心不在焉的说道。

“哟，有眼无珠了，这这这，哎”民警摸遍了全身，掏出香烟要发，却是被路过的护士一针干咳止住了点烟的火机。

“听清楚了，我说的可是二哥，不是二姐。”我诧异民警的反应，怎么着，现在同志们都这么开放了吗？

“我知道，我这是高攀了，往后小兄弟你有什么事只管找我，这金陵，我谭伯伟平淌。不知小叔高姓大名啊，可是之前怎么没见过呢？你莫不是在框我。小子，别被我逮住，不然要你好看。”

“警官，你别这样，她真是我二哥，不信我把大哥叫来？”我见这警官欲要找我麻烦，急忙把宋文冕搬出来。

“也是，能叫她二哥，定然与她关系匪浅，小叔，我这边无礼了，你不要见怪，还是那句话，金陵，我平淌。”警官想通了，又开始和我套近乎。

“警官，我说的可是二哥，您是真抓不住重点啊还是取向问题啊？”我依旧在诲人不倦。

“小叔，你意思是不是还是说我高攀了？宋家若是这个意思，，那我也就只能走了。哎。”谭伯伟有些沮丧。

“别介，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您想干嘛干嘛，别扯上我就成。”我赶紧推脱。“哎，警察叔叔，说说，您怎么就看上她了？”

“就看对眼了呗”谭伯伟神色娇羞，与他刚毅的面庞形成了巨大反差。“就是那年啊，怪不好意思的。”

~~此处省略一个副篇~~

“那你咋不进去找她呢，她人不在里面的吗？”我有些疑惑

“嗨，她那闺蜜张然不是在吗，我最是烦她。”谭伯伟正要继续说，张然正好出来，横眉怒视着正在嚼舌头的二人。我们二人立马住口，旁边那警官似乎还要往我身后躲，哪里还有半点警官的架子。

“别躲了，晓雯姐看到你了，恼你来了也不进去瞧他，一点担当都没有，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晓雯姐定是着了你的魔了。警告你，我去热饭，只给你10分钟时间。”张然身上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此刻哪里还有在宋晓雯面前娇弱的模样，此时只寥寥数语，让我们觉得她说的话都是金科玉律。我看着张然袅袅婷婷的端着饭盒去了，果然宋家这里没有一个正常人。

如此这般的日子，又过了数日，我只盼母亲能够醒来，能早日远离这奇怪的家庭。

15 决裂

就在我与谭伯伟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的时候，急救室的医生一脸疲惫的走了出来，由身后的护士搀扶着走进了一盘的小房间，宋文冕见状立马跟了上去，应当是讨论病情去了。

“沈星宇，你有办法的对不对？”俏丽贵妇对沈星宇问道。那俏丽贵妇与宋策之聊了一会，二人心中开心，竟然将那沈星宇也叫了进去参加谈话。

“啊，是有办法，待我回去给晓雯准备些涂抹的药膏，她这额头上自然不会留疤”沈星宇回答道。

“晓雯头上能不留下疤痕那是极好的。我是问你有没有办法救我嫂嫂。你到底是要我如何求你？”俏丽佳人有些恼了。

“哦，你嫂嫂那病啊，没得救了。”沈星宇说出了残忍的结果。

“罢了，我平日里素少求你，嫂嫂到底怎么样了，你给个准话”俏丽佳人对沈星宇的态度有些不爽。

“嫂嫂那乃是多次受到刺激，气血攻心，而且我听你们所言，似乎病根积累甚久，如今一同爆发，嗯，简单些说，估摸着是脑子里血管爆了。此种手术风险巨大，估计这边的医生均是不愿承担手术失败的后果。”沈星宇说出了他的分析结果。

“你这般都是主观分析，母亲你都未曾见到，怎可如此武断。”佳人还是有些不信。

“行行行，我这就去找那主刀医生，想来他还是我的学弟，这点面子应该是要给的，你们可真是，压榨免费劳动力。我平日可是不接这般的单子的。”沈星宇见宋策之听了又有些接不上气，只得妥协。

“沈家弟弟，你对问之的情义，我记在心里了，此番若是能让墨兰活命，便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了。”宋策之对沈星宇一抱拳。

“哦～，原来你此前叫做问之啊。。”沈星宇接了宋策之的人情，在佳人耳边悄声说道。

“讨厌，你不要胡来，我便算是宋家还你的人情了，还有，此事只我三人知晓，你莫要说与外人听了，在外人面前我便还是那韩美娟，若是被我知道你到处嚼舌头，晚上便不许上床。”韩姨嗔怪道。

“yes madam”沈星宇笑着去了。

“看他这般轻松，嫂嫂当是无碍了。”韩姨终于放下心来，与对面的宋策之说道。

“但愿如此吧”

这边沈星宇嚣张的推开了宋文冕他们讨论病情的房间，里面的众人见来门外来人，那主刀医生似乎在宋文冕处受了委屈，操起文件夹就朝来人扔去“滚出去，医生讨论病情，进来先敲门不知道吗？”那医生也是委屈，刚刚救活的病人，第二天受了刺激又复发了，而且这病人年老体弱，实在是不适宜再来一次手术。这宋家人又逼的紧，心中烦躁也是正常。

“小凳子，如今做上了主刀，脾气也见长了啊？不错，有我当年的风范。

“沈星宇虽被言语侮辱，但是看到眼前人脾气见长，似乎还很是高兴。

“小凳子？沈，，沈主刀，您怎么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给你接风”那主刀医生姓邓，此前在美利坚的时候，乃是沈星宇的下手，沈星宇曾经给了他诸多教导，可以说，若不是沈星宇的悉心教导，他不会有如今这般的成就。

“不必寒暄了，把病人的病历拿给我看，所有资料都准备好。”沈星宇大大咧咧的在上首住下了，直接就开始命令众人办事。

“愣着做什么，这次沈主刀出马，是难得的实践机会，赶紧去办，对了，让xxx,xxx 这几个，放放手上的工作，这样珍贵的临床实践机会，他们不要错过了。不不，我亲自去叫。”邓医生见身后的助手不为所动，马上安排道。“沈主刀，您看这样安排可好？”

“本不想在这边这般张扬，罢了，你也是有心，多叫些人就多叫些人吧。正好也让我检查一下，协会的手艺，你传承下去没有。”沈星宇这话虽然霸气，但是神情却是极为落寞。

宋文冕此刻也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从他们之间的言语中猜测，眼前这吊儿郎当的沈主刀虽然是来看望家中晓雯的，但是在医生届颇有威望。如此，母亲的性命应该能保住。

邓主刀的工作干净利落，不一会，这小房间便挤满了人，沈星宇看着诊断记录，开口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愣是被你们搞的复杂化了，简直乱七八糟，简单的一个心脏搭桥就能解决的问题被你们搞去开颅，血液流通了，那脑中的淤血自然会慢慢消退，简直是糟糕。开颅就开颅吧，怎么病人后脑里的小块肿瘤没有顺便取掉，一塌糊涂。”在场的诸位都是省院的好手，邓主刀甚至算是国手，此番受了沈星宇的批评，众人见邓主刀坐在下首也是唯唯诺诺，俱是惊讶，只是这沈主刀说的话仔细分析后句句在理，大家都司搞学术的人，都默认接受了自己诊断失误的批评，等着沈主刀到底准备如何救治。

众人在小房间内讨论了许久，各种名词术语乱飞，最终敲定了方案，立即开刀，首先切除颅内肿瘤，而后清理淤血，再做心脏搭桥。如此精密的手术，而且需要快速完成，稍有不慎，那手术刀若是碰到血管半分，都是无法挽回的结果。“行了，就这样办，我来主刀，去准备吧”

~~非医学生，不太严谨了，上面的就当看个乐子~~

总之，黄墨兰的手术算是顺利完成了，连续12个小时的手术不是谁都能坚持下来的，就算是在身后作为助手学习的诸位好手们都有些吃不消，当缝完最后一针，众人俱是累瘫在地。

三天后，母亲终于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病情已趋于稳定，再观察一周，便可以出院了。

宋家众人细细讨论了关于宋晓雯的事情，此时不应再将宋晓雯变性的真相告诉母亲，病人的情绪波动过大极易引起病情的恶化。是以，误会已经造成了，此刻立刻进行补救显得极为不智。最佳的方法便是，待母亲完全康复了，再与她细说。

那宋晓雯也是喜欢惺惺作态，临行前在熟睡的母亲床前跪了一晚，任谁来拉都不愿起来，我自然是要在旁边看护着的，万一这人妖娘子在寻回死呢？

有过了数日，母亲虽已清醒，却是谁也不见，每日只留我在房内照顾，就连宋策之都被赶了出去“当初你让我走，我便走了，怀着未出世的凡凡，只是你便是这样照顾儿子的吗？文轩他素来活泼，如今竟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你竟然瞒着不让我知晓，若不是我回来，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母亲在房间中每日以泪洗面，我看着心中不忍建议道“母亲，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吧？”

“好，回长亭。”母亲下定了决心。

张叔从牢里被捞了出来，此时他护送着我们母子二人一路前往长亭，车上还有宋策之坚持让跟过来的小翠，她是服饰宋策之多年的保姆了，此番能让她跟来，已是母亲做出的最大让步了，毕竟自己身体不好，家中也需要人打理。宋家众人在后面的车上，远远的跟着，母亲看着心烦，直呼让张叔开的再快些。

宋家人似乎了解母亲的意思，掉头去了。

两断旧日情，三兄陌路行

一笔糊涂账，四海一浮萍

16 调岗

母亲的病在我和小翠的贴心照料下慢慢的好转起来，这些日子已能起床缓慢行走，又让小翠去准备了宋文轩的木质牌位，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在案桌前为宋文轩诵一遍佛经。我心中恼怒那宋家把母亲气成这样，加上母亲醒来之前在宋家定下的基调，我便也不能明说，只盼母亲能早日好转，如今生活没有了盼头，能固定做些事情，对恢复也有帮助。

宋家考虑甚是周全，小翠在这买菜的费用也被包办了，我请了小一个月的假，母亲也催促我快些回去上班，能自己养活自己最好，如此便不用接受宋家的恩惠。

重新回到原本的工位上，原本手上的项目都被其他人拿去做了，一时半会主管也没有安排新的任务给我，整天都没有工作去做，趴在桌子上颇为无聊。与我不同，周围的同事忙的不可开交。

“哎，小宋，我这忙的不行了，这图纸，你帮哥去打印一下，A0的，谢谢。”旁边的同事见我没事干，开口请我帮个小忙。

“好的哥，你把文件发我邮箱。”见到有事做，我赶忙应了。

“小宋，也帮我搞一下这个，谢谢”

“宋哥，我这也是，麻烦啦。”

周遭的同事见到有人能帮忙，纷纷开口求助，众人都知道我现在手里没有事做，请我帮忙也没有丝毫的心里负担。虽然我被别人指使着做事，甚或此前未

见过面新入职的小妹都来找我，奈何确实这里就我一人闲着，只能一一应了。如此这般过了数日，组长又出去出差了，虽对这种文员类的工作极是不满，却是没有丝毫办法。

公司似乎业务发展不错，补齐了诸多办公设备，甚至每个科室都能配上单独的商用打印机，能打A0图纸的那种，价格不菲。这日，我刚帮同事复印完资料，发现人事经理已经在我的工位旁等着了。

“小宋啊，来公司一年多了吧？怎么样？工作还顺心吗？”

“经理好，还行吧，就是最近请了长假，手有些生了。”看着人事经理皮笑肉不笑的模样，我的心里有些犯怵。

“近期公司准备对你的工作作一些调整，不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额，我本就是技术出身，能调到什么岗位上去啊？调来调去不都一个样吗？”不知道这经理在卖什么关子，我只能如实回答。

“啊，是这样的，吴董事长呢，那边缺一个助理，董事长呢，对你的评价很高，早几天就和我说了这个事情，你这不是一直请假吗，这事情也就拖到了现在？怎么样，有意向吗？”

“额，这跨度也太大了吧，况且，这助理的工作，我一窍不通啊？”这初级工程师和董事长助理之间隔了好多等级，这一下子变化如此巨大，我直觉有些不妥。

“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你要知道，这薪资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人事经理见我有些抵触，可能那吴董事长确实看上了我的才华，对这人事经理下了死命令，从他的言语间竟然感觉到有一丝强迫的味道。

“额，涨薪吗？涨多少？”我也是被猪油蒙了心，听到可以涨薪，立马就改了口风。

“具体的在这边人多口杂，就不方便透露啦，这份新的合同先放你这边，你回去考虑一下，同意的话就签字，明天我再你这来取。”人事经理放下一式两份的合同。

辞别了人事经理，我在工位上仔细的研究着新的劳动合同，绝大部分内容都没有问题，薪资也是上调了3倍之多，除了一个加粗的条款：乙方不得将公司内部机密性工作内容泄漏给未被公司授权的第三方知晓，否则甲方有权力针对乙方的泄密行为提出公诉。往常合同上都是写机密性文件，这边改作了工作内容，差别不大，我自我安慰着。况且薪资上调了3倍呢，一月顶之前仨月的，干了，董事长助理，这头衔，出去都能挺直腰杆做人，再不用受旁人指使了。

次日，我在那新合同上签了名字，当天就被安排走马上任。“工号E.A003。姓名：宋文凡。职位：董事长助理”。只是这些天吴茂才外出开会，我这董事长助理依旧是无活可干，仿佛除了换工位到董事长办公室隔壁，其他无太多改变。当晚，我拿着新的工牌给母亲看了，母亲甚是开心，直言我是她的骄傲，那日，小院里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声。

这日，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要送批董事长签字的文件。由于最近吴董不在公司，那需又董事长签批的文件堆满了办公桌，我正在细细的整理分类，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给文件排序，此前未曾做过助理的工作，刚开始总归又些手忙脚乱，那文件堆叠的几乎要高过头顶。

一阵高跟鞋的声音滴滴答答的靠近，我不以为意，最近这些事情已忙的我焦头烂额，已无时间和送文件的同事寒暄，只是示意来人将文件放到旁边的文件篓。

“嗯哼，都不愿与我说话了吗？”声音似乎有些熟悉。

我抬头望向来人，待看清了来人模样，手中工作终于停了下来。“你，蒋倩？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着？我怎么不能在这里？”蒋倩秀美微蹙，嘴角却是含笑，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是感兴趣。

“啊，自然是可以，来找董事长谈事情么？往日怎么未曾见过你？”我依旧是一本正经的公事公办。

“怎么？没有事情就不能来找你聊聊吗？”蒋倩嘴角愈发的上扬了，配以她淡淡的妆容，看的我都痴了。

“当然可以，坐，坐，喝茶。”我手忙脚乱的随便扯过一张椅子，一路小跑到饮水机给她倒水。

待我转身的时候，正好看到蒋倩坐下，二郎腿高高跷起，肉色的丝袜包裹着大腿，正好挡住了及膝短裙下的曼妙风光，足尖勾着高跟鞋。我被眼前的绝景吸引住了，此刻只想若是能做她裙下之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桩幸事。尤其是那高跟鞋的细跟，随着玉足一起轻微晃动，仿佛在诱惑着我，“跪下吧，舔我吧，用你卑贱的舌头帮主人把鞋跟舔舐干净。”

“嗯哼，”蒋倩有些不悦，定是想到了当日二人在邮轮上赤裸相对的尴尬场面，眼前这痴汉定然在对自己进行视奸，奈何对眼前之人今日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无奈只能轻咳一声提醒我的失态。

“哦，哦，水，你喝水。”意识到自己的猪哥形象已被蒋倩发现，我尴尬的把水递上前去。在我弯腰递上水杯之时，眼神正好对上蒋倩高耸的酥胸。“下流坯子，有贼心没贼胆。”这几字轻轻的送入了我的耳中，蒋倩轻微的呼吸吹拂着我的耳垂，鼻尖嗅着她身上淡淡的玫瑰香水味，种种刺激，惹的我浑身发麻。

[%me]

17 偷情

眼前佳人的挑逗让我的脑子瞬间宕机，一把搂住眼前佳人就愈动手。

“怎么这般猴急，若是此时我叫喊一声引的其他人注意，你要怎么收场？”蒋倩不紧不慢的把我推开，平静的说道。其实此刻蒋倩心中也是奇怪，仿佛此场景在多年前也曾发生过一般，她在蒋先生收容以来，曾被施以了残酷的洗脑之术，如今能模糊记得一些往日之事，已是非比常人。

“能得到你这样的女人，就算是死，那也是值得的。”话虽如此，我却是松开了搂住佳人肩膀的双手，警惕的朝门外望去，幸好，这办公室隔音效果极佳，门外众人俱是未曾发现屋内的景象。

蒋倩单手拉着我的领带，如牵小狗一般将我牵至了隐藏在书柜后方的暗门之后。暗门之后是一个小小的衣帽间，四周皆是墙壁，无一处窗户通向外界，想来是专门为董事长准备的休憩之所。此刻我已被蒋倩迷了心窍，哪里还能想到这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

“姐姐美吗？”蒋倩侧卧在床头，挑逗着朝我笑道。

“美极了”我望着眼前的佳人呆若木鸡。

“那你还在等什么？”蒋倩此刻解开了衬衫的纽扣，嫩滑的乳肉似要从那蕾丝胸衣中跳将出来。蒋倩伸出玉足，隔着西裤挑逗着我早已膨胀的下身，五颗玉趾如排列整齐的蚕儿一般，包裹在肉色丝袜中，直把我的魂儿都勾了去。

欲望战胜了理智，我一把抓过她的玉足，也不管丝袜是否酸臭，放到嘴中便嚼。蒋倩的玉足保养的真好，此刻含在嘴中只有淡淡的酸臭味，远不似自己闷在皮鞋中的酸臭模样。只把她10个玉趾舔遍了，我才放下蒋倩的双足，此刻丝袜上沾上了口水，在灯光的反射下，幽幽的闪着亮光。

“真是个奇怪的人儿，难道姐姐身上，只有那脚才是香的么，还是说，你那下面，还似在邮轮上一般，根本起不的半点作用？”蒋倩挑衅的说道。

“胡说”心中的矜持此刻再也坚守不住，统统化作了交媾的兽欲。粗暴的扯开蒋倩早已半露的文胸，高峰上的红豆早已鲜红欲滴，粉嫩的乳晕如众星拱月一般将那两粒衬托的更加诱人。“你弄疼我啦”身下的佳人抗议道。此刻我哪里还能顾得上这些，张嘴便舔，整张脸都埋到那丰满的山峰之间，那双峰如果冻一般柔软，带着人体的温度，我贪婪的吮吸着，鼻尖贪婪的嗅着佳人的体香。

双手也未曾停着，左手从后面搂住佳人的脖颈，将佳人稍加固定。右手却是往下探去，欲将突破佳人下方的防线。奈何这及膝裙甚是紧绷，单手尝试了多次也是为能成功脱下。我一下便是急了，跪坐起来，将佳人双腿粗暴的抬起，自下往上把那及膝裙往上一提，佳人的桃花源终于显露出来，粉红的蕾丝内裤上早已沾满水渍。见到这般情景，我哪里还能把持的住，三下五除二褪下西裤，顺势把佳人双腿朝肩上一扛，扯开丝袜，将那最后的防线拨到一边，挺枪就刺。一时间，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内风情无两。

哪知未曾冲刺几下，便草草的泄了，幸好反应迅速，浓稠的精液点缀黑色的及膝裙上，煞是刺眼。

“小弟弟，你莫不是还是个雏儿？”蒋倩挑衅道“姐姐还未曾享受到，你便萎了，真是没用。”

“你还在挑衅？”感受到蒋倩的挑衅，原本有些萎顿的肉条复又有抬头的倾向。

“姐姐来帮你提提神”蒋倩趴到我面前，而后伏下身去。肉条被一个温暖的腔道包裹住了，灵活的肉舌在肉条表面化作万般形状，俯视下去，蒋倩肥硕的臀

部甚是惹眼，与瘦削的肩宽形成鲜明的对比。“原来女性的身体这般美妙的么”此刻我的心里还有心思想这些，“我日后定要也有一个丰腴的屁股。”

情到浓处，我不由的双手抱住蒋倩的后脑，尽全力将肉条向她口腔内送去，随后便将她的口腔当作那曼妙的姘户，尽情的抽插起来，见我这般作怪，蒋倩银牙轻轻闭合，轻微的疼痛从肉条上传来，定是蒋倩不愿如此，我结束了前后抽插的动作。

蒋倩变戏法是的取出一个套子，看准了方向，将那套子垂直含在双唇之间，复又俯身下去，竟是用双唇便帮我做好的安全工作，然后趴着转过身去，肥美的姘户正对着我挺立的肉条，转头朝我一笑“草我”

听到佳人的命令，我单手扯着她的秀发，如驰骋的骑士一般开始前后耸动。

毕竟是年轻体质，这次翻云覆雨持续了许久，胯下蒋倩的淫叫最后似乎都有些哑了，我才结束了征战疲软下来。

“小弟弟，这般勇猛才有些男人模样”蒋倩此刻卧倒在我怀里，单手在我的胸肌上画着圈圈。

“怎么？还有其他男人没有这般勇猛么？”我猛然间发现了重点。

“小弟弟，这春宵一刻，不要提那些没用的”蒋倩急忙避开了话题。

“那我比那其他男人又如何？”我依旧是不依不饶。

“你再这样，我往后便不再理你了。”蒋倩忽然有些恼了。说罢，她转过身去，竟是真的不愿再理我。

“小乖乖，我知道错啦，快转过来，陪我说些情话儿。”

“看你往后还敢不敢再这般轻贱与我”

二人又在房中嬉闹了片刻，“坏了”我猛的一惊。

“怎么了？”蒋倩有些迷惑。

“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外面人找不到我，怕不是会被别人发现。”我嗔怪道。

“哦”蒋倩有些失落，那便收拾收拾走吧。

我鬼鬼祟祟的从门缝中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寻的一个人少的时段，“快些出来吧。”

我行不在焉的整理着桌面上永无尽头的工作，脑中却是不时回想着与蒋倩在小房间翻雨覆雨的快乐回忆。

蒋倩蹬着高跟鞋滴滴答答的去了，走到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小心翼翼的关上门，门上挂着“财务总监，闲人免进。”蒋倩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

“主人，任务完成。”

“爽吗？小婊子”

“很爽呢，那人把小婊子操到嗓子都有些哑了。”

“内射了几次？”

“没。。没有内射。”

“贱人，没用的东西，任务要求是什么？”

“至少内射两次”

“可是主人，婊子的子宫只能留给主人的高贵精液滋润，怎么能？怎么能随便让别人的精液污秽了只属于主人的子宫。”

“婊子，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我的精液一滴也不会给你，罚你今日睡在狗笼。晚上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做。只是几日不曾调教，如今已经学会顶嘴了，我看你那骚逼欠打。”

啪啪啪，清脆的响声传到了电话对面，电话对面那人终于满意了，挂断了电话。

原来，那日在邮轮上，蒋倩连续几日吸了神秘人调制的檀香，神志迷迷糊糊，耳中只是听到他人命令便是照做，连续数日被一个黑面具的神秘人整治，开始那神秘人的要求还有些正常，只是脱衣跳舞之类，而后神秘人逐渐变的疯狂，逐渐与她玩起了主奴游戏，万事就怕个循序渐进，逐渐适应，只一个月时间这蒋倩已是对那神秘人言听计从，自认为了神秘人的奴隶。今日这闹剧便是那神秘人给予她的每日任务，蒋倩未能顺利完成，故而受了谩骂责罚。

18 打击

吴董一直不回公司，待要他批复的文件堆积的越来越多，其中部分涉及到必须要他决策的文件也是不少，其中大部分是这经纬财团与广鑫矿业合作的细则文件，我从中了解到，原来这广鑫矿业给我们公司注资了靠近50亿的巨款，这些文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款项的实际用途以及和广鑫矿业股权分割的内容，不知这吴董为何这般心大，如此巨大的款项待他批复，此时还一直在外出差。

那蒋倩隔三差五便来寻我，在那小房间中自然是翻云覆雨，这日，我正和蒋倩在小房间中颠鸾倒凤。那蒋倩不知发哪门子的神经，非要我扮作那日在游艇上的模样，用胶水把下身细细的黏死，换上她分批次带过来的女性衣物，让我扮作雌儿，她却是戴上了女同用的假阳，二人玩耍的不亦乐乎。

彼时，正到高潮时分，我们二人换了身份，此刻我趴在床上，蒋倩一身女王打扮，正在我的后庭里肆意妄为。初次被这道具破瓜的感觉有些异样，但是随着抽插次数的增加，微微的酸麻感从下身传来，那假阳每次冲刺必然直刺到底，在润滑剂的作用下，发出了噗嗤噗嗤的声音，每次冲击，龟头必然顶到我的g点，每次拔出，褶皱的硅胶又刮蹭到直肠，酥酥麻麻，是以，每次冲击，那种从灵魂到血肉的酥麻感觉，让我慢慢的沦陷了，体外的肉条在胶水的制约下，只能慢慢的流出稀薄的透明液体，心中只想，这舒爽的感觉要是能这般一直持续下去该有多好。

快感未能持续下去，那吴茂才好死不死，此时回到了公司，估计是到这衣帽间中来暂歇，真好撞见了此时颠鸾倒凤的二人。蒋倩首先发现了吴茂才的出现，狂野的抽插立时停了下来。我此刻正沉醉在酥麻的感觉里，口中随着抽插的节奏发出着惬意的呻吟，发觉蒋倩突然停下，只道是蒋倩在捉弄于我，头也不

回，抱怨道“好姐姐，怎么停了，不要捉弄我了，你快些”说完却是尝试主动前后耸动身体，让那假阳在体内重新做起相对运动起来。

此刻房间内的气氛诡异异常，门口吴茂才看着床上我们二人的表演，却没有声张，转身轻轻把门关了。蒋倩见吴茂才不发一言，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呆呆的保持着原本的姿势，我自然是闭着眼睛用自己的努力来获取那种触及灵魂的愉悦。

吴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内取出一个黑色面具戴上，而后比了个手势，在嘴边竖起食指，蒋倩心中知晓，这意思是“不要声张，继续任务”。此番把蒋倩吓的不浅，但是片刻就恢复了镇定，重新开始了抽插。

“啊。。啊。。好姐姐，就是这样，不要停，我快要死了”

吴茂才取出一奇怪的喷雾在空气中略微喷了些，闻到这古怪喷雾的三人，情欲愈发高涨，尤其是我，只觉得脑海清明，此番便是一心一意的快速耸动身体，期望快些抵达极乐之境。

正当我感觉快要高潮的时候，那假阳却是突然破的一身被拔出了体外。“哎呀，好姐姐，莫要玩我了，我要”我趴在床上，左右扭动着屁股，像极了索爱的婊子，菊门在此前的抽插中已然大开，此刻正在我的控制下一张一合，好似婴儿的小嘴。

忽然，一根更加坚硬更加温暖的棍状物刺进了我早已大开的菊门。“对，就是这样，我要高潮，我要快乐”这根棍状物与此前的有何种不同，此刻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刻我一心只想要高潮。

肉体与肉体的碰撞，阴囊撞击到我的会阴发出了充满肉欲的啪啪声。背后那人深黯九浅一深的路数，跟随着节奏，一双肉掌不时拍打着我的臀肉。

“啊。。啊。。好爽，操死我吧”肉棒冲刺的扑哧声，阴囊撞击会阴的啪啪声，手掌击打臀肉的啪啪声，回想在这狭小的房间里。

“啊~~~”菊门内的肉棒突然变粗，温度也突然升高，一阵温暖的液体冲击在体内的g点上，滚烫的感觉包裹着g点，那种突然的温差变化，高潮如潮水般涌来，我昏死了过去，昏死之前的唯一想法便是“这是谁的鸡吧，我这辈子怕是离了它便再也活不下去了”。此刻被黏死的肉条中也羞涩的突出了些许液体，不细看，就像女人被强暴后从姦户中溢出的精液一般，淫荡无比。

“主人，你为何宁愿将那宝贵精液赐予这贱人都不愿赐于我。”蒋倩此刻跪伏在吴茂才脚下，虽然语气恭顺，但是这话中的嫉妒之情却是谁都能听出来的。

“掌嘴，主人的决定，与你何干，完成任务就好。”

啪啪两声，蒋倩连打自己两巴掌，看向我的目光却是狠毒起来。

“你也不用恨他，如今时候未到，待时候到了，我自然也会赏赐与你”吴茂才担心蒋倩坏了他大事，出言安抚道。

“主人，小婊子知错了。”

“只盼你们日后做了好姐妹，那样才好。”

“主人，小奴愿意”

那蒋先生只当万事皆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哪知自己派出的间谍此刻已然被招安，此番怕是要栽个大跟头。

那日，那吴茂才在陈展荣的蛊惑之下，内心的恶魔觉醒，与这蒋倩定立了主奴关系，也从陈家的了不少好处，这番调教的手段，便是他从陈家那边学来的，与那陈展荣巴同甫之辈在边疆法外之地厮混了半月有余，在刻意的引导之下，如今对这些性爱之事已是得心应手，荤素不惧。

我在这小床之上昏睡了半天有余，醒来时已是半夜，床边放着早已冷却的晚餐，应当是蒋倩留给我的，胡乱扒了几口冷饭，开门准备回家，奈何这门却是被从外面反锁，只得等到明日再寻出去之法。掏出电话给小翠报了平安，只说今日公司加班，误了回去的班车，今日晚上便不回去了。做完这些才发现胯下的肉条此时还是黏着，寻了半天也未寻到解胶剂，只得作罢。

只是在寻找解胶剂的过程中，我发现床头放了个pad，估摸着是蒋倩怕我无聊方才放在此处。果然，pad没有密码，随便一划便进了主菜单，还是女人心细，我心中暗叹。此时我内心的偷窥欲肆意滋长，不知这蒋倩pad中是否有些私房照，如有，那岂不是排解晚间无聊的良药。

只是，这pad相簿中只有两个视频，强忍着不适看完后，我心如死灰，只想寻死。其一便是那日在邮轮上我断片那日的事情，画面上三人战作一团，男人自然是吴茂才，半个男人是我，女人是蒋倩。我徒劳的用被封印的下体在蒋倩下体上摩擦着，好似一条被腌的发情公狗，吴茂才在我的身后穿刺着。

要说这第一个视频还能自我催眠说是酒多乱性，那第二个视频则是怎么欺骗自己都无法自我催眠过去的。画面中依旧是那三人，只是原本的那半个男人此刻已化作雌兽，趴在床头摇晃着屁股，哀求着鸡吧的侵犯。我不敢相信画面中那个呻吟不断的人形生物就是早些时候的我，就算是用在宽容的描述词语，那画面中不断摇臀祈祷被操的生物也只配称作发情的母狗。而且画面最后我还生生被操晕了过去。画面最后，那个接替蒋倩操我的男人，戴着黑面具，对着屏幕说：

“宋文凡！”

“认命吧，你天生就是一条母狗。”

“堕落吧，你生来就是挨操的命。”

“重生吧，我将赋予你生的意义。”

三句话一句比一句来的急促大声，重重的冲击着我脆弱的心脏，一句一句的将我击溃。我知道，原本的生活我再也回不去了，只是我不愿承认。

19 认命

第二日清晨，我从迷糊中醒来，眼泪已沾湿了枕头，那两份视频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我现在甚至怀疑这些都是被人设计好的，从中奖上邮轮开始，仿佛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被卷进去了便在不能脱身。而这一切，很有可能便是因为自己那宋家三子的身份。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自己像母狗一样趴在床头，向男人摇尾乞怜的样子，除非那设计我的人，手眼通天，能影响我个人的思想行为。这小房间内生活用品齐全，草草的盥洗完毕，便团坐在墙角，等待吴茂才的审判。

菊穴此刻又是上次恢复时的那般痒痒麻麻的感觉，原来清醒着再被人操晕是那般愉悦的感受，再想到此刻那吴茂才的精子定然已被直肠吸收，若是我身为女子，此刻那精子定然已在子宫内安家落户，说不准已有了身孕。念及至此，心中羞忿之情更甚，那菊穴的痒麻感觉似乎也更加严重了。肉条此刻又是每日早晨例行充血的时候，在下面一突一突的，粘附它的阴囊上感受到阵阵暖意。这是怎么了，发骚了吗？真如那吴茂才所言，天生便是那挨操的命吗？我不知道。

如此又胡思乱想了一会，保洁阿姨打开了房间的门。“喔唷，宋助理昨日没有回去啊？”

“啊，事情有些多，昨日便在这睡了。”我随口胡诌道。

“这房间，可是除了总经理，您是第一个能在这过夜的，宋助理年少有为啊。”那保洁阿姨兀自在那絮絮叨叨，我听在耳中却有别番意味，随便打了哈哈赶紧远离这啰嗦的保洁阿姨。

上班时间到了，看到吴茂才威严的从我的桌前走过，虽然他眼睛也未朝我看一眼，我却是被他威严的气势吓到，头埋到甚至要贴到桌面。日常工作还是要

做的，吴董长时间不在公司，积压的文件已摞的老高，虽然心中恐惧，却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把那最重要的文件送进去让他批阅。

“吴董，这边是你出差时积压下来的最重要的文件，需要尽快批阅。”我把文件放到吴茂才的桌台上，机械式的说完了文件内容，转头就要逃跑。

“你不要走，讲一下文件的内容，刚刚回来又些乏了。”这吴茂才的语气平和，与他在视频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昨晚是否真的看到了那段视频。

“主要是关于广鑫矿业给我们公司注资的事情，另外还有注资之后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谈及工作，我慢慢的开始恢复状态。

“这些不算急，我们要先表现出诚意对方才会同意继续注资，还有其他的重要文件吗？”

“公司的战略规划，部门整合之类的建议，您这边过目。”幸好我早有准备，把另外一份文件递了上去。

“嗯，这些才是最紧要的，小宋，你的工作能力很不错。继续努力。”得到了吴茂才的夸奖，我受宠若惊。只是他始终不用正眼瞧我，倒是我看他认真看文件的样子，颇又些帅气。“好了，没事你可以出去了，哦，对了，帮我约一下财务的蒋总监过来一下，又些事情要讨论一下。”

“财务蒋总监，那不就是蒋倩？”喊的了蒋倩，这还是第一次在公司里和蒋倩正式对接，那蒋倩在工作上也是毫不含糊，带着一大摞数据分析材料出发了。这吴茂才和蒋倩今日表现颇为正常，估计他们自己也忘记了昨日发生的荒唐事了吧，我心中自我安慰着。

事实证明我是错误的。

“小宋，把门关一下，挂上免打扰的牌子”吴茂才吩咐道。“哎，你留在这，做会议纪要。”

见我关的了门，蒋倩即刻在吴茂才身前跪了下去，与她在外面干练的女强人形象极为不符。只见那吴茂才在视频会议上挥斥方裘，蒋倩在他胯下前后耸动。他们竟然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下做那苟且之事！我在旁边看着尴尬不已，强忍着胯下的不适帮他们做会议纪要。

“巴主席，这注资什么时候下来，我们这边财务已经做好下一步规划了，只等资金到位了。”虽然胯下佳人正在上下其口，吴茂才讲话依旧不见一点波动，甚至脸上表情都不见有任何变化。

“资金没有问题，只是我们想知道，取掉各种中间的套壳公司，我们还有多少赚头？”那边的巴主席笑容可鞠。

“5成。”我分明听到蒋倩在口交的同时含糊的在和吴茂才通气，原来她真的是来开会的。

“哈哈，至少4成”吴茂才脸不红心不跳。

“如此甚好，我会转告陈公子，祝合作愉快，款项我们会尽快通过各种渠道给你们转移过去。”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怎么利润如此之高”我心中不免怀疑。

那边结束了电话会议，胯下的会议却是还没有完成，蒋倩始终在吴茂才的胯下动作着，从夹缝中看到，她的眼中对我一股挑衅的目光。

“太没用了，换你来”吴茂才转向我。

“什么？”我有些惊愕。

“什么什么？教你过来接替她，听不懂吗？贱奴？”吴茂才语气发硬。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做什么贱奴的。”我还在狡辩。

“不要抵抗了，你人都是我的，来伺候我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吴茂才胸有成竹。

“什么人都是你的，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虽然嘴上依旧不同意，心里却是已有了松动。

“还在考虑什么，主人让你过去你便过去，能得到主人的宠幸应该是你的荣幸。”蒋倩此刻拿纸巾擦干了嘴角的污渍，见我还是这般不配合，急步过来，揪住我的耳朵就往吴茂才那边拖去，仿佛见到我受苦，她的心里便能快乐一般。

“跪下，舔。鸡吧都不能解放的母狗，你真当我已经忘记了昨日之事吗？”吴茂才命令道。

不知为何，吴茂才的话好似有一股魔力，我缓慢的弯下身去，终于，双膝着地，眼角有泪划过“母亲，对不起”。

“男儿跪天跪地跪父母，往后，我就是你的爸爸。对了，你现在还算什么男儿，认命吧，母狗。”吴茂才说道。

最后的心里压力也被强制破除了，我张开嘴，朝眼前男人的巨龙含去。巨龙出入口，有些温热，他卫生保养的甚好，没有想象中的异味，而且刚刚蒋倩在这巨龙上施为了，此刻巨龙上还有一股淡淡的口红香味。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好似小时候在舔棒棒糖，巨龙在我嘴里肆意妄为，我开始尝试着像舔棒棒糖那般去舔它。

“不错，不是第一次了吧，竟然知道避开牙齿。”吴茂才对我表示了赞赏。得到了吴茂才的赞赏，本着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我舔的更加来劲了，把他那两粒肉丸含到嘴里，用口腔的温热帮他活化内里的精华“这次你猜错了吧，人家真的是第一次”我的心中竟然还有些骄傲。

我舔的渐入佳境，忽然感觉口中的巨龙突然发胀，根据我自身的经验，这
是要喷发的前兆，急忙欲吐出巨龙。哪知那吴茂才双手突然如铁钳一般卡住我的
后脑，那龟头直接插入了我的喉咙，炙热的精液直接冲进了喉咙，那一刻，我感
觉我可能会被呛死。

我还是活了下来，喷发结束了，我急忙站起身来，剧烈的咳嗽着，尝试把
喉咙里残余的精液吐出来。

“咽下去，不许吐。他做的比你好，你要努力。”吴茂才淡定的指挥道，第
二句却是对蒋倩说的。我此刻倒是想吐也吐不出来了，精液此时早已顺着我的喉
咙窜向了更深的体内，口腔中一股腥臭味。

“凭什么他做的比我好？”蒋倩不服。

“母狗至少做的很用心，这就是为什么你只能是婊子，而他是母狗。”

20 堕落

我在旁边寻的了饮水机，正待要漱口，旁边的蒋倩开口了“主人赐予你的精华，你怎么不晓得珍惜。”

我此刻哪听的了这些，拿起水杯便继续漱口，心中只想，这女人怕不是疯了吧？

此时外面通勤铃声响起，原来我们三人在这办公室内厮混，时间已到了午饭时分，“你与我们一起吗？”吴茂才问道。

此前莫名给这恶魔做了口交，此时哪还愿与他扯上关系，假装犹豫片刻，却是拒绝了他，到现在我下面还黏着呢，从昨日开始到现在已被封印了许久，此时似乎两粒丸子有些错位，在体内有些疼痛，正准备到工位上取了解胶剂，好快些解脱。那吴茂才也没有强求，和蒋倩前后去了。

我见二人走的远了，赶紧取了解胶剂直奔小房间。抹上解胶剂，又等待了些许时间，原本黏死的胶水终于慢慢松开，两粒丸子从体内落下，下身的疼痛略减。

此刻肉条蔫儿兮兮的，耷拉在下面，上面的皮肤通红，一摸就是生疼。估摸着是被黏在下面的时间久了，血液循环不畅，下次可不能再黏这般长的时间，不然时间一长，这传宗接代的宝贝估摸着要废掉。

忽然看到昨日做爱时穿过的衣裳，心下恼怒，也不顾此时全身赤裸，把那一套揉作一团，随便寻了个袋子，准备找机会带出去扔掉。忽然又是想到今日上午那保洁阿姨定然也是看到了这身衣服，心中羞意更甚。穿上衣服，正准备悄悄离开，忽然从卫生间那边又打开一个隐藏门。原来这房间隐藏在助理办公室和董事长办公室，此刻吴茂才用的了午饭，回到这边休息，正撞到我逃跑的模样。

“你怎么还在这？”吴茂才的话语中依旧是毫无感情。

“我，我，我来取些东西。”不只是迫于他的威势还是心中本就惧怕与他，我结结巴巴的回复道。

“既然在这，那就不要走了。”吴茂才说道。

“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出去了肯定要到法院去告你。”我恼羞成怒，手里却是把那衣物袋子往身后藏去。

“告我？我好怕哦？”吴茂才举手作投降状，神色却是极为轻松。“你往哪儿去？”见我开门要走，马上喝止道。

我本见到吴茂才服软，转身开门要跑。“你跑不了了”吴茂才身型健壮，想是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于我瘦弱的身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刻他一把拖拽，我如那瘦弱的鸡子一般被他甩到床上。

“保密合同签了，你现在只要在公司，都可以包装成工作，你怎么和我斗？嗯？”吴茂才的语气狠毒，我想到此前签的那份合同，原来从我签下那合同开始，就已在他的算计之中了。

“为什么？”此刻我心如死灰，知道不能跑脱，只想知道原委。

“哪里有什么？那日在游艇上，如不是你，我也不会有把柄落到旁人手上，若不是你。。。你这贱狗。”吴茂才越说越气，一巴掌甩到我的脸上。

“你难道不知道我与宋家关系？”我此刻想到宋家，若是搬出宋家，眼前这恶魔若是怕了宋家权势，当能有所畏惧。

“什么宋家，你怕不是脑子里有屎，就你这怂样，怎么可能和宋家扯上关系，就算是宋家的远亲，他们现在也不可能为难我。”吴茂才粗中有细，全然把我的身份不当回事。

“我是宋家的老三！你不能这般对我。”我越看越怕，虽然与那宋家不共戴天，此刻为了脱身，也是没有办法了。

“老三你妈啊，装什么逼呢，再说，我见过宋家人，那叫一个气宇轩昂，哪里会像你这样下贱。”吴茂才见我始终不愿屈从，又是一个耳光，左右脸颊上粗粗的掌印高高映起。

我被他打的怕了，不敢再作抵抗，趴在小床上只是哭泣。所有底牌用尽，那吴茂才样样都把我吃的死死的，叫我如何才能逃脱这苦海。

“穿上。”那原本被我收到袋中的女装此刻被吴茂才发现，将女装取出来甩到我身上，命令道。见我趴在床上始终不动，一把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他妈让你穿上。耳朵聋了是不是。”

迫于吴茂才的威势，我开始换衣。在男人面前宽衣始终让人心中羞涩，但是事已至此，只能合作。西服领带衬衫西裤一样一样被脱去，此刻我的身上只剩下了内裤。这最后的底线始终无法突破，我捂着下身，在吴茂才面前扭扭捏捏。

“害什么羞，快些换上。”吴茂才怒了。

男性的内裤终于被我从身上褪下，通红的下体袒露在眼前的恶魔面前，此刻那肉条收到了刺激，竟然开始充血，慢慢开始探头，我赶紧用手将那孽根挡住，就算人格被践踏，这般尴尬的情景我也不愿被吴茂才看到。

“那么点小玩意，有什么好挡的。”吴茂才看到我身下的肉条，耻笑道。事实也是，我上午尝过眼前恶魔的巨龙，与他的巨龙相比，我这肉条便只能算作小蛇，细细小小的，怎么能和他相比。生理心理都被吴茂才占了上风，我的自尊心开始崩塌。

黑色的冰丝内裤被我亲手套了上去，看到内裤前面凸起的小小一坨，我心中忽然烦躁，一把扯下了内裤喊道“反正等下都要脱掉，穿什么穿？”

吴茂才被我这冷不丁的一句话惊到了，饶有兴趣的看着我“有意思，那还等什么？过来。”

那吴茂才跨站到我面前，我自觉的在他面前跪下，摸索着解开他的腰带，拉下西裤，从内裤中掏出以萎顿的巨龙，估摸着巨龙上午刚刚发泄过，此刻垂在胯下，后面两粒鸡卵大小的肉丸在囊袋中甚是惹眼。

想是我这口交技巧深得吴茂才的赏识，抑或是我无师自通。那巨龙在我口腔里慢慢的抬起头来，今日上午他发泄过后定然没有清洗，抑或是去过了洗手间，此刻巨龙上散发出一股骚味，只是此时我却觉得这味道其实也不算刺鼻，任由他在我口腔里施为，粗大的龟头直伸到喉腔，喉腔受到刺激，拼命的收缩着，惹得面前的吴茂才发出一声呻吟。

“趴过去。”吴茂才心想这贱狗的喉咙怎么这般舒服，真的是第一次？若不是定力够强，刚刚差点就要泄了，若不是有那巴同甫提供的药物，今日怕不是还要在这贱狗面前出丑。

吴茂才胡乱在我的菊穴上抹了些冰凉的润滑剂，括约肌受了凉物的刺激，不住的收紧放松，那菊穴一吸一吐，在吴茂才眼前看来，颇有些意思。

感受着刚刚在我口腔中作怪的巨龙此刻慢慢的插入了我的菊穴，我拼命收缩着括约肌，期望那巨龙不要深入。奈何我的努力是徒劳的，反而激发了身后恶魔的兽性。身后男人双手握住我的腰眼，腰部用力往前一挺，男人终于顺利的开始抽插起来，噗嗤噗嗤的，我那肉条在下面也随着节奏前后翻飞，很奇异的感觉。

“啊，啊”饶是拼命克制，在那巨龙多次突击到后庭的G点，我终于开始呻吟起来。

“对，对，就是这样，堕落吧，享受吧”身后的男人疯狂的前后冲锋，朝趴在床上我呼喝着，情到浓处，单手在我的屁股上打的噼啪作响。

21 重生

被动迎合与主动现身的区别是巨大的，自那日开始，吴茂才隔三差五便会叫我到那小房间去。我不去的时候，自然便是那蒋倩顶上，偶尔也有不认识的女人过来，时间久了，在我不能进去的时候，我竟然对那些能进去的女人们有些嫉妒。

母亲敏锐的发现了我的异样，一天晚上母亲问我“凡凡啊，谈女朋友了吧？怎么天天都这样失魂落魄的，是不是哪家女孩子让你不开心啦？”

对母亲的询问我也是无可奈何，只得胡乱答了，“啊，谈了一女朋友，不知道要送什么礼物。”

“如果那女孩子是真心，凡凡你无论送什么，她定然都是欢喜的。”母亲此时有些落寞，定是想起了我那便宜老爸。“妈妈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些什么，只能说，无论如何，都要诚心以待，必然会水到渠成。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妈妈啊，怕是活不到多久啦”

“母亲，你莫要胡想，过几日我便带她来见您。”见母亲伤心，我只得继续往下编，此时我后悔莫及，一时半会到哪儿找女朋友去。

又过了几日，那吴茂才叫我进去。我心中被那些其他女人和母亲的事情弄的心烦，只是被动迎合着他的欺辱。吴茂才发觉有异，却也不声张，只是疯狂冲刺。

见身后那人射出了精华，我默默从床上爬了起来，到小房间去清洗后庭，吴茂才也不说话，躺在床头点起一根香烟。也不知这吴茂才是何种体质，每次射精量都是极多，此刻我蹲在卫生间，粘稠的精液从菊门里缓慢的渗出，温热的水

流冲刷着菊门，如今像个女人一样遭这恶魔欺辱，母亲在家中又满是期盼，而且这恶魔又极是气人，诸多愁情此刻涌上心头，我崩溃了，也不顾地上冰凉，双手环膝在卫生间内呜呜咽咽的低声啜泣起来。

“贱狗，怎么了？出来说与我听。”吴茂才其实这几日早就发现我的不对劲，只是一直在静待良机，此时见时机成熟，在门外对我说道。

“不要你管”我未曾理他。

“你若不乖，往后便不再传你”按理说，听到他这话我该开心才是，终于能摆脱这恶魔的折磨。“而且我会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

“你放便放，我恨死你了”此时我心中焦躁，哪里还理会的这些，反正已被他毁了人生。

“你快些出来，说不准我能帮你解决。”吴茂才少有的露出了友善的邀请。
“难怪我说你今天心不在焉，这是心里有了怨气啊”

“贱狗怎么敢对主人有怨气”我在里面赌气的说道“都被你称作贱狗了，你还理我作什么。”

“你快些出来说与我听，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吴茂才此刻也有些恼了。

我不情愿的起身出来，把我与母亲的事情说于他听，“这种事情，我看你怎么帮我解决。你在我身上作贱我便忍了，只是涉及母亲，我不愿让她伤心。况且我这事情若是让母亲知晓，她定然心中难过。”

吴茂才又在床上思索片刻，手中香烟又续了一根。

“说与你听又有有什么用。”此时我穿完了衣物，准备离开。“吴董事长，我出去工作了。”

“哦，哈哈哈。”吴茂才好似想到了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开口大笑，然后叫住了我。“你去把那蒋倩叫来。”

“好的”我心中落寞，被他欺辱了不谈，就算把家中的事情说于他听了，竟然此刻还要去帮他叫蒋倩，“那贱人有那般好玩吗？”我口中酸言酸语。

“你懂个屁，快去叫来。”

吴茂才与那蒋倩此刻定然在那小房间里翻云覆雨，我在外面仿佛都能听到里面那贱人的浪叫声，心中嫉妒，却是又无可奈何，“这吴茂才是不是吃了药了，每日这般还能有那么好的身体，将来肯定是个短命鬼。”我心中咒骂着。

我正在工位上心不在焉的处理事物，那蒋倩却是从房间出来了，神情惆怅，似是在内里受了委屈。“你这婊子，被操死了才好”我直言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是知晓，往日我们之间都是这般互相辱骂，哪知今日蒋倩有些不对头，失魂落魄的只叫我赶紧进去，竟是没有像往日那般回骂回来。这吴茂才今天是不是疯了，一日要来三次？

“你家中母亲想要个儿媳妇是不是？”吴茂才开门见山。

“嗯”见他提到母亲，我又想到母亲期盼的眼神，心中失落。

“那我便把她赐予你吧？”吴茂才指向了一旁的蒋倩。

“什么？”我有些诧异。

“怎么？你有意见吗？母狗？爸爸给母狗指配的婚姻，你还不愿？”吴茂才恼羞成怒。

“这只能骗过一时。”我低声反驳道。

“谁说只能一时，你将她带回家去，过个几个月，你们便结婚吧，那边那个婊子已经同意了，再说，反正只是个流程，你们总归是我的。”吴茂才说道。

“这，这。。”我有些踌躇。

“嫌弃她？嫌弃嫌弃你自己吧。”吴茂才当头棒喝。“而且，这事，我是有条件的。”

自知自己已逃脱不了眼前这恶魔的控制，只得慢慢低头应了。“什么条件？”

“你们生孩子的话，必须是个女儿。这是其一。”

“什么？你这个畜生！”我被他的言语激怒“祸不及家人啊。”

“你不要那么急躁，我岂是那般禽兽之人，我只是比较喜欢女孩而已。母狗和贱人自然要根据我的要求繁育后代。”吴茂才的话让我心中稍安，但是对他又是有些不信。

“若是生了女儿，我就是拼死，你也不能侮辱她分毫”我怒斥道。

“我也是！”蒋倩在后面附议。

“放心，我吴茂才还是言而有信的。”吴茂才对我们的威胁毫不在意，此刻竟然还有些胸怀坦荡的味道。“这其二，却是要和母狗说的，你出去吧，准备准备，不要初见就被人家母亲给轰出来，人家宋家门槛可高～着呢。”吴茂才似乎还记得那日我威胁他的话，在那高字上拉了长音，这番话应当是说与我听的。

“这其二，结完婚，你便搬出来住，没有必要，便不要再回去了。那贱人迟早要怀孕，到那时，你要补位，而且，你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

“什么牺牲？”我问道。

“你不要心急，到时候你便会知道。而且，说不准你会很享受的，估计说是重生也不为过。”吴茂才没头没尾的说完，开门走了。

到了约定好去我家的日子，那蒋倩稍加打扮，从那妖艳女白领化作了娇俏女学生的模样，说话语气也与往日不同，若是不知她的内情，我定会将她当作是刚出社会的大学生。女人果然善变，幸好我知道了她的底细，不然肯定要在她手下吃亏。

与母亲共同吃完了饭，母亲心中欣喜，给蒋倩包了大大的红包。还说这她已告知了宋家，改日大婚，自然会有人来贺喜。我被母亲的话吓的不浅，见那蒋倩似乎没在意的样子，急忙把话题往别处引。

“你当真是那宋家的？”蒋倩与我躺在床上，诧异的问道。

“闲事莫问，对你没有好处。”我对那宋家没有丝毫好感，冷冰冰的回答道。

“其实，我也是在那邮轮上遭了吴茂才的暗算才变的今日这般模样，往日的我，绝不是你看到的表面样子。而且我对我之前的事情毫无印象。我隐隐觉得，若是我接近那宋家，定然不会有好下场，可是我又没有证据，只是直觉。这才问了下你，现在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被随意的决定了，事到如今，你还这般凶我。”那蒋倩也不知是不是真情实意，转过身去，低声哭泣着。

“哎”我也转过身去，背朝着她。夜，渐渐深了。

22 重生2

夜深了，我梦到那吴茂才正在我身后施为，忽然旁边涌出多人，来人中母亲失望的责备，让我猛然惊醒过来。自从中奖到如今，我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恍如镜花水月，颇有些戏剧性，可是如今这一切都真实发生了，如果我与那吴茂才的苟且之事被母亲发现，那定然不是妙事，须要好好思量，如何才能保的全身而退。

身旁这蒋倩，此刻也是辗转难安，定是在做噩梦，那吴茂才这般的乱点鸳鸯，若不是有把柄在他手中，我们二人自然不能这般任他摆布，所以此番的重点，应该是速速将他手中的视频资料拿到手，这样他要挟我的依仗便不复存在，往日受得得欺辱如是不承认，没有任何视频证据，旁人应当也不能多说些什么，除非那吴茂才与我来个玉石俱焚。念及至此，心中稍安，当下细细的思量，不知那些视频都有哪些备份，必须要利用好现在的助理身份，取的他的账号密码，以待一举破功。

想的了对策，在与这蒋倩结婚之前应该还有几个月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我必须要谨言慎行，一步步的取得吴茂才的信任，而后乘其不备，删除了那些视频备份，打他个措手不及。待把那视频删除了，看他还能如何羞辱我。大不了一走了之，量他还没有那买凶杀人的胆量。

“不要，不要过来，宋文轩，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和你作对了。”旁边的蒋倩此刻语气急促，双手在空中乱抓，我当她也是做噩梦被惊醒了，转过去想要安慰于她。岂知那蒋倩双目紧闭，眉头紧锁，额头已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原来她在说梦话。

我忽然想到了网上说的关于梦话的知识，开口问道“你怎么和宋文轩作对了？”

“我不该觊觎你宋家看上的蛋糕，我再也不敢了。”无论我如何问她，蒋倩始终是说再也不敢了，片刻之后，蒋倩睡去了，只是身体不时颤抖，想是在梦中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怎么又和那人妖婊子有关系？阴魂不散。虽然我心中疑惑，但是此刻已是自身难保，也没有精力再去管那宋家之事，但是这蒋倩如此看来甚是危险，莫不是那宋家整治过后安插到我身边的。明的不行便来软的，还把一个女人整治到这般可怜模样，当真是一群冷血残酷之辈。

此后数周，我开始收集吴茂才所有的存储设备，并一一检查里面可能存储的视频资料。

“吴董，这边广鑫矿业发来个大文件，您有U盘吗？”好的，U盘的位置知道了。

“哎呀，人家想玩那个游戏，快把你账号密码给我，人家哪里买得起这么高端的pad呀。”好的，pad账号密码到手。

“吴董，你的电脑蓝屏了，我找技术部门来检查一下。”好的，电脑全部格式化。

“吴董上次电脑不是格式化了吗，我来把他的备份文件拷贝回去。”好的，服务器备份到手。

“爸爸，母狗不小心把你手机摔坏了，你惩罚母狗吧。”好的，他的手机到手了。

此间种种屈辱，不一而足。终于，所有的可能都被我检查过了，云端的数据也小心的全部排查过，我掌握了他所有可能备份视频的地方。如此，便只剩下他的居所里还有风险了，我需要安静的等待机会。

终于，机会来了。

“母狗，你干什么？我就瞧你这些天魂不守舍的，现在又射的到处都是，妈的，小心爸爸阉了你。”这天，吴茂才在我身上发泄完毕，我那肉条也被他操的充血，正在爬起来的时候，冷不丁被那吴茂才从后面一拍屁股，肉条受了刺激，把那精华全部射在了吴茂才的名贵西服上。此刻想要擦拭干净已是来不及了，我讨好的把吴茂才西服上的精液全部舔干净，但是西服上的腥臭味道却是无论如何都清理不掉的。

“去，帮我回家取套衣服。”吴茂才从裤兜里摸出一张门卡。

“好的，爸爸，我马上去给您取。”我假意跪伏下去表示顺从，眼中却是恶毒的悄悄朝他一瞥。

“爸爸，你到底住哪儿啊，我过来之后房间打不开啊。”按照吴茂才给的地址，我直接打车过去，在公寓门口却是无论如何都刷不开门。

“不是1562吗？”吴茂才诧异道。

“啊？母狗记错了？”虽然我确信吴茂才志强说的是1652，但是此番目的就要达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打开房门，房间里收拾的整整齐齐，这种高端酒店式公寓，应当每日都有专人来收拾整理。既然如此，便只有两个重要的地方需要检查，一来是有没有私人电脑，一来便是这酒店自带的保险箱了。

我在酒店前台说明了缘由，使了浑身解数，抵押了身份证，那酒店前台方才同意帮我打开吴茂才的保险箱。马上就要解脱了，再也不用受那恶魔的屈辱了，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的朝房间奔去。

保险箱里只有一部手机，那原始视频必然就在这里了，我心中狂喜。

“宋先生，这，我们最多帮您打开保险箱，但是这箱子里的东西，你是万万不能拿走的。”公寓的管家发话了。

“我知道，这手机里有重要的文件，我需要确认一下，不会为难你们的，放心。”

充上电，果然，手机里存着视频，我欣喜若狂，毫不犹豫的按了删除键，想想不彻底，把手机设置了格式化全部内容。几个月来的虚以委蛇，在此刻终于完全解脱，我又哭又笑，瘫倒在椅子上。那管家见我这般模样，提醒我差不多了，该把东西放回去了。

“锁起来吧，我还要帮他取两件衣服。”我把手机交给管家。

“我现在有点相信你是宋家三公子了。”我正在公寓的公用电脑上奋力翻查文件夹，那吴茂才却是微笑着鼓着掌从门外进来了。

事出有妖，此刻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我举起笔记本，一把在地上摔个稀烂。“怎样，你再也威胁不到我了，我自由了！”我哭喊的声嘶力竭。

“啧啧啧，私闯民宅，损坏公家财产，删除公司机密，不知道要判几年哟。”吴茂才对我一竖大拇指。“好样的。”

“就算坐牢，也比受你的屈辱强！”我也是毫不相让。

“可是，母狗，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你能那么容易得手？还有，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啊，叫云存储。”吴茂才双手插兜，倾过身来，在我耳边轻声说道。“你，跑不掉的。”

对啊，就算删除了一个，他肯定可以注册两个甚至三个账号，我崩溃了。

“爸爸，母狗知道错了，你狠狠的责罚我吧。”

“母狗就是母狗。”吴茂才重重的巴掌落下，直把我打的懵了。

23 重生 3

老鸨是日后突破口

至于我是怎么从吴茂才的公寓出去的，我已是完全记不得了，脑中一片空白。辛苦筹划了几个月的计划，在那恶魔胯下受尽了屈辱，在最后关头却发现，原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已被那恶魔算计到，就连那保险箱里的手机都是拖延时间用的。如今我的身份证也被那恶魔收缴了，一时半个想跑都跑不了，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这几个月，我便像一个跳梁小丑一般在吴茂才面前表演着，自以为对方未曾发现，岂知对方不仅一早就发现了，甚至还配合我表演，只为在最后关头给我来个致命一击。

我瘫软在吴茂才汽车的后座被他带进了一个陌生的夜总会。

“哟，吴董，带朋友过来玩啊，我们这儿的姑娘可是都盼着您过来那。”那老鸨看到贵客上门，立马上前接待。“只是今儿天色还早，吴董您和这位小兄弟在里面休息一下，我马上去安排姑娘。”

“今儿小爷吃素，给我找间僻静的房间。”吴茂才驾着我，如拖着一条死狗。

“吴董您还好这口呢？咱这儿的少爷也有成色不错的哦。”那老鸨面色鄙夷的望了我一眼，只道我抢了他们生意。

“休要呱噪，你也随我来，若是这事情办成了，红包大大的有。”吴茂才抛出了大大的诱惑。那老鸨见有好处可得，欢天喜地的和吴茂才驾着我朝里面去了。

“如此，此事就拜托你了，等你好消息。这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我还有事，过些日子再来取货。”吴茂才与那老鸨交接完毕，先行去了。

“哎哟，吴董您放心，绝对啊，给您整治的服服帖帖的。”老鸨看到手机上的巨额资金，笑的浑身肥肉乱颤。

昼夜交替，我呆坐在不知是哪里的昏暗房间里，饭也不愿吃了，水也不愿喝了，心里只是想着人生已毁，再无活下去的动力了。困在那小房间数日，也无人来管我，中间数次晕倒，却总是寻不的死，始终有人在我快要渴死的时候给我强制续上。几日下来，原本就不甚健壮的身体变得愈发瘦弱了。

这日，我正躺在地上苟延残喘，那小房间的门被人粗暴打开了，一男一女扭转着进了房。那男人正要与女人欢好，却是忽然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我。“卧槽，这什么鬼东西？”

“哎呀，不要管他啦，不知妈妈从哪里接的烫手山芋，哥哥爱我。”那女人姿色只能算平庸，想来开一次张不容易，她也不愿失了这般的赚钱机会，只是手段稍有些低端。

“妈的晦气。”男人也是个粗暴性子，甩开怀中的女人，摔门就走。试想，都是出来寻乐子的，猛然发现房间里还躺着一个不知是死是活的玩意，哪个男的还有兴致。

“都怪你，”那女人见好容易上手的主顾摔门走了，追也是追不上，复又走了回来，在我的大腿上猛踢数脚。“都怪你，贱人。若是再接不到单子，我家中的弟弟上学怎么办？母亲病重了怎么办？”说完这些，她双手捂面，嘤嘤嘤的哭泣起来。

“母亲病重了怎么办？”这几个字如铁锤一般在我心头，是啊，母亲病重了怎么办？好死不如赖活着。家中还有母亲要照顾，我要活，我要活。“救我，救我，我要活，我什么都听你的。”我虚弱的声音被门外传来的超低音掩盖住了，

不得已，我倾尽全力翻了个身，企图引起那哭泣女人的主意。“救我，我要活。”那女人听到我翻身的响动，又仔细听清楚了 my 呢喃，急匆匆的寻老鸨去了。

如此那老鸨只是将我收留数日，哪怕将来事发，她也可推脱个干净，这人自己在小房间里不吃不喝，与老鸨何干。而且最后还让这人遂了金主的意愿，这样的活计，那老鸨只是嫌弃太少。

经过这番折磨，我在吴茂才的公寓修养了一个多星期才恢复过来，只是消瘦的身体却不是一时半会能补充回来的，原来就瘦，现在体重已经降到不到100斤了。吴茂才在我的手上装了gps定位，如今我在这公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好似那古代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

“母亲那边还好吧？好些天没回去了，我怕母亲心中担忧。”这天，我见吴茂才心情不错，尝试着问道。

“啊，没事，我让蒋倩去过了，说你被派出国公差了。”吴茂才回答道。

“谢谢你想的这般周道。”

“那是自然，让你叫爸爸可不是白叫的，总不能让母狗有心理负担。”吴茂才打趣道。“这些日子，那婊子一直在你家照顾你母亲，我可是憋的狠了，你待要怎么补偿我？”

“只要你不怕把我操死，你便来吧。”我依在床头，眼中含泪。这些日子，吴茂才只是每日给我送饭，替我擦拭清洗，竟然少有的没有欺辱与我，每日晚间也都是出门不住在此处，念及至此，我对他竟然还有些心生感激。

“呸，晦气。”吴茂才好似受了极大的打击，推门走了。看到吴茂才少有的在我这边吃了瘪，我开心的笑了。

又修养了数日，身体已然痊愈。这些日子，在房间里憋的狠了，每日只能看些电视电影，每每看到电视里那些被人欺负的女子，我总是心生感叹，甚或情

到浓处，还会对那些负心男子破口大骂，也不知是中了什么邪了。或许是这些日子经历了太多，心中感慨吧。

“我想回去看看母亲。”我尝试着祈求道。

“不行，你肯定是想跑。”吴茂才立时拒绝。

“母狗不会跑的，相信我，好爸爸。母狗，母狗想回去和母亲说说话，明天就回来。再说了，这个手环是摆设么？”我祈求道。我扬起手臂上的gps对着吴茂才，皮肤由于多日未曾晒到阳光，此时已变的雪白。

“晚上让蒋倩与你同去，寻个好日子，你们便结婚吧。”吴茂才终于答应了。

“谢谢爸爸。”

24 回家

时隔半个多月，我终于重新踏进了家门，想是那蒋倩事先通知了母亲，在我回家时，桌上早已备好了饭菜。

“母亲，文凡不孝，给母亲请安。”一进家门，看到母亲扶着门框在客厅门口朝我翘首以待，我心中气血激荡，一路上酝酿的感情爆裂开来，跪下就是磕头。

“哎呀，这怎么使得，快些起来，叫别人看了笑话。”母亲何时见过我这般郑重，急忙冲出院来欲扶我起来。

旁边蒋倩是知道我这几日的遭遇的，此刻他按照吴茂才的命令，明面上应当是我的未婚妻，赶在母亲到来之前把我扶了起来。“到自己家了怎么还这般郑重？”蒋倩嗔怪道。

“愿母亲安好。”我郑重的朝母亲说道。想到受到那吴茂才的胁迫，心中酸楚。“这些日子出远门未能通报母亲，惹得母亲心中牵挂，这一跪是应当的。”

“说些什么胡话，男儿自然要成家立业，如今你能闯出些名堂的，妈妈怎么会责备与你，好孩子，快些进来吃饭。”母亲对我的期望甚高。

“孩儿日后若是长时间不能归家，还望母亲不要牵挂。”

“凡凡，你今日是怎么了，怎么说话重三倒四的，你快些让我在家抱孙子要紧！”母亲打趣道。旁边的蒋倩倒是被母亲这话闹了个大红脸。

“母亲，我与倩儿商量好了，准备结婚啦，还请母亲给我俩寻个好日子。”饭桌上，我郑重的和母亲说道。

“哎哟，这可真是好事情，我明日，哦，不，现在就去请人看日子，就是不知这小倩的生辰啊？”母亲听到我的话，饭也顾不上吃了，马上就要去寻那算命瞎子。

“母亲，一切从简，如今家中钱财不欲，倩儿能愿意下嫁，那也是真心对我，她也不愿被众人知晓。对吧，倩儿。”我脚尖轻轻在蒋倩鞋上一踢。

“啊，对的，阿姨，只寻个吉日就行，宝岛那边不在意这些的。”蒋倩脸深深埋下，脸红到了脖颈。这娘们真的会装，我心下不住的诽谤。

“你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哎。管不了你们了，结婚这般的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这小倩啊，可是个好姑娘，你不在的这些日子，她经常来与我说些知己的话儿，有她在啊，我都觉得心情开心不少，对她，我心中是非常欢喜的，只是这般简办，怕要伤了姑娘的心了。”母亲气呼呼的，有些不悦。

“母亲，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只盼母亲这件事情上能遂了我俩的心愿。”我心下无奈，把柄在吴茂才手中，此事只能尽量不要刺激到母亲。

“好吧，真是的，这般大的事儿，真是的。”母亲独自在那儿生闷气，口气中却是答应了。“只是这事，还是要告知你父亲知晓。”

“母亲，家中的事情，现下莫要在倩儿这边讲了。。。 ”我小声的提醒母亲。

“哎，你怎么越来越像你那故去的二哥了，又是个无法无天的主儿。”母亲絮絮叨叨的出门，想是寻那算命先生去了。

虽然心中有万般无奈想要讲与母亲听，但是考虑到母亲的身体，我只能选择沉默。

“原来你当真是宋家人？”蒋倩此刻死死的盯着案桌上的宋文凡牌位，言语狠毒。

“宋家与我何干，只盼他们死绝了才好。”想到宋家对母亲的绝情，我也是恨的牙痒痒。

“宋文轩这个名字，我只是有模糊印象，现今他竟然是死了，我只觉得，我与他有莫大的关系。”蒋倩失魂落魄的说道。“只是看到他这牌位，我心中隐隐有些开心。”

“对啊，这个人妖婊子，可不是等于死了么。”提到这宋文轩，我气不打不出来。

“这什么和什么啊？怎么又相当于死了，你快些说与我听。”蒋倩心中急躁，拉着我的手臂说道。

“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就当这人已经死了吧，都挂到案台上了，还能作什么妖。现在你还有功夫考虑别人的事，先想想自己吧，身不由己了都。”我不愿细讲。

“哦。”蒋倩被我这稍微训斥，竟然真的不在询问，眉眼低垂着，不知她底细的，定然当她是受气的小媳妇。

“在我面前就不要装了，在吴茂才前面那般骚贱，怎么今日受了点委屈就这般模样。累不累啊？”看到她这般模样，我心中没来由的焦躁。

“你莫要把人想的那般下贱，若不是受了吴茂才的胁迫，我哪是你想象中的下贱女子模样。如今乱点鸳鸯也好，虚情假意也罢，毕竟都是要做夫妻的了，你难道便喜欢我那骚浪的样子么？还是你心中只当这是受了吴茂才的逼迫，心中根本与我没有半分情意。”蒋倩说着，眼泪扑簌簌的往下直掉。“我只愿，如今身边如果有了男人，心中便如有了依靠，日后若是再受那吴茂才的欺辱，旁边也能有个牵绊，若是我们二人都不同心，那么那恶魔必然会愈发的猖狂。改日若是能逃离这苦海，难道日子便不过了吗？”

“你莫要说的这般可怜兮兮的，好似是我欺辱了你一般，等下母亲回来，见到你这模样，定然要罚我。”我见她哭的那般伤心，把蒋倩搂到怀里，轻柔的安抚着她。

“亏你还知道母亲，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甚是牵挂与你，若不是我每日来寻她，只怕母亲身上的病又要加重。其实我心中对你们宋家甚是恐惧，但是事已至此，我也无法逃避，答应了那恶魔的命令，如今，我只盼你能真心待我。其实，我当真不是你见到的那般骚浪模样的。嫁进你宋家，你知道我克服了多大的心理障碍吗？”怀中的蒋倩哭的更加急了。“当日在那邮轮上首次遇见了你，我心中便记住你了，那时我接了蒋先生的要求，无论以何种代价，都要监视吴茂才的异动，哪知，哪知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蒋先生不定时的还要我汇报吴茂才是否有异心，我心中好累啊。”

那蒋倩话语零碎，我只了解个大概，原来她是集团老总蒋主席安插下来监视吴茂才的，岂知反而受了这吴茂才的胁迫，当真是个可怜的女人。“那这些事情，你可以说于蒋先生听啊？”我反问道。

“说了，蒋先生要求说，无论以何种代价，我便不能再多言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物件而已，人格自尊都是可以随意践踏的。”蒋倩伏在我的胸口哭哭啼啼。

“你怎么如此之傻，这般有钱人，个个都不是好东西。”我把怀中的蒋倩抱的愈发紧了。

怀中佳人虽然哭哭啼啼，见我将她搂的紧了，嘴角却是微微上扬。只是此刻她埋在我胸口，我自然是未能发现她的异样。

25 前夕

再次回到公司，感觉一切都变了，但是又觉得一切又都没有变，人事经理警告我往后不要再这般频繁的请长假，我心中自然是不屑，具体为什么请长假，公司董事长心里最清楚了，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来为难我。

也不知是不是吴茂才良心发现，这些日子未曾再传唤人服侍他，那个隐藏着无数秘密的小房间终于发挥了他本来的作用，董事长休息室而非乱伦庇护所。

蒋倩倒是日日都来寻我，办公室也开始流传我们之间的闲言蜚语，本来就是要结婚的一对，自然对这些闲言蜚语听之任之。母亲看下的日子是一个月后的初六，据母亲讲是个极好的日子，母亲在家中张罗着亲眷好友，随着结婚日子的临近，我的心中不住的问自己“这样真的好吗？若是母亲知道了真相，岂不是害了母亲？”

“怎么了？失魂落魄的，是不是在担心母亲？”蒋倩已与我正式确定了情侣关系，此时也不顾外人的目光，坐在我旁边亲昵的问道。

“我心中总有些烦躁，这吴茂才畴话了这般周密，如今却是突然不管不顾，我怕这其中有鬼，若是秘密被母亲知晓，你我都不会有好下场。”接受了蒋倩，我对她也是和善了起来。

巨额资金入驻

“他这些日子，应该是与广鑫矿业应酬去了，账面上突然多了巨额资金，应该是与广鑫那边谈妥了。”蒋倩不以为意。

“但愿如此吧。”

“怎么，多日未被那人欺辱，难道你还有些失望不成。”见我语气失落，蒋倩秀眉微蹙，定是想的岔了。

“我怎会有如此想法，你期望将来老公被别的男人操么？”我反将她一军。

“油嘴滑舌，不与你说了，姐姐我工作去了。”蒋倩依旧是那身干练的小西服，我看着她绝美的背影，浑圆高翘的双臀，随着双腿的迈动在裙子下面变幻着形状，眼神有些痴了。

吴茂才忽然叫到我他办公室去，我收起了对蒋倩视奸的目光，走了进去。这些日子，吴茂才表现的颇为安分，我对他的警惕心理也渐渐的淡了，只是今日，我进了办公室，感觉氛围有些不对劲。主要是那手机，摔在地上，想来是已经不能用了。

“吴董，怎么发这般大的火，手机都砸了。”我拿起墙角的扫帚，仔细的清理的狼藉的地面。

“不用扫了，你过来。”吴茂才单手整理了一下领带，强忍了心中的怒气，坐了下去。听到吴茂才的命令，我低眉顺眼的凑上前去。

“妈的，几日未曾操你这母狗，不懂规矩了是不是？”吴茂才怒气冲冲，眼神狠辣，如箭一般直射我的心头。我认命的在吴茂才的办公桌下跪了下去。

“我让你责备我。”

“老子给你赚这么多钱。”

“你他妈还说我做的不对。”

“老子就和广鑫做生意了”

“到时候赚了钱，看你还怎么说。”

“都是你这母狗，让老子被人拿了把柄。”

“我他妈操死你”

一句一顿，吴茂才的巨龙随着他说话的节奏在我口腔里进进出出，粗大的龟头不时冲入我的喉腔，我痒麻难忍，趁着他换气的空档，拿牙齿在他的巨龙上轻轻一咬。

“我操你妈，还敢反抗。”吴茂才巨龙疼痛，一脚把我蹬了出去。

我被他一踹，胸口疼痛，单手抚着胸口不住的顺气，不知这吴茂才今日受了哪门子的刺激，怎么这般气愤。

办公室内的响动惊动了外面的众人，有一胆大的开门欲要确认情况，却是被吴茂才直接喷了出去，也不知那人有没有看到倒在地上的我。

吴茂才又是整理了几下领带，眼睛微闭，脑袋用力做了几个运动，想是在平复内心的愤怒。“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吴茂才没头没脑的问道。

“没几日了”我从地上爬了起来，如是回答道。

“刚刚有些激动，你身体没问题吧？”吴茂才问道。

“没事的，你开心就好。”我眼神幽怨。

“不要委屈了自己，我可不是不讲情理之人。”吴茂才这人当真脸皮厚。

“哼。”我耻笑一声。

“不相信是吧，母狗？”吴茂才恢复了往日的冷静。

“是是是，您是圣人，母狗怎么敢诽谤您。”我心中自然是不信。

“这般也好，少了诸多心理负担。”吴茂才如释重负。

“你这样的恶魔，还有心理负担？怕不是想着怎么玩弄我才对。”我自然是毫不相让。

“你们结婚照还没拍的吧？放你们几天假，去把结婚照拍了吧。”

“你怎么这么好心？”我有些疑惑。

“你懂个屁。”吴茂才摆摆手让我出去，好似在挥赶无人领养的野狗。

“不动点手段，怎么才能让你死心塌地，这调教，还是要恩威并施。”吴茂才心想道。“在那奇怪的地方见识到了调教的手段，如今在眼前这人身上正好拿来实践。那个蒋倩顺从的太过简单，还是这般有些傲气的方才有些意思。”

我自然是不知道吴茂才此刻心中所想，本就是乱点的鸳鸯，拍什么结婚照，弄的和真的一样。我回去把这事和蒋倩说了，出乎我的意料，蒋倩倒是对拍照的事情很感兴趣，处理完了手上的事物，挽着我的手就往外走。

“老牛吃嫩草。这宋文凡什么背景？怎么办公室有名的冰山美人看上他了？”终于在同事面前证实了我们的身份，一时间办公室的同事们议论纷纷。我羞愧欲躲，那蒋倩确实在手上稍稍用力，我只得燧了她的愿，二人高调的从一众同事中间穿过，只是我们明面上职位甚高，鲜有人直接上来寻我们麻烦。

在网上选了半天，蒋倩终于选好了拍婚纱照的商铺，不远，就是路不太好走，市中心，必然是要堵车的。

“哎呀，怎么还要预约呀”蒋倩在电话里对着店员发牢骚，小女儿神态尽显。

26 拍照

看到蒋倩这般主动，我也不好扫了她的兴致，朝她打趣道“那，我们是不是还要买个房子？”

“对啊，我怎么这事都没想道。”

“得了吧，我可没那么多钱，刚毕业，没钱买，你别开玩笑。”看到蒋倩有当真的架势，我赶紧拒绝道。

“也对，先拍照，这个事情要紧。”

虽然事出仓促，但是这世界上只要有钱，任何事情都不算是问题，第二日一早，我便和蒋倩出发了。坐在蒋倩崭新的红色X5里面，我忽然心中恍惚，“这蒋倩也不似是容易被人要挟的样子，这般年轻便能开上这种档次的车，理论上当不至于沦落至此。莫不是世界在和我开玩笑？”只是此刻自身难保，我摇摇头，挥散了脑中不切实际的想法。

“文凡，你喜欢姐姐什么样子？今天去拍过了婚纱照，姐姐日后便是你的人了，今天画什么样子的妆，算是姐姐饶给你的。”我和蒋倩坐在化妆镜前，蒋倩心情甚好，拦住了化妆师，与我打趣道。

“新郎官不要这般害羞嘛，新娘子都这样主动了，快些说说，新郎官是喜欢情欲系的还是清纯系的？两位新人定了五套，今天的日程还是比较满的。”化妆师见我始终不发一言，开口催促道。

“清纯些吧。”我心中始终是不能接受蒋倩每日浓妆的样子，每次看到她去侍奉那吴茂才总是抹着鲜红的唇彩，今日又是拍婚纱照，若是还画那般浓妆，我的心中始终有些膈应。

“那便清纯些，听我老公的。”蒋倩吩咐道。

“哎哟，新郎官看这脸型，真是俊啊，很适合韩系造型的。等会啊，画上女装，估计和新娘不相上下。都是一般的俊俏。”拍这婚纱照，最重要的便是一对新人的心情，这拍照团队需要不时的开一些荤素皆宜的玩笑，只是今日他这玩笑，传到有心人耳朵里，就显得有些刺耳了。

“快些画吧。”听到化妆师的玩笑，正刺中了我心中的痛点，脸色立马沉了下来，我有些愠怒。

“老公你怎么了？我们还定了一套反串照呢，在家里不是已经答应了么，现在给人家拉什么长脸呀？”蒋倩拉住我的左手，悄悄一捏。

“什么？我们何时？”我心中震惊，碍于情面，不便发作。

“不啊呀，老公你不爱我啦，哼。我回去定要告诉爸爸。”蒋倩假意撒娇，暗中确实提点我，莫要闹到吴茂才那边去。

“好的倩儿，莫要和爸爸讲，咱们拍，还要拍的漂漂亮亮的。”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饶是摄影师在我前面不住搞怪，只为求得几个完美的瞬间，我的心中始终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些抵触，拍摄进度始终不能加快。那蒋倩也是个人精，看懂了摄影师的难处，假借去卫生间为由，把我拖进了女厕。

幸好这女厕里没有旁人，蒋倩一把将我拖进隔间，锁上房门，坐在便器上就开始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我也不知如何处置，只得将她抱了，亲亲的拍打着蒋倩裸露的后背，手感柔软，我色心骤起，单手顺着蒋倩的婚纱就欲下探。

“你这坏人，不愿结婚就不愿结婚，今日拍婚纱照了还这般羞辱与我。”蒋倩见我的猪爪开始下探，身体一颤，却是没有阻挠，只是悠悠的说道，声音幽怨。听到蒋倩的抱怨，我立马收住了作恶的猪爪。

“此间又没有其它人，你作恶便作恶了，只是等下到了外面，你莫要在哭丧着脸了，好不好，老公？”蒋倩声音颤抖“无论未来多么黑暗，我们总要留下些美好的记忆。你总是这样，被人家一唬，马上就停了，有贼心没贼胆的下流坯子。”

听到蒋倩叫我下流坯子，第一次在办公室偷情的画面从脑海中一闪而过，我的下身瞬间开始充血。那蒋倩感受到了我下身的异动，解开我的腰带，微启双唇，将那作孽的肉条含到口中。

蒋倩的舌技甚是精妙，不一会，我便颤抖着射出了精华。蒋倩贪婪的将肉条上的残留精液舔舐干净，复又替我穿上衣物，也不起身，伸出香舌，示意所有的精液都已被她咽下。而后从下方仰视着我，美目中泪光微现，长长的睫毛在灯光的照射下，反射着诱人的亮光。“你现在这般欺辱我，等下拍照可不许再拉长脸了哦。”

见此时胯下的佳人这般可怜模样，我心中不住的责备自己，虽然自己被那吴茂才胁迫，但是蒋倩与我的遭遇相似，且她还是个女子，遭到的折磨只能比我更甚，我怎能这般的逃避退缩，反而让这柔弱的女子挡在我前面，甚至为了留下完美的婚纱照，不惜在这女厕中刻意逢迎与我，宋文凡你当真是一个懦弱自私的小人。在心中批判了自己的不齿行径，我向那蒋倩保证，今日定当给她留下完美的婚纱照作为回忆。

看到从卫生间出来的二人，蒋倩嘴上的口红脱落不少，而我的西裤上又多了些许褶皱，衬衫的下摆也从腰带中拉扯出来。拍摄小队自然猜到我们二人在那女厕中的香艳一刻，“二位新人好生豪放啊，补妆后我们继续拍摄吧，现在新郎官你可以好好配合了吧？”那个摄影师呱噪的很。

摄影师在我们面前做着各种夸张的动作，不时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荤段子。刚刚在卫生间，蒋倩彻底攻破了我的心防，此刻我非常配合，原本僵硬的身体逐渐放开，拍摄的进度非常快。一连换了好多套服装，饶是摄影师都有些扛不住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更遑论我和蒋倩了。

“要不再休息一会吧？”频繁换衣服，还不时的要根据摄影师的要求做各种动作，抱起来，蹲下去之类。在拍完了一组照片后，我终于承受不住向蒋倩提出了这个要求。蒋倩倒是显得很兴奋，丝毫没有累的样子。

“新郎官，其实不用你说，我们现在也是要休息的，正好准备下，今天最后一组反串照。”摄影师助理在旁边回应道。

“这么快吗？这就最后一套了？我还没感觉呢。”蒋倩在旁边满腹牢骚。

“真的要拍啊？”我趁影楼的人没注意，和蒋倩咬着耳朵。

“当然了，这可有纪念意义。”蒋倩斩钉截铁的把我的小心思扼杀在了摇篮里。

27 化妆

稍微休息了一段时间，用过了晚饭，中间自然掺杂着影楼员工的阿谀奉承，蒋倩用尽了浑身解数，终于按下了我心中的惶恐。其实我自己心中也有些许期待，只是碍于情面，还想在影楼外人面前维护一下自身的男儿气概，但是自己身高普通，体重由于前些天的折磨，麻秆一样的身体，着实没有男子威风。

被化妆师带到化妆间，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香粉混合着的淡淡味道，高亮的灯光把化妆间里照的亮如白昼，事已至此，那便来吧。蒋倩鬼鬼祟祟的跟着另外一个化妆师去了另外的化妆间，也不知她在搞什么幺蛾子。

“新郎官，先把衣服换一下吧。”化妆师说完递过来一个大包裹。“这是新娘子挑的款式，当然，必要的道具我们也准备好啦。”说完似笑非笑的朝我笑着。

“这，怎么穿啊。”我接过袋子，又些踌躇，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衣服叠的整整齐齐。

“新郎官不要害羞啦，现在拍反串婚纱照的很多的，放心吧，我们是专业的，你们可是出了大价钱，让新人满意是我们的宗旨啊。这样吧，我来帮你吧～～”化妆师似乎心情不错，不过应该是蒋倩出的钱不少。

“好姐姐，那你指导我一下吧。”我开口请求道。

“额，你先进去换下内衣。”化妆师说完从包里翻出鲜红的真丝内裤，鲜红的蕾丝在我看来格外刺眼。

。。。。。

真丝内裤包裹着下身，凉飕飕的，很神奇的体验。外面包裹着丰臀丰胯的特制内裤，比当初买的假胯效果差多了，我心中不住诽谤。肉色的裤袜包裹住下肢，很安全的感觉，再在外面套上红色的外裤，我走出了卫生间。

看着化妆师在外面准备好的各种道具，我不禁开始心跳加快，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特制红色的文胸被穿到了胸前，胸带很宽，有非常好的聚拢效果，本就不多的肉肉被从两边推进了罩杯，而后放入了适合罩杯的硅胶假乳，冰凉的硅胶刺激的我一激灵。

腰稍微有些粗，毕竟男女有别，我虽然体重突降，主要刚刚吃过了晚饭，腰部尺寸还是有些大，红色的束腰自然是少不了了，我吐尽了胸中最后一口气后，化妆师终于系上了绑带，此刻我的仿佛是被束缚的沙丁鱼，腰部被死死的束缚着。“哎，要是不吃晚饭的话，应该就不用受这的罪了”化妆师还不忘和我揶揄。

绣裙绣衣终于可以穿进去了，看着镜子里的我，我甚是惊讶。多亏了束腰的帮助，修身的绣衣自胸前凸起，往下到腰间又被收紧，下面接着红色的裙摆，红色的绣鞋从袖裤中偷偷的漏出一角，甚是诱人。神奇的是，此刻兄弟在下面甚是乖巧，没有丝毫抬头的迹象。

在束腰的束缚下，原本微驼的背被逼的笔直，化妆师在我的脸上开始了操作。我对化妆本就一无所知，任由化妆师施为，棉签上涂着奇怪的膏状化妆品在唇上涂抹着，原本干燥的嘴唇在膏状物的滋润下，慢慢变的水嫩。接着是水乳遮瑕膏，涂满全脸，稍显粗糙的皮肤在水乳的帮助下变得柔和，总而言之，一番操作下底妆做完了。粉底，眼影，眼线，睫毛膏。。。林林总总，我都看的呆了。

“哎哟，你干什么啊。”化妆师拿着镊子开始修理我的眉形，从眉间传来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叫了出来。

“眉形不太好，我给您修一下啊，稍微忍一忍。”化妆师有些惶恐，连忙解释道。

原本就不太明显的眉毛被修的愈发稀少了，眉笔亲划，原本还有些粗狂的眉形彻底变成了尖细的柳叶眉，说来也奇怪，眉毛的改变对脸部的观感是非常重要的，自从眉毛画完，脸部愈发显得柔和，此刻我还只当是化妆师的技术高超。

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假发本就是做好的头型，罩上发网，往头上一戴，调整好位置就完了。凤冠上两侧垂下长长的链子，随着头部的摆动摩挲着脸颊，好玩极了。蒋倩再次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和化妆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手上做着美甲。

“相公，奴家美吗？”我装作害羞，把脸侧过去不看她，假意问道。

“哈哈，娘子真美。”蒋倩笑道。

不知蒋倩是怎么处理的，头上戴了男士假发，眉毛被化粗，唇上还做作的贴上了假的八字胡，修身的西装套装，加上内增高的皮鞋，不细看着实是一个俊俏小生。

“娘子，那便请吧？”蒋倩一个优雅的俯身，单手向前作邀请状。

“就你会作妖。”虽然心中万分不愿，但是我还是伸手挽住了她。

我也是被这一连串组合拳给打懵了，稀里糊涂的就配合着蒋倩做拍了这反串照，只是此时，一个万不该出现的人正在朝影楼赶来，来人自然是吴茂才。他今日又在蒋先生那边受了训斥，陈家蒋家目前都把他架在火架上烤，蒋琳霏隐隐表现出不愿与陈家交易的想法，可是她又不明说，只是斥责他计划过于简单，欲将事情放缓。奈何这广鑫那边此刻到了关键阶段，也是逼着他加快进度，款项也已拨了过来。左思右想，是在是受不得这夹板气，如今的一切都是因为与这宋文

凡在邮轮上的把柄落在了陈家手里，在手机上通过gps定位查的了宋文凡的位置，就欲来寻他发泄一番。

吴茂才赶到的时候，我和蒋倩正在拍照，吴茂才看着我在摄影师的指使下竟然与那女儿家无异。镜头前的二人在摄影师的指挥下做着亲昵的动作，吴茂才心中的怒火逐渐平息，心中滋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放下了心中泄怒的想法，打了一个电话，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转头去了。

我们两人拍摄的投入，竟是没有发现在一旁看了许久的吴茂才。

入夜，终于拍摄完毕，我坐在化妆镜前看着镜中陌生的自己。眉毛被修去一半，变成了弯弯的柳叶眉，在双眼皮贴的作用下，眼镜被拉大，睫毛修长，配上脸上的精致妆容，活脱脱是一个俏丽佳人。

蒋倩此刻穿着男式西服，嘴唇上贴着假胡子，轻佻的用食指抬起我的下巴“小娘子好生俊俏，不如等下陪大爷出去一起喝两杯如何？”

“你怎么这般胡闹，我今日乃是，乃是心疼于你，你怎么反过来这般调戏我，再说了，这照片若是被母亲知晓了可如何是好。”我羞恼的埋下了头。

“小娘子真的好害羞哦，你若是真的怕被母亲知晓，怎么到现在假发也不愿取下来，定然是你自己不舍得取吧？是不是啊小娘子？”蒋倩的言语愈发轻佻。“也不知刚刚是谁，拍照时那般粘人。”

“你。你胡说八道。我那是配合摄影师。”我气呼呼的一把扯下假发狡辩道。

“好好好，都依你，你就是配合摄影师才这样的，小娘子你还是戴上假发吧，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像个变态哦。”蒋倩垂下头，在我耳边轻轻的吹着气，说完还轻轻的咬了下的我早已通红发烫的耳垂。“今日，便这样回家如何～”

。。。。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老公你喜不喜欢？”蒋倩神秘秘的把我带到一个装修豪华的房子。

“你在开什么玩笑？”我有些不信。

“你不要惊讶，这房子我可是花了大力气才找到的，你喜欢也就罢了，不喜欢也要喜欢，知道了吗？”蒋倩似笑非笑，女王范儿尽显。

“喜欢自然是喜欢的，只是你怎么这样胡乱花钱，这房子我要攒好久钱才能买得起。”我被蒋倩弄的有些懵。“还有，你现在怎么又变的这般野蛮，我真的看不懂你了。”

“看不懂就对了，现在呢，你已经是姑奶奶的人了，就认命吧。”蒋倩捂唇微笑，一把把我推到在床。

“讨厌，还没卸妆呢。”我无助的反抗道。

一时间，房间里风情无两。

总之，母亲定下的婚礼日子到了，宋家蒋家都来了人，只是他们都颇为低调，只是在远处的车上观望着，想来是十分尊重我和母亲的意见，礼金礼物倒是不少，堆的偏房里满满的。母亲早已接受了婚礼简办的现实，在宾客间辗转腾挪，颇有些大家风范，愣是一个人把婚礼办的漂漂亮亮。

长话简说，我和蒋倩的婚礼简短但又有些隆重的结束了，近些日子，我与蒋倩每日耳鬓厮磨，彼此间也逐渐生了些情愫，心中被吴茂才逼迫的心思也慢慢淡了下去，加之最近一段时间吴茂才也未曾出现，生活好似慢慢进入了正轨。虽然未来不甚明朗，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不是吗。

考虑到母亲是颇为传统的女子，所谓的婚后蜜月旅行也省去了，我与蒋倩婚礼后安心的在长亭家中好好的服侍了母亲数日。母亲对蒋倩颇为合意，蒋倩也尽量找些母亲欢喜的话题来说与她听，一时间我仿似到变了外人，她们婆媳二人关系日益亲近。

根据蒋倩与我约定好的说辞，婚假结束后，我们就搬到蒋倩在公司附近置办的房子去住，母亲对我们的决定也表示赞同。蒋倩开着车，望着母亲在后视镜中越来越小，我心中莫名的烦躁，好似曾经的过往都离我而去了。

吴茂才最近的举止很反常，往日的小房间也沉寂了下来，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蒋倩被吴茂才带出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讨论会去了，看到他们在谈判桌上挥斥方遒，而我只能作为助理坐在后方，心中颇不是滋味，奈何他们在公司内的职位颇高，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自然是不能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当场发作。况

且，那吴茂才手上有挟制我的手段，如今之计也只能回宾馆后在床上报复那蒋倩一番。

会议的内容颇为枯燥，我也不愿看到蒋倩与吴茂才若有若无的亲昵举动，找个托辞，尿遁去也。神奇的是，我在会场外面竟然遇到了那个所谓金陵城平滑的谭伯伟，此刻他穿着笔挺的警服，正在与旁边的一个沮丧的年轻人<!--唐承安-->聊些什么。年轻人穿着一身政法的制服，只是不知为何，面色沮丧，想是在领导处受了气，此时正在与谭伯伟聊些工作上的事情。我远远的听到些什么贩毒内鬼保护伞之类的词语。

谭伯伟与宋家关系匪浅，我又不愿与宋家再搭上关系，低头欲走。可是我拙劣的手法在谭伯伟面前岂有逃遁的余地，远远的他就被他唤了过去。谭伯伟看到我很是热情，只说家中那位对我很是愧疚，若是有机会，定要帮我们调解矛盾云云。我心中自然是不愿，口是心非的与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旁边的年轻人见谭伯伟如此，轻轻的咳嗽一声，示意他们还有要事要谈。我正好的了机会，赶紧远遁。若是再被着谭伯伟游说一番，说不准我就真的听他的去与那宋家人和好了，只是那宋家人个个都是虚情假意之辈，此事我心中早有计较，如何能真的将谭伯伟的游说真的放到心上。只是此时我还不知道，如是我此时真的听了谭伯伟的游说，抑或是将我在吴茂才身上的遭遇情况说与他听，以谭伯伟的脾气，抑或是宋家的权势，自然会将我救出苦海，说不准便不会有后面那般多的变数了。

蒋倩怀孕了，此时公司正处在上升期，蒋倩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监，自然不能缺席，于是便把这事在母亲面前瞒了下去。可是母亲也不知从何处得到了消息，或许是上次回家的时候蒋倩干呕的样子被母亲发现了吧，女人的直觉自然是准确的，为此母亲少有的对我发了脾气，恼我一点也不会照顾儿媳妇，坚持把蒋

倩接回了长亭。奇怪的是，吴茂才竟然同意了蒋倩的离职申请，对此我自然是心怀感激。

蒋倩离职在吴茂才看来其实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那吴茂才从陈家早已得知了蒋倩的底细，一直没有办法把这颗总公司的钉子从自己身边拔掉。此前安排我们结婚便是有这一层考虑，只盼能把这钉子寻些牵挂，少放些心思在分公司的运营上，这样，吴茂才与陈家的私下交易便可以多一些操作空间。如今蒋倩怀孕被迫离职，吴茂才与陈家的交易自然可以在毫无监管的状态下大踏步前进了。如今蒋倩被母亲接回长亭照顾，吴茂才便如那脱缰的野马，肆意的开始了他的计划。

自从看到我在拍婚纱照时的女装扮相，便在吴茂才心中种下了变态的种子，碍于蒋倩的身份，他也不能做些什么，如今蒋倩走了，吴茂才便根据从陈家得到的法子，开始了他的邪恶计划。

董事长休息室又开始忙碌起来，每日中午，员工休息时间，我便会被他叫到那休息室去满足他的淫欲。经过之前的事情，我的反抗心思已淡了许多，身份证还在他身上压着，手上的gps定位手环也被锁死，到今日也未曾拆除，再加上他身上的诸多对我不利的视频证据，我便心有不甘的从了，每日只是机械的满足他的要求。吴茂才也不恼火，他也知晓我对他无半分好感，以及如今我能在他胯下任他蹂躏的真实原因，吴茂才也不点破，只是日复一日的要求我来服侍与他。我与吴茂才之间仿佛达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每日到午间，进房，跪下，脱裤，舔，射，吞，穿衣，起身走人，好似已进化成了一套标准流程。

“明日起，你便不用来上班了，我给你报了个补习班，去好好进修一下，助理的工作不是你这般干的。”这日，我正在漱口，吴茂才在我身后说道。

“的了吧，资本家，我看你不像是需要助理的样子。”我冷笑着反抗着。

“让你去你就去，废什么话，去了好好看，好好学。”吴茂才冷哼一声，递给我一些材料。威胁道：“你最好不要惹恼了我。”

“《行政助理速成》”我靠，我是工程师，不要做什么劳神子助理。

“快些签字，废什么话。”吴茂才有些恼了。

“封闭式培训？现在行政助理培训还需要保密吗？”我稍微扫了一眼材料，虽然有些疑惑，但是还是签了字交给了吴茂才。

“你和家里说明一下，这次的培训很重要，时间也比较长，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吴茂才见我签了字，吩咐我道。

29 入学

按照吴茂才的要求，我与家中母亲和蒋倩说明了情况，母亲倒是没有多大的反感，只是告诉我要好好学习，可以更好的胜任公司的工作。蒋倩此时尚未显怀，小肚子依旧平平，只是母亲早已将她安顿下来，每日只是吃喝玩乐，名曰安胎。

蒋倩对吴茂才的安排丝毫没有兴趣，但是眉眼间的淡淡忧愁却是任谁都能看得出来的。我只当是她当真对我有了情意，对她的怜惜感欲甚。如今受了贼人的编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晚上安慰了蒋倩许久，她才稍作安心的睡去了。此刻我还不曾知道，如今这一别，便是永远。

宋家从保姆小翠处得知了蒋倩怀孕的消息，早早的安排了人来确认蒋倩的身体状况，那宋晓雯早在我与蒋倩结婚之日早已认出蒋倩便是那曾经的手下败将林嫣儿。只是当时宋晓雯并不知晓蒋先生心中到底有何种打算，方才没有在结婚当日发难。宋晓雯也不曾想到，蒋倩怀孕的这般迅速，想要阻止已是无法。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若是此时将蒋倩此前的所作所为尽数告知与母亲，母亲必然又会遭受到打击，身体状况定然会再生波折。因此，她只能暗中运作，请了沈星宇的面子，从金陵医院寻了一主治大夫，名为检查身体，实则来确认蒋倩怀孕的真假。

从主治大夫口中得知了蒋倩确实怀孕的消息后，宋晓雯恼怒异常，又不能将此事与远在宝岛的蒋先生确认。此时宋家与蒋家正要进行重要的商业合作，在此紧要关头，若是因为此事导致了商务合同，那自然是不妥，宋晓雯无奈只能与宋文冕吐露了实情。如此重大的事件自然是不能鲁莽处置，蒋先生将本是仇敌的林嫣儿复又安排到宋家到底是何用意？确是让宋文冕与宋晓雯犯了愁。思量再

三，二人终于下定了主意。由宋文冕出头，待得那蒋倩身孕凸显，到时候借口母亲一人照顾不便，便将那二人接到家中，到时母亲又能回家，又能把蒋倩这个定时炸弹牢牢放在眼中，自然是两全其美之策，如今只需安静等待时机即可。

我自然是对宋晓雯与宋文冕的计划全然不知的，第二天一早，我便再次出发前往姑苏去参加那什么行政助理培训。

那姑苏与长亭所隔不远，我不愿蒋倩劳累，自行寻了大巴便去了。在高楼大厦间寻了许久，我终于在闹市间的别墅群中寻的了培训地点。虽然心中疑惑，但是根据吴茂才给的地址，确实是眼前这间别墅无疑。闹市区中的别墅群，而且所占面积颇具规模，门前便是一方小湖，此般配置在长亭自然不算出格，但是在姑苏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这别墅自然是价格不菲。如今培训行业都这般下血本吗？

开门的是一个绝美女子，举手投足中无一处不展现着她高雅出尘的气质。素雅的旗袍存托着美人婀娜的身材，尤其是旗袍下若隐若现的肉丝美腿以及丰腴的臀部让我目不转睛，猪哥状态毕现。

「你便是那宋文凡了？」眼前的美人见我盯着她的屁股不放，微微蹙眉，首先开口说道。璧人声音温婉，生生把我从猪哥状态中拉了出来。

「啊，对，我是宋文凡，报了您这边的培训班？想来是找对地方了。」我马上回复道。美人出神的气质让我自惭形秽，脸憋的通红支支吾吾的回答道。

「那便是了，我受了旁人的委托，进来吧，往后，你便在此处学习吧。」璧人未曾理会我的失态，侧身，作邀请状。

「不知，额，姐姐您如何称呼」我拖着行李箱，艰难的往屋内挪去。

「往后，你便叫我珂姐¹吧。」佳人关闭了大门，屋外的阳光骤然被遮挡在外，屋内虽然装修豪华，但是却让我心中骤然一紧，好似随着房门的关闭，屋内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一般。

「你便住在此处，好好熟悉一下，今日你便好好休息，明日再开始培训。有事就打我电话，无事不要到楼上寝房寻我。」美人或是对我刚刚的猪哥状态非常介意，冷冰冰的介绍道。

「怎么？此处像是女子的房间？」看着房内的的梳妆台，我有些不解。

「往常都是女子来此处学习，你来此处乃是异数，吴董那可是付出了一大笔钱。若是介意，你自己出去租房也是可以的。」璧人云淡风轻的解释道，语气中却是透露出淡淡的不满。

「反正只是暂住的地方，住哪儿不是住啊。谢谢姐姐。」我把拖住行李箱往里便走。

「为什么？你偏偏要叫宋文凡，而且长相也是如此相似？」璧人袅袅婷婷的去了，心中却是疑惑异常。

这所所谓的培训机构，无一处不透漏着诡异，无论是培训的地址，亦或是这个神秘的珂姐。此刻我稍微整理了下行李，躺在床上想着些胡乱的心思，也不知将来在这神秘的豪宅内如何自处。但是可以暂时离开吴茂才这个恶魔，而且可以与珂姐这般靓丽的美女同处，心中还是有几分欢喜的。看那珂姐说话柔柔弱弱的样子，想来自己的培训生活当不会有多难熬。

¹ 宋文轲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珂姐估摸着药力已经生效，带上特制的口罩，关闭了暗格内的开关，拉着一个行李箱走了进来。打开窗户，让弥漫在房中的异香散去的快些。而后坐到床头，单手抚摸着我的脸颊，美目在我的脸上连扫数次，不禁又是一阵感叹：

「真的好像啊，被“尘”盯上了，你便是想脱身，那也是非分妄想，即便是我都深陷其中，无论你身份如何，倘若你能合作，应当能少受不少苦的。」说罢，想到自身的遭遇，心中伤心，美目中已然湿润起来。

微叹一口气，璧人摇摇头，抛开脑中不该想的事情，开始了她手中的动作。解开上身的扣子，松开裤腰带，而后奋力将我翻过身去，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我的体重已然回升，璧人身体娇弱，好似将我还不算重的身体翻将过去，已然耗尽了全身的气力一般，站在床头微微喘着气。休息了些许，璧人继续工作起来。又耗了些力气，终于将我扒的精光。璧人额头已然渗出了丝丝细汗，反手撑腰，想是腰部劳累，趁着休息的空档，璧人望着我下身软塌塌的肉条，神色有些怪异，俏丽脸颊也不知是羞涩还是气血翻腾，此刻像抹了胭脂一般白里透红，煞是可爱。

「自从摘除了那碍人的物事，体力是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往常出这些力气哪会有这般劳累。啊，真正的男人的鸡吧，虽然看着小，但是这毕竟是真正的男人的鸡吧啊。除了那个冤家，奴家还是第一次可以摸到其他人的鸡吧呢。」璧人言及至此，竟然伸出香舌在唇上一舔。幸亏此时我处于昏睡状态，不然璧人此时的言行定然会她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直接崩塌。

粉色的内裤被套上了，软趴趴的肉条调皮的在内裤上鼓起一个小团，璧人看着这小小的凸起，意犹未尽，偷偷的揉搓了两下，肉条似乎是受到了刺激，努力的想要抬头，璧人感觉到了肉条的变化，强忍精神，抽离了揩油的软滑小手。「同是天涯沦落人，节哀吧」璧人喃喃自语道。

接着是肉色的超薄连裤袜和黑色的高跟鞋。「幸好体毛还不算严重，现下也来不及处置了，希望不要打扰了等下那群大爷的兴致才好。」璧人心中惴惴，若是那帮大爷不满意，自己晚上自然是要代替这恼人的男人受苦的，年及至此，璧人原本就娇红的脸颊又红了几分，柔嫩的姘户中已然是湿了。

虽然胸部平平，璧人想了想，还是帮我床上了粉色的带棉垫的抹胸。「你也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值得用上这般手段。」佳人嘴上虽然碎碎念，但是手上却没有停下来，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手上当要加紧动作才是。

我被塞进了一件欲盖弥彰的睡裙里，双手张开，被锁在了床头的暗扣上。看到我手上被吴茂才锁上的gps定位装置，璧人姣恼，怎会忘了这个物事。从行李箱中取出一把小钥匙，装置被轻松的取了下来，换上了一款女用手链，与璧人手上的手链如出一辙。原本装置的腕带颇为宽厚，典型的男性款式，如今换做了手链，配上我稍显白皙的手腕，让我的气质有了些阴柔的味道。

这手链上自然也是有gps定位装置的，只不过更换了工艺，将小小的定位芯片集成到了手链上一个个小小的钻石装饰里罢了。而且动用太阳能与电池双供电，所以理论上是永远都不会丢失信号的。手链材质使用的是最高强度的钛合金，如无组织上的钥匙，这手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取下的。此种手链每枚都是单独定制，钥匙也仅有一把，均由组织秘密保存，由此，此手链若无组织首脑准许，除非我将手砍断，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摘除的。

「腰身也不算太粗，好好调教一下，眉宇还算清秀，往后定然是个好苗子。」璧人按下了床头暗格里的按钮。

看似正常的床铺缓慢活动了起来，床头慢慢升起，我的上身被调整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床底两侧横向伸展出两个支架，璧人费力的抬起我的双脚，用绳子固定了上去。如此，我便像被固定在了妇科检查床上的姿势一般了，粉色的内裤在睡裙里面若隐若现，璧人看到这般景象，一时有些晃神，要知道，一年前，璧人也是这般被操作过，此时物是人非，璧人心中自然感叹。最后，璧人取出一个特制口塞给我安装了上去。口腔中受到异物的刺激，开始分泌口水，我虽然在睡梦中，也是剧烈的咳嗽起来。咽喉受到口水的剧烈刺激，使我终于醒转过来，感觉到身上的异样，我奋力挣扎起来，但是全身都使不上力，那异香的药力还未散去，自然是容不得我放肆。开口愈呼救，口塞强迫我的双唇展开，内侧还压住了舌头，迫使我只能发出无谓的啊啊声。

璧人见我已醒来，徒劳的在床上挣扎，转过身来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毫无挑剔的绝美微笑。只是从我的角度看，从窗户中射进的阳光正好照亮了她的下半张脸，美目却是依然隐藏在黑暗中，看似绝美的微笑让我脊背发凉，好似落入了魔窟。

「菜品准备好了，你们随时可以过来了。」璧人拿着手机好似在邀请客人。那菜品自然是我了，看着身上的穿着打扮，我心中惊惧异常，只是那不争气的肉条此刻却是完全勃起，粉嫩的龟头顽强的突破了内裤的防御，从橡皮筋上冒出一个小头，橡皮筋对龟头的压迫复又增加了龟头的敏感度，肉条充血更甚了。

「啊啊啊啊啊（你放我出去）」我徒劳的哀求着。可换来的是璧人锁死了窗户，拉上了窗帘，原本尚算明亮的房间陡然黑暗下来。无视了我在床上的挣扎，璧人扭着屁股风情万种的锁上门去了。

不消半刻，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从门口鱼贯而入两个光头巨汉，爆炸的肌肉在白色紧身短袖中肆意的展露着男性荷尔蒙。此时的我如柔弱的鸡子一般在床上望着众人，眼神中求救的意味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啊啊（救我）。」我努力想要发出标准的求救音。

「哈哈，这般的好菜可是极难能吃到的。兄弟们，上。」领头的那位开口道。旁边的二人听到此言语，立马开始宽衣解带，硕大的阴茎在他们的胯下晃荡着。而此时，我那不争气的肉条缺只能雌伏在粉红色的内衣里，假意作挣扎状。「和他们相比，我还能算得上是男人吗？」一个荒唐的念头此时确从我的脑海中诡异的升起。

我心中仅存的微弱希望被掐灭了，刚刚穿上的丝袜被粗暴的撕开。那巨汉只一用力，胯下仅存的内裤防线也被攻破了。肉条从橡皮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努力的想要挺立起来，但是那巨汉在肉丸上用力一拍，疼痛异常，肉条也是被强制性的颓软下去。

壮汉在我的菊花上随意啐了口唾沫，套上安全套，挺枪便刺。「啊。好紧，好舒服。」壮汉每下刺击必然倾尽全力，G点被安全套上的颗粒摩擦着，肉条此时竟然诡异的醒转过来。「草」飙出一句粗话，壮汉冲刺的力度更大了。

31 绝望

另外一个壮汉跨坐到我的身上，竟是将我的口腔当作了发泄欲望的工具。粗大的阴茎正好能从口塞中进入，我竭尽全力欲要反抗，努力的想要要紧牙关，奈何那口塞坚固异常，无论我如何用力，都无法咬动分毫。倒是舌头在口腔内奋力上拱，反倒便宜了正在我口腔中施威的壮汉。粗壮的阴茎也是每次均刺入到底，灼热的龟头温热着我的喉咙，幸好在吴茂才处有过经验，不然此刻定然会呛死过去。我根据眼前壮汉抽查的规律，努力的把空气从喉腔送入肺部。眼前这人抽插速度极快，而且黝黑的阴毛在鼻子上摩擦，导致鼻子极痒，如此不仅要考虑喉咙的吞咽，还要考虑鼻息的呼吸，我能送入肺部的空气极少，脑子出现了轻微的缺氧状态，精神开始恍惚起来。

我的菊穴此前虽也曾为吴茂才服务过，但是彼时哪有这般刺激。菊穴被强迫性的撑开，甚或是肠道都随着胯下壮汉的抽插而翻转抽出，疼痛异常。随着壮汉的抽插，菊穴处早已被撕裂，鲜血淋漓。那壮汉哪里管得了这些，不顾我的死活，对鲜血也无半分忌讳，只顾的自身的爽快，只顾抽插冲锋。

慢慢的，脑部缺氧更甚，身体上的疼痛不适感似乎被大脑有意的剔除了，而体内G点的快感，喉咙里的肿胀感被无限制的放大，我开始不由自主的哼哼起来。

「草死我吧。」这是我昏迷前脑中的唯一想法。

再次醒转过来的时候，时间已不知过去了多久，房间里依旧昏暗，依旧是被捆绑在床上，似乎在迎接下一次的强暴，除了口塞已经被除去，估计是怕我在睡梦中被口水呛死。精液在脸上结块硬化，腥臭的味道直刺鼻腔。转过头去，一根吸管垂在一旁，连接着绿色的糊状液体，我贪婪的允吸着，也顾不得糊糊奇怪

的味道了。也不怕这糊糊中有毒，如今我身处魔窟，他们若是想置我于死地，自然有千百种办法。糊糊中应该是加了定神的药物，吞下无一会，我便复又昏昏沉沉的睡去了。脸颊上传来剧烈的疼痛感，我被人一巴掌打醒了。

「张嘴。」一个陌生的壮汉拿着口塞命令道。虽然陌生，但是他浑身爆炸的肌肉与上次两名也是不遑多让。

我认命的张开嘴，壮汉也不顾我身上早已结块的腥臭精液，复又开始发泄起来。

如此往复，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昏迷醒转。初始时还有些奇怪，怎么这些日子都未曾排泄，日子久了，这些无用的想法也就淡了，不用排泄不是正好，如此肆意的快感，怎可能因为排泄而耽误片刻的功夫。久而久之，自从入的这魔窟以来，我见的最多的便是那几名壮汉了，我也曾尝试与他们沟通交流，但是他们始终寡言少语，只当我的言语不存在一般。如此也好，简单直接，不用理会那些俗世间的弯弯绕绕。慢慢的我从最开始的抗拒慢慢变成了期待，期待每次醒来那些壮汉能带给我的极致快感。整日里，鼻息中均呼吸着精液的味道，满身的精液也不知干涸了多少次，甚或随着身体的扭动都能剥落开来。身上的衣物早已被撕了精光，身上伤痕累累，都是壮汉们鞭打留下来的伤痕。我的脑子逐渐开始生锈，每次醒来，只是期盼着能被壮汉们赐予无上的快感，

我的脑子已经开始自我麻醉，我已不能算是一个人，只能算作母狗了，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发情的母狗，一个时时刻刻都准备好满足公狗欲望的母狗，一个被锁在笼子里的母狗，一个曾经或许是人的母狗，一个甘愿做母狗的雌兽。每次壮汉到来，我都笑脸相迎，无论他们如何辱骂我，鞭打我，我始终都是笑嘻嘻的，只要，只要他们能给我带来快感就够了，什么五教三纲，什么伦理道德，通通抛之脑后，只要，只要能给我带来快感，母狗什么都愿意做。恩客们似乎对我

这个早已疯癫的母狗失去了耐心，每日鞭打更甚，被草的却变得少了，母狗思来想去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有一次，恩客开始在我身上撒尿，粗壮的液柱冲刷着我身上不知干涸了多少层的精斑，男人就是男人，尿尿都这般强壮有力，不像母狗，现在连尿尿的权利都没有了。

「给这个贱人冲冲，太臭了。」恩客们嬉笑着走了。母狗依旧朝他们笑着，菊穴用力的锁紧着，多么明显的暗示啊，恩客们怎么就没能注意到呢。母狗多么希望他们能留下来，草一草母狗，哪怕就一下，菊穴里已许久没有被充满力量的温暖的阴茎填满了，母狗现在很想再次经历被草到昏迷的快感。但是，希望就像肥皂泡，随着壮汉们关门的时候，悄然破碎了。

哦，腐朽的脑子开始重新运转，原来，他们是嫌弃母狗身上脏了，可是母狗被绑着，怎样才能清理身体呢？努力的扭动身体，想要把身上的精斑清理干净，但是无论如何努力，始终都是无济于事。那一夜，母狗哭了，哭的很伤心。

「如果是吴茂才，他定然是愿意草母狗的」不知为何，母狗脑子里却想到了那个把它运作到魔窟的恶魔。

通过监视器看着床上哭泣的肉块，璧人此时心中也很纠结，一边是同情床上的肉块，一边是主人的命令。璧人狠狠心，在手边的计划表的最后一行画了个圈。「破茧成蝶在此一举，你一定要撑过去呀，前面你都完成的很好，千万不要在这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若是你就此沉沦，那么，你我都没有好果子吃。」

再次醒来的时候，母狗的情况有了些许变化，双手的镣铐被解开了，身上也被盖上了破旧的铺盖，这是被锁在这里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母狗被身上的铺盖弄的手足无措，但是它立刻开始行动起来，奋力的开始清理身上的精斑，只是这精斑的积累非一日之功，饶是它揉搓了许久，身体都搓的红肿起来也是不能清理干净，但是这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不是吗。

母狗躺在床上，铺盖扔到一边，菊穴努力的调整到斜对门的位置，只望那些恩客们能快那么小半步抵达自己的菊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按照往常的行程，恩客们早就该到了，哪怕是不草，鞭打一番也是可以的啊，难道恩客们今日不来了？母狗此时脑中很是慌乱。

这时，房门打开了。太好了，恩客们终于来可，母狗已经清理了身体，请尽情的享用母狗吧。母狗躺在床上，眼神中对进来的恩客们充满了希冀的目光。恰在此时，床头柜上响起来铃声，何时会有手机在这里的？而且这手机好像还是自己所有？母狗只顾着清理身上的脏污了，竟然没有注意到床头柜上的手机。

32 奖励

此时哪里管得了那么许多，母狗体内的欲望早已被激活，快些开始吧，母狗已迫不及待，没看到嘛？母狗嘴都张开了。好死不死，一名壮汉竟然绕路从手机这一侧走来，另一名壮汉看到母狗身上稍微清理过，好似放下了戒心，也不顾房间内的手机铃声了，脱去裤子就愈冲锋。

对，对，就是这样，满足我，我要快感。母狗菊穴已然有了正主，微微转过头去，大张了双唇，满怀希冀的看着身边另一位恩客。但是一看不要紧，眼睛的余光却是瞟到了手机上的来电名称。

吴茂才！

「响你妈啊。」恩客粗暴的把电话摔的稀烂。

「啊～」母狗口中发出了狂躁的声音，眼神凶狠，择人而噬。

「叫你妈啊，这么多天了，规矩都忘了？」壮汉反手就是一耳光。

那边胯下的壮汉已做好了准备，正要开始，哪知那母狗此刻不知发了那门子的疯，左右晃动菊穴，用力闭紧菊门，饶是那壮汉固定住了屁股，金枪却是无法刺入，恼的壮汉拿起鞭子就开始抽打起来。

母狗已然是不肯屈服，眼睛死死的盯着被壮汉砸烂的手机，无论壮汉如何抽打辱骂，只是紧闭菊门，黄牙紧锁，不让这两壮汉能更进一步。

如此僵持了许久，壮汉们打的累了，母狗身上早已血肉模糊，甚或看不到一块好肉了。可是这母狗无论如何都不愿屈从于壮汉的雄威，眼睛死死的盯着稀碎的手机，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也不知是疼的还是怒的。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房门再次打开了，珂姐依旧扭着屁股，不紧不慢的走了进来。「很好，你们下去吧。」

床上的肉块此时好似丢了魂儿，只是呆呆的望着地上的手机残渣，连壮汉们的离去，珂姐的到来都未曾注意到，好像全世界都随着手机的破碎而失去了希望。

「母狗，几天不见，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了？」忽然，天籁般的声音从珂姐身上传来，那是吴茂才的声音。

「爸爸，你怎么才来啊，母狗过的好苦啊。」床上的母狗哀嚎着，疯狂的想要把珂姐手里的电话抢过来。哪知，珂姐却早它一步，一个漂亮的转身避过了母狗的抢夺。

「母狗，看到你这个样子，血肉模糊的，其实爸爸心里也心疼的紧啊，你不要恨爸爸把你送过去学习，好吗？」吴茂才的身影终于在屏幕上出现了，身形有些疲惫。

「谢谢爸爸的关心，这些都不打紧的，只要爸爸还关心母狗，那么您让母狗做什么，母狗都心甘情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般劳累了。还有，你头上怎么还多了些许白发？是不是公司的事情太忙了，母狗不能帮到你，真是不该。」母狗看到吴茂才这般劳累，登时慌了神。

「我的事情你不用管，得知你通过了第一课的考试，爸爸心里可是很开心呐。我在家里等你学成归来。」说罢，吴茂才便挂断了视频通话。

「爸爸，我一定要早些毕业，你相信我」母狗在心里下定了决心。「我深陷魔窟多日，唯有爸爸还在从心里关心我，若不是爸爸今天的来电，我怕不是要彻底沉沦在性爱之中了，幸好我还有爸爸在关心我，那蒋倩对我自然是虚情假意，失联这般多时日，竟然都没有电话来关心一下，真是个臭婊子。」母狗心中侥幸。

此时我却是陷入了逻辑怪圈，既然是深陷魔窟，那么这一切自然都是计划好的，就算是蒋倩想要打电话来关心，那也得有电话来能给我用不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出自“尘”组织的标准化流程，先用重复的多次同样的折磨手段让目标迷失心智，让目标的希望多次破灭，进而使目标自甘堕落，再在最后时刻，给目标一个微小的希望，如此一来，目标自然是任人鱼肉。自从“尘”组织开始使用这套流程一来，已有多名目标被控制，其中不乏大企业的公子。同时此套程序风险也是极高，非心智坚定者极难通过考验，因为心智不坚定的，大多数都迷失在了性爱的怪圈里了。同时这套程序也有一些筛选作用，心智不坚定的，那么此目标定然不会有大的作为，“尘”组织通过常规手段就能将目标背后的资金脉络收为己有，心智坚定的，又被“尘”变相控制，可谓是屡试不爽。“尘”组织通过这些恶臭的手段，已控制了很多重要的目标，可见其所图甚大。

奇怪的是，珂姐似乎对房间里的腥臭味道无一分嫌弃，在这房间里已站立许久，此刻正在奋力将我脚上捆绑的绳索解开。直到我提议要去洗净身体她才反应过来，托辞房中腥臭，呼吸不顺畅，以手掩鼻快步去了。只是我心里却对她产生了疑心，虽然她掩饰的极好，若是她初次开门便有如此反应，那我定然要被她以假乱真的演技骗将过去，但是此刻她这般做作，显然有些画蛇添足，况且，此刻我全身赤裸，也不见她有任何不适的地方，虽然那小肉条好像已经好久未曾有反应了，但是毕竟还是肉条不适。为此，我心里开始对她重新审视起来，是否她其实并不如表面上那般高贵出尘？

珂姐将我引至盥洗室，示意我快些快些进去清洗，脸上的嫌弃神色即使隔着遮鼻的玉手也能准确无误的传达过来。

「装的真像，骚狐狸。」我心中诽谤，却是开门进去了。

盥洗室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羞愧异常，浑身都是被鞭打过后的伤痕，精斑掺杂着血渍，狼狈不堪。

「给你，涂抹过后，用黄色的开关，这样保证你身上不会留疤。」珂姐也不避讳，开门递给我一瓶开过封的奇怪乳液。

「不会是你用过的吧？」我含笑试探道。

「你说什么疯话，快些洗了，我有话与你听。」珂姐微愠，把话题转向了别处。

「我猜想的果然不错。」此刻我对珂姐的猜疑又重了几分，近乎确认了。

把乳液在身上的伤口处细细的涂抹了，幸亏我一直是平躺在床上，背后未曾被鞭打波及到，不然还是要请珂姐进来帮忙涂抹，那自然是大大不妥的。乳液涂抹到身上痒痒麻麻的，血液精斑瞬间便被清理了个干净，被鞭打过的伤口痒痒麻麻的，十分舒适。

下身的肉条似乎真的没有反应了，软软的垂在下面，下面的丸袋也紧紧的收缩着，好像受了刺激，要团结在一起组团取暖一般。我此刻也没有丝毫惋惜的意思，如今我的菊穴口腔都是绝佳的性器，单是肉棒在菊穴里抽插的快感都让我兴奋异常，只需要躺平了让人在身上施为便能获得顶尖的快感，还想着怎么去耕田作甚。这样的身体，令人欣喜，令人快乐，不是吗？

33 选择

黄色的出水口确实与普通的出水口不同，带着淡淡的兰花香气，当真是闻着便让人心旷神怡。我躺在浴缸里，仔细地清理着身上残留的精斑。于此同时，身上的伤口已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就泡澡的半个小时的功夫，一些细微的伤口早已愈合，尚未愈合的伤口处也微微发热，酥痒难耐，这是正在愈合的征兆。果然珂姐给的东西有些玄妙。

泡完了澡，站在镜子前吹头发的我，看着镜子里的肉体，惊呆了。原本的平头此时已垂到肩膀，根据我以往理发的经验，我应该在此处呆了有半年有余了，此刻外面应该已入了冬，也不知今年能否回家过年了，母亲在家中定然对我思念的紧，蒋倩那个贱人肚子应该已显怀了吧，只希望这个贱人不要祸害母亲。或许是错觉，我总觉的自己的眉眼阴柔了不少，但是镜子里确实是我没错，原来是腮上多了些肉，原本直线的腮帮现今多了些肉，直线变成了圆弧，自然是显的阴柔了，此时我还只当是在床上躺了许久，缺少运动身上长肉了而已。但是往下再看，却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了。我来之前虽然瘦弱，但是还是有些小小的肌肉的，但是此刻看来，无论我如何拗造型，肌肉怎么也不能从脂肪中凸显出来，浑身上下肉嘟嘟的，但绝不是肥胖，因为从镜子中整体望下来，我的身体甚至可以说是纤细，与肥胖绝对搭不上边。没有其他的解释，只能安慰自己是缺少运动，脂肪增加了，肌肉退化了。

原本小小的胸肌此刻完全消失不见，胸前隆起两团小包，若是按照女神的标准，应该是A-吧，不能说没有，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丝丝的凸起，整体显得那么诡异。四肢上脂肪也覆盖住了可怜的肌肉，圆圆润润的。浑身的皮肤透漏出一股

苍白的色调，这倒是正常，长时间晒不到阳光，应该就是这样吧。总而言之，此刻我就像是那些刚刚开始吃药的姐妹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给我吃雌激素了？我说怎么肉条越来越没用了。」我愤怒的开门就去找珂姐理论。

另外一间看似是书房的房间里，珂姐早就料到我要来找她，正端坐在藤椅上手中翻看着不知是什么书。这房间颇为怪异，一侧是书桌书架，中间是茶座，另一侧放满了古时的女工用具，上面还有袖完一半的锦帕，窗台下面放着一张藤椅，自然是珂姐日常休息的地方了。「你便这样就出来了么？不知羞。真当自己是那，是那不知廉耻的母狗了么？」听到我的询问，珂姐手持荷花团扇，转过身来，半掩面庞，笑颜如画。

「莫要说这些无用的耻笑话，我这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躺了半年，直接下床活动竟然没有半分虚弱感，半年时间，没有大小便，还有这身体，不男不女的，你们到底给我服了何种药物？」我心神激荡，机关枪般问出了诸多问题。

「你莫要着急，我一桩一桩解释与你听，不过，你是不是应该先床上衣服，人家可是弱女子，与一赤裸男子共处一室，这传将出去，姐姐怕不是只能去跳了这金鸡湖，去博一个贞洁烈妇的名号了。」珂姐口齿伶俐，团扇指向放在女工台上的两堆衣物。「做个选择吧。」

「选什么选？」我怒不可遏，觉得她是在羞辱与我。

「你走进些，一看便知。穿完了，我再与你说话。我这人脸皮子薄，可受不得旁人的闲言蜚语。记住了，你只有一次机会。这衣服啊，若是穿上去，想要再脱下来，可就难上加难啦。」珂姐转过身去，似乎我这怪异的身子污浊了她的眼睛。

「装什么装？别被我抓住马脚。」我心中暗想，自然是不能说与她知晓。

台子上放着两堆衣服，每堆衣物上放着一个信封。一封写着「宋文凡亲启」下面放着我来时的男性衣物，另一封写着「宋晓菊亲启」，下面放着女子罗裙。我本来毫不犹豫的拿起男性衣物便要穿戴，但是想起刚刚珂姐说的话，还是犹豫了些许。「信？我可以看吗？」我问道。

「信，写来便是看的，但是是不是给你的，那就不好说了。」珂姐的心思还放在她手中未看完的书上。

「宋文凡轻启」

「

见信如面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愿君早旋返，及此兰花鲜

」

诡异的信件，无开头，无落款，而且还自作聪明的把荷花改作了兰花，还是在用母亲来欺辱我回那背后男盗女娼的宋家。定然是我那便宜老爹写的。我只是心中推断，况且这信件来的奇怪，莫不是这珂姐从吴茂才处的了消息用信在此处框我。此时却是我想的左了，这珂姐自见了我第一面开始便心中怀疑，她也被困在此处无法与外界联系，花了无数气力，才将消息送回了宋家，苦于没有影像资料，宋家无法确认此人真假，只能由宋策之写了这份没头没尾的信件过来，若是此时我对这信件有些许的反应，那么珂姐自当是拼了自身性命也要将我安全送出魔窟，保的宋家后嗣的性命。只是此时我心中对珂姐有所防范，即便是心中有所感也不愿在此时表现出来，而是选择了强忍心中的不适，把信件又放了回去。

其实此刻珂姐心中也很是慌张，若是当真此人是宋家遗落在外的后嗣，自己则必然舍了性命也要保她周全。这两堆衣服自然是珂姐私下设计的，原本正对

我的计划里并没有这一环。但是偷眼瞧我，在看到信件的时候面部无丝毫波澜，悬的心终于落了下去，幸好不是，若是歪打正着，自己亲自整治了宋家的后嗣，就算能将她安全送离此处，怕是自己也是要自戮已谢罪了。

「宋晓菊亲启」谁在开这般玩笑？我疑惑着打开了第二封信。

「

乖乖母狗：

恭喜你完成了第一章的课程，为了庆祝你的破茧成蝶，我便赐予你个新名字《宋晓菊》了，此时只是让你在学校里早日熟悉这个名字，不然等你回来了，我唤你晓菊，你还如那没有家门的野狗一般不知所措。

给你取这个新名字呢，自然有我的打算，我还是希望你能如晓菊之名一般，将来好好的服侍我啊。

待你回来后，我会举行郑重的仪式，正式赋予你《宋晓菊》之名。好好努力吧，我的乖母狗。

你亲爱的爸爸：吴茂才

」

读完吴茂才的信件，为了不在珂姐面前出丑，我仰面朝天，晶莹的泪滴已经在眼窝中酝酿，爸爸终于把我当成他的私人所有了，母狗心里很是感激。

「选好了吗？不再考虑一下？」珂姐听到我穿衣的声音，转过身来问我。

「选好了，不用再考虑了。」我明白吴茂才给我新名字的意义，他定是要我下定决心舍弃过往，从此以后，只为他一人而活，我必然要满足这个给了我新希望的男人。

「你家中可还有妻儿老小？当真不用再考虑一下？你选了这身，那至少在此处便是没有退路了。」珂姐的语气有些颤抖。

我不在理会珂姐的问话，只管拿起衣服穿戴起来。「母亲，改日寻了机会，我自然想办法把你送回宋家终老，只是宋文凡，自今日起，他便是已经死了。往后，世上再无宋文凡，而只有宋晓菊了。」我心中默想，眼泪不由自主的落了下来。

34 换装

眼前的一堆衣物，应该是吴茂才与我选的，他自来是这个性子，一旦做了决定，必然容不得旁人再做质疑，真是苦了他了，在蒋家下面做了个小小的分公司董事长，处处都要听那蒋家的指派，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定然受了不少的苦，刚刚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头发都隐隐有了白发了。想到与吴茂才相处的点点滴滴，此刻只剩下了爱意。当日他那般折辱与我，定然也是因为我坏了他的事情，而且他还给我指派了婚姻，安慰了家中期盼的老母，还把我从一个小小的工程师升级成了董事长助理，虽然他偶有强迫我的行为，但是这肯定是他心中有我，不然他怎么不去找其他清秀的男孩子？那自然还是母狗足够优秀，才能让吴茂才这样的人儿愿意折磨羞辱与我。

百转愁肠，罄竹难书，此刻我只想早些从此处毕业，好赶紧回到他的身边，好好的伺候与他，好好的做他的贤内助。可是，将来他结婚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此时衣服也不愿穿了，蹲坐在地上双手抚面哭泣起来，是啊，将来若是他娶妻了，那自然不会再要我这个不男不女的怪物了的？念及至此，积郁了半年的闷气自丹田升起直冲脑门，我呕出一口鲜血，昏死过去。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 」我迷糊着醒来的时候，珂姐正坐在我旁边，声调轻柔的唱着安眠曲。

恍惚间，珂姐的形象与年轻时的母亲重合「母亲，凡凡要怎么办啊？」

「你这是的了癔症了么？醒来就叫奴家妈妈。奴家有那么显老吗？」珂姐假意恼怒的偏过身去。

「啊，珂姐，刚刚恍惚间，你与我母亲年轻时好像啊，都是一般的青春靓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讨好的对珂姐道歉道。

「莫要胡来，你在床上躺了小半年，饶是有我的特效补品，但是是药三分毒，你这刚刚醒转，就要做这残酷的决定，自然会弄的你心神激荡，不过也好，这口淤血吐了啊，你明天就可以生龙活虎啦。此番是奴家偏激了，你莫要放在心上。」珂姐也在与我说明为何我会突然吐血的原因。

「可是，珂姐，就算是从这里毕业了，我该如何自处啊？此时那吴茂才自然是怜惜我的，可是他大好男儿，将来自然是要娶妻，到了那时，我与他的关系待如何处理？」我苦苦的像珂姐寻求答案。

「这。。容我想想。」可能是我的问题触及了珂姐的心思，她的神色黯然下来，但是不出半刻，她复又开朗起来。「这个问题，姐姐不能直接给你答案，但是，姐姐只和你说一句，两人若是真心，那哪怕是只能在一起一日，那便也要在一起一日，韶华易老，只争朝夕。我们都还年轻，这么早去想往后的日子作甚。」

「是啊，韶华易老，只争朝夕。只管今朝红尘作伴，哪管来年洪水滔天。」从珂姐处的了提醒，我心满意足的重新睡去了。

「韶华易老，只争朝夕，小璞，今日若是你尚在此处，这番话也是我想说与你听的，不知你我二人何时才能脱离这魔窟苦海啊。而且，如今我已被变成了这般身子，文珂负你啊。」珂姐想起了自己的心酸事，美目含泪。「幸亏你不是我那小弟，不然，我在宋家已然是无法自处了。只是你这性格，长相与家中兄长无一处不相似，可是为何你看到族长的来信却是半分反应都没有呢？当真是奇怪。」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腹中的饥饿感惹醒了，珂姐不在，想是回房休息去了。往日都是醒了稍一扭头便能吸允怪异的糊状食物，如今脱离了关押的屋子，

习惯性的扭头吸允却是不可得。半年未曾有过的饥饿感对我来讲颇为新鲜，揉了揉早已柔软的肚皮，我翻身欲要起床寻些吃食。

床头放着一些建议的面包和清水，附一张纸条，娟秀的字体如真人般秀丽，真是一个心细如发的奇女子。「莫要吃太多，慢慢吃，你的内脏需要重新适应。」其实我想要吃太多也没有办法，拢共就放了一个都没拳头大的蛋糕，啊，可以咀嚼的食物，我贪婪的咀嚼着，享受着牙齿上下咬合的快感。我发现，彼时我选择的罗裙此刻被放在了床角，小小的一堆，素雅，美丽，豪光万丈，让人痴迷。

慢慢的享受完来之不易的一小块蛋糕，饮了些清水，腹内的饥饿感稍减，我爬起来。跪在棉被上，双手从下方虔诚的抱起那堆小小的衣物，「没有退路了，宋文凡，我自愿接受主人的赐名，以晓菊之名。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宋家，对不起，蒋倩，从此以后，你们便当从前的宋文凡已然死了吧。从此以后，宋晓菊想为自己而活，韶华易老，只争朝夕。」我心中默默的向不知何处的神明虔诚的忏悔。

身上的伤痕果然如珂姐说说，经过一觉的滋养，此刻早已消失无踪，新生的皮肤，不，肌肤，软滑，细嫩，吹弹可破。玫红的丁字裤，小小的布料堪堪将早已缩成一团的肉瘤隐藏的后面，黝黑的阴毛却是肆意的绽放着，我恼怒不已，却是毫无办法，此时并没有除毛的工具，细细线条从臀瓣中穿过，刺激到敏感不已的菊穴，菊穴自然是有所反应，如小嘴般吞吐着，俏皮的咬住了那根细绳，肉瘤似乎有所反应，但是也仅仅是似乎而已，事实上她还是安静的雌伏在那小小的方形布片后面，丝毫没有要露头的意思。配套的玫红文胸，里面塞着厚厚的海绵，如此，我的胸前终于有了些规模，如若我真的能有这般大的胸该有多好啊，此刻还要用这西贝货来装腔作势，贱人。肉色的连裤袜，非常紧，腿部慢慢的被

裤袜吞噬，强大的张力让我屈腿都有些费力，相反脚尖却没有丝毫的压迫感，这真是裤袜质量好地证明，高弹力的裤袜重塑了我的腿型，当真是珠圆玉润，好一双美腿。同样匹配的是肉色的保暖上衣，同样是高弹力的设计，颈部是大圆领，让我刚刚新生的嫩白肌肤大方的展示了出来，看着文胸在内衣下面高高的耸起，我醉了。

而后便是重头戏，那方雪白的罗裙了，罗裙制作繁复，里外好多层，想要穿好她，我着实是费了一番功夫。而且其中繁复的设计，我也没有穿着的经验，只能按照她叠放的顺序，从里到外，依次穿上。床角放着一双红色的粗跟高跟鞋，正好配上这身洁白的罗裙，清移莲步，我歪歪扭扭的去寻找镜子去了，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检验这身衣物的上身效果。红色的鞋头俏皮的在罗裙的遮掩下若隐若现，白色象征着内敛，红色又象征着奔放，中式的设计又恰到好处的让红色的奔放收敛了些许，也不知这吴茂才从何处想到的这身搭配。

35 露怯

喜气洋洋来，垂头丧气去，原本以为这身衣服上身效果必然极好，哪知看着镜子里的怪胎，我顿时就泄了气，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怪胎，衣物虽然高贵典雅，但是穿在我身上却是说不出的诡异与不协调，难道，我便是这般丑陋吗？我不断的自责着。如此折腾了一些时间，窗外的阳光照射了进来，原来已是早上了，我无奈的放弃了自我调整，垂头丧气的踱向了来时的床铺。郁闷的盘坐在床上生着闷气。

珂姐不知何时走了过来，看着我一声的打扮，终于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此时的我听了她的耻笑，羞愧难当，头几乎都要埋到双腿中间去了。「我自然是知道的，不男不女的怪物，就该当被旁人耻笑的。」我的情绪与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极其敏感脆弱，如今旁边璧人亲亲的一声偷笑就惹得我羞愧难当，脸颊憋的通红。

「你又在胡说些什么啊，我是看到你主动穿上了自己选择的衣物，心中欣喜方才发笑，你这般敏感做什么？」珂姐解释道。

「可是，我照过镜子了，我这样真的很丑」我依旧卖着头，好像避难的鸵鸟。

「天下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从今天起我们便开始第二课吧。好不好啊，宋文凡。」珂姐蛊惑着我。

「不要再提宋文凡了，自我穿上这身衣物开始，妹妹的名字就按照主人的要求，改作宋晓菊了。」听到她唤我之前的名字，我赶忙抬头反驳道。

「好好好，都依你，晓菊妹妹，你这主人起名真是够随意的，现在哪里还有年轻人用这样土气的名字呀，而且这菊字，总会让人往那谷道上联想，要不，姐姐帮你去求求情，给你换个名字？好不好？」珂姐和我商量道。

「不用，这个名字是爸爸主人给我起的，晓菊很是喜欢，也很满意。」我拒绝了珂姐善意的提议。「姐姐请你以后要多用这个名字来唤我，加深我的记忆，若是我那次答应不及时，那么还请老师责罚。若是老师突然用文凡来唤我，晓菊若是答应了的话，也请姐姐责罚。」我深情真切的请求道。

「好的，这个是你说的哟，文凡弟弟。」珂姐打趣道。

「文凡心意已决，若有错，那便任凭姐姐责罚。」我一拍胸脯，豪气万丈。

「哦，那我这责罚可就来了哦，这宋文凡不是已死了么，刚刚这是回魂了呀。」珂姐神色正经。

「这，晓菊甘愿受罚。」刚刚发下了海口，立马就破了功，我的满腔志气立刻被浇了一盆冷水。

「女训有云“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尤其是对你这般的后天自甘雌伏的娇娘，此法尤其重要，是以，这第一罚，嗯，我还没有想好。不过今日原有的计划，却是要恢复你那下身碍人物事的原有功能的。你那惩罚，待完成了今日的主要计划再说吧。」珂姐正色道。

「姐姐，此为何意？晓菊不懂。」我有些困惑，下身的肉瘤早已不堪大用，为何此时还要重返男儿身，这岂不是舍近求远？

「妹妹你这便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阳根乃是男人贵之根本，若是你能在顶着男根的情况下，也能练成贤良淑德的模样，日后若是取了男根，自然会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如此，你可明白。速成之法虽然便捷，但是确少了那一

味精气神，日后自然会沉迷欢好之事，故此法不可取也。」珂姐讲的时候，语音轻柔，自然是女人中的女人。「你是愿做那胯下荡妇，还是愿学着做一个里子面子俱全的妙人儿呢？」

「晓菊愿学着姐姐，做那一方妙人，绝不想做那终日追逐欢好的俗妇。妹妹受教了。」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的样子，给珂姐道了一个万福。

哪知这个万福让珂姐震惊异常，眼前此人的万福动作虽然别扭，但是确实是宋家独有的礼仪不假，那外人都是莲步后移，右手在左手上方在小腹前虚握双拳，而后膝盖弯曲。眼前这人其他都是相同，但是却将虚握的双拳换做了平摊的双掌，这正是宋家独特的万福之法。如今这万福礼仪已然少之又少，但是有外人偷学了去也是未尝不可，如今且需要仔细盘问。

「你这，万福可不算标准那，东施效颦么不是，旁人都是虚握双拳以示行礼之人内心惶恐之敬意，你这平铺双掌，是和用意，你是从何处学来的？」珂姐问的有些急了。

「那人已经死了，所以至此往后，他的过往我一概不会再提，姐姐你莫要再追问了。」若是此时说出是和母亲学的，那么自然便要提到宋文凡的名字，我打了12分注意，丝毫不愿提起此人分毫。

「你这人，怎么这般倔强？」珂姐听到我的回复，单手扶额，有些无奈。

「姐姐，这不是倔强，这是今日刚刚立下的规矩，若是我此时提了，自然还要受罚，我才不傻。」我虽然眉眼低垂一派顺从的模样，但是始终没有松口。

「也罢，你这样姐姐心中也是欢喜，那便随我来吧。」珂姐无奈，只能燧了我的心愿，按照刚刚的章程，带我到另外房间去回复男性功能。「只怕这次是真正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了。」珂姐心中暗想：「幸好后面还有时间，若是能再看出蛛丝马迹，我立时便计划将他救出，哪怕救错，虽身必死，但那也算是一桩功

德，只是苦了那小璞要在这世上孤身一人了，若是她，应该也是支持我的吧。」珂姐心中凄楚，脚下不经意间便快了几分。

这边珂姐忽然急行，步子稍微大了些，我跟在后面立马便发现了不对，「只是稍微急行了几步，步子便扭的歪七扭八，连那农地里插秧的妇人也是不如，倒像是那大老爷们迈腿走八字了，哪里还有丝毫的优雅可言。若是此时能把你失态的模样录下来，也不知你羞也不羞。将来我定然要练的比你这个老师还要优雅知性。哼。」我自然是没有工具将珂姐此时的步态录下来的，只能心中默默给她记上一账。

行不多时，珂姐的步调终于变缓，似乎她也是意识到了此前的失态，不慌不忙的调整着步调，只几步，就又变成了她往日那般波澜不惊的扭胯慢走了。

「这边走。」珂姐微微侧身，一如初次邀请我进入这别墅时的姿态。

上次她这般邀请我进来，当日晚上就被整治了许久，如今又是一般的姿势，我的心中一阵胆寒，只是此时乃是请君入瓮，不进也的进，深吸几口大气，我拖着颤抖的小腿，挪近了眼前看似灯火通明的房间。

36 内训

与上次的感受不同，这次进到陌生的房间，我没有那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有的只是如和风细雨般的舒爽，橘色的灯光暖暖的，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走上上面舒服极了，我从未见过如此舒适的房间。

「包先生，人给您带过来了。」珂姐也不上前，在我身后低声下气的说道，我甚至从她的语气中听出那么一丝的惧怕。这个包先生到底是何人，怎么连珂姐都对他这般恭敬。

「带进来吧。」奇怪的声调，此人应该不是本国人，或许是欧罗巴那边的人，有着奇怪的鼻音。

后面，后面我就断片了。这奇怪的地方，就不能让人好好的清醒一会吗？神神秘秘的，也不知这帮人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赶紧确认下身上的零件是否正常，确认身体没有零件缺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伤口后，我松了一口气。

「奇怪也是正常，我也未曾见过那包先生的真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进去后，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珂姐看出我有些疑问，主动上来搭话。

「你又未曾见过他真容，自然是进不去内室，那你又是如何知晓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的呢？」我自然是不信。

珂姐也不理会我的质疑，拿出平板，里面正式我进去之后的录像。

门开了，我进去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瘫倒了，一个脸戴白面具的壮硕男子把我抗到了手术台。然后一根长长的棍子就从我的口腔捅了进去，「这里是帮你去除肌肉活化剂，你能在床上躺那么久而不产生肌肉萎缩的病症，便是靠了包先生取出来的那个小圆球里面的药剂了。」

「你管这叫那个小圆球？」我指着视频里的包先生，他利用那个棍子从我的体内抽出来三个连成一串的玩意。

「你这次躺的久了，多放一些也是正常。」珂姐神色有些尴尬。

接着，包先生换过一根棍子，却是从我的菊穴插了进去。「这是在取出泄物分解器，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便是嗯，这些个小圆球帮助你代谢体内的废物的，配合你吃的糊状食品，可以安保一个成年人产生的80%代谢废物化成可供吸收的营养，其余的则转化成体液从毛孔中排出。」珂姐补充道「厉害吧，包先生的得意之作。你让我天天去那恶臭的房间里洗换，我自然是不愿了。」

「那他这又是在做啥？」看着那个包先生又开始在我的无用肉瘤上动手脚，透明的药剂被缓慢的注射进了鼠蹊位置，我惊恐的问道。

「自然是根据我们约定好的，帮你回复男性机能啦。此前也打过一针，你也可以理解为化学阉割，如今则是注射的中和剂，从今日起，你就又是男人啦，可惜呀，要做一个男女人。」珂姐嫌弃我蠢笨，这般主要的事情都忘记了，在我的脑壳上轻轻一个脑瓜崩。然后便是我被拖放到轮椅上，送出了门外。视频到这里便结束了。我正长舒一口气，珂姐却在旁边补充道「你那现在恢复功能的小东西上，姐姐还委托他给你留了礼物，当然，这个要你自己去发现了。」

「卧槽，你不要玩我啊。」我忍不住爆了粗口。

「嗯哼，宋晓菊女士，念你是初犯，若是日后再发出这些粗俗之余，我可是一样要责罚你的。」珂姐横眉倒竖，似乎这简单的粗言鄙语与她看来便是洪水猛兽一般。

「是，晓菊妹妹知道了。」毕竟是自己的不对，我垂下头颅，虚心的接受了珂姐的责备。

「这本是《女诫》，今日起，你便好好学习吧。」珂姐从书架上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以我的学习能力而言，读这些文字自然是手到擒来。接过书本，自己寻了个椅子，坐下便读。珂姐见我读的专心，也不愿打扰，起身在屋内转了一圈，终于选了未完的刺绣团扇开始了未尽的事业。一时间，房间内安静下来，一个绝美的女子在窗下娴静的做着女工，另一个主动雌化的男人，穿着可笑的女装认真阅读着女性入门书籍。所有的这一切，都被隐蔽在屋顶的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下来，传输到一个庄严的办公楼中，显示器前，一个略显俊秀的男子，此时见到二人如此作为，胯下立时挺立起来，「下贱。」然后按下裤兜里的一个小小按钮。这边珂姐突然小腹一紧，姘户里的小玩具立刻开始嗡嗡嗡的抖动起来。

「啊。」珂姐忽然一声低呼，我在旁边听到珂姐的惊呼，起身疾步朝她走去，不知她发生了何事。只见此时珂姐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好似突然发了什么病。

「珂姐，你怎么了？受凉了吗？要不要喝点热水。」我关系的问道。

「没事，刺绣扎着手了，有些疼，等下就好了，你好好读你的书，怎么这般不专心。」珂姐强忍精神，摇手示意我不要过来。可是单手却是捂着小腹，神色有些不自然。显示器那边的奇怪男子见到此般景象心中暗喜，偷偷又按了一下按钮。姘户里玩具震动的愈发猛烈了，珂姐此时已无法再镇定，捂着小腹弯下腰去，呼吸愈发的急促。

「姐姐，你真没事吗？」我想到珂姐的吩咐，没有起身，只是抬头安慰道。

珂姐此时已无力回答我的问话了，勉力站起身，摇摇晃晃的朝门外走去。我待要跟上，却被她挥挥手拒绝了。只是我未曾注意到，珂姐所坐的椅子上，此刻一滩小小的水渍正悄悄的挥发着。

《女诫》这本书薄薄的一册，内里内容虽然所用文言，但是在每段的后面都配上了插图和译文，在关键地方还引用了古时贞洁女子的小故事，而且，其中针对成书时的思想局限性也作了说明，着实一本极佳的妇德启蒙读物，理解起来还不算困难。我越读越是开始钦佩起母亲起来，书中所言诸多妇德细细思量母亲均能做到，我那便宜老爸不知祖坟上冒了多大的青烟才能将母亲迎娶进门，偏偏这人却还不知足。读着读着，我对那便宜父亲的怨恨愈发增加，只盼他早日在轮椅上死了才好。

「饶是今日领了《宋晓菊》的新身份，往日诸多本不该再提，但是母亲将我自小抚养成人，她始终在我心中所占极重的位置，这般亲情是无论如何都不敢舍弃的，至于那宋家诸人，往后你们自当该尽到抚育母亲的责任，此种人情，便当是我宋晓菊欠下了，往后如有机会，定然是要还这个人情的。」我心中如是想到。

37 上锁

时间便这般一日一日过去，每日的换洗吃食都是珂姐给我准备，原本的罗裙被我郑重的叠起收好，只待学成之后再穿。珂姐给我准备的都是青春靓丽的女子衣物，衣服都比较宽松，最时候我现在的状态不过。头发也被细细的修建过，如今前面留着齐刘海，后面扎起一个建议的马尾，我最是喜欢马尾根部拂过后颈的痒麻感觉，读起书来摇头晃脑，只当是读书时少有的消遣之法。

珂姐偶或随意问起《女诫》上的内容，每次我都对答如流，每日言行举止也开始学作妇人，把珂姐当作大家长来看待，见之必道万福，眉眼低垂，原本一个志气满满的男儿郎在一周内就变得唯唯诺诺，着实让珂姐赞扬了一番。

最让人羞恼的便是胯下那一团事物了，自从那日被包先生注射了神秘药剂后，早已沉寂半年多的两粒肉丸开始重发生机，肆无忌惮的开始排放雄性激素，每每看到珂姐妖娆的身姿，那肉条也开始做恶，初始只是微微探头，可是有一日，珂姐俯身过来考教我《女诫》的时候，饱满的乳房只轻轻刚蹭到我的胳膊，肉条便突起发难，久违的射精的感觉。奇怪的感觉，生理上很爽，但是心理上则不然，只觉得羞愧难当，不知如何自处。

珂姐自然是发现了我的异常，长期的禁欲加每日微量的性药作用下²，其实珂姐本身每日也是在苦苦维持清纯的外表，自从我被送到这豪宅中来，原本豪宅的主人便未曾再过来此地，珂姐自然也就是禁欲了半年有余，如今鼻息中陡然闻到了让人痴迷的味道，早已修炼的古井无波的心境此刻也是有些松动。

「你这，这，这，成何体统。贱妇！」珂姐稳了稳心神，少有的辱骂我道。

² 珂姐其实也被奇怪人士调教

「姐姐，晓菊也不想的，只是，只是，情不自禁啊。」我羞红了头，也顾不得肉条的感受如何，抡起拳头就朝下体连砸不止，心神激荡，不要钱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我原本当你是那心智坚定之人，哪知只是这般的小小考验都经受不住，还谈什么贤良淑德，我看你只是个粗鄙俗人，原来我还是看走了眼。」珂姐也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将我贬低的一文不值。

「姐姐，晓菊知道错了。姐姐你莫要生气了，日后晓菊自当好好管教自己，保证不在发生如此龌龊之事。」我急的下捶的双手愈发的快了，岂知那恼人的肉条在遭受到疼痛的刺激后，反而愈发的耸立起来，丝毫没有消退的意识。我也是气的着急，起身拿起珂姐用的剪刀就要下手除掉这无用的废物。

噼啪一声，珂姐在我脸上就是一巴掌，五根嫣红的指印立马显现出来。

「你敢，跟老娘走。」说罢，也顾不上我的反应，疾步走了出去。

胯下此刻被精液搞的一塌糊涂，肉条高高的挺立着，女裤上高高的凸起一团，精液早已渗透了薄薄的内裤，在女裤上肆意的夸张着。我也顾不上下身的尴尬，反正这豪宅中许久也见不得旁人，见珂姐早以走的远了，放下剪刀追了上去。

「本不想对你用这个的，但是妹妹你今日表现着实让人不喜，你自己装还是我来帮你？」珂姐取出一个小小的塑料盒子，也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根据你的尺寸定制的，我原本当用不到，想不到你还是免不了俗套，朽木不可雕也。」

我接过盒子打开，里面躺着一个通体灰色的奇怪金属物件，上面还插着一把小巧的钥匙。「这是什么，一把锁吗？」

「那是自然，看你表现，先用上一个礼拜。你先去清洗一下吧，看你把我给气的，气死我了。」珂姐依旧恨的牙痒痒的。

擦洗过身子，尤其对肉条家族重点照顾，经过了冰水的刺激，此刻肉条终于老实了下来，在下面缩成小小的一团。衣服遭了精液的污浊，已是不能再穿了，只能胡乱批了件浴袍赶忙朝珂姐所在的房间走去，如今我把这姑奶奶气的不轻，还是不要让她等的太久为好。

「如此正好，我说，你做。」珂姐看到我真空穿了浴袍过来，微微颌首，气好似消下去几分。

接过珂姐递过来的怪异金属制品，我根据珂姐的指示开始了动作。囊袋和肉条从金属环中穿过去，整理好位置，由于肉条此刻被冷水激过，缩的甚小，铁环套了几次都滑了出来，最后只能单手操作，一手扶住圆环，另一手将同样材质的盖子从肉条头部对准尿道位置，而后往后扣，饶是肉条拼命反抗，我手上用力，无视了肉条抗议的不适感，将盖子扣到了金属环上，而后珂姐过来郑重的锁死，然后收走钥匙。如此，这羞人的肉条便要在这锅盖锁中安心的蛰伏了，我和珂姐心中俱是开心。珂姐喜的是，不会因为眼前这人喷出的污秽浊物乱了心神，我喜的是终于可以不再见到这恼人的肉条。

「这个，你也装上，毕竟，你还是个男人呀，没有男根怎么能行。」珂姐递给我一个惟妙惟肖的假阳具，触之绵软，只是尺寸却是比下身肉条充血时的尺寸还要大上那么几分。

虽然心中不愿，但是我还是认命的接过，将假阳具根部的卡口对准金属环山的位置轻轻往下一按，假阳具便装了上去。将假阳具根部的一圈遮盖往后一翻，金属圈被完美的遮挡住，不细看，绝迹发现不了下身的阳具竟然是个西贝货。

「这锁是为你定制的锅盖锁，用最新的钛合金钢打造的，没有钥匙你想取下了，除非你割了下面的物事，等下去试试小解，应该没有问题，用的是之前测试过你的数据，多练习练习，尽快的熟悉他。还有，这次是一个礼拜，下次犯错便多加一天，第二次犯错便加上两天，以此类推，上不封顶。」珂姐见我处理完毕，对我解释道。

「莫说是犯错加一天，哪怕就是天天戴着，晓菊心理也是愿意。只是这画蛇添足的假阳，让妹妹好不适应。」我此刻感受这胯下被完全包裹的快感，只盼这锁能一直锁着才好。

「你莫要口出狂言，先熬过这一周再说吧。」珂姐见我这般，轻蔑的一笑。

38 后悔

晚间根据珂姐一贯的作风，只吃了些豆腐蔬菜，一杯浓浓的牛奶是少不了的，只是这牛奶味道虽然奶味很浓，但是我尝起来总感觉有点精液的味道，我只当是在床上被草的久了，味觉系统出了毛病，也就没有多做追究。洁牙也是一直在做的，在床上躺了半年，牙齿也一直未曾清洁，口臭是不可避免的，牙齿上满是黄渍，每日都要用一种乳白色的漱口水漱口，漱口水自然也是诡异的精液味道。这个事情我倒是详细的问过珂姐，答案却是让我哭笑不得，反正以后不可避免的都要接受吞精的要求，那自然现在有机会就要开始锻炼起来了。得了这样的回复，我的心里对这精液味道的漱口水倒是没有多大的排斥感了，甚至都要在口中含着，好好体味习惯这样的味道。

初次在上锁的情况下小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明明便意已经很强了，但是单手扶着假阳，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排泄。下身的肉条拼命的想要从牢笼中探头，但是血肉之躯岂能和钢铁相提并论，特质的锁头忠实的执行着他的使命，龟头被死死的锁在里面，顶住了锁头，锁头又被后面的铁环固定住，下身肉条和丸子三兄弟被勒的生疼，更遑论外面还垂着一条柔软的假阳。在卫生间尝试了许久，膀胱憋的快要爆炸，最后，迫不得已，变换了思路，在坐便器上坐下，双腿紧闭，拼命做提肛的动作，如此锁具对肉条的压迫感便少了些许，一番折腾之后，尿液终于随着假阳的马眼稀稀拉拉的流了出来。可气的是，这柔软的假阳竟然做成了包茎的款式，好容易尿完，起身时才发现在硅胶包皮里还残留了尿液，可惜了hellokitty的内裤了，又得换条新的。假阳做的颇为逼真，拨开包皮，内里的龟头做的惟妙惟肖，看着这个熟悉的道具，我心里莫名的烦躁，不愿多做探究。

第二日清晨，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往常这时，都是例行晨勃的时候，往常都穿了宽松的内裤，甚或换做女性内裤后，都不会对下身肉条有太大的阻碍，该怎样便是怎样。如今换成了钛合金锅盖锁，束缚感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肉条在下面挣扎着要抬头，却是被锁具牢牢的锁死在下面。我是被下身剧烈的疼痛感惊醒的，双手无助的摸索着肉条原本的位置，想要发泄出来，但是入手的却是毫无感觉的假阳。无助的上下套弄着假阳，却是丝毫没有减轻负担，我在床上翻滚挣扎着，想要减轻一些下身的痛苦，但是无论怎样，没有丝毫用处。最后，冲到盥洗间用，在凉水的刺激下，疼痛感才稍微好了些。这才是第一天，往后还有六天，我该怎么办？

珂姐自然是不会理会我的感受的，每日依旧是让我看书，间或是帮她的刺绣工作打些下手，或是在厨房帮忙洗菜做饭。前几日还好，用这些事情还能转移一下注意力，性子学着慢慢娴静下来，不再如男子时那般风风火火，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就像压力锅一样，哪怕是文火，只要煮的够久，总有爆炸的那一天。

从第三日开始，无论我做什么事情，脑子里都迷迷糊糊的，多日的禁欲早已让我神志有些错乱，整日遍是想着如何让下体发泄出来。功课也拉下了，自然是惹的珂姐不喜，玉口轻启，上锁的日子又多加了一天。第四日，珂姐让我给她递个剪刀，我鬼使神差的递了把裁纸刀过去，如此，日子又加上了两天。第五日。。。第六日。。。随着犯错次数越来越多，珂姐饶是脾气再好，也有些怒了，直言让我好好准备一下，改日必然要让我终生难忘。

我此时哪里还能记住珂姐威胁的言辞，满脑子就是要释放，要射精，那假阳自然是无论如何套弄都不会有感觉的，这日晚间，或许是我粗暴的套弄他的时候触动了某处的开关，假阳竟然被我拆了下来，而且随着我的套弄，假阳诡异的

好像有了些硬度。前门不成，那便走后门吧。时隔许久，后庭终于在我自己的努力下，迎来了一个粗壮的物件。

随着假阳缓慢的向内深入，久违的满足感，我跪伏在床头，右手扶着假阳，一下一下的操弄着自己的菊花，好像一个欲求不满的婊子。肉条此时剧烈的充血，把整个锁具都带着往前探出少许，睾丸在铁环的作用下卡住了阴囊的皮肤，整个下体疼痛异常。但是在欲望的推动下，这些疼痛又算的了什么，操弄了许久，总是不得发泄，我几欲疯狂，后庭的阳具套弄的愈发急了。

正在我觉得快要到高潮的时候，原本稍显坚挺的假阳突然软了下来，软到好似液体一般，无论我尽多大的努力，软趴趴的在后面，无论如何都不愿在深入一步。我绝望了，在床上扭动翻转，心如刀割。也不知折腾了多久，可怜的人儿终于浅浅的睡去了，睡梦中下身依旧习惯性的一顶一顶，好似要缓解早已被激发的情欲。

闹钟响起，我陡然被惊醒，第一时间便是满怀希望，期望那假阳能重复坚硬，可是依旧是软软的，怎么也不像能塞进菊花的样子。第二时间才发现，下身处湿漉漉的，熟悉的精液的味道，这该死的肉条，竟然敢在我毫无知觉的时候遗精，那射精的快感竟然可以让主人完美的错过了，我狠狠的给了下身一巴掌，岂知稍一触碰便异常疼痛，我佝偻着捂着下身。

「你这个毫无礼数的母狗，如今知道这锁的厉害了吧？」珂姐不知何时已站在我的床头，神色冷峻。

「姐姐，晓菊知道错了，快帮妹妹解开吧，妹妹一直这般着实受不住。」也顾不得下身的狼藉，我祈求起来。

「受不住也要受，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这世上焉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不过姐姐这边有减轻你痛苦的法子³，不知这宋文凡可愿意接受。」珂姐依旧神色冷峻，但是言语间已有了些许的松动。

「姐姐请讲，另外，妹妹乃是宋晓菊，切莫在开妹妹的玩笑了。」我虽然情欲难忍，但是还是敏锐的发现了珂姐的陷阱。

「还如男人一般通过射精来满足自身的情欲，我叫你一声宋文凡又有何处不妥了？」珂姐听到的反驳，质问道。

「这。。这。。妹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还请姐姐指教。」我此刻也是觉得珂姐说的有理，诚心诚意的问道。

「如此也好，看你身上脏兮兮的，去洗过了身子，再来寻我吧。」

³ 珂姐提出减轻锅盖锁的方法

39新衣

内心痛骂肉条不争气，我按照珂姐的要求洗过身子在折返回去寻她。幸好昨日晚上遗精过了，肉条此刻安静的折服在锁具里面，脑中的胡乱想法少了许多，头脑好似重新恢复了判断力，不至于整日想着发泄而无法与珂姐正常交流。

「珂姐，下面这个锁，是在是让我受不住，求你了，帮我取下它吧？」下面那个小小的锁具着实让了遭了不轻的罪，当下也顾不得其他了，只想求珂姐帮我取下这个烦人的物件。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婊子，给你戴锁，本就是顺应你自己的意愿而为，奈何你自己不争气，若不是你的好爸爸不愿意切掉你下面那根，否则，按照我的想法，那自然是要先帮你去了那烦恼根才是正经。」珂姐见我见面就是求她去锁，心下越想越气，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好姐姐，晓菊知道错了，那便不取好了。」我见珂姐骂的狠了，慌忙解释着。若是此时不低头，珂姐心里发狠，真的把下面肉条给我割了，虽说肉条被割掉只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此时此刻我尚未做好心里建设，自然此时还是低头认错的好。

「算了，你要取，那便取了吧，从你近几日的表现看来，现在给你戴这么霸道的玩具还为时过早，还是想做些其他的训练好些。」珂姐本是个心细如发的女子，自然是发现了我话语中的示弱心里，心中恼怒之气稍减，原本倒竖的柳眉也平和了下来。

珂姐心里舒服了，可是她接下来做的事情却是让我遭了好久的罪。只是如今回想起来，却也是一桩美好的回忆。珂姐取出钥匙，刚把束缚肉条的锁解开，肉条便迫不及待的勃起充血，肆意的在珂姐面前展现着它的委屈。肉条在经过了

半个多月的压迫后，如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我顾不得珂姐在场，便伸出手去在肉条上前后套弄，口中不住发出愉悦的呻吟。

「这么小，真可爱。」珂姐眼神迷离，思绪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口中喃喃自语，竟是对我此时自慰的表现视而不见了。

下身的肉条应该是被憋的久了，不到半分钟，一股热流从后颈沿着脊椎窜流而下，紧接着下身一阵抽搐，我口中发出了幸福的呻吟，舒服多了，肉条被禁锢住的日子着实不好受，但是若不是前面日子的禁锢，高潮又怎么会来的这么迅猛，我的心中也有些迷惑了。

「你个不知廉耻的母狗。」粘稠的精液溅射在地板上，空气中隐约传来精液独有的腥臭味道，珂姐的思绪被鼻息中传来的腥臭味道惊醒，发现我竟然在她面前自慰，柳眉又是皱了起来，开口便骂。

「我，我。。。」「本来还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耳旁陡然传来珂姐的厉喝，我支支吾吾的无言以对，就算珂姐骂我的母狗也顾不上了。本来在俏丽佳人面前自慰已是大不敬的行为，更遑论还高潮喷发了，此时地板上白色的精液在我俩眼中都是异常刺眼。」

「母狗，竟然这点自制力都没有，昨晚你自慰的事情也就算了，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自慰高潮，还真的是不知廉耻啊。」珂姐依旧是不厌其烦的辱骂着。「你过来，你这样的不知廉耻，那么我也就少了那么多的心里负担。」

我根据珂姐的指令，我走上前去，虽然万般不愿，但是珂姐凌厉的目光射在我的身上，随着她眼睛一个上挑，我最终还是认命的把裹在身上的浴袍脱了下来。我羞意更甚，双手捂住下身的肉条，扭扭捏捏的不知如何自处。

「哟，母狗还知道害羞呢？刚刚自慰的时候怎么不像现在这样拘谨。」珂姐嘲笑着我的幼稚动作。听着珂姐辱骂我的言辞，我的羞意更甚，转过脸去不愿再直面她。

「过去，趴在桌子上。」珂姐命令道。

我依言过去趴下了，珂姐在背后嘻嘻索索的不知在干什么，我也不敢转头去看，生怕一不小心又触了这位女爷的霉头。忽然，一个冰冷的肉色皮革物品从后面包裹住了我的腰部。哦，原来是束腰。

「吸气。」珂姐命令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将肺里的空气全部挤压出去，珂姐才满意的搭上了背后束腰的搭扣。束腰的龙骨极其坚硬，将我的上身始终保持在笔直的状态，我竟然连正常弯腰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紧接着，脖子上被带上了同款的肉色皮革项圈，喉结部分有一个小小的心形金属圆扣，点缀着单调的颈部。

我只当是珂姐在与我做那些情趣游戏，只是趴在桌上任她摆布。紧接着是手腕脚腕上也被套上了肉色的皮革护腕。而后，两根比我肩略窄的金属短棍被固定在了护腕上。如此，我的双手双脚便被金属杆强制撑开，始终保持在了张开的状态。

「转过来吧。」珂姐命令道。

由于双脚被金属杆固定住了，动作起来不太方便，我摇摇晃晃的双手扶着桌面才勉强转过身来。眼前珂姐手上拿着一串金属链子，她嘴角翘皮的勾起，似笑非笑的看着我。

「准备好了吗？带上这个链子，你就不用再戴锁了，怎么样，这个交易合理吧？」珂姐蛊惑着我。

「真的吗？我愿意。」我此时自然不知道，那根不足一人高的链子会把我真正的改造成一个不知廉耻的母狗。

链子从颈部开始，首先连接了颈套和手部金属杆，只是链子的长度不够，我只能弯曲肘部，珂姐才勉强把链子固定住了，而后是连接脚部的金属杆了，只是链子是在不够长，我只能根据珂姐的指示，坐到地上，弯曲双脚，把脚部的金属杆尽量往腰部送，这才能把金属链子扣上。

「好了，这些就是你往后的衣服了，动动你的脑子，好好生活吧。」珂姐忙完了这一切，拍拍手，也不顾我有多少问题要问，转头袅袅婷婷的扭着细腰就走出了房间。

是的，我的肉条自由了，可是金属杆，金属链条，强力束腰的双重作用下，我的双手只能勉强的碰到它，想要撸管自然是万万不能，而且现在身上不着片缕，肉条在冰凉的地板的刺激下，早就缩到最小，只在下面羞羞答答的漏出一个小头。

「珂姐，被束缚成这样，我怎么走路啊？」初次被锁具控制住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我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声的喊问道，只是别墅里此时无论如何都没有人来回应我了。

40 冲突

身体被强迫蜷曲着，腰部被束腰折磨着，颈部手腕脚腕的异物感也越来越重，是的，肉条解放了，但是现在浑身上下除了肉条外，其他地方都透露着不舒服的感觉。我尝试着重新站立起来去寻找珂姐，但是这样，我便只能佝偻着腰，腹部被束腰狠狠的挤压着，肉体的感觉极度不舒服，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就只能如此了。

我佝偻着腰，蜷着腿，一步一步的挨出门去，反正在这别墅里也从来没有其他的人出没，也不怕浑身赤裸的情况被他人发现，就这样，我一步一步的慢慢挪出了房间。珂姐在厨房做饭，一阵食物的香气传来，我慢慢的向厨房挪去。

「哎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还没到吃饭时间，臭男人不要进厨房的道理你都不懂吗？」珂姐虽然拒绝，但是语气充满了戏虐。「还有，你真的好笨哦。」珂姐调戏完了我，又转身过去专注到她的食材上面去了。

「这些，什么时候可以取下来啊？」我此时腹部被挤压的疼痛不已，只能拉下脸皮，再一次向珂姐求助到。

「到能取下来的时候自然就能取下来了，现在你就开动你愚蠢的脑子，好好想想解决办法吧？奴家可是万万不能和你明说的呢。」珂姐直接拒绝了我的哀求。「不过，你现在可是自由了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除了不能出门，想去哪儿都可以的呢。」珂姐依旧是那种波澜不惊的语气，说实话，现在听到她这种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我真的很想打她。

没有办法，只能转身挪出了厨房。是的，我自由了，但是被困在这栋别墅里面，又能自由到哪里去呢？硬撑着腹部的不适，我慢慢挪到了书房，毕竟往常每日的许多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对书房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陡然间没有了每日的任务，心中难免空落落的，眼看着刚刚写字读书用的物品就放在书桌上，现在全身的拘束却让我连凳子都上不去。折腾了许久，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只能无助的坐在地上，这个姿势还能让我的腰腹稍微舒服一些。心中忽然有感，感觉自己放着家中的娇妻不管，母亲的身体也不知道如何，自己这么长时间不能在她老人家身旁伺候，反而却是被拐骗到这个魔窟里来受这样的折磨，那个恼人的吴茂才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也不早些来接人家回去。多般愁绪涌上心头，我无助的双手抚面，眼泪却是早就开始在酝酿了。

「小母狗，吃饭了。」珂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哦。来了。」我拭去眼角的泪水，慢慢的向餐厅挪去。

「哟，这是怎么了？还流眼泪呢了？什么事情让小母狗这么伤心呀？来，说出来，让珂姐开开心心。」珂姐戏虐的声音再次传来。

「姐姐你就会戏弄人家，不理你了。」我赌气的回应着，只是利用这种姿势往餐厅挪动，是在是过于缓慢，让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我跟你讲啊，当你不能反抗的时候，尤其是像你这种母狗一样的贱货，都被主人送到我这里来了，那么，就不要反抗了，就像强奸一样，乖乖的躺下来享受吧，反正也反抗不了。」珂姐看着我窘迫的样子，意味深长的说道。

「你个贱货，怎么不能反抗，看我怎么弄死你，都是你个贱人，害得我現在有家不能回，有娃不能抱。我，我和你拼了。」被珂姐逼迫到了极限，我怒火攻心，也顾不得身体上的诸多约束，拼尽全力就像珂姐撞去。

「呵呵呵，人家真的是个贱货呢，只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珂姐一个妖娆的转身，轻飘飘的就闪过了我拼尽全力的冲撞。闪身间，还不忘嘲讽我。「还有，你这个母狗，怎么可以骂人家呢？」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你这个贱人。」我一击不中，恶狠狠的朝珂姐发泄着心中的委屈，不甘。

「小母狗，你这是什么话，当初不是你自己要求的吗？还有，前些日子学的东西，你是一点都没学进去啊，姐姐心中可是很伤心呢。再说了，你这些日子的吃穿用度，不都是姐姐给你准备的？可以说，到现在你还能活的这么滋润，可都是姐姐赐予你的呢。」珂姐辩解着。

「你，，，我，，，这，，，」我迷惘了，也不知珂姐说的对不对，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姐姐生气了，你今日不准吃饭了，在这房间里反省吧，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们再接着聊。」珂姐转身去了，还不忘把门反锁起来。「对了，别忘了，没有吴茂才，你现在可还在楼下的床上躺着呢，卖屁股的日子舒服吗？还要不要再躺一回呢？」临了，珂姐还不忘威胁我。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窗外早已黑了下来，腹中早就在唱空城计，我又不想在珂姐前再次弱了气势。又硬撑了许久，脑海中不住的在思考珂姐临走前对我说的话，「就像是婊子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那么还不如躺下来享受。而且，珂姐都叫了我那么多次母狗了，现在这身装扮，可不就只能趴着当狗了吗？还那么执着干嘛？趴下来享受吧。」最终，我想通了，强忍着腹中的饥饿，我慢慢的瘫软在地上沉沉的睡去了。

第二日一早，或许是放下了心中的执着，没有了往日的闹钟，我昏睡到很晚才醒来，眼前地板上放着一碗白粥，早就已经没有了热气，想来珂姐已经准备了许久了。心中重新坐了一会心理建设，「宋晓菊，从现在起，你就只能做一条母狗了呢。」我缓慢的趴倒在地，果然，金属链子的长度设置的刚刚好，当我趴倒爬行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影响到我的行动，束腰中间的龙骨强迫上身笔直，同

时也保护了人类进化了不再适合爬行的脊椎。「果然，她从开始就是这么想的。」我朝面前的粥碗爬了过去。

珂姐从监视器里看着我狼狈的喝粥的样子，眼神中漏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落寞。「果然很聪明，只是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做戏，还需要再试试她的底线。」

于此同时，珂姐房间的另外一头，一个略显阴柔的正装男子也正在观察着她，手中的遥控器按下，珂姐也随之捂住下腹，脸上红潮乍现。

41 训练

我努力的想用面前的这碗白粥满足腹部的饥饿感，但是这样的进食方式与此前完全不同，尝试了多种姿势，单手扶碗，那么上半身的重量就全部支撑到了单手上，只一会，手臂就会异常酸麻，不时的更换支撑用的手臂，最终，长时间未曾进食，体力依然不支，我一脸栽倒在粥碗里，粥碗被打翻，撒了一地，我正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进食的时候，珂姐进来了。

「好，好，好。」珂姐拍着手走了进来。「看来，小母狗还不算太笨。」

「姐姐，晓菊知道错了。」我趴在地上，仰面看像珂姐，脸上堆笑。

「不错，可是姐姐对你昨天的行为还是很生气，你觉得姐姐该怎么惩罚你这条母狗呢？」珂姐似乎还在生气。

「但凭姐姐吩咐。」我认命的地下了头。

等了许久，也不见珂姐发话，只是从眼角的余光看去，珂姐也没有走，只是今日的珂姐有些奇怪，未曾穿平日常见的细高跟，裸着双脚，仔细看，晶莹的丝袜在阳光下不时反射着亮光。晶莹的脚趾如一粒粒蝉儿，指甲上涂着晶莹的粉色指甲油，仿佛在诱惑着我。见珂姐的态度来看，而且右脚近乎都放到我的眼前了，一瞬间，我明白了珂姐的用意。往前蹭了两步，埋下头去，就对着珂姐的芊足舔舐起来。显然，珂姐对我的反应很满意，莲足轻抬，好让我舔的更加卖力些。

「嗯，小母狗真乖。」珂姐不时的拍着我的头以示鼓励。「好了，就到这里吧，口水都流出来了，真下流。姐姐这丝袜可贵了，弄脏了你可赔不起。」

珂姐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套护具，护膝和护肘各一套，与地面接触的地方贴心的做了加厚的设计，这样可以在爬行的时候保护我脆弱的膝盖和手肘。

「走两步，看看合不合适。」珂姐命令着。

我听言在珂姐脚边爬了一圈，不算太舒服，但是没有直接接触地板那般疼了。我如实的像珂姐反应了我的感受。

「嗯，那便这样吧。」珂姐取出一条狗绳，与我脖子上的心形卡扣连在一起。「走吧，狗狗还是需要溜溜的。」

珂姐在前面慢慢的走着，我跟在后面慢慢的爬着，初次爬行这般长的距离，我的膝盖和手臂颇有些酸麻，但是珂姐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自顾自在前面牵着我，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一般。

「姐姐，我要上卫生间。」许是没有穿衣服的原因，在外面被凉风一吹，此刻腹中翻江倒海，快要憋不住了。

「忍着。」珂姐毫无感情的话语从前面传来。

又溜达了两圈，腹中疼痛之势更甚，爬行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珂姐似乎有些不耐烦，不住的拉着狗绳。没有办法，我只能强忍着腹中的不适，继续爬走着。

「卫生间在那，去吧。」天籁一般的命令终于从珂姐的口中发出，只是她手指的地方却让我尴尬无比，那哪里是什么卫生间啊，明明只是一颗树而已。

「去吧，在树后面。」见我没有动作，珂姐再次下达了命令。

没办法，我慢慢的朝那颗树爬了过去，当然了，狗哪里配有卫生间，那些街上的野狗不都是随地大小便的吗？现在还有一颗树，自然是珂姐天大的恩赐。

噼啪一声，珂姐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鞭子，狠狠的抽打在我的屁股上，

「狗是这么拉屎的吗？」很难想象这样粗鲁的话语会从珂姐口中传出来。努力的回忆着狗子拉屎的动作，我屈辱的把双手撑到了地上。

珂姐扭动了一个开关，地上生出来一根水管，冲天喷射着温水，我自然意会到珂姐的意思，爬过去把菊花放在温水上方，等待冲洗干净。如此，整个排便才算完成。

「好狗狗，真聪明。走吧，回家了。」珂姐夸奖着我，还不忘在我的头上缕了几下。

我原本房间床上的被褥已经被清理掉了，转而在墙角多了一个巨大的狗笼，里面放满了被褥，不出意外，狗笼就是我往后休息的地方了。「进去吧，乖。」珂姐命令道。

我虽然心中不甘，但是还是乖乖的爬了进去。丁玲一声，狗笼被锁上了。「待着吧。」珂姐吩咐道，转身便走了。

陡然间被剥夺了所有人类的娱乐活动，我在狗笼里百无聊赖，这种被放置的感受着实难受，什么都干不了，只能趴着呆呆的看着窗外，自由的鸟鸣似乎都在嘲笑我的作茧自缚。

不一会，珂姐去而复返，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进来也不说话，只是把行李箱里的物件一样一样的摆出来，就已经让我心惊肉跳了。最惹眼的自然是一根硕大的硅胶假阳，仔细观瞧，竟然与当初吴茂才胯下那根有八分相似。「呸，贱狗，当真是下贱。」此时看到硅胶假阳，我竟然不自觉的开始往吴茂才那边联想，当真不要脸，心中默默的骂了自己下贱。

假阳被固定在了我的面前，后面连接着一个可拆卸的容器，也不知道是用来装些什么东西的。看着珂姐掏出这般逼真的道具，我自然知道她想要干什么，后面的容器要装些什么东西，也能猜出个七八分。只见珂姐在后面连接的容器里倒入了一包粘稠的精液状液体，把假阳后面的电线接上电，而后看着我，也不言语，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珂姐？珂姐？」我此刻瘫在被褥上，见珂姐失神许久，轻轻的唤她。

「啊？哦，想到些事情，倒是忘记了你还在这里了。」珂姐摇摇头，神色黯然。「这根鸡巴，你熟悉吗？」如此粗鲁的言语冲珂姐口中飘了出来，与往常她的人设严重不符。

「看着，到有八分与吴茂才那人的有些相似。」我如实回答。

「那便对了，这宝贝可是我们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制作完成的呢，高科技产品，不要和市面上那些硅胶玩具一般看待。话说，若是吴茂才知道你还记得他的大宝贝，估计心里也会欢喜的吧。」珂姐虽然嘴上这般说，心中却想，若是你此番认不出来，不知道要受多少无妄之苦呢。

「当真？」我有些差异，想来那吴茂才虽然强迫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若不是他，估计我现在还是那个躺在床上千人操万人轮的肉块，心中竟然莫名升起了一阵感激。

42 变化

「这根假阳是完全按照吴老板的数据定制的，里面有各种传感器，能完美的模拟他的鸡巴在受到各种刺激下的反应，你可要好好的伺候它哦。毕竟，这东西，只有在传感器确定他到了高潮的时候，你才能进食了呢。」珂姐指着假阳后面的容器说道。

「这是什么道理，到底什么意思？」心中自然是知道珂姐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屈辱，反问道。

「不要装傻了，堂堂京大的高材生，阅读理解不会这么差吧？动动你的高智商脑子，好好服侍你面前这根假阳吧，我保证，不出半个月，你就会爱上它的。努力吧，高材生。」珂姐转身去了。

「往常那般羞辱我就算了，如今在这里竟然还要如此，你究竟要把我的人格践踏到什么样的地步才会满意？可恶的吴茂才，我恨你。你怎么不快些把我接回家，我往后保证对你言听计从，我不想在这里受这些屈辱啊。我恨你，我恨你。」我瘫倒在狗笼里，低声的啜泣着。固定在笼子上的假阳此刻软软的垂着，就算此刻笼子里的狗如何的伤心，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它只是居高临下的垂在那里，垂在我的头顶，垂在我的心头。

啜泣了许久，只把被褥都哭的湿透了，许是刚刚爬行耗费了大量体力，我体力不支昏昏沉沉的睡死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已是半夜，饥饿感如排山倒海般传来，即使是有束腰的压迫，饥饿来的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毕竟已经一整天没有进食，此刻已是饥饿难忍。在笼子里辗转腾挪，四肢被强制弯曲的酸痛感始终得不到缓解，狗笼又不算太大，饶是转了几圈，最终还是躺着比较舒服。可是躺着，只要一睁眼，那根鸡巴就垂在眼前，似乎在诱惑着我，来啊，舔啊，舔了就

有东西吃了。「哼，我就不干，看谁熬得过谁。」我赌气的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继续睡觉。

笼子里的第二天

我可以的，绝不屈服，我不住的给自己加油鼓气。

笼子里的第三天

我快要渴死了，不吃还能靠身上的脂肪硬抗，可是没有水喝，快要要了我的命，喉咙好像刀割一样难受，嘴唇由于脱水已经起了死皮，我无助的用舌头滋润着干裂的嘴唇。我可以的，绝不屈服，吴茂才，我恨你。

自前天之后，我仿佛变成了这个别墅里唯一的活人，珂姐走了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往常窗外的鸟鸣还能带给我一点希望，但是此刻，听着它们自由的啼鸣，我的心中无来由的烦躁。最可恶的是，我已经虚弱不堪，下身的肉条却不合时宜的挺立着，不可一世。可是此时，我已经没有精力管它了，是死是活，你们给我一个痛快吧，这活活渴死的滋味当真不好受。

许是头顶的假阳怜悯我，又或是这假阳并没有珂姐说的那般神奇，此时假阳的马眼里慢慢的渗出一滴珍贵的液体，就那么正好滴到了我干裂的嘴唇上。略带温热的液体滋润了我的双唇，我贪婪的用舌头把这珍贵的液体润满双唇，这是什么味道？如此熟悉，如此腥臭，如此。。甜美。我要，我还要更多。

耗尽了全身的气力，我转身爬起来，正对着疲软的假阳。此刻，假阳的马眼上一滴透明的液体正在慢慢汇聚，液滴慢慢成型，就要滴下去了！我毫不犹豫的凑上前，张开双唇，含了上去，生怕宝贵的液体就这般滴落。

没有想象中的硅胶气味，有的只有男性荷尔蒙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我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想要从假阳中汲取到更多的液体，可是，无论我如何用力，却是一滴都得不到了。

「毕竟，这东西，只有在传感器确定他到了高潮的时候，你才能进食了呢。」珂姐此前给过的唯一提示涌上心头。我竭力回忆此前与吴茂才颠鸾倒凤时的做法。避开牙齿，活用舌尖，旋转，嘬弄，收缩口腔，挑动。虽然动作生涩，但是假阳还是随着我的动作，慢慢的挺立了起来。

假阳上慢慢传来温度，果然有效果，我嘬弄的更加卖力了，口水混合着假阳渗出的液体，随着我的卖力套弄，发出了啧啧的淫靡声响。好像在奖励我的付出，马眼不时流出一些液体，滋润着我的口腔，喉咙，体力也开始慢慢恢复。见果然有效果，我嘬弄的更加卖力了。忽然，随着我舌尖不经意间在龟头上环绕一圈，最终在冠状沟里轻轻一挑，假阳陡然变粗，而后激烈的抽搐，射出了粘稠的糊状物。我贪婪的把那些糊状物全部咽了下去，干渴的胃部终于有了食物的灌溉，身体开始重新焕发活力。「这只是为了生存下去而已，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我自我麻痹着。

随着体力的恢复，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目前的处境来，可是思绪却总是围绕着眼前的那根假阳。毕竟它太惹眼了，只要睁眼，它就在我眼前垂着。此时它刚刚发泄过，软软的垂着。「小冤家，原来没了你，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啊。」

只要有了第一次，往后便是水到渠成，每日又恢复了刚来到这栋诡异别墅的规律生活，只是此时不同往日，再不是每日读书写字的活法了。珂姐再也不把我当成人类对话，只是用训狗的方式来命令我，走，停，坐，每每我根据命令便给予奖励，不听话时便直接拿鞭子伺候，仿佛，我在她眼里，真的只是一条狗了。

每日的进食自然还时要自己努力才能吃上，为此，我的口交技巧也愈发熟练，若是饿的狠了，我甚至可以在一分钟内吃上饭。为此，我心中的意非凡。此

时这种喜悦却是不能和珂姐分享了，因为，只用简单的「汪汪」如何能表达出复杂的意思呢？没错，话语权已经被剥夺了。珂姐也未曾直接命令我不许说话，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只要一说话，鞭子就劈头盖脸的打下来，丝毫不给我解释的权力，越说越打，直到皮开肉绽。被打的怕了，我便不再说话了，只是用「汪汪」来表达委屈。

时间久了，我时常在想，或许，我本来就是一条狗吧。

43 来客

转眼我已在这别墅中待了快一年了，也不知这一年中家人到底如何了，许久也未曾和家中联系，尤其是我和蒋倩的孩子，日子呆的越久，心中的思念之情愈甚，若是被家中老小得知我现在的模样，不知道他们会对我多失望，现在的我，也不敢以这样的姿态来面对她们，只能把思念默默的留在心底罢了。可恶的吴茂才，若不是他，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每日饮食用的假阳中，可定含有雌激素的成分，这个我自然已是发现了，每每低头，原本平坦的胸前逐渐隆起，现在趴着的时候，肉眼可见的两个小山丘骄傲的垂着。虽然我以前就有变装的癖好，但是当身体真正的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心中更多的却是犹豫，彷徨，无奈。头发已经长到及肩了，每每进食的时候，发丝总会不可避免的在脸颊上摩擦，麻麻痒痒的，虽然不似短发时那般爽利，但是，我打心底还是喜欢上了这种奇艺的酥麻感。

这日，别墅里终于来了新人，一个外表看上去爽快利落的美女，珂姐和她如闺蜜般谈笑风生，而我，只能安静的趴在桌角旁，时刻准备着当他们的搁脚石。通过她们的谈话我得知，美女的昵称是小璞，近一年是回鲁郡老家去了，往常调教的活计都是小璞和珂姐一同配合着来干的，只是小璞终于得到了回家的机会，这才把担子都压到了珂姐身上。想到珂姐每日安排我的调教道具，身上脏了还要帮我洗澡，而且我还曾经那般凶狠的对待她，心底自然的升起一股歉意，不知该如何报答。

「汪。」我抬头呼喊一声，而后不住的摩挲着珂姐始终光滑水嫩的小腿。珂姐自然是理会的了我的意思，翘起二郎腿，粉嫩的足尖伸到我的脸前。桌上两

位闺蜜谈论着诀别重逢的小心思，每每谈到开心的时候，娇笑声不绝于耳，而桌下的母狗卖力的舔舐着她们的脚，多么和谐的景象啊。

「珂姐姐，你知不知道啊？听家里人说，宋家这次可是载了大跟头呢。」小璞压低声音说道。

「宋家载不是三天两头要载跟头嘛，多一次不多，少一次不少，而且你又何必要说与我听。」珂姐似乎是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冒。

「哎呀，我知道姐姐你只是表面做着冷漠的样子，实际上心底不知道有多关心宋家呢。我说的对不对呀。」小璞看来是个活泼的性子，说起话来古灵精怪，甚是好听，

「小丫头，你，你莫要这般说，奴家，奴家才不关心什么劳神子宋家呢。」好似被小璞说中了心中痛处，珂姐说话都磕巴了起来。

「哎，这要是两年前，我怎么都不敢相信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既然如此，那我便不告诉你宋家二公子结婚的时候林家闹事的事情了吧，哎那场面，当真是，啧啧啧。」小璞欲言又止。

「你又在框我，我出来的时候二哥明明失踪了，怎么这么快就寻到了，还结婚，而且他孩子都那般大了，这绝对不可能。」珂姐回答的斩钉截铁。

「你看看吧，还说不关心，心口不一的坏人，小璞不想理你啦。」小璞嘴上说着气话，头也转向一边，可是那脸上的意的表情明明就是在说，快来哄我啊，笨蛋。

「哎哟，小璞妹妹，你快些说与我听吧，你总是这样，说一半，留一半，就算是奴家错了好不好？好不好？」珂姐牵住小璞的手，面带歉意的说道。

「这两人怕不是蕾丝吧？我在桌下听着她们的谈话，这哪里像是闺蜜间的谈话，明明就是在打情骂俏嘛。」可是我是万万不敢插言的，依旧在桌下对着两

对美脚奋斗着。「而且宋家丢脸，我心里最开心了，好好听下去，看看这宋家是如何丢脸的。」

「这可说来话长，珂姐你就准备这样让我干说嘛？口干死了，而且你也不怕被下面这小狗给听了去？」小璞心思缜密，说到我的时候，还有意无意的轻轻踢了我一脚。

「但说无妨，反正它也和你我一样，终究会被困在此处的。你且等着，我去泡茶，节前的花茶，林远为特意给你我留的，为了等你回来，我可是一直没舍得喝的。」珂姐起身去取茶去了。

「也行，那便给你讲讲吧，谁让本小姐回家了一趟呢。宋家那日送了拜帖，只请了些亲密亲属去参加他二‘公子’的婚宴，我自然是要跟着爸爸一起去了，只是啊，那婚宴上虽然人少，可是却来了个不速之客。」小璞故意在公子上加了重音。

「哎，你莫要打管子，我当年遍地寻他都寻不到，怎的我一消失他就回家了，却不能好好聚聚，当真是天意弄人。而且什么不速之客，来人到底是谁，竟然敢在宋家的婚宴上闹事。」珂姐有些落寞。

可是我在桌下却是有些诧异，公子？不是特么早就变成了女人么，怎么还叫公子？而且那个不速之客定然要拿这件事做文章，且听下去，看看那人是如何大闹婚礼的。

「来人自然是那个陈展荣啦，而且啊，还带着你原本的二嫂许佳漪一起去的呢。不得不说啊，你们宋家，可不是一般的乱呢。」小璞说一句话总要卖一个关子，让珂姐听的好不烦躁。

「这些，又与你我何干，我只想知道那陈家到底干了什么？」珂姐有些恼了，见小璞言语总是说不到重点，饶是现在性子养的极好，现在却也是有些按耐不住了。

「哎哟，姐姐你好可怕，妹妹再不敢了。」小璞装作害怕的样子，可是脸上的笑意却怎么都不似真的害怕。「姐姐要是觉得小璞不好，那便打死我吧。」

「你，总是这样胡闹。」珂姐虽然不喜，却是弹出身去，在小璞俏丽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可是，姐姐就是喜欢你这般胡闹的模样。」

「你二哥现在要叫二姐了，嫁了个警察，陈展荣利用许佳漪大闹婚礼，把你的大伯气到心肌梗塞，大姨气的脑溢血，现场那叫一个乱哦，要不是抢救及时，怕不是红事变白事了哦。」许是恼了珂姐刚刚的态度，小璞言简意赅，直奔主题。

「母亲！」听到大姨脑溢血，我再也顾不得其他了，大声呼喊了出来。大力抬头，却是被顶在了红木的桌背上，后脑剧痛，立时晕了过去。

44 转变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躺在松软的棉被上，身上的一应装备都被去掉了，长久弯曲的四肢终于得到了舒展，一瞬间，我仿佛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个长梦。只是后脑传来的刺痛提醒我，母亲出事了。

「你醒啦。」自从我晕过去之后，珂姐始终在我身旁照料，未曾离开半步，如今见我醒来，立马上前搭话。

「汪。」我努力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嘴里传出来的只有这些。

「好了，这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恢复的，你好好休息，鞭子我收起来了，再也不会打你了，你不要害怕，可怜的人儿。」珂姐说着说着，眼泪竟然掉了出来。

「汪。」我回应着。

见到我还是这样，珂姐哭的愈发的急了。

重新获得了行走的权力，可是我却发现我不太会走路了，歪歪扭扭的，重新获得了以正常人视角观察世界的权力，可是我却不会说话了，只能「汪汪」的。可是母亲脑溢血的消息始终在我的心头盘桓，我努力的想要重新获得说话的能力，可是却收效甚微，许是前些日子珂姐着实打的太狠了，大脑已经获得了肌肉记忆，这些都需要一个契机才能有所好转。

最终还是珂姐想到了办法，她郑重的取来了当初鞭打我的鞭子，看到珂姐拿着鞭子过来，我本能的复又趴了下去，头深深的埋到地板上，浑身战栗。而后珂姐引导着我，把鞭子交到我的手上，而后由我亲自一把火把鞭子烧成了灰烬，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终于被搬走了，「啊啊啊。」我努力的寻找着说话的感觉。

又过了些日子，我好似真的恢复了正常，可是真的正常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若是与我对话之人突然大声厉喝，我又会如何，若是对话之人突然掏出了鞭子，我又会如何？经过加强的奴化训练，原本高傲自信的男性心理被彻底阉割，无论是说话做事，我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遭受来历不明的怒喝鞭打，神经变的无比脆弱，眼神总是躲躲闪闪，不敢正视别人，习惯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那日突然暴起唤的母亲，到底是何意？」见我终于可以勉强的进行沟通，珂姐寻了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泡了香茗，郑重的询问着我。

「姐姐你不要问了，晓菊，什么都不会说给你听的。」茉莉的香气在舌尖环绕，让我重新找回了一些做人的感觉，当即否认到。

「你莫要胡闹，我与你说的是正事，你是不是还想当条狗啊？」珂姐脾气上来了，威吓我道。

「对啊，说事就说事，你这人怎么这样。」一旁的小璞也在帮腔。

「啊，不，我不敢，我说，我什么都说。」感受到她们犀利的言辞，我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刺激，立马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这么说来，你是宋家流落在外面的老三？」珂姐问。

「嗯。」我确切的回应道。

「你母亲是黄墨兰？一直生活在长亭？你早就知道了二哥做了变性手术？二嫂竟然已经重新嫁入了陈家？这些你竟然全部都知道？」珂姐愈说愈急。

「是的。」我再次确切的回应着。

「老三啊，你可真是糊涂了。若是你来时就说了实话，断然不会闹成现在这般不可收拾的样子。」珂姐忧心忡忡。

「就是，还把什么都藏在心里呢，到头来啊，吃亏的肯定是你自己，对不对啊珂姐姐。」小璞说道。

「其实你该叫我哥哥，我本是你宋家庶出的，只是遭了林家的暗算，才被弄成现在这般模样，往日的诸多失礼，我在这厢有礼了。」说罢，珂姐芊腰弯曲，竟是对我行了个大礼。

「使不得，使不得。」我吓了一跳，急忙闪到一边。「你既然也是受人所迫，那自然不能怪罪到你身上。还有，你是哥哥？？」

「是的，其实我和小璞本是一见钟情，但是遭了林家的算计，我在这里被当成了他们的实验材料，如今落得这般模样，小璞则是与我约定终生，不离不弃，方才自愿被困于此的。」珂姐神色冷峻。「若是有机会，我一定要让林家灰飞烟灭。」

「与他说这些做什么，现在该是想办法怎么让他逃出这里才是，宋伯伯那么慈祥的人儿，只要传了消息过去，他肯定会想办法救哥哥出去的。」小璞反倒是显得对我的安全甚是关心。

「不可，依你所说，大伯现在身体有恙，文凡现在这般模样，也不当让他知晓，当下之计还是自救为妙。」珂姐拒绝了小璞的提议。

「我再不想与宋家有丝毫的联系，当年若不是因为宋晓雯那个人妖婊子，我母亲自然不会被气晕过去，如今母亲再次脑溢血，怕是又是因为她，我现在最担心的只有母亲而已。」提到宋家，母亲当初晕死的模样又回上心头，对那宋晓雯自然是恨的牙痒痒。

「你怎么想是都是你的事，我们现在只要把你想办法弄出这个魔窟要紧，不要总想着一步登天，每个人做完每个人的事情就好了。出去之后，若寻得了机会，和大伯说明这里的情况就好了。若是大伯万一不行了，你便说于文冕大哥

听，若是他，自然会有办法的，不，你不用找大伯了，直接去找文冕大哥。此事便这么定了，若是你能侥幸逃出，切莫不能忘记了此事。」珂姐仿佛恢复了她身为男儿时的决绝果断，沉着冷静的吩咐我道。

「哦，好。」虽然心中不愿，但是她说的这些也不算什么大事，我便应承了下来。

「接下来，便是考虑怎么出去了，可是想要逃出这里，当真是难比登天哦。」小璞依旧是那般没心没肺的模样。

45 出逃？

「我思来想去，最稳妥的方法，可能对你有些不妙，但是却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只是，此事着实是难以启齿。」珂姐面带愧疚的看着我。

「珂姐，你当说无妨。」我也想早些出去，好早些去看望母亲，以及，那恼人的吴茂才，我与他也该有个说法才是。

「此处别墅，处处都有林家恶人设置的摄像头，贸然直接走出去，怕不是不出半刻，你便会被抓捕回来，况且林家在这姑苏城中势力颇大，他们有无多种方式让你永远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小璞始终任由他们拿捏的原因。」珂姐正色道。「不能逃出去，不代表不能出去，只要你能完成了吴茂才提出来的课程，那就相当于是吴茂才与林家的契约完成了，到时候你自然可以出去了。」

「那，还有哪些课程？不会又要变狗吧？」想到变狗时的模样，我不寒而栗。

「那自然不会，吴茂才要求的是你自然的奴化，好让你出去后，他可以自然而然的控制你。当然了，还有一些附加的条款，你要听吗？」珂姐说道。

「不就是变成人妖，好满足他变态的心理吗？我早都猜到了。看看我的胸，你们绝对在我的食物里加了料。」我对吴茂才的想法嗤之以鼻。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便开始吧。」珂姐挥挥手，示意我跟上。

坐到化妆桌前，珂姐开始系统的教我化妆的技巧。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愣住了，身体在加料的食物调理下已经大变样，脸型虽然未变，但是脸颊上长出了肉肉，整个脸型显得圆润，再不似男人那样棱角分明。胸在衬衣下面骄傲的凸起，明显已经有了厚度，腰部由于长时间的塑形，曾经的肚脐早已消失不见，显得衬衣的腰部空荡荡的，此时我的腰定然被塑形成了一个极其夸张的数据。大

腿上明显多了很多脂肪，将双腿并拢，腰臀间很自然的便形成了女人般的鸭梨模样，只是臀部还是显得有些瘦削，与大腿上的圆润显的格格不入。

完成了，原本稍有些浓密的眉毛被修成了弯弯的柳叶眉，犹如画龙点睛一般，让整个脸部的阳刚感一扫而尽，尽显女性的柔美。眼影和睫毛膏的多重作用，整个眼睛显得闪亮而有神，早已变得圆润的嘴唇上涂上的粉色的唇彩，更显诱人。

「戴上。」珂姐递过来一副女士眼睛。

「戴啥，我又不近视。」我有些疑惑。

「吴茂才单独要求的，或许他更喜欢眼镜娘吧？具体的我也不清楚。」珂姐表示抱歉。「这个眼镜是滤光的，加强蓝光的摄入，初始可能有些不适应，但是可以让你在一个月内快速变成一个真正的近视眼。很残忍，对吧。」

我依言戴上了特制的眼镜，果然，眼镜里所有的东西都好像覆盖上了一股蓝色的色调，我真的需要做成这样吗？我心里开始打鼓。可是珂姐麻利的动作根本没有给我退缩的机会，犹如箭在弦上，我只能如木偶般跟着她的步调往前走。

头发被精心的打理了，原本及肩的长发被修剪成了可爱的波波头，还被染成了淡黄色，显得俏皮而可爱，原本就女性化的脸在波波头的映射下，显得更加娇小了。虽然好不容易长长的头发被剪掉让我有些可惜，但是看到最终的效果，我的心里也就释然了。

而后是除毛和光子嫩肤，蓝色的机关照射在毛孔上，一阵阵刺痛的感觉传来，我不由得开始颤抖，有些后悔，可是已经到了这一步，只能任由珂姐和小璞在我身上作为。

「你看他的鸡鸡，好可爱哦。」小璞总是开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

说到鸡鸡，我才猛然发现，好像我已经很久没有勃起过了，甚至都有些忘记了勃起充血的感觉，就算现在两个漂亮的女人对我的肉条如何刺激，也始终软塌塌的垂在那边，我猛然醒悟，挣扎着爬起来，也顾不得女人在场了，努力的套弄着下身的肉条，可是无论我怎么套弄，肉条始终没有任何反应，那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好了，发泄完了吧，前些日子吃的东西的缘故，出去之后不在用药，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不要再闹了，好好配合，还想不想出去了。？」珂姐见我那种几欲癫狂的状态，有些气愤。

见珂姐神色震惊，料想她也不会骗我，我才宽心的重新躺下，让她们继续进行未完的除毛事业。

「尽量让你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这个课程，好早些出去，我们的时间很紧张。」珂姐干活麻利的时候，果然很飒。

这种除毛要持续好四个周期，一周一次，珂姐连这个都算好了，中间还将杂着女声练习，高跟鞋走路练习，女性着装知识，最重要的便是臀部填充以及面部微整形了。我终于有了一个丰腴的大屁股！

很快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天早上，我早早的起床，珂姐她们还未起床，我先是在别墅里有氧慢跑一圈，再回去好好的清洗了自己。换上成套的内衣，聚拢的款式，胸部在布料的挤压下深深提升了一个罩杯，加上中间那条深深的沟壑，我都要快爱上自己了。略微有些抬头的肉条被拉向后面，睾丸亲亲往上一推，塑身内裤的作用下，下体便已是一片平坦了。穿上肉色的丝袜，这时丰腴的臀部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了，整个丝袜的臀部被完全的扩展开，好似一个大大的鸭梨，关键的下体区域还漏出了一个倒三角的镂空，很女人的感觉。穿上束腰，毕竟还是矫情，虽然腰已经够细，但是她还需要更细。洗洗的整理好丝袜上的褶

皱，我系上了束腰的带子。最后，我郑重的取出早已封存了许久的罗裙，当年吴茂才定制的款式，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我早已练习了无数次，现在终于可以正式的穿上她了。

着装完毕，我在镜子前仔细的审视着自己，很完美，应该可以通过验收的吧。毕竟自己马上要被当成一个礼物一般被接走，心里还是有一些小忐忑的。对于吴茂才，我真的是又爱又恨，这种心理很复杂，按理讲，我应该恨他，就是因为他，我那本无人知晓的小爱好才被曝光，就是因为他，我才在这里被虐待如此之久，但是若是没有他，我现在断然无法逃脱此处。虽然当初每每强迫我与他做了苟且之事，可是为什么我心里竟然还对他有着那么一丝淡淡的感激，因为他牵引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若有若无，渴望被征服，渴望被当成女人般宠爱的欲望。

是以，我才对珂姐最后一个月的计划若即若离，配合着她们一步步的雌化自己，最终走到了这一步，变成了一个肤白貌美的妙人儿。

46 返乡

时隔许久，那个恶魔一般的男子终于又出现在了 my 面前，多日未见，他似乎又干练了许多，言语中没有了往日那般飞扬跋扈，多了一丝沉稳，还未曾到四十岁的年纪，鬓角以隐隐有了白发，想来我不在他身边的日子，他也经历了许多，不知为何，看到他鬓角的白发，我心里竟然产生了一丝同情的感觉。

「你还好吧？怎生鬓角多了这么些白发？」我忍不住开口问道。

「工作上的事情烦得，你无用多想，你呢？」吴茂才柔声回答道。

「我，我也很好，你看我今天漂亮吗？」我鼓足勇气反问他，此时我也不知道为何要这么问他，话刚出口，心里便反悔了，不住的骂自己下贱，垂下脸去，脸都红到了脖子跟。

「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么一打扮，估计你老娘都不认识你了。我恨喜欢。」吴茂才哈哈大笑。

听到他提到母亲，我的心底立马清醒过来，母亲自始至终在我的心底占着极重的位置，如今自己被弄成这般模样，想来将来回去尽孝可能都有许多困难，脸色立马沉了下去，转过身去，不愿面对他，念到心情沉痛之处，眼泪早已扑簌簌的落了下来。

「哎？你怎么了？」吴茂才有些急了。「做了娘们儿，就转变这么大吗？动不动就流眼泪？」

「你不要管我，都是你害的我变成这样的，我恨你，你走啊，我不想看到你。」我自然是不愿理他，呼喝着让他走开，自顾自的落着泪，在这别墅内的种种，身体上的强迫转变，万般愁绪此刻统统涌上心头，直哭了个天荒地暗，可惜了早上起来精心准备的妆容了，此刻定然已经花的不成样子了。

吴茂才见我哭的狠了，也不知如何安慰，只是轻轻走上前来，细心的在我后背上轻轻拂动，帮我顺着气，见我未曾反抗，下手越发轻浮，不知何时，他粗糙的手掌已从后边环抱住我被束腰压迫住的细腰，轻车熟路的摸到我的摸胸上了。

「你要死啊！走开。」感受到胸前传来的温热感，我心里一惊，像个受惊的兔子一般窜了出去，摆脱了他的魔掌。

「怎么了这是，怎么刚一见面就闹成这样了？」关键时候珂姐帮我整理好了行装，从卧房走了过来。

「你们到底行不行？怎么把她弄成这样？摸一下和要杀了她一样，要是这样我可是要退货的。」吴茂才此刻也是被我的反应激怒了，质问起珂姐起来。

「吴大老板，怎么能这么说呢？想来是晓菊她久未见到你，心里激动的吧？是不是啊，晓菊妹妹？」珂姐不动声色的偷偷拉了拉我的手，示意我要配合她。

「我回房去了，你不要跟来。」我双手抚面，心里极度矛盾，也不知现在该如何收场，甩甩手，直奔卧房而去。

「操！臭婊子。」远远的，我听到吴茂才一声怒骂。

也不知珂姐在客厅如何与吴茂才交涉的，我在卧房平复好情绪，看到脸上花猫一样的妆容，心中苦闷，直接把妆卸的干干净净，只是在激素的作用下，镜中的那个人原本坚硬的棱角已变得圆润，不细看，已经是女人的模样了，只能从眼神中依稀能找到往日帅气的影子，可是这样，让我如何回去看望母亲，我趴在梳妆台上生着闷气。

「晓菊，是我错了，刚刚不该说什么老娘都认不出来那种话的，你原谅我好不好。」身后传来了一股浓烈的男性气息，这吴茂才，当人家的闺房是什么地

方了，想进就进的吗？我捏紧早已柔弱无力的秀拳，转身欲打，只是看到他此时的样子，原本恼怒的心思确实立刻就软了下来。

「你这是做什么？」只见那吴茂才单手举着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枚朴素的项链，项链下面是一朵菊花的造型，在灯光的照耀下，甚是惹眼。

「给你准备的，这可是找珠宝大师定做的，可是花了我许多心思，晓菊你喜不喜欢？」吴茂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从心底传来。可恶，哪里有半点求人的样子。

「喜欢自然是喜欢的，这当真是给我准备的？」感受到吴茂才的压迫感，我再也不敢造次，低声询问道。

「那还有假，只是现在给你，我后面又要花心思，等我们回家了，我还准备了一个小仪式，到时候再给你戴上好不好？」吴茂才竟然和我商量起来。

「不行，现在就给我保管，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不知道你是给外面哪个野女人准备的，随便掏出来个首饰就想骗人家。哼，别想骗我，谁想和你回家。我恨死你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忍不住的高兴起来。

「别闹了，走吧。」吴茂才拉起我的手，不容我反抗拉着我就往外走。

「不行。」我抽离了被他牵住的手，复又坐到了梳妆台前。

「你这臭婊子，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了？还有，在这里野了这么久，称呼都忘记了是不是，好声好气和你说话没用，非要我动手是不是。」吴茂才方才在外面听了珂姐的劝慰，此前已是忍住了心里的烦躁才来哄我，此刻见我还不听话，立时就怒了。

「爸爸，不要生气了，晓菊知道错了，可是晓菊想化了妆再走，好不好爸爸。」见吴茂才恢复了往日暴躁的模样，我知道若是再进一步，定然没有好果子

吃，立刻跪下来向他求饶。许是珂姐对我的训练起了作用，此刻我跪下来竟然没有往日的那种不适感，浑然天成，奴性尽显。

「哼，你快些，回去还有好远的路呢。我在外面等你。」吴茂才冷哼一声，见到我自然下跪的样子，对珂姐的训练成果再不怀疑，也不在强迫我，转身走了。

因为刚刚的号哭，眼袋早就肿了，花了好些心思才把红肿的眼袋遮掩下去，又细细的重新描了眉，上了粉底，抹了唇彩，直花了小一个钟头，镜子里的佳人重新恢复了神采。重新审视了一下这个居住了许久的地方，「别了，母狗要回家了。」

47 归途

我坐在副驾驶，珂姐和小璞在外面拼命的超我们挥手告别，只是她们却怎么都没有离开那别墅半步，真是可怜的人儿。此时我还有心思可怜她们，也是心大。母亲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回家之后，我定要找个机会回去看望她，还有那个吴茂才安排的媳妇，如今我变成了这般模样，不知要被她嘲笑成什么样，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个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孩子怎么样了？将来怎么和孩子相处，这些都是问题，我在副驾驶上想的出了神。

漫长的旅途总是辛苦的，我还好，只是坐车，吴茂才驾车早已累的不行，此刻太阳已落山，可是导航显示离金陵还有100多公里路，寻了个服务区，吴茂才决定到里面暂歇片刻。

「我还从没人前漏过面呢，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可如何是好，我不下去。」我斩钉截铁的拒绝了下车方便的询问。「爸爸你把车停的暗些的地方，晓菊不想被被人发现。」而后见到停车场灯火通明的景象，我又哀求道。

「也是，大家闺秀，老是抛头露面的也不好，随便你了，我下去方便一下，你在这等我。」而后吴茂才下车锁门，一气呵成。我本还想是不是能逃跑，可是车门锁的死死的，怎么可能逃跑呢？

吴茂才出去了许多，我在车里却是遭了秧，天杀的吴茂才忘记把车窗留个缝了，时至仲夏，江南的晚上闷热无比，我出门时又是不顾天气穿了那套罗裙，腰间还系着小号的束腰，不出半刻，我在车里已是汗流浹背，矿泉水不知喝了多少，却总也等不到吴茂才回来。

又挣扎了许久，矿泉水喝的多了，膀胱也开始闹脾气，小腹处疼痛异常。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汽车解锁了，吴茂才终于回来了。

「哎哟，在里面休息了一下，忘记给你开窗了，还好没出事。」吴茂才虽然在道歉，可是语气里哪里有半分歉意。「系好安全带，走了。」

「别，我要去卫生间。」我捂着小腹，哀求道。

「事儿真多。走吧，我和你一起去。」吴茂才颇有些不耐烦，可是他哪里知道我此时心里所想。

初次全副女装见人，心里自然是恐惧的，但是此时膀胱几欲爆炸，却也是顾不了那么多了。仲夏的凉风从裙底调皮的往上钻，下身空空的，再不是男人是西裤裹的严严实实的感觉，整个下身凉飕飕的，上身却因为多了摸胸束腰，有些闷热，与穿西装时的感觉截然相反，新奇的感觉。

如今穿罗裙的人本就少，自然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路上我尽量低着头，不去理会旁人的目光，可是路人的窃窃私语总是能钻进我的耳朵里。

「你看那个姐姐，穿的衣服好漂亮哦。」

「骚狐狸，肯定是出来吊凯子的。」

「美女，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所有的这些我一概无视，既不敢反驳，又不敢搭话，只是闷头跟着吴茂才后面走。吴茂才自然也听到了这些闲言蜚语，全然不顾我的窘迫，伸手环住我的细腰，似乎在向世界宣布他对旁边美女的拥有权。我想要躲开，但是却被吴茂才微微用力，重新环了过去，我在众人面前也不敢反抗，只能任由他去了。

短短几分钟的路程，我似乎走了一个世纪，终于到了卫生间，我下意识的朝男厕钻去。却是被吴茂才拉了回来，眼神微挑，指向隔壁。深深吸了口气，此事膀胱里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阶段，考虑到影响，我鼓起勇气进了女厕。

天哪，竟然还要排队！我快要憋不住了啊。寻了个人好像少一些的队伍，我排了进去。深呼吸，环顾四周，放松心情，憋住。此时我又开始怀念起男人的时候了，男厕那么多便池，想用哪个用哪个，还可以冒上一根香烟，自然是悠然享受的，可是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能做的只有无尽的等待，环境里点了檀香，可是混合着天南海北的女人们的香水味道，这味道钻到鼻孔里就不是那么好闻了。女人们肆无忌惮的谈论的私人的话题，若是正常时候，我定然是要仔细听这些八卦的，可是我真的快憋不住了。

「姐姐，你带面包了吗？没算好日子，在高速上亲戚来了，可愁死我了。」一个靓妹逢人便问。我还会不会伪音，只能低头微笑着摇头。快走开啊，你前面的是个男人，怎么会带那种东西，而且你面前的男人非常害怕被当成变态抓起来，我心跳的愈发急了。

直等到天荒地老，终于轮到我了，关上门，终于可以解脱了。看着垃圾桶里染血的姨妈巾，我竟然有些恍惚，垫着那么厚的纸巾，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我疾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生怕被里面眼尖的女人们发现任何不妥。吴茂才在外面似笑非笑的看着我，好像他非常享受我这种窘迫的表现。

返程路上，吴茂才自然少不了揩油，只是这次他愈发的张狂了，粗糙的手从腰间一路向下，在我已被脂肪垫高的屁股上揉捏着。

「嗯，手感不错，比以前软多了。」吴茂才揩了油，还不忘称赞一番。

「你要死啊，这么多人。快些拿开。」我低声抗议着，只是收效甚微，屁股上的脏手揉的越发起劲了。

怎么办？又不敢发作，只能加快步伐，逃离这个色胆包天的禽兽，也怪我心急，走的有些快了，细细的高跟踩上了不知哪个调皮的小石子儿，只一下，我便摔倒在地上，脚踝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疼死了。

「都怪你，脚好疼。」我没好气的斥责着吴茂才。

那吴茂才也是狠人，一个公主抱就把我抱了起来，惹得旁边的路人一阵唏嘘。

「看啥，自家婆娘脚崴了，我抱一下怎么了？」吴茂才故意大声宣扬着。

我羞的不敢说话，把头深深的埋到他的胸口，只愿做一个避难鸵鸟。

48 仪式

幸好车里常备着急救药箱，吴茂才贴心的给我喷了喷雾，中间自然是少不了揩油，我脚踝上疼痛，也不愿与他多做纠缠，只能任由着他去了。

「嗯，原味丝袜。」吴茂才给我喷完了喷雾，手里拿着刚刚脱下的丝袜，放在鼻尖贪婪的闻着，好像是什么神圣的物件一般。

「死变态，这可是男人穿的丝袜，你也闻。」我没好气的嘲笑他。

「呸，恁这婆娘，就知道瞎说八道，我说恁是婆娘，恁奏是婆娘。」吴茂才忽然用方言说到。

言语粗鲁，晦涩难懂，但是我还是听懂了五分，知道辩不过他，便不在搭话，弯腰慢慢的揉着脚踝，在喷雾的作用下，脚踝处疼痛减弱，肿也慢慢的消了，我尝试着走了两步，疼痛已不算明显，吴茂才这才放心，重新启程回家。

待到了金陵家中，已是晚间9点，正式夜生活开始的时候，潮男潮女在街面上穿梭，出入着各种饭馆娱乐场所，可是这些已经离我太远了，我甚至都已经忘记了街边馆子里餐食的味道，金陵在我离去的这一年，好像什么都没变，但是又好像什么都变了，现在这座城对我来说，熟悉又陌生。街边开了许多新的店面，公司楼下那间我最爱的餐馆已改做了足疗房，感觉唯一没变的就是街面上纷纷攘攘的人流，我忽然开始怀念长亭了，那座我从小长大的小城，没有这般繁华，但是绝非萧条，我想回家。

到了我和蒋倩在金陵的婚房，吴茂才竟然直接刷指纹带我进去了，真悲哀，进自己的房子，竟然是被一个外人带进去的。不出意外，蒋倩早就在里面等我们了。

「噼啪」两声，蒋倩拉响了礼花。「贱人，欢迎回家。」语气中充满着戒备。

「怎么说话呢？以后她可是你妹妹。」吴茂才大大咧咧的坐在沙发上命令着蒋倩，好似他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去，东西准备好了吗？」

此时房子已和我离开时大不相同，装修重新做了，透漏着一股子土豪的气质，我向来对这种风格不喜，此时却也是只能把不满默默埋在心底。

「准备好了。妹妹和我来。」蒋倩心中不满，却也是无可奈何，转身领着我进了次卧。我分明看到她朝我翻着白眼，怎么回事？怎么蒋倩变化如此之大？

次卧没有开灯，漆黑一片，吴茂才也跟了进来，「开灯。」吴茂才命令道。

一阵刺眼的灯光暂时使我失明，只一会，我终于能看清可房间的全貌，竟然与我在长亭时的那间卧室相仿，只不过床上换了大红的被褥，窗户上贴着大大的双喜，竟然是一个婚房的布置。我心里有些恍惚，不知道吴茂才在弄什么花样。

「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怎么看晓菊你不怎么开心的样子呢？」吴茂才问道。

「是啊，怎么不开心呢？妹妹。」蒋倩在旁边附和着，还在妹妹上加了重音。

「不知，喜从何来？」我迷惘了。

「这第一喜，就是，今天是七月初七，往后就是你宋晓菊的生日了。」吴茂才从蒋倩处接过一沓文件。「这，是你的身份证，之前的已经被我注销了，往后，这就是你的官方证件了。这，是户口本，你看爸爸多贴心，户口都帮你上好了。」

我接过来仔细观看，「姓名：宋晓菊，性别：女。」那个女字深深的刺痛了我双眼。

「这，这。」我有些哆嗦。

「放心吧，如假包换，系统备案了的，你之前的身份证已经被我注销了，这可花了我一大笔钱，还有贵人相助才办成的。」吴茂才开心的笑着说。「户口本和这个是配套的，你就不用确认了。」

「可，我是个男人啊。」我无力的反驳着。

「呸，恁这婆娘，就知道瞎说八道，我说恁是婆娘，恁奏是婆娘。」吴茂才好像说了一句我曾经听到过的话。

「就是，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还有半分男人的样子。」蒋倩适时的在后面补到。

我认命了，瘫坐在床头，不知如何是好。

「这第二喜，今天是我把你收入房中的日子，看看这布置，蒋倩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吴茂才夸了夸蒋倩，蒋倩立马像个高傲的哈巴狗一般冷眼看着我。

「怎么可以这样！」我惊诧的看着吴茂才。「我是个男人。」

「啧啧啧，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就不掌嘴了，明天开始，如果再让我听到男人的字眼，我可就不客气了。」吴茂才不怒自威，我屈服了。

「还有这第三喜，就是，蒋倩昨天去查过了，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我吴家有后了，自然应该算是最大的喜事了。」吴茂才心情很好，反手在蒋倩的肚子上抚摸着。果然，虽然衣着宽松，但是在吴茂才的抚摸下，蒋倩的肚子还是出现了一丝不自然的隆起。

「什么？你可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不是真的，你们在骗我。」我已经濒临崩溃了。

「什么妻子，你都被销户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宋晓菊，是个女的，怎么可以算是人家的相公呢？明面上说，你可是我同母异父的亲妹妹呢。」蒋倩任由吴茂才抚摸着肚子，脸上幸福满满。

「好了，不说了，今儿三喜临门，吃蛋糕去。」吴茂才大手一挥，蒋倩跟着他去了。

「你这个贱女人，你把我的书蕊怎么样了？」我紧跟了上去。

「书蕊？你们宋家厉害，我可争不过他们，只能在老吴这边苟延残喘罢了，孩子在宋家好好的，你要是够胆，就回去瞧她吧。」蒋倩头也不回，但是我的心中稍安，只要孩子没事就好。「还有，你要是够胆，就去问问你的人妖二哥，问问她，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曾经是林嫣儿，她就要对我赶-尽-杀-绝！你有今天这样的下场，都是拜你宋家所赐，因为你身上流着的，是宋家最低贱的血。」说到最后，蒋倩已是咬牙切齿。

「跪下吧，在我的脚下跪下吧，戴上这个菊花项链，接受你的命运吧，我赐予你宋晓菊的名字，从此之后，就用宋晓菊的身份活下去吧。」吴茂才高高的坐在餐桌上，蒋倩倚在吴茂才的身侧，我跪在桌下，眼神有些迷离，灯光刺痛了我的双眼，让我看不清他们两人的面孔，只有那肆意的狂笑让我胆战心惊。我埋下头，双手上举，颤抖但郑重的接过了爸爸赐予我的菊花项链，颤颤巍巍的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套在了自己的心里。

我对这房子本就没有多少记忆，只记得是蒋倩说是为了结婚购买的婚房，只是如今想来，这其中自然是有吴茂才的安排。只是草草吃了几口，我便谎称饱了，跑去洗澡。今天着实是舟车劳顿，又在服务区折腾了许久，身上的衣服在汗水的作用下黏糊糊的，我早就想去好好盥洗一番。

温热的水流冲刷着我身上的污垢，刚刚的坏心情似乎也随着污垢被冲走，心情好了一些，无论如何，只要母亲安好便行，我在心底默默的祈祷着。此时，我似乎开始有些理解，那日母亲术后刚刚醒转过来的时候，为何那个人妖二哥要去寻死了，母亲在她的心底定然也是占了极重的位置，不然当时定然不会那般决然。哼，还叫别人人妖婊子，看看现在的自己，除了下面那根没用的肉条，其他哪里还能有半分男人的影子了。

想到吴茂才的厉害，细心的梳洗一番，我主动走进了次卧，尽量不去想他们两个奸夫淫妇此刻在主卧做些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因为吴茂才说了今日是他收我入房的大喜日子，蒋倩便贴心的准备了大红的一套衣物，我理解了他们的意思，只是主动穿上了他们。还在发育中的酥胸在大红的睡裙下面俏皮的凸起小小的两团，刚刚主动带上的菊花项链在胸前分外吸引眼球，肉条安分的雌伏在同款的大红的内裤里面，丝毫没有抬头的意思。想到等下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我的内心惴惴不安，隐隐却又有些期待。只是安静的在床上等了许久也不见吴茂才过来，一股困意袭来，我强忍着困意，半睡半醒着。

一股熟悉的气味传到我的鼻息里，仿佛勾引起我内心深处的记忆，我睁开双眼，寻找着那股熟悉气味的来源。这时，却只能看到吴茂才一丝不挂的站在床头，一身精炼的腱子肉，他定然是去健身了，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在散发了男性荷

尔蒙的魅力。尤其是下身那精神抖擞的肉棒，和我在别墅里伺候过无数次的肉棒别无二致，此时正软软的垂在胯下，在粗旷阴毛的点缀下，显得无比诱人。

「舔。」吴茂才好不废话，双手叉腰，把肉棒往前一送。

我爬下床，自然而然的跪下，伸出舌尖尝试着舔舐那一根熟悉又陌生的肉棒。

「放开些，就学了这些吗？没用的母狗。」吴茂才好似在挑衅。

我依言开始在他下身开始卖力的操作起来，幸好有当初在笼子里的底子，此刻我对给他口交这件事情没有半分抵触的心思，竟然还有心情开始拿着根真实的肉棒和别墅那根假的做起比较起来。显然，真实的肉棒比用系统控制的难伺候多了，这吴茂才定然是天赋异禀，我只嚼的腮帮子都有些酸了，还是丝毫没有要喷发的意思。

「果然被训练的不错，趴过去。」吴茂才发出了舒服的呻吟，而后命令道。

我自然是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爬上床，主动掀开睡裙，蜕下内裤，把菊门用双手撑开，恭迎爸爸的临幸，这些虽然珂姐并没有教过，但是在刚到别墅的时候，早已被哪些巨汉享受了无数次，此时自然是轻车熟路。

吴茂才粗鲁的啐上一口唾沫，权当是润滑剂了，而后坚硬的肉棒便开始慢慢侵入，此时肉体的记忆开始复苏，菊门开始自然而然的开始放松，收缩，吴茂才在我的身后呻吟声更重了。

「操，有点意思。」吴茂才应该是刚刚挺进的时候感受到了菊穴的刺激，差点就直接泄了身，幸好他来之前用过了偶然得来的珍贵药物，不然怕不是早早泄身，那还怎么玩。下身的肉棒又充血仿佛增大了一圈，吴茂才如一个骑士一般

开始前后冲刺起来，情到浓处，还不住的掌掴着我丰腴的屁股，一时间房间里噼啪作响。

其实在吴茂才刚刚进入的时候，我的大脑就进入了宕机状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爽，我要，深点，再深点，请再插的深点，爸爸，晓菊受的住的。自从在别墅里回复记忆开始，珂姐便严厉的禁止我玩弄菊穴，原来还有这层考虑在里面，我的菊穴早已在那半年里被开发成了极品的性器，无论是自己还是禽我的，都能从我的菊穴中得到无上的快感。开始还有些矜持，我忍住不发声，但是随着背后肉棒冲刺愈发猛烈，我终于开始哼哼起来，「啊，啊，啊，好爽，禽死我吧。」我忘情的呻吟着。

忽然，吴茂才的动作变了，频率突然加快，而后又变的极慢，但是每次必然重重的顶到最深处，随着吴茂才的撞击，脖子上的菊花项链，胸前的两坨酥肉，胯下不知何时变的坚硬的肉条必然都是同时晃动，菊穴内的肉棒猛然又涨大了一圈，紧接着，吴茂才拉住我的双胯，停止了冲刺，转而把肉棒刺到最深处，随着肉棒的膨胀收缩，一股股热流冲击在肠壁上，转而转变成一股股细微的电流，沿着脊椎逆流而上，刺激着我的后脑，我们竟然同时高潮了。我浑身肌肉锁紧，无意识的颤抖着，原本以为已无甚作用的肉条此刻竟然也随着吴茂才的喷发也射出了浓浓的精液，「啊，啊，我要死了。」身体随着高潮的结束开始脱力，我瘫倒在了床上。

现在的高潮感觉和禽蒋倩的时候完全不同，往常最多就是为了高潮而高潮，而且都是在射精的一瞬间有那么一丝的快感，哪里会向现在这样，精神和肉体感觉同时都升华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潮，我想要真正的高潮。

「表现不错，他们还是花了心思的。这钱花的不冤。」吴茂才此时心情极好，坐在窗下，也不怕被别人瞧了去，就那么赤裸着身体，抽着一根事后烟。

又在床上缓了一会，我终于恢复了体力，刚刚坚硬的肉条此时又恢复了人畜无害的模样，若不是马眼处有精液残留，我甚至都会怀疑，我身下那一趟精液的来源。「爸爸，晓菊好舒服。」我向在抽烟的吴茂才表露着心意。

「哼，要不是今天用了药，怕不是今天要被你榨干了。」吴茂才没好气的回应我。

「那，晓菊这样，爸爸你喜不喜欢呢？」情到浓处，此时我只对眼前的男人充满着无尽的爱意，破天荒的开了个玩笑。

「你，保持状态就好。」吴茂才一时语塞，竟是愣了一会才回答我。

在与吴茂才的多次交锋中，这好像是我的初次胜利，我内心竟然泛起一阵骄傲，「往后还是要让你多吃吃鳖才好，加油，宋晓菊，你可以的。」我暗戳戳的想。

「那，我和蒋倩比起来，谁更厉害些呢？」不知为何，我竟然动起了比较的心思。

「操，恁这婆娘，我看你是欠尙。」吴茂才一把掐灭烟头，又冲向床上坏笑的我。

做爱是生活最好的润滑剂，蒋倩怀了孩子，此时正是安胎的日子，吴茂才心疼蒋倩肚子里的孩子，自然不能在她身上作妖，也舍不得蒋倩做家务活，只允许她在家中安胎。蒋倩也乐的清闲，每日指挥我在家里做这做那，是不是还出去逛街，偶尔心情好也会给我带些衣物回来，但是我知道，只要我是宋家人，她永远都会想折磨我，如今这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已是不易。

从那晚起，享受到了吴茂才的滋润，心情也开始变得好起来，每日开始学着整理家务，自学着做些饭菜，毕竟家中还有个孕妇要照顾，每日都像吴茂才那样吃外卖可不行，我便每日把菜谱写了交给蒋倩，再由她从网上买了送到家里，久而久之，我的厨艺竟然大有进步，吴茂才和蒋倩都对我做的饭菜赞不绝口，结果自然是，日后做饭的工作都被安排到了我的头上，而我自然是甘之如饴，每日做饭便成了最大的精神慰藉和生活消遣。

吴茂才几乎每晚都要来我房里找我寻欢，他这般惹得蒋倩与我的关系变的愈发紧张起来，原本夫妻的关系，现如今竟然变成了情妇竞争关系，当真是讽刺。吴茂才可管不了我俩之间的小心思，每次都是用蒋倩要安胎的理由糊弄过去，久而久之，我敏锐的感觉到蒋倩看我的深情愈发恶毒，应当是嫉妒我抢了她的地位，自然斗嘴是在所难免。

「母狗，这里地上怎么没拖干净，赶紧把家里再拖一遍去。」蒋倩享用着我给她精心摘洗的葡萄，见我又在摆弄菜谱，心里没来由的生气，胡乱找了个理由就开始指挥我。

「好姐姐，晓菊马上去拖，姐姐你莫要动了胎气。」我低眉顺眼的应承着。对付她这样的，我自然有自己的方法，那便是把她高高的捧起，放低自己的身段，她便有气也没处撒，最后气的还是她自己。

「妈的，哥哥弟弟都是一个怂样。」我分明听到她的咕哝声，心中虽然奇怪她怎么会认识那个人妖哥哥，只是我却不愿与她作无谓的沟通，也对宋家的八卦不甚关心，只当是耳边一阵风，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蒋倩终于和吴茂才吵架了，蒋倩哭的梨花带雨，把吴茂才气的够呛，「妈的，要不是肚子里有我的种，你当我不会禽你？」我躲在次卧，分明听到吴茂才这样吼着。

自那日起，吴茂才晚上便不来寻我了，只是晚上会来的越来越晚，「真是又顾家又上进的好男人啊。」我甜蜜的想着。每日便又在饭菜上下了许多心思，晚上多做一些放在微波炉里稍微热一下就能吃的饭菜，他每日回来的又不准时，这已经是我能做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蒋倩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了，吴茂才在家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吴茂才不在家的时候，便对我颐指气使，我心中郁闷，却也是没有丝毫办法，虽然她现在肚子里怀着爸爸的子嗣呢？可恨我不能给爸爸生孩子，不然怎么能让她们这样嚣张。

神经大条的吴茂才终于发现了我和蒋倩之间的矛盾，那天我正在洗碗，许是清洁剂放的多了，又或是菊花久未得到滋润，有些发情，失手打碎了个盘子，蒋倩正在对我破口大骂，恰逢此时，吴茂才竟然破天荒的早早回家了，正好看到了蒋倩泼辣的模样。「娘们儿家家的，怎么这么多事儿，往后都给我好好的，在他妈闹矛盾，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看你们都他妈是欠收拾。」吴茂才气的够呛。

天地良心，都是蒋倩在挑衅好不好，关我什么事。我想反驳，但是看到吴茂才气鼓鼓的样子，我忍住了解释的欲望。

蒋倩被用一根链子锁在了主卧，每日的活动范围仅限主卧和卫生间，嘴里被塞了口球，作为爆粗口的惩罚，在被允许脱下来之前只能靠我照顾才能正常生活了。「该。」我幸灾乐祸的想着。

对于我，吴茂才自然也有他的想法，显然吴茂才觉得我现在自由生活的日子过于散漫，尤其是每日只是穿着那些家居服，一点都不养眼，没有丝毫母狗的自觉。吴茂才翻出了从珂姐处带回来的行李箱，从里面翻出一件未开封的衣物，往后就穿着她，给我好好打扮好了，就算我不在家，也要给老子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衣服是一件连体衣，也不知有什么妙用，但是既然爸爸提了要求，我便只能按照他的要求穿上。这衣服也不知是什么材质，极为紧绷，全肉色，与我皮肤的颜色极为接近，踩脚后脱的款式，说明是要贴身穿着，我脱光全身的衣服，包括内衣，蒋倩看着我光溜的裸体，耻笑了一声，现在幸灾乐祸的该是她了。我奋力撑开脖颈，把身体挤了进去，调整好衣服上的褶皱，把鸡巴朝后折，睾丸往上面推，在紧身衣的强力压迫之下，下体无一丝凸起，平坦自然。

衣服穿好了，不考虑手腕，脚背和脖子处的连接，我好似就像一个裸体一般，胸前和臀部做了特殊处理，显得胸部和臀部愈发的大了，腰部却是强烈的收缩，算是把身体束缚成了一个女人的沙漏身材。同样，没有吴茂才的允许，想要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也是不可能的。

「这衣服啊，就算死我允许你脱，你自己也脱不下来，不信你试试？」吴茂才饶有兴趣的看着我女性化的身材，调戏着我

「放心吧，我不会脱的。」此时吴茂才正在气头上，贸然尝试能否脱下来不是个明智的选择，所以我光棍的选择的放弃。幸好这衣服在后臀处有一个隐藏的横向拉链，以便便溺时使用，我也是确认了这一点才如此光棍。

「去，好好打扮一下，天天素面朝天的，看着腻了。」吴茂才朝我甩甩手，示意我去换装。

51 开房

回到次卧，衣橱里挂满了衣物，这些都是临行前珂姐给我准备的，只是一直在金陵家中都不能出门，这些衣物自然也没有用武之地，如今吴茂才有要求，自然是照办。

珂姐想来是个素雅的妙人，给我置办的衣物也都尽量满足她的喜好来挑的。跳来跳去，最终选了一套粉红色的内衣，如今身材在这套衣服的束缚之下有了些女性化的影子，内衣自然是要穿的郑重些，鬼使神差的，看到衣橱角落里的苏菲，「亲戚都没来过，算什么女孩子？」我取了一块夜用的垫上，看着洁白的苏菲在半透明的内裤里面若隐若现，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女人的感觉。

至于外套，想了想，还是穿西服吧，找找之前男人的感觉，「这样才和吴茂才是一对社畜。」我娇羞的想着。女士衬衫和男士的纽扣方向相反，初始还有些奇怪，以为这衬衫做错了，看着衬衫的胸前在胸部的挤压下出现了女性特有的那条缝隙，我快要醉了。套上修身的西裤，拉链开口在左侧腰间，细细的腰带，和男士的截然不同，又是一个新奇的体验，最后穿上小西服，扣上扣子，一个例假期的白领丽人就着装完毕了。画了个淡淡的自然妆，头发扎成马尾，带上细框的眼镜，最后穿上细高跟，晓菊秘书诞生。可是想到那天吴茂才嗅我丝袜的样子，鬼使神差的又从衣橱里翻出一条丝袜，免不了又是一番折腾，终于重新着装完毕。

「这才像点样子。」当我走出房门，吴茂才都看的呆了。

「真是变态，这么晚了，还要人家打扮给你看。」想到蒋倩被锁在房里的样子，我故意把声音放大，确保蒋倩在里面可以听到。

「还真是啊，还是要稍微打扮一下，不然那不男不女的样子，着实让我有些纠结。」吴茂才手又开始不老实了，在我的屁股上摸索着，这些日子没能发泄，想来他早已憋的狠了。转眼看了看被锁在房里的蒋倩，稍微思索了片刻，似乎下定了决心，拉着我就往外面走去。「带上你的新身份证。」吴茂才在我耳边悄悄说。

心知吴茂才准备做什么，我扭扭捏捏的走进次卧，从床头柜中翻出了新身份证，放到了西服衬里的袋子里，可是手放进去的时候，却摸到了一个异物。翻出来看，才发现是一个纸条，字体娟秀也不知是谁写的。

「莫忘家中有难。」

是了，定然是珂姐给我留的纸条，怕被别墅的主人发现了，只能尽量写的简略。哎，可怜的人儿，若是有机会，我会回宋家看看的，我在心里默默的下定了决心，就算是帮助珂姐，这趟宋家也是要回去一趟的。

经过上次在服务区的锻炼，现在我出门已自然了许多，而且久未出门，此番出来放风，心中不知有多高兴，就算是等下被吴茂才禽死，那都是值得的。我跟在吴茂才后面，高挑的马尾在脑后一甩一甩，带来丝丝凉风，我心里乐开了花。

「这位女士，请出示身份证，眼睛看摄像头。」前台接待员机械的命令着我。

一瞬间，我的心里有些忐忑，系统上和我提供的身份证对不上怎么办？被发现了怎么办？偷偷看向旁边的吴茂才，他早已录好了信息，看来是这里的常客，此时正在和另外一个接待员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看来从吴茂才处得到帮助是不可能了，箭到弦上，我扭扭捏捏的抬头看向摄像头。我这般不自然的神情自

然是引起了接待员的注意，眼睛一转，再看看我和吴茂才的穿着，早已把我二人当成了奸夫淫妇，嘴角不由的轻笑。

好在过程并未出现波折，人脸识别顺利的通过了，这也就意味着，从今往后，无论到哪里办事，我的身份就是宋晓菊，女了，往日的宋文凡，当真已经被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了。想到此节，我的心里不知是开心，还是无奈。

「这个吴老板，许久没来了，今天带过来的妹妹可没有他往日带过来的长得俊了，就这样的扮相，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下次这吴老板再过来，我可的好好打扮打扮，兴许他就看上我了呢。」接待员直接悄咪咪的咬着耳朵。这番话我此时自然是无法听到的，此时我正跟着吴茂才，机械的朝开的房间挪动。

「抓紧时间，不要被家里那位发现了端倪。你先去洗，哦，不用，你回去洗，穿着那身呢，现在洗了没有风干设备。」吴茂才命令我道。

此时我正跪在地上给吴茂才脱鞋，换衣，听到他这番话，手上的动作加快了些许。吴茂才在上面解裤腰带，正好我直起身来，硕大的肉棒早已在内裤里膨胀，看到膨胀的肉棒，我哪里还顾得上其他，轻柔的把内裤拉下，坚硬的肉棒立刻便弹了出来，我张口便含了嘴里。

当下吴茂才也顾不上洗澡了，慢慢的后退到床上，我跪在地上亦步亦趋，嘴巴却是不愿将肉棒吐出来，当真是，片刻都等不了了。

在宾馆做爱和在家中做爱，感觉全然不同，在宾馆有着一种偷情的心里负担，而且此时全然不用顾虑家中醋坛子的感受，我俩瞬间便进入了状态。

「趴下，转过去。」吴茂才命令着。

「我不，我要看着你，我的男人。」我倔强的拒绝了他，而后平躺着，张开双腿，等待着吴茂才的进一步动作。

「怎么？你亲戚来了？」西裤只一扯，就被轻松的脱下了，吴茂才看着我胯下毫无用处的苏菲，调笑着我，接着挺枪欲刺，此时却被他安排我床上的连体衣挡住了去路。

「这什么鬼东西，快快解开。」吴茂才此时已欲火攻心，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想粗暴的撕开，却是不成，只能反过来命令我解开。

「这可是爸爸要人家穿上的呢，人家自己一个人可是永远都脱不下来的呢。」我逗着吴茂才，看到他无计可施的样子，我觉得十分惬意。

「靠。」吴茂才怒斥一声，放弃了对这古怪连体衣的探索，拉住我的双脚往后一送，而后横跨到我身上，复又把肉棒送进了我的嘴里。

肉棒冲击着我的喉腔，囊袋装机着我的脸颊，吴茂才也是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压抑了多日的欲望此时已经到了必须要释放的程度。巨大的肉棒在我的口腔内进进出出，龟头一度冲进我的喉咙，若是从前，此时我应当已经难忍喉咙的异物感，但是如今，口腔和喉咙在我自己的锻炼下早已顺滑无比，吴茂才在我的口中冲刺的异常顺利。

这边吴茂才在我的口腔里忘情冲刺，我下面的菊穴早已饥渴难耐，可是又不能明确的表现出来，只能偷偷的挺起腰，双手偷摸的拉开了连体衣腰后横向的拉链。「快些发现啊，人家下面也好。」我在下面祈祷着。

正当我们两人激战正酣的时候，房门却是不和时宜的打开了。「警察查房，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件。」一个似乎有些熟悉的声音大声呼喊着，接着后面鱼贯而入了许多人影。

来人正是谭伯伟，我们曾在宋晓雯那婊子寻死的时候见过一面，遥想那日，他还小叔小叔的巴结与我，只盼我能帮他在宋晓雯面前帮他美言几句。只是现如今物是人非，他还是那样高大威猛，而我确化作了雌儿，此刻正在男人胯下寻欢。我自然是不敢直面对他，只把长发遮住面孔，唯恐他率先认出我来。

吴茂才自然是和他们在喋喋不休，只说我们是真当关系，并非是出来招嫖，他们乃是歪打正着，不要把我们与那些在外面寻花问柳的嫖客们混为一谈。可是那些警察们哪里顾得他他说些什么，只是拿纸笔登记，浑然不顾我们的感受。

旅馆门口早就歪歪斜斜的男女分作两排，姑娘们哭哭啼啼，男人们唉声叹气，我心中还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办，早已被背后的女警官粗鲁的拉到了女生那排。「蹲下，不许哭。」女警官呵斥着。看着蹲在我前面的那些真正出来卖的，我心中有些踌躇，这事与我何干？我和吴茂才只是在家中不方便才出来发泄一下，怎么就这么巧，第一次出来开房就赶上这趟子事。蹲伏的女人们中还被隐隐分作了两队，一对稍微正常些，只是在哭哭啼啼，喊冤的有之，沉默不言的有之。另外一队就没那么正常了，若是明眼人一看，自然是磕了药，此时个个神采飞扬，药劲过去了的，瘫软的地，甚至有尿尿横流的。我看了看地上狼藉的景象，选了那队正常点的队伍蹲伏了下去，只盼能早些解除误会。

警戒线外面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大家对于这种事情想来都比较上心，议论声不绝于耳。

「哎哟，金陵也开始搞扫黄打非了啊，这些婊子还真正点，能让我爽上一把，就是被抓我也认了。嗯，这刚出来这个，上班的也出来卖吗？要胸没胸要屁

股没屁股的，就这样的也能有市场？」围观的男人们看着这壮观的场面，言语粗鲁，对“我们”这些出来卖的自然是议论颇多。

我还会不会伪声，自然是不敢和那些看管我的警官们理论，只能默默的按照他们的指令行事，只是垂下长发，期望自己的面孔能曝光的少些。

吴茂才近乎要和那些警官们打起来的，他平日里养尊处优，哪里受到过这样的憋屈，只是我远远的看到，谭伯伟只一脚踹在他的后膝盖上，吴茂才一个趔趄跪倒在地，而后便老实了。看着吴茂才委屈的模样，我有些心疼，有有些解气「那一脚肯定很重吧，那样强壮的人儿，一脚就趴下了，他现在肯定很疼，哼，活该，谁让你欺负我来着，最多，等回家了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三杯鸡。」

又蹲了许久，旅馆里陆续有男人们女人们被拉出来，蹲在街头示众，目的便是警示这些围观的人们，若是不遵纪守法，就会是这样的下场。新闻记者也来了，闪光灯不住的闪烁，把我们的窘态统统拍了进去，也隔日的新闻必然是重头戏，在这样的新闻上抛头露面自然不是怎么光彩的事情，我的头垂的更低了。

感谢上天，随着被抓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衣着暴露的女人们早已把我围住，警官似乎也有没要把我揪出来曝光的意思，我自然也不言语，只是躲在那些女人后面，心跳的飞快。

谭伯伟看来是今天的领队，充当了发言人的角色「这次行动是我市布局多日，今日果然一击致命，捣毁了潜伏在我市内部的吸毒卖淫窝点。。。。。」剩下的都是一些场面话，原来我们当真是不走运，正好撞上了警局收网，可是吴茂才怎么会这样的场所和前台人员那般熟识，一个恐怖的念头从我心头升起「他，不会也吸毒了吧！」

就算是喧嚣的闹市，在呼啸的警笛声下面也变得稍微安静了一些，我们被分批带到了金陵警察局，留置室里早就人满为患，我跟着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们被推搡了进去。寻了个角落，惴惴不安的蹲下，只盼我男人的身份不会被发现。

女人们被一个个的叫出去审讯，我看着她们，忽然感觉很孤独，她们有着傲人的资本，青春靓丽，哪怕是出来卖，也是靠着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而我，只能依托着吴茂才才能生存下去，而且今日这件事情，似乎说明吴茂才也并没有那般强大，在粗暴的暴力机构前面，他也只能乖乖的顺从。可是，我怎么办？承认出来卖还是不承认，审讯我的时候不能再不说话吧？到时候又会闹成什么样？男人的身份被曝光，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脑海中只顾胡思乱想，却不知何时，留置室里的女人们被一个个叫走，现在已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警官们好似忘记了我的存在，自从上一个女人被叫走后，执勤警官已好久未曾出现，时间估计已到了第二天白天，我实在是忍受不住困意，沉沉睡了过去。

警官不来传唤我自然是有原因的，此时，谭伯伟突击审讯了一夜，眼中已布满了血丝，可是手边放着从系统里调出来的我的资料，心中也是踌躇，「怎么会闹成这样，这下可如何收场？」用力把烟蒂塞进早已满满当当的烟灰缸，谭伯伟打通了老婆的电话。

「宝贝儿，起来了么？昨晚没回家，你不会怪我吧？」谭伯伟故作轻松，轻声像电话那头的人献着殷勤。

「哟，您还记着我呢？我当你都忘了人家呢？」电话那头，女人语气刻薄，可是那种思念的情谊却是无论如何都遮盖不下去的。

「哎哟，这不是局子里的案子嘛，出了点岔子，事情有点多，而且局长要求保密，这才没能回去，小宝贝，你可别生气啦。」果然是钢铁直男，连如何哄老婆都这样直接。

「局子的事和你说了干什么？我现在事情可多的很，又要带娃，还有家里的事要处理，再说了，我也向来不愿管你工作上的事，忙完了就赶紧回家，今天母亲心情好了些，我正在陪她，有事晚上回来再说，还有，今晚你要是还敢不回家，老爷子前面我可瞒不下去了。」真是善良的女人，明明是关心到了极致，却总是这样润物无声的默默支持着谭伯伟的事业。

「放心吧，今晚肯定回家，只是。。。」「谭伯伟有些难以启齿。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受伤了？」女人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切的询问道。

「你别瞎想，你老公英明神武，怎么可能受伤，只是有些累了，还有那个，你曾经拖我办的事。。。」「谭伯伟依旧有些难以启齿。

「我托你办的事？你是说，你有文凡的消息了？」电话那头，女人惊喜异常。

53 各显神通

「也不能说是有消息，只能说，抓到个人，可能是他。」谭伯伟转眼看向桌面上我的案卷，迟疑的说道。

「你胆儿肥了啊，敢抓我弟弟？」女人有些恼了。

「还不能确定是他呢，宝贝儿你着什么急啊？要不，你来一趟我这？我可累死了，一宿没睡，晚饭早饭都没吃呢。」谭伯伟又开始转移话题，这招他屡试不爽，但凡是家中那人生气了，只要提上两嘴自己哪里有毛病，自然立马化干戈为玉帛。

「你这人，怎么总是不注意身体，你等着，今儿早上给母亲熬的白粥还剩点，我给你带过去。早上要吃点清淡的，可不许挑食。」果然，女人听到他说没吃饭，马上就不气了，电话那头叮叮当当的，也不知道在弄什么东西。

「可是我想吃肉！」谭伯伟低声的哀求道。

「大早上的吃什么肉，不许吃。」女人挂断了电话。

且放下谭伯伟这边不提，此时谭伯伟的副手梅开诚这边也没能闲着，他此时所在的办公室被另一群人堵住了。

「梅警官，昨日听闻您晚间出警劳顿了，作为热心市民，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矿泉水，还望您能收下，润润喉咙。」来人一身正装，笑容可掬。

「哎哟，老巴，你和我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梅开诚看着眼前的好友巴同甫开着玩笑。

「哎呀，我知道你们的规矩的，尽量少提一些私人交情，还是公事公办的好。」巴同甫一脸正气。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那就公事公办，这水，你还是带回去吧，我们可是人民公仆，不能收受贿赂。」梅开诚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哎，热心市民给警官送点水，您怎么还这么见外呢。」巴同甫不动声色的打开矿泉水盖子，一股酒的清香立刻开始弥漫。

「嗯，至少沉了30年的茅台。」梅开诚闻到酒香，看着眼前满满一箱的“矿泉水”，喜笑颜开。「说吧，什么事？」

「我这次过来，是为了一个人。」

「一个人？」

「吴。」巴同甫语焉不详，只说了个新氏。

「吴茂才？」果然是一点就透，梅开诚直接说出了名字。

巴同甫故作高深的微微颌首。

「这可不成，昨天晚上审下来，有人交代他和那间旅馆有着莫大的关系，现在可不能放了这条大鱼。」梅开诚断然拒绝道。

「有什么关系？」巴同甫问道。

「旅馆老板可是招了，说是毒品的货源都是经由他介绍的，我正准备顺藤摸瓜，干一票大的。口供还在我这儿呢，这次啊，准保能把谭伯伟压下去，有时候啊，敢冲还不行，得靠运气。」看向手边的独家口供，梅开诚得意非凡。

「什么口供，能给我看看嘛？」巴同甫虽然心中慌张，却是故作镇定的向梅开诚索要口供。

「内部消息，看在这矿泉水的面子上，就给你看下吧，不过这人，你却是万万别想了。」梅开诚把口供推向了巴同甫。

「这把钥匙给你，你家隔壁，里面有你想象不到的好处。」巴同甫接过口供，看也没看，直接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怀里。

「你干什么？你我多年交情，你这是毁我前途，快还给我。」梅开诚怒火攻心。

「钥匙你拿去，看了房子里的东西，你再做决定吧。你我朋友一场，自然不会害你。我只要你一个保证，在看过房子里的东西之后，再决定下一步你要怎么做。」巴同甫起身走了。

梅开诚看着桌下的“矿泉水”，桌上的门钥匙，陷入了沉思。良久，他取过钥匙，带上“矿泉水”绝尘而去。

站在家门口，左边是自己家，妻子早已出门上班，右边就是巴同甫说的房子，梅开诚隐约会能猜到里面有什么，只是此时底线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跨过去的，梅开诚开门回了家。他也是配合谭伯伟忙活了一晚，早已困顿的不行，躺在沙发上眯眼欲睡，只是那把钥匙如同勾人的小虫，不断的在他的心头蠕动着。

打开房门，房间里装修豪华，「莫不是送我一套房子？」梅开诚有些踌躇，哼，就一套房子买我的前途，不要做梦了。只是当他推开卧室房门，屋内竟然有人，「卧槽，遭了。」梅开诚闪身欲溜。奈何房间里的女子似乎已等待他良久，一身水绿的吊带睡裙就那么随意的挂在身上，在梅开诚转身要走之前拦在了卧房门口。胸前的白腻沟壑正对着梅开诚的双眼，只把梅开诚的魂儿都勾了去。

「既然来了，休息一下再走吧。」女人拉着梅开诚的领带，二人扭打着上了床。

「往后，这里你想来便来，我时时刻刻都在这里人家的三维可是xx,xx,xx哦怎么样，喜欢吗？哦，对了，还有这张卡，是有人托我交给你的，

密码我也不知道，不过托付我的人说如果你真的有心，自然会知道密码。」二人酣战良久，不知何处来的女人交给梅开诚一张银行卡。

梅开诚想到之前巴同甫的种种，用房间里女人的三围尝试了一下，竟然直接进去了，看着取款机里面的天文数字，梅开诚大脑直接宕机，「为了这个吴茂才，值得花这么多钱？」梅开诚犹豫了。一边是巨额的财产，一个任人宰割的女人，一套装修完好的房子，一边是升职加薪，自己的下半生前途，以及家中肥胖泼辣的老婆。思索良久，梅开诚做出了决定，重新回到了女人的房间，那一觉，梅开诚从未睡的如此舒坦。

「想必是累的狠了，怎么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宋晓雯终于从百忙之中脱身，此刻看着正在沙发上熟睡的谭伯伟，莫名有些心疼。「怎么又抽这么些烟，定是事情着实有些棘手。」想到自己此前也像眼前男人这般放浪形骸，宋晓雯有些娇羞。不过此时她已戒烟许久，现在对这烟草气息虽然还能接受，但是女儿家的心思，看到这乌烟瘴气的房间，心中还是有些不喜。

关门开窗，打开空调排风，用手包里带的香水在房间里喷了些许，把桌面上的杂物清理干净，原本脏乱的房间在宋晓雯的收拾下慢慢变的整洁起来。

只是想到谭伯伟电话里和自己说的事情，心中有些焦急，可是这死人，此时竟然睡的和猪一样，鼾声雷动，若是平常，他要睡也便睡了，只是此时他身上有着文凡弟弟的消息，宋晓雯计上心头。费劲的把谭伯伟的头抬起来，而后坐下，让眼前男人的头枕到自己的大腿上。「死人，都怪你，把人家的的心都偷走了，若是往常，哪里有男人能近的了我的身。」宋晓雯当真是爱他爱的骨子里去了，用早已保养的洁白粉嫩的小手轻轻的在眼前男人的太阳穴上按摩着，眼神中充满了怜爱。

看着眼前男人在自己的按摩下睡的愈发香甜，宋晓雯心中有些恼了，自己本就是被他叫来的，如今却变成在局子里看他睡觉算怎么回事，虽然心疼，但是手上的力气却是大了三分。

「哎哟，怎么有蚊子咬我。」谭伯伟张牙舞爪的蹦了起来。想来是手上力气大了，按痛了眼前这个冤家。

「哪儿有蚊子啊？」宋晓雯整理着被谭伯伟枕的褶皱的裙摆，柔声问道。

「哎，宝贝儿，你来啦。」谭伯伟看着沙发上的佳人，喜不自禁。

「可不是嘛？亲爱的老公发话了，只能在家做些杂事的妇道人家当然要奉为圣旨了，只是有些人，老婆来了还只顾睡觉，一点都不怜惜人家。」宋晓雯假意嗔怪道。

「哎哟，宝贝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这不是累惨了嘛，稍微休息一下也是正常，对吧。」谭伯伟用手抓着后脑，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大男孩。也不避讳，宋晓雯这般与他玩笑他也是非常受用，看到桌上宋晓雯带来的饭盒，直接解开就吃。

「谁让你吃了，我文凡弟弟是什么情况？怎么电话里也不好说了？哎哟，你还吃，快要急死我了。」宋晓雯见眼前男人一点正事不干，只是吃喝睡觉，顿时恼了。

「你来看。」谭伯伟把两份卷宗递给了宋晓雯。

「宋晓菊？」虽然有些奇怪，但是想到自己选中的男人也不是那样不着腔调的男人，宋晓雯忍着心中的疑虑继续看了下去。

「这个人，曾用名是宋文凡，而且身份证号都能对得上，但是系统里显示，在一个月前，他的信息都被更改了，名字，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籍贯，统统都被改掉了。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谁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更改这些信息。我有百分之80的把握，我抓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小叔子。如果我能顺藤摸瓜，找到是谁动的手脚，那，老唐那边可能也会有进展了。」一说到工作上的事情，谭伯伟立刻专业了起来。

「林家倒是有这样的能量，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就是他？毕竟林家想要给别人一个新身份，冒用一下别人的信息也是有可能的。想要直接在系统上新建一个身份肯定是极难，直接冒用一个，那就简单多了。」宋晓雯也分析的头头是道。

「所以，我说只有80%的把握，具体的，还要找熟悉小叔子的人来才能确定，昨晚我看到过她的，与我印象中偏差很大。」谭伯伟正色道。

「那找母亲来看，定然能成。我这就回去接母亲。」宋晓雯性子本来早就磨的七七八八，不在是从前那急躁的性子，但是此时关系到自家的弟弟，却是急躁了起来。

「哎，不能，你不先看看她吗？不要再把丈母娘气出病来，你这事估摸着丈母娘心里还有病根呢。」谭伯伟一把拉住的宋晓雯的手。

「什么和什么？你在说什么东西？」见谭伯伟提到自己的身世，宋晓雯脸色阴冷了下来。「你莫不是在嫌弃我。」宋晓雯语气冰冷，全然不再是之前温柔似水的模样，一把甩开了谭伯伟，眼神冷冽。

「哎哟，姑奶奶，您要我向您表多少次衷心啊？啊？啊？」谭伯伟急了，直接冲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宋晓雯，也顾不上这里是在局子里了。

「你放开我，被别人瞧了去像什么样子。」被谭伯伟一把抱住，雄性气息直冲脑门，宋晓雯原本冰冷的身体立刻便柔软了起来，粉拳敲打着谭伯伟的胸肌，声音如蚊子一般，可却没有从眼前男人的怀里挣脱。

「为了你，我都入赘到你宋家了，你要是再说这种傻话，我保证，你明天起不来床！」谭伯伟在宋晓雯耳边威胁道，只把宋晓雯羞的再不愿离开眼前的男人了。

「那便叫张叔来吧，他也是看着文凡长大的，想来应该也不会走眼，今儿便是他送我过来的，这会他还在外面车里等我呢。」强忍住心神，宋晓雯接受了眼前男人的霸道，轻轻的说道。

「扯淡呢嘛，这个怎么会是文凡大侄子。」张进看着监控器里熟睡的女人，直接开口否认。

「也是，我文凡弟弟，怎么可以走我的老路。」宋晓雯也是否认。

「你们不要倔强，一个人再怎么变，眼神不会变，我等下去审他，你们就在这里看好了。如果真的不是，那才最好，要是他真的变成这样，我的心里还不好受。」谭伯伟此时啃着宋晓雯捎带来的烧鸡，心想虽然嘴上不饶人，自家老婆就是心疼我，切，还是咱光棍，这么好的媳妇到哪里去找。

「哎哟，你不要着急，不是说了不让你吃肉的嘛，我带来你就吃？快快去审。」宋晓雯见谭伯伟又不干正事，恼的抢过烧鸡就把他推了出去。「审完了回来再吃。」

监视器里谭伯伟一改平日不正经的样子神色严肃，倒是颇有些威严的气势。「少奶奶当真是找了个好相公，我当年战友里都少有这样正经的汉子。」张进在一旁奉承着。

「去去去，要你多嘴，让你来干嘛来了，好好看不要看岔了。」宋晓雯虽然心中甜蜜，却是不愿显露出来。

「斯，看身段，这肯定不是，但是身高倒是差不多，脸型也有那么三分相似，我再瞧瞧吧。」张进看着视频里的宋晓菊，不住的砸着牙花子。

视频里的女人神色凄楚，直把宋晓雯看的心都碎了，哪怕这不是自家弟弟，脸上那流露出的凄惨神色也肯定不是所谓的风尘女子，当下圣母心爆棚，哪怕这不是宋文凡，等下也要让谭伯伟不要对她那般严苛。

「审完了，怎么样，是吗？就是她死活不承认是出来卖的，只是说和老公出来玩，正好被我们撞上了。骗小孩儿呢，就她这个身份证的问题，她自己都说不清楚，被我又送回去了，让她好好想想。」谭伯伟审完了，似乎对宋晓菊的态度不甚满意。「对了，还有审讯的录像，带声音的，要不要听。」

「从视频里看，如果强行说是的话，未免有些强人所难，还是听听声音吧。」张进有些不确定。

「不管她是不是，这孩子肯定也是个苦难的娃，你可不能欺负她。听到没有。」宋晓雯命令道。

「你怎么就知道她苦了，我可半分没察觉到。声音和公鸭一样，难听死了。」谭伯伟嘟囔着。

「我就是知道，你别管。」宋晓雯一把揪住了谭伯伟的耳朵。

55 出狱

「姓名！」视频里谭伯伟的声音传来。

「宋。。晓菊。」女人有些颤抖，吱唔着回应，声音很低，几不可闻。

「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吗？」谭伯伟不怒自威。

「宋晓菊。」女人抖的更加厉害了，头深深的垂着，不敢面对对面审讯的民警。

「是了，八分相似。」那边张进兴奋的跳了老高。

「别急，你闭眼听，不要被她的外观干扰了你的判断。」宋晓雯此刻有些激动，但还是决定让张进的精神再集中一些。

「你昨晚在酒店做什么的？有没有服用过这种物品。」谭伯伟拿着一小袋白色晶状粉末，质问着对面的可怜人。

「我发誓，我没有吸毒，我老公晚上带我出来玩，才刚刚开始你们就进来了，我发誓，我不曾吸毒，我们真的是夫妻。」对面的女人神色凄惨，矢口否认与吴茂才的不正当关系。

这句话当是女人说的最长的一句话了，张进闭着眼睛，细细的分析着。

「这段话，再放一遍。」没有睁眼，张进开口说道。

知道了到了关键时刻，宋晓雯和谭伯伟均是屏住了呼吸，谭伯伟鼠标轻点，宋晓菊的对话开始重复播放。

「这绝对是小凡子！」张进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当真？」宋晓雯和谭伯伟均是又惊又喜。

「从第一句话我就开始怀疑，女人哪里可能会有这么低沉的嗓音，而且，那句我发誓，我不曾吸毒，这个不曾，乃是长亭那边独有的乡音，虽然她极力掩饰，但是肯定是心中怕的紧了，乡音都说出来了。」张进说出了他的分析。

「不成，就凭一句乡音就确认，未免太武断了，不过既然有相似点，再多听一会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我们在听下去吧。」宋晓雯还是不太敢确定，要求继续放下去。

视频来回播放数遍，张进越听越是激动，口中不住的说「是小凡子，绝对是小凡子。」

「如果真的是，我来安排一下dna，做一下比较保险。」谭伯伟下了最后的判断。

「也好，就她现在弄成这幅样子，再加上我与她之前的不睦，想要重归宋家门庭怕是难上加难，这件事情还需要好生思量。」宋晓雯此刻坐在沙发上，食指轻轻的叩击着桌面，思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少奶奶，你让我进去和他见一面，如果真的是他，他肯定能认出我来，谅他还不认他张叔。」张进有些激动。

「不可，他的心思我也有八分理解，此时你进去寻他，估计他是真的不会认你的，你不要再提了。」宋晓雯断然拒绝了张进的建议。

谭伯伟看着自己老婆从一个温柔贤淑的妇人立刻转变成了杀伐果断的女强人，心中骄傲慢慢。「妈的，进得了厨房，当的了大佬，就这样女人都被我征服了，虽然他说他是个男的，可是他妈的我又没见过他男人时的样子，现在这有胸有屁股，会撒娇会野蛮的，哪里有半分男人的样子，我算是捡到宝了，等什么时候再整个娃娃出来，看旁人还嚼什么舌根，医院可是检查过了，咱俩人可都是健康的很，随时可以要宝宝。这笔帐还不会算啊？还是老子比较厉害。」

「无论如何，赶快把她放了，就算是她犯了弥天大罪，我宋家也要保她到底，就算是父亲母亲，肯定也会同意这个决定。」宋晓雯美目一转，看向正在吃鸡的谭伯伟。

「哎，她问题还没交代清楚呢，怎么能放？」谭伯伟小声的拒绝了。

「还有什么问题，你问我好了，我来代替她来吃牢饭，放在你也从来不会心疼我，就让我住在牢里好了，这样还能天天见到我的亲亲老公，一举两得。」宋晓雯以退为进，直接把谭伯伟后面准备的说辞烂到了肚子里。

「哎，你这是不讲道理啊。」谭伯伟小声抗议着。

张进见两人一言不合开始拌嘴，心知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急忙退了出去。

「那好啊，你来给我讲讲道理，我是妇道人家，不明白什么大道理的。」宋晓雯亦是针锋相对。「我不管，我不仅要你立刻放了她，我还要你找准她的行动轨迹，往后若是被旁人欺负了，我宋家也好帮她出头。」

「不是，我是干缉毒的，不是干刑侦的，怎么去找准她的行动轨迹啊。」谭伯伟一头大汗。

「当年我那小区怕不是有几只流浪猫都被你摸的清清楚楚，怎么到我弟弟这里就不成了？你不爱我了。」宋晓雯见谭伯伟开始找托辞，立刻开始胡搅蛮缠。

「那不一样！」谭伯伟此刻肠子都悔青了，谁说这女人上得了厨房下的厅堂的了，现在这样明明就是个泼妇。

「我不管，你就是不爱我了。」宋晓雯气鼓鼓的，眼泪都快要落下来了。

「哎哟，姑奶奶，别哭别哭，这事我应了，哎哟，你这一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谭伯伟见眼前佳人眼眶红了，立马便心软了，急哄哄的上来帮宋晓雯擦眼泪儿。

「你答应了？」宋晓雯依旧带着哭腔。

「哎，我去走下手续，下午就放她走！」谭伯伟有些无奈，笨手笨脚的拿了一大坨纸巾就往宋晓雯脸上抹。

「嗯，谢谢老公。」宋晓雯立刻破涕为笑，甜甜的在谭伯伟脸上亲了一口。「晚上回家吃饭哦，我做你最爱吃的菜。」

眼前女人的转变之快，犹如梦幻，谭伯伟看着女人的笑颜，不知如何是好。

「差点忘记了，是不是还要做dna来着，这头发你拿着，哎，最近想的事情太多，头发都快要掉光了，只怕将来变作了秃子，老公就该嫌弃了。」宋晓雯从头上扯下一根头发，细微的刺痛，让她微微皱眉。

「你总是这样，让人又爱又恨。」谭伯伟有些无奈，取过一个证物袋，细心的把宋晓雯的秀发装好。

「那，你是爱我呢？还是爱我呢？还是爱我呢？」宋晓雯调皮的说道。

「废话，要不是在局子里，我他妈现在就想把你给办了。」谭伯伟发着狠话。

「哎哟，老公好可怕，人家再也不敢了。」宋晓雯想到与谭伯伟晚间的恣意放纵，那种潮水般的快乐，此刻声音都是酥了。

「哼，谅你也不敢。乖乖回床上等着，我去办个加急，晚上就能有结果。」谭伯伟在宋晓雯屁股上一拍，下了最后的保证。「回家去吧，这里人多眼杂。」

「好的，谢谢老公。」宋晓雯屁股被谭伯伟一拍，浑身一颤，却是没有迟疑，走着猫步去了。

又废了些心思办了手续，我和吴茂才终于得以从局子里脱险。一路上他自然是咒骂不休，公司里来电话他也未接，我默默的走在他身后，也不敢现在触了他的眉头，只是紧紧的跟着，或是考虑到现在是在大街上，光天化日的，他也未曾有过多过激的举动，但是他的心情此刻想来必然是糟透了。

三步并作两步，我们终于回到了家，蒋倩被锁在房间里，本来要受到稳妥的照顾。只是她此时已一天未能进食，又因为腹中的孩子，此时她已没有多少力气，只能正冷眼观瞧着我们。

吴茂才此刻一言不发，但是从 he 紧握的拳头和脖颈上的青筋可以看出来，此刻他已到了爆发的边缘。主心骨未曾发话，我和蒋倩也不敢发声，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我饿了，去做饭，宝宝也饿了。」吴茂才声音低沉，命令道。

「母狗还不去做饭，没看到他发话了吗？」蒋倩此刻也来了精神，跟在后面附和道。

我自然是不敢怠慢，先给吴茂才倒了杯水，而后冲进厨房忙活起来。虽然在局子里小憩了一会，但是面对谭伯伟的问询，着实花费了我不少心神，是以在做饭的时候不免有些失神后怕。一个不小心手滑，碰倒了水池边的盘子，哗啦一声，极为刺耳。

「母狗，你又在搞什么？」蒋倩恶毒的声音远远的传来。

「呱噪。」吴茂才一声暴喝，放手就是一个耳光。「怀了孩子，就连这点规矩都不懂了？」蒋倩抖然被打，愣住了，不知道她此刻心中是和感触。

「昨日晚间，我市破获一起特大聚众吸毒案，具体内容请见报道。」电视里传来新闻主持人的声音，我在厨房里，只能听到个大概。

「草。」许是在电视里看到了自己狼狈的画面，吴茂才口中怒骂，接着咣当一声，电视就没了声音。

我此刻窝在厨房，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在那新闻里，我到底有没有被曝光，手中加紧动作，想干净把手上的事情做完，好出去了解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饭做好了，吃饭吧。」我随意做了几个小菜，蒸的了米饭，赶紧走了出去。

吴茂才此刻见了电视里自己窘迫的模样，哪里还有心情吃饭，换了件衣服，摔门而去。见到吴茂才暴躁的模样，我的心中惴惴不安，也不知待他回过神来，会不会迁怒到我和蒋倩身上。

「吃饭吧。」只出去了一夜，但是这一夜发生了诸多事情，面对此刻哀伤的蒋倩，我的心中忽然柔软起来，毕竟，她也曾是我的结发妻子啊。

「谢谢老公。」许是感受到了我的心境，蒋倩竟然用上了尊称。

「腹中有了孩子，自然是要好好补充营养，你之前有书蕊的时候我也未能好好照顾你，现在就让我补偿你吧。」我见蒋倩一改往常的恶毒语气，觉着是个破镜重圆的好机会，赶紧故作轻松的说道。

「你想的美，刚刚我只是口误，你千万不要当真，母狗。」话虽如此，蒋倩此时确实饿坏了，飞速的消灭着桌上的饭菜。

我此时也顾不上她说些什么了，我与她的关系，本来就又些尴尬，能和谐共处最好，不能也不能强求。比起她的状态，我此刻更为关心的是刚刚隐约听到的新闻。

打开刚刚的新闻反复回放，画面里吴茂才自然也是反复被谭伯伟踹倒，可是奇怪的是，我从画面里反复观瞧，画面剪切生硬，但凡我快要被拍进去正脸的时候都被剪切掉了，幸好幸好，我心生侥幸。「难怪他刚刚那般气愤，自己的糗态被放到新闻里，任谁也不会有好脾气的吧。」我自言自语着。

「哼哼，你个母狗怎么没被拍进去，真的是好运气，你可别和我说你不是和吴茂才一起的。」蒋倩此刻吃完了饭，见我来回反复的看着新闻，也是从新闻里看出了些猫腻。

「都是他带着我，你我本都一样，哪里还能有选择的余地呢？」蒋倩的话语提醒了我，现在我俩都如那笼中飞鸟，哪里还有任何的自由可言。

「咚咚咚。」一阵不合时宜的敲门声传来。「屋里有人吗？煤气公司的。」

「怎么办？」此刻我有些慌了，蒋倩被锁着，我又不愿自己女装的样子被识破，询问着蒋倩。

「屋里有人吗？」门外的敲门声愈发急了。

「什么事？」门外那人没有离开的意思，没有办法，我尽量提高声调回应道。

「煤气公司的，统一排查煤气管道，烦请开下门。」门外那人很是客气。

蒋倩赶紧回到了房间，锁上门，她现在还被锁着，若是被外人发现脚上的锁链不免会心生疑虑，此时之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还好来人只是检查煤气的，若是来的是社区民警，此刻还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你怎么还带着摄像头？不许拍。」看着来人胸前的摄像头，我心中疑虑，质问道。

「哦，你好业主，这个是公司规定，因为我们的工作的特殊性，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只能如此了，因为之前排查的时候，有些业主污蔑我们破坏业主家里的东西，从今年起，我们只要上门都必须随时携带摄像头的。」来人一边穿着鞋套，一边和我解释道。「这位业主，请问你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要开始工作了。」来人很有礼貌，微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大白牙。

「厨房在那边，你跟我来。」我努力的保持着女性的姿态，领他往厨房走。

可笑的是那人沟通起来很专业，工作起来却是极其业余，只是随意的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通就说检查好了，期间确是不时转身瞧我，不知他在搞什么花样。

他做的事情我也不懂，又见他不甚专业，也不好指点一二，忙活了许久，他终于搞定了。

「现在招人真的是要求低了，这种活，我不到一分钟就能做完。」见那人走了，我心中对他无比的鄙视。

吴茂才终于良心发现，我和蒋倩在这家中每日吵吵闹闹，从调教我二人的新鲜感终于变成了厌烦，不过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蒋倩肚子中的孩子。现在蒋倩的肚子已经愈发涨大，去医院产检竟然是双胞胎男孩，这就让吴茂才对蒋倩愈发重视，经过慎重的考虑，以防我在家中与蒋倩拌嘴影响到胎气，吴茂才决定把我安置到他之前租住的公寓里去，在家中重新请了保姆来照顾她。

许是每日在公寓和家中往返着实有些累人，吴茂才终于下定了主意。

「你还到公司来上班吧？这些日子，公司业务繁忙，现在的秘书，用起来终归没有你顺手。」这天，吴茂才在我身上发泄完毕，一边穿衣，一边和我说道。他等下还要回去陪蒋倩，时间紧任务重。

「什么？我，可是？」我一时有些踌躇。

「什么可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吗？」吴茂才见我似乎不愿意，眉头微皱。

「我现在这样，还怎么去上班？被人认出来怎么办？」我有些急了。

「那是你的事情，还像往常那样，我在公司可是憋的狠了。」吴茂才丝毫不给我反驳的机会。「就这么说定了，这些天好好学学女声，可不要到公司去给我丢脸。」想到往日在公司里与我的那些种种，吴茂才竟然有些意犹未尽。

吴茂才应该是从珂姐那边寻来了伪声的教材，同样，原先每日借以维生的白色糊状物现在以成了每日的零食，身体在塑身衣以及药物的双重作用下，倒是日渐纤细丰满，身材虽说算不上极好，但却再不能称作是男人了。化妆自然是每日都在做，依照目前的状态，出门若是不出声，旁人想要把我与男人联系起来却是万万不能。

按照伪声的教材，花了许多心思，我终于能发出稍显低沉的女声了，只是若是说话急了，还是会有发出太监音的风险。吴茂才却是顾不上那么多，见我勉强能隐藏住自己的身份，隔天便开始准备让我重新去公司上班，好在上班无聊的间隙让自己有些慰藉。

「这是你的简历，过去就是走个过场，我和hr那边都说好了，不过不要透露你我之间的关系。」吴茂才递给我一个资料袋。

「这是什么东西？」我拿过资料袋，又些踌躇。

「用女声说话，你想死吗？」自从听到过我女声说话，吴茂才现在对我自然的男声说话尤其的反感。

「好的，爸爸。」我尽量用起教材上的方法，捏起嗓子，回应道。

「明天你自己打车去公司，我就不带你过去了，要避嫌。」吴茂才吩咐道。

「嗯哼。」微微咳嗽一下，缓解长时间绷紧声带的痛楚。「你就不怕我跑了么？」我反问道，事实上，我心里确实有这个心思。

「跑？你跑的了么？」吴茂才微笑着，指向我手上的手链。「如果被我发现你敢逃跑，什么后果，你怕不是忘了我的打。」

「爸爸，放心吧，晓菊不会跑的。」想到手链上的定位装置，我妥协了。

「好好看看资料，不要被hr看出什么破绽出来。」丢下最后一句嘱咐，吴茂才回家陪蒋倩去了。

打开资料袋，看着吴茂才给我准备的简历，我有些苦笑不得，原本国内一流大学的优异毕业生，现在成了三流大学的肄业不良少女，简历内容很少，我只

草草扫过一遍变全看完了，「这样的学历，去应聘董事长助理，不被人误会便有了鬼了，的想个法子。」

晚间，由于对第二日的全新生活有些迷惘，在床上辗转许久方才睡去，第二天一早，重重的黑眼圈自然是免不了的。幸好现在化妆技术已炉火纯青，在公寓里细细的画过了妆，换过了衣裙，确保自己全身没有明显的破绽。拿着资料袋，我不知所措，长时间被禁锢的生活，让我对外面的蓝天白云竟然有些不适应，甚或是有些恐惧。时间已经来到10点，再不出发，吴茂才等下怕不是又要发怒，整顿心情，我走出了多日未曾出过的房门。

这个走廊，当年我便是从这里自作聪明的过来取吴茂才威胁我的证据，便是在此处，我被吴茂才没收了身份证，从此被迫屈从于他的胯下，而后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种种过往一一涌上心头，我不禁有些想哭。

无论我心中如何抗拒，此刻确是已到了hr的办公室。

「晓菊女士，你可终于来了，我可是恭候您很久了。」人事经理满脸谄笑的迎了上来。

「咳咳，你好，我是宋晓菊。」人事经理抖然这般热情，我只能微咳两声，寻找着女声的声线，回复道。

「来，喝茶，吴董早上就吩咐过了，我可是等您很久了。」人事经理一脸故作高深的微笑。

「啊？表哥怎么这样？不是说好了都靠自己的吗？真是的，坏死了他。」我自然知道他此时心中所想，无论他是否相信，只管口中胡诌。口中虽然如此，却是假意拿起手包就要走。

「哎，晓菊女士，你这是何意？喝茶喝茶。」人事经理自然都是人精，知道自己刚刚的微笑以及内心的龌龊心思，已被眼前的佳人发现，而且眼前佳人还不动声色的提点了自己，只能满脸尴尬的起身留人。

「问题呢就不用问了，董事长介绍过来的，我们就聊聊工资吧。晓菊女士，您觉得这个数如何？以你的学历，给到这个数不错了。」说罢，人事经理朝我伸出五根手指，想想又缩回去一根。

「啊？才给四万啊？本小姐不干了。」我假意嗔怒着。我自然知道那个四是四千的意思，只是此时眼前这人事经理定然受了吴茂才的指示，此时不敲竹杠，更待何时。

「哎？哎！四万？」人事经理从未见过这样谈价的，早知道刚刚就不竖手指了，直接明言四千多好，此刻他心中肠子都已毁的青了。奈何吴董那边早就有过吩咐，可是现在眼前这女孩这样谈价，着实让自己有些难办。

「怎么了？四万很多吗？平时零花钱都不止这么些的。」我此刻的人设是不懂世事的傻白甜，一本正经的继续胡诌。

「四万就四万，这是合同，签了就能上岗了。」人事经理此时哑巴吃黄连，只能认命，帮我把手续给办了。「给你的岗位是董事长助理，晓菊女士你要好好干，要对得起自己的薪酬啊。」想到四千变四万，人事经理只是心头肉痛。

「董事长助理？干什么的？」我假意问道。

「额，就是帮吴董做些杂活，不怎么累的。不过却是不可或缺，之前董事长有个外面招的男助理，倒是甚合董事长的心意，但是那人确不懂的领情，公司给他报了进修班，然后就跑路了，之后又招了几个，总是不合董事长的心意，人心不古哦，都是些不知道知恩图报的小人。」

人事经理自然不知道，他眼前的女人正是他口中所言的不知知恩图报的小人，此刻正由雄化雌回来“知恩图报”了。见人事经理絮叨宋文凡的过往，我颇感兴趣，原来，男人时候的宋文凡，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一些痕迹的，无论美名恶名，至少还是留下了些东西，可以作为旁人的谈资。

在合同上签下字，我终于重新回到了公司，只不过化作了宋晓菊。

「你也姓宋啊？这可真是巧了。你认不认识宋文凡啊？我看你们写字都差不多呢。」人事经理见我签字，开口问道。

「认识啊？怎么了？」我当然认识宋文凡，只是此时我也发觉，这声音体态可以通过自己的锻炼改变，但是笔迹想要改变却是千难万难，若是被旁人发现了蛛丝马迹，自然是不妙。

「哦，原来你们认识，刚刚我说的都是玩笑，晓菊女士你不要放在心上。」人事经理自知自己刚刚的发言已可能触了眼前女人的霉头，当下言语就变的少了，言多必失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你说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得饶人处且饶人，我放过了他。

废了些周折，我又重新坐回了当初办公的办公桌，所有的一切都很熟悉，电脑密码还未曾更改，吴茂才依旧在隔壁挥斥方裘，办公室外人来人往，熟悉的同事已然不多，看来我不在的日子里，公司的人事变动比较大。

或许是多日未曾有人在此处办公，桌面上已积了灰尘，从手包里取了纸巾，把桌面细细的擦了，虚荣心作祟，又取出香水，原本单调的办公室立刻开始焕发出活力。

人事经理很沮丧，似乎在吴茂才处吃了鳖，临走之前恶狠狠的威胁我「给我好好干，不然降你工资。」我才不怕他，朝他翻了个白眼。

「助理，你进来一下。」吴茂才开完了会，在里面唤我。

心中惴惴，我扭捏着打开了吴茂才办公室的门，这里的一切都与我离开时无太大变化，唯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现在吴茂才身后的墙上挂上了一副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巨大画作。

「过来。」吴茂才见我躲在门后扭扭捏捏，命令道。「机灵点，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吴董，你找我有什么事？」见吴茂才不怒自威的语气，我屈服了，走上前去。久不在职场工作，职场礼仪已有些生疏，且现在身份与往日不同，一切只能从头开始，我根据电视上那些OL的动作，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面，微微垂首，小声的问道。

「去把小房间里收拾一下，在里面等我。」吴茂才眼神微挑，简明概要，嘴角还漏出了若有若无的笑容，似乎对等下的活动颇为期待。

「嗯。」虽早已料到再次回到公司必然免不了被他欺辱，但是没想到的是吴茂才竟然连一刻都等不了了，我刚刚上岗，他就已迫不及待。

小房间里倒是变化颇大，似乎是重新装修过了，不再如此前那般简陋，小房间装修之奢华，好似高档会所。说是收拾，其实扫地阿姨并没有留给我多少可操作的空间，想了想，只是打开空调，而后坐到床头静静地等待吴茂才过来。因为还未曾被允许使用手机，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消磨时间的道具，我坐在床头昏昏欲睡，无聊透顶。

又过了许久，吴茂才终于推门而入，原本沉寂的房间终于有了些许活力。「帮我脱衣服。」吴茂才此刻单手解着领带，颈部不住的左右晃动，显然是在放松颈椎的肌肉。

我依言走到他身边，吴茂才身上传来一阵奇异的香味，好似是男用古龙水，但是这个气味出现在男人身上好似有些过于浓烈了。古怪的异香刺激着我的鼻息，说起来，这香味我好像还有些熟悉，但是确始终无法想起自己到底何时接触过这种香味。

但是很快我便反应了过来，当年在那游艇上！我的思绪到这里便断片了，那异香的效果是如此的夸张，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吴茂才已经走了，只是留下了满房间的狼藉。心想吴茂才还是对我不放心，不然也不会动用那种会让人神智不清的药物来对付我。我全心全意的待他，为他舍弃了一切，如今他还是对曾经的事情念念不忘，自始至终都是把我当成一个毁他人生的异类来看待。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应当都是为了报因我而起的单日被他人左右之仇，想到此节，我不禁在床头嘤嘤嘤的哭泣起来。

出门是不用想了，他向来是心思缜密的性格，断然不会让我有逃跑的机会，只是我此刻在床上也没有了逃跑的想法，只是心里苦痛，不知要如何行事才能让吴茂才明白我的心意。正在我生着无用闷气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开锁声，吴茂才回来了。

房里不见天日，我只能从腹中的饥饿程度来推断此刻应该是第二日午间了，理应也到了午间休憩的时候，吴茂才自当也该过来休息了。我此时对他心中愠恼，转过头去不愿看他。

「母狗，吃饭了。」吴茂才竟然还知道关心我，给我带来了吃食。

「人家只是被你训练出来满足欲望的母狗罢了，哪里需要吃喝，饿死算了。」我赌气的说道。

「妈的，臭婊子，我看你是欠打。」吴茂才见我不配合，放手抽出腰带，朝着躲在被子里的我就是一鞭。

「嗯。」强烈的疼痛让我不自觉的闷哼了一声，却是被我忍住了，未曾大喊叫痛。

接着，噼里啪啦的腰带抽打下来，我在床上左右腾挪，企图躲避吴茂才的毒打。

「妈的，臭婊子，母狗，贱种。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吴茂才气急败坏，一鞭重似一鞭。

「我就是婊子，母狗，贱种，你打死我算了。」虽然身上疼痛，但是哪里及得上心中的苦痛万分之一。见吴茂才对我这般严苛，原本对他还残留的半分期冀此刻都化作了泡影，我心如死灰，再不愿躲避他的鞭打，反而努力朝他的鞭子上凑去。

「你这是找死。」吴茂才鞭打的更加用力了。

「你在那别墅中给了我希望，我本当好好报答与你，这才勉强配合着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这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可是如今我变成了这幅男不男女不女的模样，你却对我如此狠心，原来，你自始至终，都是恨着我的。你便打死我吧，你这样对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打死我吧。」我也顾不上这房间是否隔音，撕心裂肺的哭喊着。

「你再哭，你再哭也是没有用的，你这个千人操万人轮的婊子，竟然还幻想我会对你有半分情意？」吴茂才对我的哭诉没有丝毫感动，反而鞭打的更加狠了。

终于，我被打的皮开肉绽，疼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躺在了吴茂才的公寓里，身上缠满了绷带，活像一个木乃伊，手背上还打着点滴，头痛欲裂，应该还有些发烧。「原来吴茂才打的我这般狠，怎么没打死我？」我挣扎着起身，想要找他质问。

「哎哟，小祖宗，你又要干什么啊。」一人听到了卧房的响动，急忙冲了过来，把我拉回床上躺好。

「你是谁？」我身体此时其实颇为虚弱，根本没有半分力气，只能任由她在我身上作为，出于谨慎，我虚弱的问道。

「我叫宋文瓔，你叫我小瓔就好了。」女人朱唇轻启，吐字如兰。

「又是宋家，你们怎么不去死。」我痛苦的转过身去，不愿理会她。

「可怜的人儿，其实你的心思我能理解，但是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啊？快快转过身来瞧我。」来人对我态度颇为友善，也不知她是否真的是宋家人。

「你也是宋家的？」对救命恩人这样冷漠，确实是不妥，我转过身来质问她。

「嗯，是，也不是。」丽人的回复模棱两可。

「什么叫是也不是？你是不是的了什么消息，故意来羞辱我的。」我见她这般躲闪，态度复又冷漠了起来。

「其实，我的真名叫木下瓔，昭阳人来的。只不过，似乎我木下家和华夏这边的宋家有那么一点关系，按照华夏的规矩，我似乎应该叫宋文瓔而已，好像是什么文字辈，这些我也不懂啦。要是你对宋文瓔这个名字反感的话，你叫我木

下璿⁴，或者小璿，都是可以接受的。」原来，眼前的女人，竟然是昭阳人。

「吴茂才怎么会认识你？你又怎么会在这里？你到底是不是宋家人？」听到她的解释，我对她稍微放下了戒心，只要不是宋家本家的人就好，不然我的窘态被宋家知道了，不知道那帮人会怎么嘲笑我。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你听到我叫宋文璿就那么激动啊。」宋文璿抑或是木下璿避开了我的质问，反过来质问我。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是不是宋家人？」我立刻对他反唇相讥。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都被人打成这样了，还有这样的玲珑心思，服了你了，我只是受了木下家的命令，在华夏和吴茂才做些交易罢了，哪知道还会摊上这样的事情，告诉你，要不是本小姐我，你现在估计已经去见天照大神了。」宋文璿对她为什么会在这里的原因语焉不详，见我依然用疑惑的表情看着她，接着补充道「别看我和你说我叫宋文璿，我和你口中的宋家可没有半点联系，别忘了，我可是叫木下璿呀。」

「你骗人。」我自然是不信她。

「不信拉倒，我懒得解释了。」木下璿对我的反应颇为无奈。

「你肯定是宋家派来的，你们就是想看我现在有多惨，再来彰显你们的同情，告诉你，我就是被死，也不会随你回去的。告诉你，赶快把母亲放回长亭，我自然会回去照顾她，用不着你宋家来假仁假义。」我见她那副样子，心神激荡，想要起身与她理论，确是实在使不上力，瘫软在了床上。

「你这人，典型的ptsd了吧，见不得别人对你好是吗？谁会为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花这么大力气，你也是有点太过自信了，如果我是宋家家主，我怎么会为了你这么个被人当作禁脔圈养起来的人这般大费周章，就算是救回去了，

又怎么来向天下人解释你这个宋家的污点。」木下璿无情的揭穿了我最后的底线。

「所以，你还是知道我是宋家人是吗？」我沉声问道。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一直在宋家宋家的，我就说了个宋文璿，你就激动个跟个什么一样，不难猜吧。」木下璿反过来质问着我。

「我何时说过，你肯定知道。」虽然嘴上强硬，但是我心底已经相信了她，只是不愿再与她说话，转过身去生着闷气。

「这吴董，可是玩的够嗨的，把人打成这样，又不能去医院，只能反过来求我来救你，你就是这样态度？」木下璿见我服软，开口刺激着我。

「不用你管，他打死我最好不过，又何必来救我。」见她提到吴茂才，我心里又是一阵剧痛。

「哎呀，本来，公司里如果出了个被打死的，那他吴茂才自然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我现在来救你，可是担了巨大的风险呢，若不是现在经纬财团与木下家的交易到了紧要阶段，木下家不愿这吴茂才出了岔子，不然，我肯定是第一个去报警的，你信不信。」木下璿似乎对吴茂才也没有半分好感，一切都是出于维持商场上的交易。

「我的死活又与你们的交易何干，你们肯定有法子让一个人毫无声息的消失。你们救我，到底有何目的。」我依旧是不依不饶。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木下璿对我的质问嗤之以鼻。

「我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伤心欲绝。

「哎，那就是你的事了，等你身上的伤好了，自己再去寻死也不迟，不过不要被我看到，我这人啊，就是见不得人寻死。」木下璎苦口婆心。

「哎哟，你给我用了什么药，怎么现在这么痒了。」不知为何，身上的伤口处忽然极痒，我忍不住想要抓挠。

「可抓不的，给你用了我木下的祛疤灵药，保你啊，复原后绝不会留疤，这般好的药物，一般人可用不着呢，别再问了，好好调养。」说罢，木下璎掏出一个小瓶，在我的鼻息间来回晃动，闻到瓶中的气味，我沉沉的昏睡过去。

见我昏睡过去，木下璎细心的帮我整理好身上的绷带，又帮我盖上毛毯，细心检查了我的身体状况。「哎，可怜的人儿。」木下璎感叹道。

「喂，是二哥吗？」走到地下停车库，确保在车里不会被外人监听，木下璎打通了电话。

总体的人物设定都是沿用的之前的表格，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论坛里发过，大部分没有变动，只是小有微调，不过还是在这边重新贴一下吧。

人物图片就不更新了，这张图的原始文件找不到了。。。。。。

后续还会出现的相对重要但未在图中描述的人物：高川武（某集团首脑），欧阳栋（某团伙小佬），林远为（已出现但未署名的神秘人），江少卿（某纨绔子弟）。

最近看了北野武的日本黑道系列，有了些想法～～

| 雌堕人物造型概念 | | | | | |
|---|--|---|--|--|---|
|  | 宋文珂 在宋家门口被捡到的弃婴，宋问之曾今抚养过一段时间，韩姨出走后，被四舅继续抚养，与宋文轩一起长大，宋文轩的仰慕者。后来去英国做交换生，近期phd毕业后回国，正好被宋策之安排去泰国接管振泰。可是，腐国的大环境改变了他。 一次就好，不会上瘾的吧？真香。 |  | 宋文璠 宋家作为间谍被送去日本的一支的后代，四舅与他们之间有直接联系。或多或少收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少女，近期偷偷出门旅游，但是被四舅发现，被发配到泰国和文珂哥哥一起打理振泰的事物。 啊，然姐好美，以后就是我的爱豆啦。文珂哥哥好变态，以后不要再理他了。 |  | 宋策之 宋家的实际掌权者，由于宋文轩和宋问之的事情，郁郁成疾，宋家缺了掌舵者，林晓雯又不方便出面，只能让林晓雯到终南山去请隐居起来的外门老大回来主持大局。 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
| | 珂：白色似玉的美石 | | 璠：似玉的美石 | | |
|  | 许佳漪 宋文轩的原配，因为宋文轩的多次出轨与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对其彻底失望，二人中间存在着许多误会，一次两次，多次叠加后最终二人无奈分离，如今她与陈展荣幸福的生活着。 终于还是没能熬过七年之痒。 |  | 陈展荣 陈家的离经叛道者，家族棒打鸳鸯后把立刻给他安排了政治联姻，但是他并不满意，虽然孔垂璞对他百依百顺，但是还以不能接受家族安排的理由拒绝了她，与同样收到感情伤害的许佳漪一路走了下去。 我命由我不由家。 |  | 孔垂璞 孔家与陈家联姻的牺牲品，因为从小在日本长大，对家族的安排虽然心有不甘，但是还是努力的去执行，可是她和陈展荣之间过的并不好。最终被宋文珂策反。 文珂姐姐，余生请多指教啦。 |
| |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沈佳宜 | | | | 璞：没有雕琢的玉石 |
|  | 沈星宇 医学怪才，在20年前北美被排挤后回到深圳，后遇到韩姨，二人惺惺相惜，最终在南方创下一番事业。 不过近期他的对头也从北美回国，他决定要与他光明正大的一决高下。 黑科技的发明者。 |  | 韩姨（宋问之） 宋策之的胞弟，当年任务失败后，背井离乡，改头换面，在祖国南方开设了一些帮助姐妹实现梦想的会所。为人极好，目前已经与沈星宇结婚。 吾之命归于家族，若召必回。 |  | 蒋先生/凌菲 宝岛蒋家的后代，进军大陆受阻后，被家族嫌弃，生为男儿却不能建功立业，一怒之下改头换面，转而进军金三角，准备将来风光回到宝岛，目前是金三角地下社会总瓢把子，阴差阳错之下，林晓雯帮助她获得了进军上海的筹码，有了一个漂白省份的跳板，因此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计划。 一个为了完成目的不惜自残的狠人。 |
|  | 林晓雯（宋文轩） 宋家长子，年轻时由于不满意父亲的安排，独自出去打拼，在变性之前终于理解了父亲对自己的慈爱。由于林嫣儿和赵良晴的设计，滋养出了内心女性化的一面。在泰国创立振泰橡胶，在与赵家的斗争中游刃有余，最终洒下让赵家落败的种子后毅然变性后回国，期望在国内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  | 杜德运 对于这种C位出道的舔狗，简介一般都是留白处理。 好了，让我们恭喜这个逼c位出道，他也中奖了。虽然他是舔狗。 天选之人，舔狗打了个翻身仗嘿。 |  | 张然（文珂文璠阶段） 女性人格全面爆发，在沈星宇处完成了蜕变。日常矜矜业业的协助两兄妹打理着三家公司，她似乎发现了文珂的秘密，用她自己的方法测试着文珂，多次掩饰住了文珂即将暴露的小秘密。得知林晓雯的落难的消息后，马上回国同机救出林晓雯。最终与林晓雯成为好姐妹，也决定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初心不改好张然。 |
| | 轩架：皇帝的座驾。 | | 德运：有德又有运气。 | | 司马睿被然字气死 |
|  | 余享成/赵良晴 在沈星宇的鬼斧神工之下，不但恢复了男性能力，而且完美的取代了赵良晴，目前作为林嫣儿的丈夫或者，作为林晓雯的最终底牌，在没有收到指令的情况下，他不能暴露。 |  | 林嫣儿 从小与赵良晴相识，野心永远无法被满足，期望获得更多的金钱与权利。不甘心赵良晴失败，策划了多次针对赵俊彦的行动计划，最终却被林晓雯摘了胜利的果实。她却想让她秘密的林晓雯闭嘴，因此，她一直在计划着什么，也因此，她没能发现赵良晴已经被掉包。 |  | 张然（林晓雯阶段） 与宋文轩在深圳变装会所初相识，后在宋文轩的邀约下到泰国协助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妙人。宋文轩帮助她获得了合法的女性身份，此阶段做过换皮手术，经历常人所能忍受之痛楚，只为实现心中的女性梦。 宋文轩失踪后，坚持完成了宋文轩布置的任务，不愿直接去投靠蒋先生，似乎与蒋先生达成了什么协议。 |
| | 享成：坐享其成 | | | | |
|  | 谭伯伟-->谭孟伟的弟弟。（碰瓷啦） 金陵市的得力干警，神经大条，但是对女性却异常温柔。抓捕拐卖女性案子的的时候与林晓雯结缘。他发誓要将“尘”连根拔起。林晓雯倾心之对象，但是他大有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架势，这让林晓雯好纠结啊。 好了，这个叫谭伯伟的中奖了，让我们恭喜这个逼。家族，公司，儿子点击就送。 |  | 程诗祎 与宋文冕在终南山修道时相识，一见倾心，二见如故，三见钟情。修道时二人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却是始终未曾有过逾越之举。在与宋文冕出世的过程中，似乎察觉到了林晓雯的真正身份。 是一位极有主见的奇女子。 |  | 宋文冕 能力极强，但是对政治与权利毫无兴趣，躲在终南山修道。在得知宋家的窘迫现状后出山，力挽狂澜，将宋家送上四大家族之首。后期全心全意教育宋书宸，只望早日将权利交接，好从权利的漩涡中脱身而出。 入世为修行，出世亦为修行。 |
| | 伯（孟）仲叔季。孟指庶出的老大 | | 祎：王后的祭服 | | 冕：皇帝的帽子 |
|  | 宋书宸 林晓雯的儿子，四岁方能开口讲话，但是天资聪慧，常有惊人言语，被宋文冕视为拯救他出政治漩涡的救星。 “痴儿开窍，一飞冲天” |  | Bell Paul 当初在北美排挤沈星宇的华裔外科医生，宋文轩前往泰国期间，在北美同样被排挤，现在回国用美籍华人的身份大肆敛财，两年间已渐渐在大陆站稳脚跟，骨子里是一个极右的人物，他和沈星宇终有一战。 不可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而且还作弊了，还是会输？ |  | 声 内地一个神秘组织“尘”的干部，貌似在组织中的地位很高，专门诱拐年轻女性从事不法交易，给林晓雯造成了很大麻烦，最终在被俘之前自杀。 “尘”在调查他的死因，相信查到林晓雯头上所需要的时间并不会太久。 所谓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 |
| | 宸：借指帝王所居。在皇宫里写字哦。 | | paul是包的意思 | | 修欢喜佛的吧。。 |

61 密谈

「文璿妹妹，我弟弟他，怎么样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宋晓雯的声音。

「哎，他怎么这般的傻。」木下璿对我的表现非常惋惜。

「他傻那是他的事，我可不能不管他呀。」宋晓雯似乎对我的表现没有丝毫意外。

「他受了些苦，不过我给他用了家里最好的药，现在睡下了，应当没有什么大碍了。」木下璿回应道。

「没有大碍就好，他可是你姨母最上心的孩子，可不能让他出了岔子。怎么样？有没有让他回心转意的苗头。」提到母亲，宋晓雯微微叹气。

「也不能说没有，他现在对宋家非常抵触，明显是ptsd，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目前他对任何人都包含着强烈的抵触心理，而且还有轻微的斯德基尔莫症状，现在他可谓是对那个天杀的吴茂才死心塌地，想要把他治好，还需要动用一些手段。」木下璿回复道。

「怎么？要用哪些药？只要能找到，无论什么代价。」那头的宋晓雯有些急了。

「这些都是心病，还需要心药来医，幸好现在发现的早，用上一些心理引导，应该还有机会的，和用什么药关系不大。」木下璿对宋晓雯的关心则乱的态度也是有些无可奈何。

「也好，你尽管去做。」发现了自己的失态，宋晓雯顿了一下，恢复了干练的形象。

「什么叫我尽管去做？我为什么要帮你？文轲哥哥的帐，我还没有跟你算，这次出手，无非是看在我文轲哥哥的面子上，不然你以为你哪里有这般大的面子。」木下璿对宋晓雯的态度颇为不爽。

「文轲他，自然是家里在处理的时候出了些岔子，我也不愿他因为我而付出那般大的代价，若是我知道父亲的决定，我自然是不会同意的。」说到宋文轲，两人的心思都阴沉了下来。

「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现在用木下家公主的身份相求与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救出我文轲哥哥和垂璞姐姐，他们这对苦命鸳鸯，着实为我的幼稚背负良多。」木下璿央求道。

「你不必如此，过去的都已过去，国仇家恨岂是那般容易解决的，这种事情要慢慢来做，你且好好利用好木下家⁵的身份，千万不要暴露，待时机成熟，我自然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电话那头咣当一声，想来是宋晓雯气急败坏，用力锤了茶几。

「我自然了解哥哥你的心意，但是想到文轲哥哥现在受的苦，我不免有些心焦。而且现在这蒋家与林家勾勾搭搭，我已掌握了部分证据，不知二哥你还在等什么。」木下璿恼怒宋晓雯的不作为。

「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一击致命，我要的是一网打尽，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现在要做的，就是慢慢的收集证据，你明白吗？」宋晓雯对木下璿心焦的态度心中有感，但是还是耐心的与她解释道。

「不说这些没用的了，你现下准备如何处理这个所谓三哥，或许再过两年，就该叫三姐了。他这人，现在十分敏感，我花了好些心思才勉强将他骗过去。」木下璿不愿再在听宋晓雯的说教，改换了话题。

⁵ 木下家，与宋家秘密结盟的昭阳国势力

「顺其自然吧，现在任何宋家势力的介入都会让他心生反感，首要目的是保了他的性命，其他的再做考虑。这次若不是你谭哥早早的掌握了他的行踪，怕不是真的就被吴茂才给打死了。真是个不成器的家伙。」宋晓雯对我的遭遇不但没有任何同情，反而心生烦躁。

「你又是这样，口是心非的家伙，讨厌死你了。」木下樱与宋晓雯相处久了，自然知道此时宋晓雯定是口是心非，心中怕不是早就想好了往后的计策，虽然口中说我不成器，实则是对我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又或是在同情我的愚蠢。

「你回去吧，好好照看他，不要被旁人发现了你与我宋家的端倪，不然恐怕他们会对你动手。」宋晓雯担心这个不过双十年华的外戚，能否承担这般重大的任务，若不是家中实在没有其他适合的人手，而且这木下樱主动请缨，不然是决计不会让她以身涉险的。

「知道了，宋家哥哥。」木下樱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宋晓雯也是头疼不已，现下其实宋家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宋文冕本当此刻在家中坐阵，但是他的了父亲的密令，又回到武当去处理事物去了，具体什么事物父亲却是语焉不详，只说是事关家族气运的绝顶大事，其他的再也不愿透露分毫。而且由于自己身上的事情，那个陈展荣配合许嘉漪大闹了她和谭伯伟的婚礼现场，本来是莫大的喜事，却因为这二人的闹腾，把父亲母亲气的不轻，双双住进了医院，不得已，自己只能临危受命，掌管了宋家的生意。

家族中所能用的人才都被那林家陈家层层堵截，宋文轲自然是不谈，虽然是养子，本就是被推到台面上冲场面用的，确也是被那林家软禁，如今生死不明，只是不定期从姑苏传来些许消息，想来如今在姑苏必然是过的极苦，不知他能不能撑下去。如今这被父亲秘密托付在外地的弟弟，如今竟然被一个三流角色

弄成如此模样，虽然其中隐隐有着陈家的手笔，但是宋晓雯心中着实是对我有些看轻，好歹是宋家人，别的都是大佬出手，怎么到你这边了，被一个权利边缘的人物给弄成这样，着实是没有排面。

一想到与那些家族的明争暗斗，往常还有文冕大哥在前面冲锋，如今压力陡然都压到了自己的身上，宋晓雯就是头疼。而且家中还有谭伯伟那个活宝，在这般关键的时刻，竟然还想着要个宝宝，宋晓雯就是头大，自己自然是对他爱到了极致，与他生个宝宝也是无可厚非，但是眼下到了关键时刻，若是自己再怀了身孕，那家族中的事物该如何打理？早知道当初就不做这么彻底了，这样就能断了那个活宝的念想。

但是又想到当初若不是谭伯伟这个活宝舍命搭救，自己现在定然还是深陷毒贩魔窟，若不是谭伯伟这个愣头青向自己求爱，自己也不会重新回到暹罗求沈星宇恢复了自己的记忆，若不是谭伯伟这个汉子，摸清了自己隐匿小区的消息，自己也不会向这个大男孩敞开了心扉，若不是谭伯伟这个情种在老学究的门前跪了三天三夜，自己断然不会重新回到宋家，复用了宋晓雯的名号，若不是谭伯伟这个郎君，自己现在又怎要考虑这般多的事情，好好的青丝都日渐脱落。如此种种，虽偶有拌嘴，但还是情爱更多，复又看向右手无名指上的廉价戒指，宋晓雯笑了，下定了主意。

自从被吴茂才控制以来，我已遭了不知多少虐待，其中又以这次为甚，坚韧的皮带一下下抽打在身上，又勾引出心中对珂姐那皮鞭的恐惧。所幸当时我心如死灰，只盼自己能被那负心人打死了。肉体上的折磨，心灵上的屈辱，终究是击倒了我，尤其是吴茂才抽打我时，那毫无保留的狠虐，让我觉得似乎生活都没有了期盼。

这场大病我病了好久，久到我似乎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每日只是机械式的配合小瓔擦洗身体，身体上的伤痕早已愈合，正如小瓔所言，并没有留疤，甚或比之前都更加洁白细腻，可是心理上的伤害并不是那般容易就能愈合的。

「原来，我为他付出那般多，他确自始至终把我当作一个玩物。」

这便是那时我心中所有的心思。

起初吴茂才也来见过我几次，不过我并不想见他，无论他如何花言巧语，我只是偏过身去不想瞧他，久而久之，吴茂才也乏了，来见我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我的心中对他的感情确实越发复杂。

「若是，你能向我道个歉，兴许，我就原谅你了。」

也不知为何，吴茂才不来的日子里，心中诡异的冒出了这个可怕的想法。

「贱货，难道你忘了他的打的吗。若是他真的来道歉了，你待如何对他？」

我一直在心里纠结这个问题。

「若是他真的来道歉了，我应该是会原谅他的吧？」

。。。。。

时间已到了隆冬，我终于架不住小瓔的邀请，答应她到外面转转。小瓔贴心的准备了轮椅，终日躺在床上，本就虚弱的身体得不到锻炼，若是在不下床活动，怕不是下辈子就真的要瘫在床上了。

此时公寓内并无其他的男装，倒是吴茂才把家里衣橱里的衣物全部搬了过来，此番倒是省了不少事情，小瓔仔细的帮我更衣，只是我敏锐的发现，她在帮我穿内衣的时候，分明偷偷的在抹眼泪。

「怎么了？小瓔。怎么哭了？」平时肃少发声，如今突然说话，喉咙如针扎一般疼痛，我剧烈的咳嗽起来。

「没什么，只是睹物思人罢了。」小瓔轻轻的在我后背拍打，消除我由于剧烈咳嗽导致的不适。「愿意说话就好，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是吗？」只是她说完这句，心中念想她的文轲哥哥，越发的伤心了。

我被包裹成了一个肉粽子，里面是简单的保暖内衣，加上线衣，外面再套上厚厚的家居睡衣，膝盖上再垫上厚厚的毛毯，脸上也未曾化妆，头发就那么稍微梳理一下，披头散发的，反正也不是出门办事，形象也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便这般出门了。

久未出门，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颇为舒服，也没有多大的风，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出来散步了。小瓔见我愿意开口说话，便有意的找些话题与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我也是在家里闷的久了，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仿佛整个人都重新活了过来。

「喂，我们在外面散步呢。」小瓔接了个电话。「好的，我们马上就回去。」

「谁啊？」我问道。

「吴茂才，他回来寻你，见你不在家，自然是要找我的。」小瓔回答道。

「我不想见他。」我执拗的下了轮椅，不愿回去见那个恶人。

「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你手上那个链子的作用，我可是知道的，惹恼了吴茂才，你我现在都没有好果子吃。」小瓔的语气中透露出淡淡的威胁。

「大不了你带我回昭阳去啊，他的能量再大，还能大出这华夏不成。」我想逃跑。

「你啊，怎么这么幼稚，有些事情，不是一走了之就能解决的，只有从根源上解决它，才是正道，带你走倒是不难，但是你走了，留下来的烂摊子交给谁来解决？不要总把自己想的那般无足轻重，就算是一颗小卒，那只要过了河界，那也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再说了，你走了，你让姨。。你母亲怎么办？」小瓔见我想要逃避，竹筒倒豆子一般说出了莫大的道理。

「我只是随口一说，你怎么就带出来这么多的道理。好了好了，我随你回去就是了。」此刻我已被小瓔的一番大道理讲的懵了，又是小卒，有时母亲的，哪里还能反应过来她话里的诸多漏洞。

小瓔说的没错，我现在虽然看似身处事外，但是早已成为了几大家族中间斗争的风暴中心。一切的缘由都是因吴茂才私下与陈家的交易而起，本身陈家是准备利用那特制的迷香取了吴茂才与蒋倩的淫乱勾当，奈何我当时横插一脚，是以被卷入了我本不该介入的诸多纷争之中。宋家得知了我的下落，自然是要保我性命，孔家与宋家向来交好，此番自然是站在宋家身后摇旗呐喊。蒋家虽然此前似乎对宋家关系暧昧，但是日前由于吴茂才贡献的巨额财富，而且碍于明面上的面子，此刻却是不想保吴茂才也是不行，因此本次蒋先生态度少有的强硬，根本不能承认宋家的叔子如今被蒋家人折腾成那般模样。陈家本身就与宋家有嫌，如今得知了我的真实身份，自然是要下死手，若不是吴茂才与他们虚与委蛇，怕不是我现在已被陈家人沉了塘。更遑论此番还有林家江家两番政界大员也因为吴茂

才与陈家的生意而被迫下场，昭阳，暹罗那边的各方势力也蠢蠢欲动，这几大家族之间各自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方智囊分析来分析去，最终关键点竟然是出在吴茂才和一个被他圈养的禁脔身上。我可当真是身处险地而不自知。

所有的这一切小瓔心中很是清楚，但是碍于宋晓雯的要求，她也不能把目前的凶险所于我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动用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我的性命，只愿我很安静的做一颗温室里的花朵，莫要被现实吓破了胆。

63 原谅

二人走走停停，各怀心思，待到楼下时候，吴茂才却早已在楼下等着了，不停的左右踱步，想来有烦心事。小瓔理会的我的心思，径直略过了他，直接朝公寓楼里走去。

吴茂才神情恍惚，这次竟然没有过多言语，只是紧紧的跟在我们后面。见吴茂才这般反常，我心里渗得慌，怕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默，对等下要发生的事情心有惴惴。

小瓔熟练的开门，确没有将吴茂才关到门外，只是贴心的把我扶到床上，目前我重伤未愈，还是要好好的修养，若是再受了风寒，自然是不好。吴茂才自然是跟进来了，只是他好似颇有心思，此刻如一只无头苍蝇一般在房里乱转，见小瓔扶我上床，想要上来帮忙，却是被小瓔拒绝了。我本不想理他，可是无意间，眼神的余光一瞥，看到了吴茂才的眼神。那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眼神啊，有慌乱，无助，甚至还有那么半分的害怕。我从未见过吴茂才有这般迷惘的神情，心中顿时慌了，究竟是什么事，会让这个强大自信的董事长变得这样唯唯诺诺。

小瓔去收拾杂物去了，吴茂才心中有鬼，我不愿理他，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吴董，你有事就快说，他还未痊愈，或者，想要打死他，趁现在动手，我也好帮你毁尸灭迹，绝对不会留下半点麻烦。」小瓔收拾完了，见吴茂才在房间里欲走还留的样子，心中有气，故意激他。

「不，不是，我。。」吴茂才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答。

「又不动手，那就走吧，你在这里会影响到他恢复的。」小瓔下了逐客令。

「不，我有事要说。」吴茂才神情慌乱，而后转向坚定，似乎下定了决心。

此时我心中颇为慌乱，见吴茂才在我面前这般拘谨，心中已猜到了什么，但是不敢确定，只是想到那个可能性，我心中又是一阵烦躁。「是不是永泽财团和你说了些什么？」我心力交瘁，从喉咙里挤出这么一句话。

「晓菊，不是，文凡，我错了，我不该那般对你，你可以原谅我吗？」吴茂才此刻竟是跪在了我的床头，祈求着我的原谅。

我也曾想象过吴茂才来找我道歉的场面，可是我绝不能想象到是现在这般架势，我原本只期望他只要稍微道个歉就好，可现如今他的行为已超过了我的接受范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一时间，我愣住了。

「我错了，如果我知道你和蒋倩在蒋先生眼里那般重要，我绝对不会对你那般残忍，我错了。」吴茂才见我不发话，早就慌了神。

「不，不是这样的，这样不对。蒋倩，蒋先生都姓蒋，你怎么不小心一些，可是这又于我何干，我和那蒋先生素不相识，你不必因为他来和我道歉，而且，我想要的道歉，不是这样的。」竟然不是因为宋家的关系，而是一个不知所谓的蒋先生，我心中稍宽，但是蒋先生是谁，我与他素不相识，难道是因为蒋倩的关系？而且，见吴茂才只是碍于这个所谓的蒋先生的强权来与我道歉，并非出自真心，我心中又是一阵难受。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小瓔见到吴茂才的窘迫模样，低声在我耳边说着悄悄话。「就让他好生跪着，反省反省。」

「蒋先生是谁？怎么有这般大的权势？」我心中有疑惑，也悄悄的问着小瓔。

「哎哟，你们经纬财团的大老板啊，这你都不知道？」小瓔有些无奈。

「哦，刚入职的时候见过的，但时还是他给我颁奖的呢，豪华游轮旅游套餐。」说道那阳光少女号，我的心中又是一阵黯然。

吴茂才显然会意错了我现下神色黯然的原因，只当我不愿原谅他，想到蒋先生在耳旁的威胁话语，心中惧意更甚，口中胡言乱语，好似魔障。

「蒋先生怎么你了，怎么这般惧怕，快快起来吧，老是跪着，让我有些不适应，来床头坐吧。」见吴茂才癫狂的模样，我心中不忍，唤他赶紧起来。

「不，你不原谅我，我不敢起来。」吴茂才见有机会，立马祈求我的原谅。

「我该怎么办？」我见状不忍，眼睛转向小璿寻求帮助。

「看我干啥，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你的事。」小璿无情的拒绝了我的求助。

「原谅我吧，我不想被处理掉。」想到蒋先生的手段，吴茂才瑟瑟发抖。

「怎么被处理掉？大不了辞职不做，东山再起，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一点董事长的样子。」我有些奇怪吴茂才的说辞。

「你是不知道那蒋先生的厉害，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想要全身而退怕是万万不能，得知了蒋倩怀上了我的孩子，蒋先生已经惩罚过她了，是的，惩罚过了，我不想也和她有一样的下场，你就原谅我吧，不然蒋先生那边我怕是活不了了。」吴茂才语焉不详，好似蒋先生有着同天的手段，主意让这个挥斥方裘的董事长如此惧怕。

「蒋倩，她怎么了？」说道蒋倩，我与她并无多大的交情，彼时刚刚对她有些好感，随即便被吴茂才粗暴的分开，我对她的唯一念想便是她和我毕竟有了个孩子，而我确从未曾好好的照顾他们，我的心中也只是有些酸楚罢了，她的死活现在对我而言，其实并无甚大的触动。

「蒋倩，她死了，就在我面前，肚子里还有孩子，还有一个月就临盆了，就那么被埋在了水泥桶里被推进了公海，那可是我的孩子。」想到蒋先生毫不留情的解决了蒋倩，吴茂才虽然言语愤怒，但是隐隐透露着巨大的恐惧。「要是我解决不好和你的关系，恐怕我过两天也要进那个水泥桶，我不想死。」

「所以，这中间没有永泽财团什么事了？」我旁敲侧击的想要确认这件事情是否与宋家有关系。

「不要提什么永泽财团了，他们倒是想要挖我过去他们集团，可是蒋先生似乎有先见之明，言语中透露出的意思，恐怕我现在一提辞职马上就要被沉了公海去了。」吴茂才见我数次提到永泽财团，只得乖乖的说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好吧，我原谅你了，虽然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去死。」见这中间没有宋家的参与，我心中稍宽，见吴茂才现在这般可怜，虽言语恶毒，心中却是早已原谅了他。

吴茂才见我嘴里原谅了她，高兴不已，心想终于可以给蒋先生一个交代，也顾不上我诅咒他去死了，急忙跑出门去，想来是去给蒋先生汇报战果去了。小瓔见我这般优柔寡断，微微摇头，对我的表现相当不满，可是她并未责备我，只是告诫我要好好休息，而后便也出门走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一人，经过刚刚的一番折腾，时间已过去了好久，太阳亿慢慢西斜，南方的冬天颇为湿冷，现在房间里没有了太阳的直射，已变得阴冷起来，起身去寻地暖遥控器。此时，房门吧嗒一声，悄悄的打开了，我只当是小瓔去而复返，也没有在意，继续在沙发的罅隙里翻找着遥控器。

来人脚步声极轻，我还当是小瓔愈要捉弄人，虽已找到了遥控器，却是假装未曾找到，依旧趴在沙发上努力着，有这样一个小精灵陪我胡混，这正是这些天来少有的令人舒缓的事情。

可是有些不对，小瓔甚少去而复返，她每日只来一次，向来都是陪我一会，准备好每顿的吃食，今日她已是走了，万不该还来与我玩这幼稚的捉迷藏的游戏。难道来的是吴茂才？我可不愿把这般欲擒故纵的姿势摆与他看，就在来人手正要握上我的腰的时候，我猛然一个转身，「走开。」还未曾看清来人是谁，我口中已呼喊出来。

「娘逼。」一个粗壮的光头口中一声咒骂，一个耳光就甩了上来。

「你是谁？」突然的一个耳光把我打的懵了，想要起身与他拼命，可是此时身体虚弱，哪里还有半分力气，双手打在这壮汉身上几如挠痒，反而被他轻轻松松的控制住双手治住了。

「娘逼，臭婊子，不许叫。」壮汉见我张口呼救，随手掏出沙发的垫背团成团堵住了我的嘴。一把拉住我绑上轮椅，嘴上用胶带粘死，而后再带上口罩，身体上用毛毯盖住捆绑的绳子，如此，就算他光明正大的将我推出这公寓，只要中途不出岔子，旁人自然也是难以察觉。

此时吴茂才也不知道死哪里去了，我对他从未有过如此的期盼，眼神不住的朝门口眺望，期盼吴茂才能如天神下凡一般的出现来搭救与我。嘴巴被封住出不了声，只能呜呜呜的含糊发音，奈何身子虚弱，不然怎么会这么容易的就被歹人给挟持了。

壮汉做这些事情很专业，只一会，就推着轮椅准备出门，一把尖刀抵住我的后腰，此时我也不敢造次了，只怕是有一点异动马上便要香消玉殒。恰在此时，房门开了，是吴茂才，天呐，此刻他便如那电影中一般，天神下凡，搭救我与水火之中。可是，那壮汉反应也是极快，一个箭步，冲上去只一拳打到吴茂才的腹部，趁着吴茂才腹部疼痛弯腰屈背的时候，又一个手刀击中后颈，吴茂才便趴着一动不动了，定然是已被打晕了过去。

「呜呜呜呜。（你放了我）」我无助的祈求着。壮汉狠戾的眼神只朝我一瞥，我便不再敢发声了，心中惧怕，脑海中一片空白，也不知为何这法制社会还能有人大白天的入室绑架。

「他不会死了吧。」眼睁睁的看着壮汉把吴茂才如死狗一样拖进房，我心中恐惧的想道。虽吴茂才对我满怀恨意，可是毕竟他也曾与我有过雨露之欢，我心中也是恨他，更多的却是爱意。现在他不明不白的被歹人打的生死不明，我心中还是一阵抽搐。「你快醒过来吧，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了，只要你往后不要再对我那般苛刻，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向虚无缥缈的神祇们祈祷着，虔诚无比，眼泪早已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娘逼，老实点，不然我一刀捅死你。」壮汉用脚踢踢人事不省的吴茂才，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目露凶光，手持尖刀，恶狠狠的威胁我。

壮汉推着我去了，我忍不住转头瞧向吴茂才的方向，确被壮汉蒲扇般的大手给强行扭了过去，我拼尽全身力气在轮椅上前后耸动，壮汉急了，掏出尖刀在我后背上轻轻往你一捅，背后的刺痛告诉我，他是认真的，我老实了。

我被那壮汉顺利的推出公寓楼，抬上轿车，蒙上黑布，绝尘而去。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一被他推出公寓楼，远远的一个青年早已盯上了他，那人正是曾经去给我家做煤气排查的小哥，原来他正是谭伯伟安排过来保护我的，此番事发突然，已来不及与上级请示，立马驱车跟上。

「谭队，谭队。目标被人挟持，目标被人挟持，我正在跟踪，我正在跟踪。目标已上高速，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小哥见轿车上了高速，见事态不妙，立刻与谭伯伟联系，

「收到，继续跟踪，务必保护目标安全，务必保护目标安全，不惜一切代价！」谭伯伟听闻我被人挟持，怒火冲天，而后根据小哥的定位，驾车去了。

「晓雯，告诉你个消息，你不要慌张，文凡他被人绑架了，我已经在想办法救他。」谭伯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要像家中那人报备一下，只盼她能撑的过去，如今她除了腹中的孩子，第二担心的便是她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了，每日都要询问关于他的消息。吃饭他被绑架，还是早些告诉她为妙，若是第一时间不告诉她，怕不是回家后又要被怪罪。

「哦？往哪个方向去的？是不是沪埠？」宋晓雯似乎早有预料，不慌不忙的反问道，她此刻还当是此前驳了蒋先生的面子，逼迫她除掉了蒋倩，也就是之前的林嫣儿这个心腹大患。若是当真是蒋先生做的，文凡自当不会有生命之忧，最多是好吃好喝供着，给宋家一个警告罢了。

「不是，看这架势，是往安庆去了。」谭伯伟看看高速方向，哪里是朝沪埠的方向。

「陈家！」宋晓雯美目倒竖，好好的茶碗摔的稀烂，旁边的佣人唯唯诺诺，不知这个向来和善的家主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最后还是母亲黄墨兰过来才消了怒气，告诫她现在腹中孩子方才两三个月，万万不可动了胎气。宋晓雯心中酸楚，又不能将现在宋文凡的消息告知眼前的母亲，只能咬着银牙生生忍了下去。眼下母亲好不容易才勉强接受了自己化雄为雌的现实，着实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65 角逐

且不说宋家如何应对，说回到公寓这边，吴茂才被一个佳人一盆凉水泼到身上，立时惊醒了。

「卧槽，不要抓她。」吴茂才绝望的哭喊着。

「嗨，号什么呢？怎么死狗一样趴在家呢，喝多了吧。」佳人声音甜腻，可是语气则不然了。

「啊，宋文凡被绑架了，快去救她。」吴茂才还是顾不上眼前人是谁，起身就要往外跑。

「吴董事长，你好大的胆子，蒋先生让你做什么来着？公海上的事情，忘了？」佳人莲足轻轻一拌，吴茂才来可个狗吃屎。

「啊？张助理，你怎么在这。」说到公海，吴茂才心中恐惧，终于回过神来，转脸瞧向来人，哪只看到来人的样子，心中更加惧怕，趴在地上都忘记了爬将起来。

「说说吧，宋文凡怎么了？」佳人身着一声休闲服，面容绝美，可是在吴茂才眼里，此刻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此人。

「我知道的也不多，只是刚刚朝蒋先生汇报了宋文凡原谅了我的事情，转身回来就看到她被人给绑了，然后我就被人给打晕了丢在这里了。」吴茂才毕恭毕敬的说明了事情的情况，爬起来站在一旁，唯唯诺诺，丝毫不敢造次。

「你自己与蒋先生说吧，这个罪过，我可担当不起。」佳人轻飘飘的把担子又推到了吴茂才身上。

「张助理，烦请您给指条明路，我虽不知蒋先生为何如此看重宋文凡，但是我不是傻子，若是现在告知宋文凡在我手里被人绑了，怕不是明日我便会身首

异处。」吴茂才微微颌首，向面前佳人求助道，蒋倩的尸体此刻还在公海里沉着，吴茂才此刻丝毫也不敢造次。

「你不知宋文凡与蒋先生关系，那你可知我与那宋文凡的关系，看得出来，你小小的董事长，胆子还挺大，这次可不比平常，我也救不了你了，更别提我现在也想宰了你。」佳人丝毫不给吴茂才面子，相当于直接给吴茂才定了死刑。

前些日子，四大家族又举办了四族联会，会上宋晓雯处处与蒋家发难，刀刀直指蒋家在沪埠取的言午机械。与往常暧昧的态度截然不同，此二人当年在暹罗发际的时候还算泼有交情，此番本来带着交好之意过来，蒋先生平白无故吃了诸多责备，颇有往日交情一刀两断的意思。蒋先生也是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心中只道怕不是宋晓雯恼了蒋家取了本是她老丈人的企业，如今又没有让利，这才让宋家心中不满，考虑到现在沪埠那边的吴茂才干的不错，许了诸多利益，可是宋晓雯依旧是不依不饶，最终大会不欢而散，闹的两家不和，徒让陈家看了热闹。

蒋先生虽然谈判时不能落了下风，她也是个七窍玲珑的人儿，遣了与宋晓雯颇有些暧昧关系的张然去探了消息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吴茂才这般胡闹，着实是把蒋先生气的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江湖上行走，不祸及家人乃是铁律，当初初见这小子就给足了面子，就是怕这人是不是和宋家有那么半分关系。千算万算，还是出了岔子，如今自己的人把宋家嫡系给养作了禁脔，也怪不得宋家那般咄咄逼人。可是又不能弱了气势，故而才有了公海沉塘蒋倩的戏份，这个节还的靠吴茂才自己去解，沉了蒋倩虽然蒋先生心有不忍，但是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蒋先生心想你宋晓雯在四族面前那般胡闹，拆了我蒋家的台，我倒要看看这个宋文凡是何许人也，最后遣了张然来把这宋文凡接到宝岛去让她好好瞧瞧，

一来么让她宋晓雯知道蒋家也不是好惹的，二来是请他过去好生照顾，也算隐隐的给宋家赔个礼，三来也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吴茂才，给蒋家创造更多的利益。本来是一石三鸟的计策，如今正主却是被旁人劫了胡。

张然其实还是有私心的，她与宋晓雯的关系自然是非比寻常，宋晓雯的弟弟自然就是自己的弟弟，本来还准备接到了宋文凡，立马就告知宋晓雯来着，岂知这吴茂才这般不中用，这才不到两天的光景，原来活的好好的人儿就被旁人给掳了去，她心中焉能不恼。什么蒋家的面子，利益，她其实都未曾放在心上，如何让心中的晓雯姐姐开心快乐，那才是张然心中最要紧的事情。此刻，张然恨不得将眼前这臭男人碎尸万段。

吴茂才哆哆嗦嗦的，只是心中提着一口气，若不是此刻眼前有佳人在场，此刻怕不是早就瘫软在了地上，往日的种种涌上心头，与蒋先生的为数不多的接触，蒋先生若有若无的对宋文凡的维护，此刻看来却是那般清晰。「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吴茂才喃喃自语。

「不要念经了，好好想想你怎么和蒋先生交代吧。」佳人恶狠狠的羞辱着吴茂才，起身就走。

「蒋家怕是活不成了，就是不知道，巴同甫那边会不会有法子。」想到与巴同甫的交情，吴茂才宛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那般神通广大，定然会有法子，就算是答应了他们的过分要求，那也比被蒋先生沉了海强。见张然走的远了，吴茂才千想万想，虽然答应了巴同甫的过分要求，被蒋先生知道了怕不是还是免不了一死，但是现在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能活一天算是一天。

「晓雯姐姐，然然没用。」张然躲在车里泪眼婆娑的打通了宋晓雯的电话。

「然然，你这说什么话？这么突然，谁欺负你了吗？姐姐帮你出气。」那边宋晓雯已被母亲强迫性的丢到床上养胎，心中正自烦躁，接到张然的电话，语气也又些微妙。

「弟弟他，被人掳走了，然然没用，还说过来把他接到宝岛去将养几天呢，现在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要是然然早些过来，弟弟就不会被抓走了对不对？」张然心中酸楚，她着实已将宋晓雯关心到了骨子里了。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害人不浅。好了，然然你不要哭了，来家里吧，爸爸妈妈可想你想的紧呢，有姐姐在呢，你不要太委屈自己了，有事咱家里说，啊，乖。」宋晓雯苦口婆心的安慰着。

「好的，姐姐让然然怎么做，然然就怎么做。」张然强忍住泪水启动了发动机。

头上被蒙了黑布，轿车一路平稳的行了许久，终于我被他们带下了车，眼前是一个略显阴柔的男子，我一路上早已哭的乏了，此刻对自己的处境也早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现在发生的一切却让我有些懵逼。

「你就是宋文凡，或者说，宋晓菊？」说话人必然是身居高位许久，言语中带着淡淡的威严，只是声音尖锐，与他的造型倒是相差甚大。

「我就是，要杀要剐，尽管招呼吧。」此时我已被取掉了全身的束缚，言语犀利，已抱了必死的决心。

「好好。」对面那人见我这般反应，竟然还笑着鼓掌称好。

「好什么好，我一没钱二没势，抓了我没有半分好处。」我隐晦的提醒他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不用，只要你是宋文凡就好，你大哥是宋文冕，二哥是宋晓雯，爸爸是宋策之，妈妈是黄墨兰。就好啊。」那人淡淡的说着关于我的一切，威胁之意溢于言表。

「我不是宋家人，你说的那些人，除了母亲，其他人和我半分钱关系都没有。」我反驳着他，可是气势早没有之前那般肆无忌惮，对面这人掌握了我的所有底细，怕不是就是因为我的身份，真正目的乃是那宋家。

「我没有心思与你拌嘴，你大哥破了我家在上京的风水，二哥此番又在生意上毛手毛脚，可以说是，你宋家把人逼到了绝路啊。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那人波澜不惊，一桩桩的说着宋家与他的恩怨，也不知他心底到底是如何想的。

「自己技不如人，就拿我来出气，做这些龌龊之极的事情，你家定然也是入不了台面的东西。」我立刻对他反唇相讥。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死鸭子嘴硬的样子，若不是现在事情到了关键节点，容不得半点意外，你这人，我说杀，那也就是杀了。」对面那人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

「那你就杀了我吧，反正我也早就不想活了。」他提到了杀人，我如蒙大赦，若是真的死了，就不用再受这般多的无妄之灾，言语相激。

「呱噪，带下去，好生照顾。」那人显然是急了，命令左右把我带了下去，那后半句却是愈发低沉，我自然是不能听到了。「你当死，就是那么容易的事么？其实，我也想死。」

。。。

「头儿，有大鱼啊。」费劲心思让自己不被前车发现，小哥远远的开始监视我被带进去的房子。

「什么大鱼，现在的重要人物是保护目标人物的安全，其他的事情都先放一放。你监视好，我马上就到。」谭伯伟阻止了小哥的继续发言。

「嗨，谁不知道那是你小舅子，可是保护他也不耽误咱抓毒贩不是，头儿，你猜我现在看到谁了？」小哥胆子不小，竟然还敢和自己的队长打谜语。

「少废话，我看你是皮痒了，小心我把你调到老唐那边去，天天写报告去。」谭伯伟气的牙痒痒。

「我看到欧-阳-栋了！」小哥一字一顿的小声说道，声音虽小，可是在谭伯伟那边，宛若惊雷，那小子言语间的得意神色似乎要从手机里溢出来了。

「卧槽，看好他，别再让那孙子跑了。」谭伯伟加大油门，激动间说话都哆嗦了。

。。。

我被安置在了一个相当朴素的闺房里，门好像没锁，也没有人看管，还有贴心的女佣来负责我的饮食起居，我想跑，可是大门处那壮汉如铁塔一般牢牢的守着，再说，此处人生地不熟，跑出去能不能活命还要打个问号，我又被软禁了。

女佣对我当真是无微不至，我从未得到过这般贴心的照顾，我甚至在想这是不是宋家故意做的局，好把我保护起来了。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我竟然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奢靡生活，当真是魔幻。女佣们对我身上穿着的那件贴身衣物非常在意，起初以为是特制的塑身衣，可是在尝试了多次之后始终无法脱下来，幸好衣物还有些弹力，每日的洗浴可以用软刷子伸到内里进行清洁，他们自然也发现了我下身的异样，奇怪的是，女佣们也不奇怪，也不疑问，只是照顾好我的饮食起居，仿佛其他的一切都与她们毫不相干。

那闺房里的衣物都是些花季少女的衣物，穿在我身上竟然也是勉强合适。这里应该之前是一个高中的女生住的地方，假小子的衣物居多，淑女型的也不少，这房间的主人应该也是一个小小的怀春少女，那成套的镂空内衣我可瞧着呢。

起初即日的不适感消失，对我而言，这里似乎只是另外一个姑苏别墅罢了，想到姑苏别墅，我又想到那温婉可人的珂姐，心中有些想他，独自一人在房里生着闷气，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今天我穿的是这房间原主人的高中制服，安庆三中，原来我现在已到了安庆。

高中制服宽大且舒适，蹬上运动鞋把头发扎成一个马尾，从镜子里望去，宽大的校服遮掩了我已女性化的身材，再带上鸭舌帽，把马尾盖到里面，活脱脱一个俏郎君，只是我知道，这样的我，早已回不去了，只能从镜子里顾影自怜罢了。

只是我不知道，在我看不到的角落，一个面容狠戾的高瘦男子，目露凶光的看着我，其实他从前几日我被抓进来的时候就已注意到我了，只是彼时他并未曾对我有多上心，只是今日我这身打扮，却勾起了他心底的屈辱但快乐的记忆。

十多年前，长亭昏暗的小巷里，就是眼前这个人，也是一身校服的打扮，戴着个鸭舌帽，长得明眸皓齿，雌雄莫辨，花样年华，年轻的肉体，最是诱人的年纪。起初他以为他是个落单的女孩，待得手后才发现竟然是个正太，可是事情已经做了，他还是强暴了他，正太温暖的谷道与阴道相比更为紧涩，但也更为刺激，至此他便爱上了这种感觉，可是自首次的手后，那正太身边便总会跟着一个壮汉，许是他的后爸吧，只是在长亭从未见过这号人物，定是那黄家寡妇新找的姘头。

「草，新仇旧恨一起算，今日你又落到爷爷手上，算是你倒霉。」想到那日被那壮汉的毒打，而后简单的强暴竟然被判了死缓，若不是自己机灵，废了全身力气从狱中逃脱到了暹罗，此番定是已做了枪下冤魂。狠戾男碾灭烟头走进了我的房间。

好似有心神感应，看着镜子里高中生的打扮，不自觉的联想起年轻时在长亭被那恶人凌辱的桥段，或许是那时便埋下了种子了吧。菊穴不自觉的开始瘙痒起来，「呸，贱货。」我心中默念，岂不知当年那人已怒气冲冲的来到了我身后。

我从镜子里看到后面来人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人一把将我从后面抱住了，一股浓烈的精油香气直冲鼻息，随着粗重的呼吸声，身后那人早已伸出灵活的舌尖舔舐着我的脖颈耳垂。虽隔着几层衣物，后腰上那硬邦邦的物件不用猜也知道是什么，我拼命扭动身体，企图从身后男人的魔爪里挣脱。可是身后男人的双手如铁箍一般死死的钳住我的后腰，无论我如何用力，始终不能挣脱分毫。顾不得那么多了，从镜子里看到那男人双目微闭，十足的变态模样，若是在这样下去，不知后面他还要弄什么花样，我勉力将右脚勾起，趁那人不注意，重重的往上面一勾，正中红心，身后那人立时放开了我，捂着下身口中直吸着凉气。

见一击命中，我立刻朝门口跑去，只盼能离这变态越远越好。可是那人也不是省油的灯，见我要跑，一把将我拉住了，滋啦一声，好好的制服直接破了个大洞，漏出了里面肉色的内衣。那男人终于缓解了下身的疼痛，一把将我捞住了，随手一扔就把我扔到了床上。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那男人此刻极为愤怒，重重的两个巴掌瞬间让我老实了下来，白皙的脸颊上厚厚的肿起两道掌印，嘴里也有丝丝的血腥气，这两下着实打的不轻。

「你是谁？为什么这样对我？就算是此间的主人对我也还留有几分薄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救命啊，救救我。」我朝他撕心裂肺的控诉着。

「我是谁？哈哈，等下你就知道了。」那人见我又在哀嚎，反手又是一巴掌，这下我彻底老实了。

那人只用了片刻就掏出了下身狰狞的肉棒，手上再稍微用力，毫无意义的衣物便被扯了个精光。只是最里面那一套肉色的连体衣倒是费了他些许的心思，可是那人却是个胆大心细的主儿，双手在我身上摸索一遍便发现了后腰处了拉链，随着他拉开拉链，我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被无情的揭开了。

见我不配合，那男人将我像死狗一样拖到床头，双腿从床头垂下，诱人的菊花便毫无保留的像这恶人敞开了大门。最可恶的便是那菊穴，此刻由于心神激荡，肌肉不自觉的收缩放松，好似温润的小嘴，邀请着巨物的入侵。菊穴久未得到肉棒的滋养，此刻无论我如何掩饰，身体上的自然反应已将我出卖的彻彻底底，随着滚蛋的龟头的强行挤入，我不自觉的轻轻呻吟一声，声音虽小，身后那人自然是能听到，原本就滚烫坚硬的肉棒似乎又坚硬了些许。

「臭婊子，当年就是你，害得老子漂泊半生，我他妈要肉死你。」活塞运动开始了，那人人口中含糊的说着一句话，落在我耳中确实重若千钧。

「你是欧阳栋？」强忍住菊穴的快感，我反问着他。

「是爷爷我，你是跑不掉的，当年没肉上的，今天要补上。」欧阳栋此刻大仇的报，心中豪情万丈，冲刺的频率越来越快，囊袋撞击在我丰厚的臀肉上发出了羞人的啪啪声。

「当年可以抓住你，现在一样可以。」我恶狠狠的威胁着他。

「来啊，嗯，就你现在这样，来啊，抓我啊。」欧阳栋见我在如此的境地还不敢威胁他，不怒反喜，下身的动作更加大了。「爷爷我今天就在这让你抓，你抓啊，你抓个屁。」肉棒的兴起，欧阳栋双手在我的屁股上乱打，噼啪作响，与肉棒的撞击声相得益彰。

「臭婊子，叫啊，怎么不叫了。」欧阳栋摧毁的不仅仅是我的希望，他还想摧毁我的自尊。

「想的美。」虽然此刻菊穴处传来阵阵快感，可是我咬紧牙关，不愿在这恶人面前展露自己早已堕落的事实。

「臭婊子，还不承认，这屁股一拍就流水，装什么装，做婊子还要立牌坊吗？当年的小正太如今变成了屁股一拍就流水的婊子，当真是好玩。就是不知道你那个寡妇老娘，肉起来是什么味道。哈哈哈。」欧阳栋恣意的侮辱者我。

「敢骂我母亲，我和你拼了。」愤怒的力量是可怕的，我卖力的往前一蹿，竟是脱离了欧阳栋的掌控。

「臭婊子，跑你吗啊跑，给老子趴下。」我现在体力已大不如从前，更遑论现在身后的是一个精虫上脑的壮年汉子。欧阳栋轻飘飘的拉住我的双腿，将我反转过来，二人四目相对，我从他眼中看到的只有暴虐，狂躁，如一头择人而噬的野兽。

活塞运动又开始了，我紧闭双眼，不敢面对欧阳栋如猛兽一般的双眼，刚刚趴着还未曾注意到，原来我的胸前已有了如此的规模，两团软肉随着冲刺的频率有规律的前后耸动，快感如潮水一般荡漾着。

「给老子叫，不然和肉一团烂肉有什么区别。」欧阳栋命令着。见我还没有反应，欧阳栋伸手从下体的开口处伸进去，随后便在我依旧软塌塌的肉条上用力一捏。

「啊。」下体突然传来的疼痛让我喊了出来。

「这样才对。」欧阳栋满足了。

万事只要开了头，后面好似都顺理成章了起来，肉棒冲击着我的前列腺，一丝丝电流随着欧阳栋的撞击在脊椎里肆意的流淌着，我情不自禁的跟着欧阳栋

的冲刺节奏哼哼起来，慢慢的就变成了呻吟，再接着，我甚至双腿盘住了欧阳栋的腰，只盼他能刺的深些，再深些。只从吴茂才将我打的半死这半年多以来，菊穴何曾这般满足过，我沦陷了，沦陷在了性爱的海洋里。

「老吴，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我心中默念，眼角滑下一滴悔恨的泪水，可是口中却是呻吟的愈发大声起来，一时间，欧阳栋甚至觉得眼前这婊子是不是突然间换了个人。

房间里的气氛愈发燥热了起来。

不知肉了多久，也不知换了多少体位，我的嗓子早就喊的哑了，欧阳栋闷哼一声，菊穴里的肉棒猛然又粗大了几分，我甚至能感受到肉棒上凸起的青筋，欧阳栋紧紧的贴着我，将肉棒送到最深处，而后一股股滚烫的液体冲击在我的前列腺上。突然而来的猛烈快感几乎烧毁了我的脑子，我翻着白眼，嘴角流涎，竟是被肉杀的晕死了过去。欧阳栋确认了我还有呼吸，甩甩手，穿上衣服去了。

激情过后带来的是无尽的自责，女佣们将我唤醒的时候，看着下身的狼藉，我徒劳的拉着被子妄图遮盖住羞人的景象。可是女佣们丝毫不顾及我此刻心中的羞耻，唯一的遮羞布被强制取走了，菊穴中流出的腥臭精液在床单上湿漉漉的一大滩，我妄想遮住那一趟，可是床单也被强制抽走了，女佣们丝毫不顾及我的羞耻，机械的打扫着房间，而后我被带过去清洗了身体。温热的清水注入了菊穴，残留的精液被清洗的干干净净，我根本想象不到为何女佣们对做这些事情驾轻就熟，我更是羞赧的不敢与她们对视。

欧阳栋强暴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原本还残留的一丝男性自尊被他用一根肉棒轻轻松松的捣碎揉烂，菊穴充盈的快感早已击碎了我的理智，此刻我只愿享受菊穴被男人占有，只盼那种舒爽愉悦的快感来的更猛烈一些。

直至此时，我才明白，往日自己在吴茂才面前的坚持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原来吴茂才他心中一直都是有自己的，不然他自然也可以像这欧阳栋一样，生生把我肉死，而不用花那般大的力气，又是抽又是打的，明明直接上肉棒就可以让你的小母狗老老实实的，平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结果还被小母狗埋冤，当真是吃力不讨好啊，小母狗，若是此次能从这魔窟里脱身，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你的好爸爸知道了吗？千万不要再做那些幼稚的事情了，看看你的好爸爸都被那什么蒋

先生吓成什么样了，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待他，知道没？欧阳栋自然是不知道，他此番的肆意妄为平白便宜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吴茂才，若是他知道此刻我心中所想，怕不是又要再强暴我十次。

欧阳栋来的越发的勤了，我虽然心中不愿，但是碍于欧阳栋的狂躁，我只能勉力的配合着他，倒是着欧阳栋果然是从暹罗回来的高人，倒是让我平白学会了多种奇怪的姿势，将来一定要在老吴身上也试试，我心中甜甜的想着。

这天，我正在房中自怨自艾，门外却传来了争执声，出于好奇，被软禁在这几天下来，我发现在这里随意走动也不会有人管，是以见到这少有的情况，我扭着屁股便朝客厅走去。

经过欧阳栋这些日子的滋润，我的心思越发的柔软起来，而且在这里，旁人也不会对我指指点点，心里上的不适被降到最低，我也开始尝试更加女性化的打扮，发自内心的想要更加女气一点。这正是欧阳栋把我宠的爽了，心里上自然而然的开始朝女性方向靠拢。

客厅里是我熟悉的人，虽然只见过一面，但是他那日着实让我记忆深刻。那时我还在金陵与蒋倩拌嘴，正是眼前这检查煤气的小哥出现，但是我还心里笑他不专业来着，只是他今日怎么会出现在了这里？

「你是那条道上混的？拜错山门了吧？」那日绑架我过来的壮汉言语不善。

「这位大哥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我是来查水表的。」那小哥定然是在胡诌，上次还是查煤气的，怎么今日又变成查水表的了？莫非他真的有什么身份不成。

「瞎说你个八道，这宅子几时需要上门查水表了？说，阁下到底来这有什么目的？」壮汉站起身，壮硕的身体如一具铁塔，挤在了那小哥的身前。

只见那小哥眼睛骨碌碌乱转，远远的瞧见了，定然也是认出了我，远远的朝我挤眉弄眼，显然是在寻求我的帮助。而我只能摇摇头，示意我现在也是自身难保。

我们之间的小动作自然是引起了那壮汉的注意，一个手刀，小哥晕倒了。而后壮汉转过头，挑衅的看了我一眼，接着扛起小哥往后面去了。「老实点。」壮汉临走还不忘威胁我。

那小哥应当是宋家的人，原来我早就被宋家看了牢牢的，此番我只觉得自己着实没用，白白又受了宋家的人情，按照这些歹人的心性，这小哥只怕是凶多吉小，如此宋家的人情上又多了一条人命，只怕将来还不太好还。

我还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当天晚上的事情着实有些超出我的想象力。当晚我洗漱完了正要关灯上床，窗户却是悄无声息的被打开，接着一个打扮怪异的人滑了进来，对，就是滑，整个身体宛若无骨，悄无声息，而后那人警惕的蹲在床角的阴影里四处观望。

「怎么？忍着咩？」如今受制于人，发生何种怪异的事情都不足以惊动我了，只是对面这人的动作正好被我看到，而且穿着打扮与我印象中的昭阳忍着别无二致，示意低声的询问他。

「八嘎。」那忍着冒出一句昭阳国骂，朝我做了一个收声的手势。

「搞什么？玩cosplay吗？」我丝毫没有收声的意思，饶有兴趣的看着他，故作优雅的走到他藏身的阴影处，坐在床头看着他。

「八嘎八嘎，我是来救你出去的。」那秀逗忍者急了。「你这样做，我回去无法和家主交代。」

「八嘎个屁啊，让我看看你是谁？」我看眼前这人有些不着调的样子，伸出手去就想揭开他的面巾。

「不要。」一阵烟雾陡然冒起，秀逗忍者瞬间失去了踪影。

「什么玩意儿？」看到眼前的人突然从消失，我有些诧异，一时间愣住了。

「你不要揭我的面巾，我是木下家的死士，今天是奉命来救你出去的。」悠悠的声音从床底传来，原来趁着烟雾的功夫，他已藏到了床底。

「木下？你认识木下瓔？」见这人提到木下，我已有半分相信他了。

「正是家主。莫要多言，快快随我脱身。」那人从床底钻出，带着我就要跳窗。

我正要推脱，宅子门外忽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从窗户朝外看去，这宅子竟是已被警车包围了，警车独有的警示灯在夜色下格外刺眼。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否则我们将使用武力。」大喇叭里传来谭伯伟的声音。

「八嘎，该死的警察，你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去就来。」那忍者嗖的一声从窗户窜出去了。

眼下我已经顾不上这个来路不明的所谓忍者了，警察在门外，赶快想办法自救要紧，胡乱穿了身衣服，赶紧朝宅子门外冲去，「谭大哥，我在这里，快来救我。」

宅子里此刻已乱成了一团，仆人们，女佣们到处乱窜，恍惚间我好似看到了吴茂才？他怎么会在这里？我心生疑惑，朝着哪个好似吴茂才的人影跑去。

「老吴，你，你怎么在这里，是不是来救我的。」这死人，人家都到他背后了都没发现，当真是该罚。

「嗯？啊？废话，我当然是来找你的，卧槽，这可怎么办？」吴茂才此刻语无伦次，可是见他说是来寻我的，我心中莫名安心了许多，心想吴茂才果然不会放弃我。

「什么怎么办？警察来了，我们都是良民，当然就会被救出去啦。」我故作轻松的和吴茂才解释道。

「这次怕不是要被一网打尽了，救你差不多。」吴茂才此刻慌乱的不行。「别多话了，你去寻警察去吧，我这次怕是在劫难逃了。」

「老吴你瞎说什么，怎么就在劫难逃了，」虽隐隐想到了一个可能性，可是我心中不愿承认，期盼能从吴茂才这边的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我这次过来，被他们强迫签了协议，现如今我和他们早已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岂知这些警察消息来的这么快。完了，一切都完了。」吴茂才把我拉到一个小角落，瘫坐在地上，无助的哀怨着。

「你与他们签这些协议，是不是去贩毒？这些是不是都是为了我？你怎么这么傻。」我泣不成声，哽咽的向他确认。

「不签不行啊，你要是没了，蒋先生那边我也交代不过去的。」吴茂才颓然的坦白了一切，此刻他心如死灰，多重的打击，让他的人生早已没了希望。

「你果然还是在乎我的。那我便陪你一起罢。」我幸福的笑了，乖乖的做到他身边。见我如此，吴茂才有些诧异，旋即明白了我的心意，轻轻的将我搂到怀里，我幸福的倚在他肩头，往后余生，便都是你了罢。

「你既然来了，怎么不来寻我？小母狗想你想的紧。」我娇羞的与吴茂才述说着心意。与门外的混乱不同，此刻我与吴茂才在这二人空间里，只有无尽的甜蜜。

「这般疯子，吃人不吐骨头，我今天刚到便被他们框着签了合同，哪里有机会去寻你，这不，合同刚签完，警察就来了。」吴茂才这次定然受了极大的屈辱，未曾想到合同签了，却是得了这么个结局，心中忿忿。

「我们去寻这家的主人啊，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对不对？」我向吴茂才建议道。

「寻个屁，正主早就跑了，今儿这事铁定是他们设的一个局，就是想找个替死鬼，而这个替死鬼就是我。」吴茂才混乱中不失判断力，直接点出了这家正主的心思。

「八嘎，不是说了让你不要走动的吗？」正当我们自怨自艾的时候，那个秀逗忍者不合时宜的出现了。

「卧槽，你哪位？」吴茂才警惕的护在我的身前。

「莫要多言，速速随我来。」忍者带着我们就走。

「我的任务里只有带走你，不包括其他人。」忍者见我带着吴茂才一起，停下了脚步，拒绝带吴茂才一起走。

「带他一起走，不然我是不会跟你一起走的。」我倔强的停下了，紧紧的牵着吴茂才的手，丝毫不愿分开。

「这位大侠，你带晓菊走吧，我留下来断后。」吴茂才松开我的手，坚定的说道。

「带他一起走，不然我是肯定不会走的。」我复又拉住了吴茂才的手。

「八嘎，八嘎，八嘎，华夏人大大的狡猾，你们这样，让我很难办。」忍者不住的抓耳挠腮。

那边警察已经开始倒数了，忍者见时间已经不多，若是任务完不成回去自然要受家主的责罚，思索片刻终于决定带上吴茂才。那忍者带着我们在宅子里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小土坑，里面人影闪烁，显然还有同僚。

「下。」忍者命令道。「氧气面罩只准备了一个，没有多余的，你们两个轮换着使用。」

之间土坑里仅容一人爬行，显然是仓促之间挖掘的，前面一人挖掘，后面一人掩埋，行进速度非常快，只是我和吴茂才显然没有他们那般专业，而且要不不断的交换氧气面罩，行进速度被拖慢了些许，不然以他们的掘地速度，只怕只要半刻便可以逃出生天。还好最终有惊无险，我们终于脱逃了出来，只是浑身泥垢，好不邈邈。

远远看着谭伯伟带着弟兄们冲进了宅子，吴茂才颇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抱起我也顾不得身上的泥垢了，转了一圈复又在我的唇上深深的吻了下去。

「家主在车上等你们，我们任务完成，先行告退。」见我们这般肉麻，忍者不愿多看，指向路边的一辆房车，而后嗖一声，忍者们四散消失了。

「原来你们力量这般大，妄我还痴心想要压制你们，当真是夜郎自大。」房车里，吴茂才看着木下樱，神色黯然。

「吴董事长，你莫要妄自菲薄，你蒋家的力量也是非同小可，若是你真的了蒋先生的赏识，自然是有压制我们的力量，只是你还不自知罢了。」木下樱不漏声色的抬了蒋家一手。

「如今我有如丧家之犬，哪里还有资格与你平起平坐，今日之事让我想明白许多事情，此前着实是唐突了，忘诸位莫要见怪。」说吧，吴茂才站起身，恭敬的对着木下樱和我行了一礼。

「老吴，你这是做甚？」我惊讶吴茂才的突然转性，急忙上前去拉住了他。

「莫要如此，你当的他这一礼的。」木下樱在旁边推波助澜。「如今你们劫后余生，也算的上是一对苦命鸳鸯了。」

「小樱，你怎么这样。」我娇羞的不愿再抬头。

木下樱见我如此，微微叹了口气。

得益于木下瓔的帮助，我和吴茂才得以从那诡异的宅子里脱险。一路上，我们三人各怀心思，竟是陷入了诡异的安静，最后还是吴茂才首先打破了宁静。

「木下小姐，这次多谢你了，你两番救助我与水火之中，此种恩情不知如何的报。」吴茂才站起身恭恭敬敬的向木下瓔道谢。

「吴董事长，你这就见外了，目前我们与经纬财团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你在这中间起着绝对重要的桥梁作用，相信家主或者蒋先生也是不想你现在出事，所以这些，都是为了生意而已，你勿用放在心上。」木下瓔的回复很是官方，但是这却让吴茂才愈发不安，毕竟是救命的交情，大出血是必不可少的了。

「万万不可，往常我多有跋扈之处，此番遭了大难，若不是有木下小姐鼎力襄助，现下我定是已被警察给捉了去，此种大恩，日后若是生意上有冲突，就算是蒋先生不同意，我这边还是要多考虑考虑的。」吴茂才给日后生意上的谈判打下了基调，以退为进，看似要让利，实则在逼迫木下瓔表态，生意上的事情，万万也不能做的太过，毕竟上头还有蒋先生在坐镇。

「吴董事长说笑了，这些事情日后再说，现下只要维持现状就好了，万万不要提什么让利的事情，我木下家也不是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性子，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就好了，我们绝对不会对你提出无理的要求的。」木下瓔听出了吴茂才的言下之意，心中不喜，但是看到此番我唯唯诺诺的躲在吴茂才身后，考虑到我的面子，未曾驳了吴茂才的面子，只是话语中隐隐将吴茂才点做了见利忘义的小人。

「小瓔，你不要这样说，我觉得老吴他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老吴？」我在旁边虽然未曾说话，他们生意人上的事情，我自然是不想参与，只是

此时听出了小瓔的言外之意，心中不愿吴茂才被旁人折辱，拉了拉吴茂才，示意他莫要被旁人看了笑话去。

「哈哈，对，现在谈这些有什么意义，等下次合作的时候，我们都展示一下诚意就好了。」吴茂才打了个哈哈，算是把这事儿给糊弄了过去。

「你坐副驾，我和小菊到后面说些悄悄话，晓菊，我们走。」见到我又这样袒护吴茂才，小瓔心中更加不喜，拉着我就往房车后面走，吴茂才见状只得爬到了前排，顺手把门紧紧的关上了。

「来，喝酒。」小瓔见吴茂才走了，从车载冰箱里取出一瓶红酒，变戏法似的弄出一套酒具，别看这房车其貌不扬，内里实则是大有乾坤。「想问什么就问吧，车厢改造过的，前面听不到的。」

「小瓔，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我家中自幼贫寒，往常并没有见过这般架势，坐在房车后面局促不安。

「放开点，你我之间，不必要这般局促，就当这车是自己家的就好。」木下瓔也是个七窍玲珑的主儿，见到我的窘迫模样，不漏声色的帮我解围。

「小瓔，你真好，我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值得你这样来帮我？肯定是宋家的主意是不是？」一想到宋家，我胃中又是一阵抽搐。

「宋家呢，是，也不是，你的心思我自然理解，我其实也不想自己是宋家人，他们各个都是虚情假意之辈，只是我看到你，就仿佛看到了我的文轲哥哥，他宋家总是说些什么大局为重，实则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一点都不顾及自己人的性命，若是他们早些向在朝阳的分家低低头，你和文轲哥哥必然都不至于流落至此。」木下瓔此时神情激动，眼中透露出恨意。

「我，见过一个叫宋文轲的，根据他的说法，应该就是你口中的文轲哥哥了。」我想到远在姑苏的那栋别墅，说出了我的推测。

「快说说，他现在在哪里？」木下璎听到我有宋文轲的消息，急切地问道。

「在姑苏金鸡湖旁边的一个独栋别墅了，我就是从那边被吴茂才接出来的，只是不知道他现下是不是还在那里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孔垂璞的，好向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我尽量回忆着相关细节，向木下璎解释着。

「好啊，待我让人去探一探，若是真的，那么我的心愿就算是了了。」木下璎欣喜的紧，举起红酒杯愈和我碰杯。

「若是能把文轲姐姐救出来，晓菊心中也是欢喜的。」我有样学样，举起杯子和木下璎亲情一碰。

「cheers！」

「所以，那些看着像忍者的，他们当真存在啊？」和木下璎打开了话题，想到早间那几个身手矫健的黑衣人，询问着木下璎。

「当然了，木下家的死士，个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就是培养他们的代价太大，我能动用的也就寥寥数人而已。」说到那些忍者，木下璎心中无比骄傲。

「真厉害，我当现在这些都是传说里的人物呢。」我顺坡下驴，竭力说着恭维话。

「怎么，你喜欢啊？小璎我分一个来保护你啊？喜不喜欢？」木下璎悄咪咪的在我耳边说着。「就连宋家都没这个待遇哦。」

「啥？宋家都没这待遇，你不是说什么木下家是宋家的分家来着，不是应该优先保护宋家么？」我有些疑惑。

「这些你不用管了，宋家的力量比你想象中还要大，人家瞧不上我们这些雕虫小技的。哎呀，不说这些没用的，聊到现在正经事还没说呢。」说道宋家，木下瓔也有些反感，愈要和我说些什么要紧的事。

「你说。」见木下瓔这般正经，我也赶紧坐直了身体，静静听木下瓔待要如何发言。我此时已被木下瓔完全坑到了套子里，试想，若不是我宋家三子的身份，木下瓔又如何会对我这般好言相待，若我只是一个毫无身份背景的姪孙，她哪里会愿意与我多说半句话，我也是被木下瓔的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脑，哪里还会想到这般层次。

此番木下瓔为了修复我于宋家的关系，着实是花了偌大的心思，这其中自然是有宋晓雯的影响在里面，他们可谓是煞费苦心。如今宋晓雯身怀有孕，整个人的心思柔软了许多，往日里与老三的诸多不和早已看淡了许多，现如今，与老三的个人感情不和早已不再重要，如何让他早些回归家族一家团聚才是最要紧的事情。是以，他们绞尽脑汁，目的只有一个，把家中那个不成器的老三回心转意，早日一家团圆。

「闲话少说，我就直接切入正题吧，木下家和经纬财团的交易，我想让你来当中间人。」木下璿波澜不惊的说出这么句话。

「什么？我怎么会？」我惊了。

「你先不要拒绝，听我和你讲，首先，你的身份是清白的，现在你有了宋晓菊的身份，可谓是身世清白，没有任何案底，政府上的审批上方便一些。其次，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和宋家毕竟还是有些关系的，如果这吃肉的行当分给外人，也确实是不太好。其三，吴茂才已经在局子里有了案底，做事的时候不太方便。我和你相处了这么久，有这好事，自然是不愿意留给外人呀。」木下璿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

「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打算，只想好好的和吴茂才过下去，你也不用框我，这个主意定然是宋家想出来的，且不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愿接受宋家的恩惠。」想到可能是宋家的怀柔之计，我拒绝了木下璿的好意。

「看看，又想岔了不是，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爱转牛角尖，别想那么多，放心吧，这里面没有宋家的事情，老吴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方便出头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代理人，你再考虑考虑。」木下璿蛊惑着我。

「确定不是宋家的关系？」我疑惑的问着，见红酒杯中酒量不多，乖巧的给木下璿添酒。

「老是说宋家做什么？不要老是在意他们的想法，只要你愿意，宋家在你心里其实可以屁也不是，你这般注重宋家的看法，其实也可以说明一些东西的。再说了这次纯粹是想让你来做个白手套，傀儡来的，别以为是什么好差事，主要

你现在身份清白，不然谁会来找你啊。」一计不成，木下璿又下一计，使起了激将法。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和老吴好好的，他一定会保护我的。」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天上的馅饼不香，我委婉的拒绝了木下璿的好意。

「保护保护，他吴茂才都自身难保了，估计等回到金陵，马上就会被警察盘查了，等他被抓了，还怎么保护你啊？」木下璿不漏声色的威胁着我。

「老吴他，不是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吗？怎么还会被警察抓？」听到吴茂才有危险，我焦急的问她何意。

「老吴已经在警察内部留了案底，这次林家又是铁了心的要陷害他，肯定会在中间做小动作的，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若不是你强求，我的人绝对不会救他出来的，平白趟这趟浑水。」木下璿似乎对我强制要求把吴茂才带出来有些不满。

「小璿，你怎么可以这样？老吴肯定是要救的，无论他往常怎样，他在我心底始终都是极其重要的。不管如何，我都是不愿放弃他的。」见木下璿对吴茂才这般态度，我心中恼怒，低声的表达着不满。

「你看你现在这样，当真是一个怀春少女了啊，算了，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你若是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么你就可以动用一部分资源，保准你的老吴这次是有惊无险。只不过死罪可免，票子怕不是大大的要出了。」木下璿开始从吴茂才这边想主意了。

「好的，为了老吴，我答应你了。只不过，这白手套明明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眼下你这般蛊惑我来做，自然有你的想法，说吧，你到底有和企图。」虽然答应了木下璿的请求，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中间肯定有事，为了老吴，我豁出去

了，不过这木下璿到底有和企图，还是要弄清楚的，不要做了那被贼人卖了还帮贼人数钱的冤大头。

「一个个的，都这么狡猾，就是不肯相信世界上当真有人只是为你好。好吧好吧，我有所图好吧，你现在有什么？要钱没钱，又似男非女的，要是我是个t，估计还能图一下你的美色，可惜啊，我木下璿性取向正常，不像某些人。」木下璿不气反笑，无情的嘲弄着我的身体。

「确实，我现在这样，你又能图我什么呢？」听到木下璿嘲弄我的身体，我黯然的垂下头，不愿再与他说话。

「哎哟，怎么这么敏感，在意这么多干啥，只要吴茂才没意见，你在意其他人看法做什么。」木下璿见自己弄巧成拙，复又反过来安慰我。

「那，我们便做那君子协定，我帮你做了那白手套，事成之后，你们不许为难老吴，而且也不能让老吴知道我们之间的协定。」虽心中不爽，为了老吴，我豁出去了。

「那是自然，往后，我们与老吴只做那些可以摆上台面的账，其他的风险，可就要让你来担了。」木下璿见我同意，不管如何，总算是把我忽悠上钩，心中窃喜，举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心想「想忽悠你上船还真是麻烦，一旦上了船，往后不免要与宋家又接触，接触的多了，你自然会明白宋家的良苦用心，这般你与宋家言归于好的机会便又多了几分，看你宋晓雯日后待要如何谢我。」

吴茂才此刻在前面乖乖的开车，房车一路朝金陵疾驰而去。谭伯伟此刻也是懊恼，明明白天踩点的时候小叔子还好好的在这宅子里呆着，怎么晚上行动的时候突然就没了踪影，这要是被家中妻子知道了，自己被罚跪搓衣板倒好说，好男儿能屈能伸嘛，可若是动了胎气那是万万不行，一想到家中妻子处理事物时候愠怒的模样，谭伯伟看着眼前蹲着的一干不重要的从犯，不住的咋嘛着牙花子。

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恶贯满盈的欧阳栋跑了不说，这宅子里现在控制住的都是些不知情的仆佣，根本问不出什么有意义的情报。早前进来踩点的小哥此刻遭了天大的折磨已然晕厥，谭伯伟也不忍此时将他唤醒询问这宅子里的细节。

本地民警查到了这间宅子的底细，乃是上京林家三年前购置的一处房产，有了案底，自然便可以顺藤摸瓜，若是能挖出跨国贩毒集团的背后保护伞，那也算得上是大功一件，就目前来看，这上京林家自然是与这跨国大案脱不了干系，只是此处乃是安庆，跨省办案总是不妥，谭伯伟只能捏捏鼻子忍下这口恶气。万幸在搜查的过程中找到了阴暗角落处的两处密道，一处自然是那忍者带我和吴茂才逃离现挖的痕迹，目前来看只是土色稍新，其他并无不妥。另一处则不然，蜿蜒出去几里地，显然非一日之功，目前来看，那些贼人定然是从这蜿蜒曲折的密道中逃脱了出去。

「妈的，追。」谭伯伟也顾不上和家中妻子告罪了，眼下办案要紧，若是小叔子也被他们从这密道中带走了，能救回来那也是一桩美事。

彼时我正大病初愈，猛然间又遭了这么多事，与那木下璎斗智又花了些心思，再加上红酒的催化，我迷迷糊糊，困顿不已，竟是趴在桌上睡了过去。木下璎见我睡着，贴心的将我扶到床上打理好，而后坐在床头目不转睛的瞧着我，

「你心中到底藏着多大的怨气啊，宋家这般待你，也不能挽回你的心吗？当真是，一个个的都不让人家省心，又爱钻牛角尖，讨厌死你了。真羡慕你，要是我当年也有人这般帮我就好了，文轲哥哥也不至于因为我遭了那般大难，你啊，和你那二哥一样，都是倔强的人儿，一个个都不愿意低头，讨厌死你们两个了，还是文轲哥哥好，什么都听我的，文轲哥哥，你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来。」木下璎原本就是天真烂漫的性子，只是遭了宋文轲的变故，这才让她变得成熟理智，如今四下无人，又是在宋家弟弟面前，她才敢是敞开了心扉，回复了往日调皮的性子，只是她心中的凄楚又能说与谁听，或许，幼稚就是成长路上必须要舍弃的东西吧。

安庆到金陵也就不到半天的行程，天刚蒙蒙亮，房车已行至了吴茂才在金陵的公寓楼下，只是后座被木下璎锁死，现在自己的住处也不知道有没有贼人在守株待兔，吴茂才思来想去，哪里都觉得不妥，最终选了个商场地下停车场，他一夜未睡，跑路过程中精神又高度集中，如今到了稍微安全的地方，也就趴在驾驶室睡了过去。

不知为何，房车上一晚，虽然是逃命途中，但是我却睡的格外香甜，可以说是这些日子以来睡的最舒服的一晚了，期间木下璎与吴茂才又有哪些交易，自然是不知，这一觉睡的天荒地暗，万分安心。

木下樱见我仍在熟睡，不愿唤醒我，与吴茂才去寻了午饭，讨论了生意上的内容，但是对于让我来做白手套中间人的事情却是绝口不提。这件事自然是宋晓雯暗中吩咐她的，宋晓雯这不仅是要培养我的能力，而且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逐步修缮我对宋家的关系，着实是用心良苦。

二人给我带了些吃食，兜兜转转，又偷偷问了宋晓雯的意见，最终房车开到了扬子江边的一处普通小区下面，这小区依山傍水，着实是一个风水宝地，也不知当年宋晓雯花了多少心思才找到的这个委身之所。宋晓雯当年从暹罗回来后得了宋策之的授意，曾经隐居于此，只是后来有个谭伯伟在中间牵线搭桥，这才回了宋家祖宅，这样一来，这房子自然是空了下来，如今让我们在此处暂避锋芒却是恰好。

房子里很干净，显然是经常有人来打扫，屋子里的家具一应俱全，男女衣物俱全，只是数量不多，用来应付短时间的用度倒也是足够。木下樱未曾明言，只是把我们安顿好，便走了，让我们在此处暂避风头，待她通知再另做打算。我还当这里只是她租的一处房子，便心安理得住了下去。只是吴茂才此番见到我便躲躲闪闪的，眼神再不愿与我对视，初见还以为吴茂才只是惊魂未定，眼神躲闪的次数多了，我便也就发现了异常。

「爸爸，是不是生小母狗的气了，怎么不愿理小母狗了。」我考虑到吴茂才的心思，故意压低了身份，询问他到底为何如此。

「晓菊，你不必如此，往后，叫我老吴就好了。」吴茂才万万没想到到了如今这样的境地，我还愿意这般放下身段讨好他，一时间有些失神。可是又想到木下樱若有若无的威胁「若是让晓菊发现了有任何不妥，或者做了什么对不起晓菊的事情，那么公司之间的交易自然要动手脚重新考虑，再者也不排除直接向蒋先生说明情况云云。」换言之，现在眼前这个以前可以随意蹂躏的虫子现在反而

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更要命的是，自己对这虫子竟然还有着丝丝感激。这些想法又不能给眼前这人知道，此时吴茂才心中哪里还有什么蹂躏我的心思，若不是蒋先生和那林家的在上面压着，现下怕不是早就开始考虑跑路了。

「好的，老吴，是不是小母狗哪里做的不好，惹的你生气了？你说，我肯定改。」看到吴茂才眼神里还是在闪躲，我不依不饶的问他，想让他说出实情。

「你莫要问了，有些事情你知道了反而不好，你。。去做饭吧，想吃你做的宫保鸡丁了。」吴茂才毕竟也是做过董事长的人，这点处事不惊的表面功夫还是有的，目前在我这个菜鸟面前稍微做些功夫，自然是可以把我糊弄的团团转。

「好的，老吴，我这就去做。」见老吴又回复了往日高冷的模样，我反而心中稍安，立马去换衣服准备出去买菜。

衣橱里都是些素雅的女装，除了胸部还不够丰满不能填满罩杯，其他的尺寸此刻竟然是丝毫不差，好似是专门为我定制的一般。此时我也未曾想那么多，略微洗漱一下出来，在门口等待着吴茂才的命令，往常吴茂才是从来不准许我独自离开房子的，如今虽然换了地方，可是这些规矩我还记着呢。

又花了些周折，吴茂才终于说服我让我自己出去买菜，他则是在这房子里好好思索下一步的打算。想来我独自女装外出的次数也不多，只是这次的心态和以往的天差地别，往日都是窘迫，不敢被外人发现，现在却是充满了新奇感，只要表现正常，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加油，宋晓菊，你可以的，你的老吴还在家里等你回去给他做饭呢，我在心里给自己打着气。

首次外出买菜比想象中来的容易，刻意抬高调门，尽力模仿着女性的发音，一路上也没有熟人，路人也没有给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我飘了，这种伪装成女人模样的感觉正是太棒了，买了只鸡，又买了些配菜素菜，菜场里人潮涌动，却是意外的没有没有人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我激动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哎，林家妹子，你又回来啦，往日到菜场来都会买些鲜鱼回去的，今日的鱼可新鲜了，不来一条吗？」路过鱼档的时候，卖鱼的大姐忽然与我搭话。

73 来访

「你，你认错人了吧？」突然有陌生人上来搭话，我有些慌张。

「哎哟，林家妹子，怎么连你大姐都不认得了，年轻人的记性就是差，这鱼刚刚宰好，快些带回去吧，就当是大姐送你的了，好些日子没见了，都不记得大姐了，哎。」鱼档的大姐嘴里虽然絮叨，还是非常热情的递给我一条宰好的鲜鱼。「给你，往日你最喜欢吃的，回去红烧啊，烧个汤啊，都是大补。」

我诧异这大姐自来熟，我哪里与她相识，就这菜场我都是第一次来，怎么会有这等的好事，说什么都不愿意收。最终还是鱼档大姐想象力丰富，彻底让我无语。「林家妹子，是不是和男朋友闹别扭啦，我和你说啊，大姐我是过来人，小两口哪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日子长这呢，犯不着和他生气哈，这鱼你拿着，回去给他烧个汤，咱们做女人的啊，把男人的胃管住了，还怕他翻了天不成，听话，鱼拿走，大姐送你的。」

鱼档大姐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不收下就有些不给人家面子了，「谢谢大姐。」我木然的向这个大姐道谢。

「果然是闹别扭了，说话都不那么水灵了，这么好的妹子，看开点，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啊。」大姐依旧在絮絮叨叨。

我怕那大姐再闹出什么幺蛾子，赶紧假意称是，飞也是的逃跑了。

「哎，年轻就是好啊，经得起折腾，话说，这丫头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往常也不戴眼镜啊，要不是我眼尖，还真就认不出她了。」远远的，那大姐还是在我评头论足。

提着一堆菜，也不知道还要在这里住多久，能想到的调料都买了个遍，满满当当两大袋子，往日还是男人的时候提这些东西自然是小菜一碟，如今受了这

般多的折腾，体力已大不如从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一路上走走停停，旁边的一些商户竟然还有认错我的，其中一个竟然坚持要送我回家。「这这个林小姐到底是何许人，难道她和我当真有这般相似，想必就是那房子原来的主人了吧，莫不是宋家那个人妖婊子？若真是她，倒有那么一分可能性，可是她姓宋，这边的街坊显然说这女人姓林，这倒是让我疑惑了一阵。」

现在送我回家这人，显然是之前这个神秘的林小姐的追求者，一路上憋红了脸，也不与我说话，只是默默的拎着两个大袋子走在前面。我此时自然知道他心中所想，可是我又不忍心伤害眼前这个痴情的男孩。「谢谢你，就送到这边吧，这些东西太重了，怪不好意思的。」我充满歉意的和眼前的男孩说道。

「林小姐，我不累，让我送送你吧，只要我能瞧见你，我便干什么都不累了。」那人结结巴巴的说着。

「放下吧，我不是你口中的那个什么林小姐，你认错人了。」眼前男子定是个痴情的人儿，可是我又不能瞒骗于他，只能告诉他这个残忍的事实。

「林小姐，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吗？」眼前那人转过身来，眼眶红红的，想来是受了我前面那番话的刺激。

「不是，不是，你别这样，送送送，谢谢你。」我慌忙的取出纸巾递给他。

「林小姐，你心中果然是有我的。」那人拿了纸巾，擦了眼泪，也不愿把纸巾扔了，反而偷偷的藏在了怀里。

「这个林小姐，功力不小啊，肯定是个狐狸精，把这孩子迷成这样，要了亲命了。」我跟在后面，暗戳戳的诋毁着这个所谓的林小姐。「定不能让他上楼，知晓我的住处，且不说家中有老吴在，看这人这般痴情，将来若是在门前堵我，那又是另外一档子事。」

那男人站在小区门口，眼巴巴的瞧着我，看来这个林小姐把他调教的不错，而且心思比我还狠，我只是想让他不上楼，这个林小姐竟然连小区门都不让人家进，心真够狠的。只是此时我必然不能松口，接过那小伙手中的袋子，狠下心，走了进去，远远的，我分明瞧见他在小区门口望着我的身影，好久好久。

费力的把食材拎回家，却不知此时家中已来了客人，一个容貌甜美的少妇，穿着一身职业装，略施粉黛，英姿飒爽。老吴坐在她的下首，唯唯诺诺，奇了怪了，往常何时见过吴茂才这般乖巧，我对这个娇俏的女人顿时起了好奇之心。

只见这女人虽略施粉黛，可是处处都透露出一丝高贵，身材更是保养的恰到好处，多一丝过胖，少一丝则太瘦，一切都好像是刚刚好。女人和吴茂才同时见我进门，目光俱是投向我这边，陡然被他们注视着，我有些不适，只是微微一瞥，我遍觉得我与那女人自然是云泥之别，丝毫不敢有攀比之心，埋下头，把食材放进厨房，关上门，再不愿出来了。「原来吴茂才平日里都是接触的这般完美的女人，我何德何能，能与她作比。」

厨房门开了，竟然是那女人亲自来迎我，见我红红的眼眶，八面玲珑的她早已猜到我心中所想。「你好呀，我叫张然，很高兴认识你。」说吧伸出右手，挽住我的臂弯，也不管我有多尴尬，宛如一对好闺蜜，挽住我就走出了厨房，一点都不像第一次见面，甚至有些讨好与我的样子。

「我，我叫宋晓菊，很高兴认识你。」我垂着头，根本不敢抬头正眼瞧她。

「晓菊妹妹，你怎么这般拘谨，我与你可是神交许久，今日终于可以见面了，你知不知道，为了寻你，我可花了好些心思呢。」那叫张然的女子颇有些自来熟的意思，竟是一点都不顾及旁边尴尬的吴茂才，和臂弯里更加尴尬的我。

「吴董事长，你看这房间里是不是还缺些什么，旁边就有个商场，要不您去逛一逛？」张然丝毫不顾及吴茂才的面子，竟是反客为主，下了逐客令。

「我出去买些东西，你们聊好了，打电话叫我回来便是，哦不，公司还有事，今晚就不回来了。」我本以为吴茂才会稍微反抗一下，岂知吴茂才竟然如蒙大赦，直接冲了出去。

「好妹妹，你可让我找的好苦哦。」张然见吴茂才轻轻的关上了门，转过头来笑脸盈盈的朝我说道。

「张姐姐，晓菊何德何能，能让你这般挂念，况且，我们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熬不过张然的热情，我们两人的手始终挽在一起。

「晓菊妹妹，你现在记性怎么这般差了，我们见过面的，当时你母亲患了大病的时候，忘记啦？」张然依旧是笑脸盈盈的样子。

「哦，我想起来了，你见过宋文凡，可是现下宋文凡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有宋晓菊了。」现在的张然这般和善，与当日那般横眉倒竖的样子判若两人，而且时隔许久，是以我第一次并未认出来她。眼前这张然一口一个好妹妹，看样子竟然对我往日的身份丝毫不估计，应该是真真的想与我交好。

「定是我那二哥，二姐叫你过来的对不对？」伸手不打笑脸人，见张然这般热情，我自惭形秽，自然是不能对他恶语相向，虽心中对宋家厌恶到了极点，却是不能发作，毕竟她并不是宋家人。

「好妹妹，你猜对了，就是你晓雯姐让我来的。怎么着，还恨着你晓雯姐呢？再说了你是恨宋家呢？还是单纯的恨你晓雯姐呢？」张然抛出了一个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我恨他们宋家所有人，就是他们害的母亲病重成那般模样，还假惺惺的来照顾我，没有他宋家，我一样可以活的很好。」我倔强的与张然争辩。

「傻妹妹，没了宋家，你能活的更好？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初见面的时候还是个俊俏小伙子呢，怎么了，现在怎么变成花姑娘啦？」这个该死的张然，明明说的话伤人极深，可她偏偏是笑脸盈盈的说出来的，让人不能对他动怒。

「我就是能活的更好，我还有吴茂才，吴茂才他是对我好的。」我不愿放弃，继续与张然争辩。

「吴茂才，哎，多出来看看吧，世界之大，不要总守着你那一亩三分地，眼光放开点。」张然苦口婆心的开导着我。

「你不要这样说，我不要眼光放出去，只要吴茂才对我好，我什么都愿意做。」见他说吴茂才不是，我立马急了。

「小傻瓜，你与你二姐说像么真的很像，都爱钻牛角尖，可是你怎么就这么傻，偏偏你傻起来又这么可爱，姐姐好喜欢你啊。」张然宠溺的弹了我一个脑瓜崩。

「张姐姐，晓菊什么都不要，无论他待我如何，我早已认定他了，你不要在这样作践老吴了，晓菊看他这样，心里难受。」如此这般捉弄，我终于向张然敞开了心扉。

「都是臭男人，有什么好的，那个谭伯伟也是，把你晓雯姐骗到手了，就天天在外面鬼混，说是这次都鬼混到上京去了，都没和晓雯姐报备，当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吴茂才也是，刚刚落荒而逃，一点担当都没有，哪里能配得上你。」张然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对这两个男人嗤之以鼻。

「张姐姐，你莫要这样说老吴，他定是有别的苦衷的。」张然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我反驳起来气势又弱了三分，不得不说这个张然的感染力极强，短短几段对话，便轻松撬开了我封闭许久的心房，让人愿意与她多说些话儿。

「罢了罢了，便依了你了，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张然气鼓鼓的，也不知她心中到底如何想的。

「谢谢姐姐成全。」我也不知该如何表态，只能像个孩子一般扑倒在张然怀里。

「傻妹妹，我算你欠了你们的了。」张然本想对我恶作剧一番，可是见我乖巧的样子，以及酷似宋晓雯的造型，本搞搞举起的手无力的垂下来，改成在我的背上轻轻的摩挲着，一如当年宋晓雯崩溃时，安慰她一样。

「好姐姐，看你刚刚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老吴支走了，想来你肯定也是有极大的权势对不对？我只想做一个安安稳稳的老百姓，他老吴打我骂我我也认了，只盼你们这些位高权重的，莫要在欺辱他了，老吴性子刚强，受不得这些屈辱的。」我趴在张然怀里，柔软的胸脯香喷喷的，此刻却被我的泪水沾染的污渍，发觉自己的不妥，我离开了她的胸膛。

「说你傻，你还真是傻啊。认死理好玩吗？」张然怜惜的看着我，看到我委屈巴巴的样子却又立刻改变了心意。「你这个样子，当真是惹人爱怜，好啦好啦，我保证以后不在欺负他就是了，莫哭了，哭成小花猫就不美了。」张然轻柔的抚去了我眼角的泪水，答应了我的请求。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不然我明天就让吴茂才消失，永远消失。」张然忽然一改常态，恶狠狠的冲我说道。

「好姐姐，你这样好可怕，只要你不折辱吴茂才，莫不要说是一件，就是千件万件，我也答应你。」见张然突然转性，我心中一横，豁出去了。

「好妹妹，这可是你说的，首先的，以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若是再哭，我保证吴茂才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嗯。」我立马乖巧的开始擦去眼泪。

「第二呢，往后不许再作践自己了，你一味的对这臭男人委曲求全啊，那些臭男人只会越发的得寸进尺，在吴茂才面前要自尊自爱，不许再低声下气了明

不明白。」张然好像对男人永远有着一种偏见，每每提到男人总要加个臭字，莫不是她也曾吃过男人的亏？

「我尽量吧，老吴那般强势，他只要一瞪我，我便不敢了。」我努力想要表现出强势的样子，可是始终不得其法。

「他敢。」看似火爆的性子又上来了，张然用力捏了捏我的手心给我鼓气。

「第三，以后永远都要美美的，底子越差，越要努力的提升自己，看你现在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以前，不努力变的美美的，怎么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呢。」张然明知道我的底细，给我加油鼓气。

「从前，什么从前？宋晓雯从前吗？」见张然开始不正经，我也开始反口问他。

「嗯，啊，对，宋晓雯从前。」张然发现自己说漏了嘴，打了个哈哈糊弄了过去。

「第四，有空到暹罗来玩，包饭。」张然邀请我去暹罗游玩。

「暹罗，好啊，还没去过呢，可是我没钱，老吴也不一定同意我去。」我委屈的小声抗议。

「看吧，问题来了不是，我们女孩子一定要独立自强，没有钱寸步难行，往后你要好好努力啦，和那木下家的娃娃好好合作，早日挣大钱，如今有了外面的助力，一定要好好抓住，莫要让别人寒心。像你晓雯姐一样，忍辱负重，闯出一片天啊，如今暹罗的基业，都是你姐姐闯出来的，她啊，本事大着呢。」说道宋晓雯，张然的眼中自动开始闪出小星星，显然是宋晓雯的小迷妹。

「你姐姐啊，当年可比你现在惨多了，完全没有一丝助力，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爬出来的，吧啦吧啦吧啦。」说道宋晓雯，张然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一

桩桩的说着她们二人当年在暹罗的往事，说着说着，张然的眼泪便再也止不住了。

「原来，再坚强的女人，心底也有柔软的时候。」看着张然激动的流泪，我的心底莫名冒出来这个想法。

75 母亲

「你与我回宋家见见姨母吧。」说到底还是张然定力高，与我要闹了一番后，见我俩之间再无了隔阂，终于说出了这次过来的正事。

「母亲，不，母亲见到我这样，定然是要被气死的，我不敢回去。」想到我现在的样子，往日对母亲的念想始终停留在心里，如今确实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却开始畏畏缩缩。

「小傻瓜，最怕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啊。乖，随我回去，好好与姨母说明白，姨母自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儿，应该是不会生气的。」张然又将我搂到怀里，安慰着。

「张姐姐，我这样，母亲当真不会生气吗？」被张然撬开了心扉，对她不再有那般多的戒备，只觉得她现在是我可以信赖的人了。

「傻妹妹，一味的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也不想姨母她老人家遗憾终老吧，我前些日子在宋家，姨母每日念叨的最多的，便是你了。」张然又是一招釜底抽薪，彻底击溃了我，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侍奉母亲，与母亲上次见面已快两年了，逢年过节不能侍奉她老人家左右，确实是不该。

想要回家，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男装还是女装？房间里的男装穿起来虽然宽大，可以遮掩我女性化的身体，可是穿在身上说不出的别扭，该平的地方不平，胸前鼓起一大块，腰腹处显的太瘦，根本不能撑起男性的骨架，屁股处又显的过于丰腴了，总之不管我如何伪装，身体的变化即使是隔着衣物也能瞧的一清二楚。

「纠结这些做什么，当你用一个谎言来圆一个谎言，那么你就需要准备一个更大的谎言再来圆，所以，穿女装吧，老老实实坦白就好，躲，又能躲得了几日？」张然早早的就过来了，正好瞧见了在试衣镜前换衣服的我。

最终拗不过张然无敌关切的眼神，我换上了林小姐的相对中性的衣服，已长长的头发烫直，换上精致的内衣，保暖内衣勾勒出我凹凸有致的身材，下身是紧身的牛仔裤，圆润的大腿和丰腴的屁股把牛仔裤撑起，诱人的曲线肆意的绽放着，上身套上一件白色的卫衣，蹬上小白鞋，再稍微画个淡妆，一个青春靓丽的美人儿便诞生了。

「这样，真的可以吗？」随着张然拿着化妆品在我脸上涂抹，仅有的男性棱角被彻底抹平，我颤抖着自言自语，不是在问张然，更是在问自己。

「放心吧，越过这个坎儿，往后便是坦途。」张然在后面给我鼓气。

「但愿如此吧，只是我这次只是去见母亲，向她请罪，宋家的其他人，我一概不想见的。」心知若是回了宋家，那些人必然会出现，我还是给了张然一发预防针。

「先回去再说吧，不想见，就不见。」张然给我的唇彩涂上最后一笔，一锤定音。

「该死的吴茂才，莫不是被这张然吓破了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若是他回来了，我们不在家，他会不会生气。」可笑的是，我现在心中竟然还有心思想这些。

又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被张然塞上了奔驰后座，轿车七拐八拐，我好像只是一愣神的功夫，小车便到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子门口。门口那人赫然便是当年宋家安排过去照顾母亲的那个小保姆，哦，原来已经到了。我还是第一

次到这小院来，冬日的阳光不算刺眼，可是看着那择人而噬的小小的门，我还是不敢下车。

「小姐，下车吧，祖母中午刚服了药，刚刚歇息了，快来，回家歇歇，我刚给你煮了你最喜欢的茉莉花茶，暖暖身子。」小保姆来到我的窗前，轻声唤我下车，宋家自然是知道了我的底细，不然也不会改了称呼，将原来的少爷换作了小姐。

我慢腾腾的爬下车，在往日早就熟识的保姆面前换作了女装，还被人家称作小姐，闹的我心中羞涩，脸红到了脖子根，打开后门，取出准备好的礼物，磨磨蹭蹭的不愿进屋。

「小姐，回家了怎么还带东西啊，老爷知道了，定然要发脾气的，快些放回去吧。」小翠心中还是向着我的，在我耳边轻语道。虽然小翠提到那个老不死的，我本当生气，可是反复思量确实是这个道理，回自己家，还带那些个大礼，这是要来闹分家么？最后只取了两包上好的白茶，小翠见状也不再言语了。

小院内环境清幽，屋檐下挂着几株墨兰，此刻正肆意的绽放着，散发出淡淡的兰花香味。这暗合母亲名字的物件出现在这里，而且被养护的甚好，定然是那老不死的授意，念及至此，我对那便宜老爹有了些许的改观。

「祖母在楼上卧房休息了，小姐你这边喝些茶水，暖暖身子。」小翠早已麻利的备好了茶水，此刻温度正好，茉莉的香气和屋外的兰花香相得益彰。看来张然确实未曾骗我，直至此时，宋家那些人都未曾出现，我的心中稍稍定下。

「母亲大人在哪边？我要去侍奉她老人家。」稍微抿了口茶水，我便迫不及待的提出要去见母亲。在这古色古香的环境里，说话间也不自然的用上了文邹邹的，就像母亲大人年幼时的教导一样。

「小姐你随我来，祖母她歇着了，咱们要小些声音，莫要惊扰了她。楼梯抖，小姐你慢些走。」小翠悄悄的带我上楼，说话声音也小了许多。

「这个我自然省的。」其实不用她说慢些走，此刻我已是近乎再用挪的方式往楼上蠕动了。

母亲此刻睡在榻上，呼吸平稳，原本清瘦的脸颊隐隐有了赘肉，看来母亲在这边的日子过的不错，见母亲还在安眠，我慢慢挪过去，在母亲的床前跪下了。小翠见状，悄悄退了出去，从门外悄悄的把房门带上了。

到了此时，我才明白，那日在病房里宋晓雯的心中所想，因为此时，我也想若是母亲清醒之后，接受不了现状，我也会一头撞死在床尾。

「策之，策之，你怎么还不把我文凡孩儿带回家啊。」母亲突然轻轻的说出一句。

我当是母亲醒了，立刻跪直，准备接受母亲的审判，岂知母亲原来说的是梦话，虽如此，我还是恭敬的轻声回答道「母亲，不孝子宋文凡在此，流转在外，未能在病榻想侍奉左右，请母亲责罚。」

许是听到了母亲的呼唤，房门外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动，听声音是轮椅，不用回头，我也能猜到是那便宜老爹来了，我执拗的不愿回头，只是跪直了身子，静静地看着母亲。门外的响动渐渐远了，想必是看到我在场，不便进来打扰。

「母亲，文凡不孝，这些年在外面闯荡，未能取得什么名堂，反而是受了他人的蛊惑，化作了这般模样，不孝子万死。」我跪在母亲床头，一桩桩的述说着在外面曾经受到的委屈，甜蜜，感动，隐秘，事无巨细，统统的说与母亲听。

我只敢在母亲熟睡的时候这般说，若是母亲此时醒转过来，我是万万不敢与她说这些丧人伦的话的，可是我也未曾注意到，在我说道我曾被人困在ktv的包间，数日不能进食饮水的时候，母亲的眼角分明流出了一滴眼泪，待我发现的时候，母亲轻轻的侧身转了过去，无奈想要给母亲擦面的手只能作罢。

门外忽然又传来了响动，我恼怒门外有人偷听，声音越发低矮，最后已是几不可闻了。

「策之，我的文凡孩儿在哪里啊。」母亲又发出一阵呓语。

门外的便宜老爹终于绷不住了，推开门滑动轮椅来到我的身旁，我不愿见他，只是挪动膝盖，给他一个身位，算是给足了他面子。

「宋晓菊？这就是你给自己起的名字？成何体统。」便宜父亲轻轻的斥责，虽有怒意，却是被他很好的掩盖住了。

「与你何干，我过自己的日子，你何时管过我，现在你倒要来管教我了？」面对这种毫无善意的斥责，我自然是豪不客气的反驳了回去。

「你要感到庆幸，现在文冕不在这里，不然他又要说代替我管教你这种胡话了。」身旁的老人言语间竟然少有的透露出一丝落寞？

「你应该庆幸现在文冕大哥不在这里，不然让你看到兄弟相残，怕不是你要直接气死。」我依旧是抓住他的软肋，发动猛烈的进攻。

「我老了，心也软了，现在自然是看不得你们兄弟相残了，所以我把文冕给安排到外地去了，你赢啦。」老头轻轻的叹了口气，语气更加的落寞了。

「不要以为我会领你的情。」我口中仍是不饶人，语气却是缓和了许多，现在母亲在场，若是闹的太大，怕是吵醒了母亲等下更加不的收场。

「我呢，自然是亏欠你们兄弟们的，若是当年，哎，不说了，想要解这个，哪里会有这么简单，总之，错的都是我，你们都是无辜的。」老头竟然漏出了脆弱的一面，着实少见。

「不要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乖乖的被你感动了，你这是自欺欺人。」我看似是在拒绝他，实则是在拒绝自己。

「你这次回来没有先找我请安，但是念在你跪在墨兰前面这般虔诚，也算是一番孝心，我亏欠你们母子良多，日后多回来几趟罢，整日和那个什么吴茂才厮混，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同样的话，我也和你姐姐宋晓雯说过，他听了，希望我的建议，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老头言语混乱，不知他想要表达个什么中心思想。

「什么叫厮混，说的这么不堪，每次说这些话，总让人不喜。」见他评论我和吴茂才的关系，其实我心底是不踏实的，关于我的事情，他到底知道多少？

「那个叫吴茂才的，门不当户不对，若是将来愿意入赘进来，也还有的谈，可是若是不愿，你是万万不能下嫁与他的。」老头说的话越来越离谱了，他的开放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似乎他这个三儿子天经地义应该化作雌儿一般。

「我与老吴的事情，不用你管。」恼于将这些事情放到台面上来讲，我粗暴的打断了他的絮絮叨叨。

「天大地大，父母为大，你们若是当真相亲相爱，我便就如你那二哥一般，放任自流了，可是，你想想，你现在和那个吴茂才之间的关系，到底算是有什么关系，若不是你二姐她们从中间运作，你现在怕不是已经被他害死了，这种无情无义的东西，不知道你还留恋他作甚。」老头还不死心，语重心长的开始开导我。

「好哇，原来吴茂才现在变得这般唯唯诺诺，都是你们从中间耍诡计，欺世盗名。」终于有人承认了事情的原委，都是这般人在中间作祟，我快要忍不住了。

「糊涂，动动你的脑子，若不是你二姐介入的及时，你现在焉有命在！」老头动了怒气，拐棍重重的抬起，却又考虑到床上的母亲，复又轻轻的落下，只留下滑稽的噗的一声。「莫要以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罪，那人便会当真钟情于你，你不要最后只是感动了自己，好自为之吧。」老头帮母亲掖了掖被子，怒气冲冲的去了。

「策之，不要动了肝火，你留下吧，我们说说话儿。」母亲不知何时醒转了过来，把愈要出门的父亲留下了。

「母亲，不孝子宋文凡在此，恭请母亲责罚。」原来母亲早就醒转了，彼时一直在床上装睡，刚刚我的自言自语，包括刚刚我与父亲的针锋相对都被她听了去了。我心中惧怕母亲的威严，立马伏下身子，浑身颤栗不止。

「小翠，去把老二叫来，孩子们也叫过来，都来这边说说话儿。」母亲的声音虽然低微，却是要了我的小命，母亲的话自然是不能不从，只是现如今我这般的样子，若是被那些我不愿见到的人看到，日后我该如何自处？

「母亲，孩儿不孝，愿来世还做了母亲的孩儿，那时孩儿自当侍奉母亲左右。」说吧，我也效仿当日的宋晓雯，猛的朝床尾撞去。

「你敢。」母亲一声棒喝，自幼养成的威严已深深的刻在我的心底，印象中母亲从未如此失态过，我猛的收住了，绝望的跪坐在地板上。

「地板上凉，大冬天的，不要冻坏了身子，站起来说话。」母亲此时俨然成了话事人，就连旁边的便宜老爹都默默不言，不知母亲要做些什么。

「好好的，弄成这个样子，我是怎么教你的？」见我毫无主见的样子，母亲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就开始了训斥。

「长着立，幼勿坐，长着坐，命乃坐。冠必正，纽必结。」我慌忙从脑海中寻出这几句，站起身，整理好全身的衣物，乖巧的站立在便宜老爸的轮椅旁边。

正在我背诵弟子规的时候，恰巧宋晓雯带着孩子们呼啦啦的过来了，见我正在背诵，原本还在玩闹的孩子们立刻停止了玩闹，包括那宋晓雯竟然也毕恭毕敬的开始整理服饰，此时她小腹隆起，竟是有了身孕，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可是此时母亲雌威在旁，不敢妄动，只能用余光朝她瞟去，震惊之情，只能偷偷藏在心底了。

「好了，策之，你是家主，你说吧。」母亲巧妙的把这个烂摊子踢到了父亲头上，我分明看到父亲的脸上扭曲的肌肉，心中偷笑「一物还需一物磨，母亲大人厉害。」。

「额，书宸这便是你流落在外的三姨了，快来见过。」父亲无奈，情急之下想出了主意。

「三姨好，我叫宋书宸。」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娃率先冲了过来，一个标准的90度作揖，搞得我不知道如何回应。

「你好，三姨这次来没有带红包，下次补上。」没有办法，仿着母亲的架势，回了个淑女礼。

「书蕊，你妈妈来了。」书宸朝后面一个胖嘟嘟的小丫头示意。

「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妈妈不是长这个样子。」小丫头奶声奶气的说道。

「此子甚是聪慧，你倒是生了个好孩子，不像我家这个没用的，今年才会说话。会说话了又这般顽皮，当真是烦死我了。」宋晓雯望着小书蕊，语气中的羡慕之意谁都看得出。

「乖，我往后便是你的妈妈了。」我张开双臂，向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孩子示好。

「不，你是爸爸，我认得你，妈妈给我看过你的照片。」小女孩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声音可爱，却是让我如堕冰窟，心中凄楚，眼泪早就流了下来。

「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快来让我抱抱。我对不起你，我的孩子。」我泣不成声，一把过去把小娃娃抱在怀里，再不愿放开。

「好了，家主说完了，下面我可以发言了吧？」母亲象征性的朝父亲征求意见。

「如今家中三个孩子，除了老大，这俩现在这样，你宋策之是要负首要责任的。」还不等父亲发话，母亲便开始了机关枪扫射。「若是你当年早些与我坦白那什么老神子预言，我说什么都不会信了你的邪，把孩子们生下来遭这些罪，说罢，这事你该怎么办？」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做什么？我当时不也是不相信吗，现在已经闹成这样了，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办？让我这个当父亲的给他们赔礼道歉不成？」父亲被母亲的一通发言整的懵了，无一丝家主的威严，竟然开始推卸起责任来。

「晓菊是我带大的，起初我还不信，她刚刚在我床前说了许多，我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我们母子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现如今对你们宋家有些怨言那本来也是应当的，若是此时谁还来与她置气，兄弟姊妹间恶语相向，我自然是

第一个不答应。你们生意上的事情我不会管，可是谁要是想在家里闹矛盾，我是第一个不答应。」母亲的言语掷地有声。

「母亲。」我和宋晓雯不约而同的同时唤着母亲的名号。「孩儿不敢。」

「嗯？」母亲见父亲不答话，眉眼朝父亲那边一挑。

「哎呀，成何体统，都依你便是。」父亲迫不得已，也是表了个态。

不管如何，我和宋晓雯算是恢复了明面上的和睦，毕竟有母亲的命令在上，就是有再大的仇怨，也不能立时表现出来。其实现在想来，我与她之间的恩怨主要就是起在那日她气晕母亲的事情上面，现在母亲发了话，自然是不能在拿那件事情发难。

唯一让我痛心的便是书蕊这孩子了，还这么小，母亲就被恶人沉了塘，好好的孩子，这便成了单亲孤儿，我于心不忍，抱着她始终不愿放手。「爸爸，妈妈去哪儿了？」每次孩子问我，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能寻些玩具，转移她的注意力。

寻了个间隙，宋晓雯挺着她的大肚子过来找我说话，往日都是人妖婊子人妖婊子的这般叫着，现如今人家怀了孩子，乃是个完整的女人，再看看我的打扮，到底谁是人妖婊子，高下立判。见到她过来，我也不知该如何发言，场面有些许的尴尬。

「晓菊妹妹，你我误会颇多，虽今日有母亲从中调解，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要开诚布公一下，所以，我便来了。」宋晓雯难得的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和善的模样。「书宸，把你书蕊妹妹带出去玩，妈妈和三姨说些话儿。」

「你这肚子？」见两个孩子嘻嘻哈哈的走远了，我迫不及待的询问道。

「谭伯伟的，7个月了，再两个多月，宋家又要添丁了。」宋晓雯抚摸着肚子，那种纯纯的母爱从她的眼睛里迸射出来，无比柔软，好似她天生便是个女人一般。「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在暹罗做的，沈星宇的技术很不错。」

「哦，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找他。」毕竟是亲生兄弟，现在该称作亲身姐妹，心意相通，二人不需多言，便明白了许多事情。

「以往的事情，对不住了。」二人又是几乎同时开口，相视一笑，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吴茂才的事情，我不会干预你们，而且我还会支持你。所谓宁毁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待你想明白了，你想要怎么处理，我自然会支持你的。」宋晓雯即使心中对吴茂才无比的不屑，但是照顾到我的感受，还是给我打了个哑谜，看似是支持我，实则是希望我能早日迷途知返。

「我与他的事情，我早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宋家人三番五次的提到吴茂才，我自然是理解她们的实际想法，可是我与他的关系早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程度，我的神色又是一阵黯然。

「如此，我便先祝福你了，等你想明白了，无论你想怎么做，我都会支持你的，这句话只要我还活着，便永远有效。不过，你可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啊，我大概是没有几个月好活了，我这腹中的孩儿，还两个多月便要生产，我这骨架自然还是男人的骨架，盆腔盆骨是不支持顺产的。」宋晓雯微微叹气，现在腹中的孩子的安危已让她不能再多做那些劳心伤神的抉择了，此番为了点醒这个不成器的妹妹，着实是费了一番苦心。

「你怎么这般傻？到了日子剖了便是，遭那么多罪做什么，更遑论还会有生命危险。」对宋晓雯的决定，我有些费解。

「因为，只要生了孩子，我便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平日里付出了那么多，哪里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若是不能，那我死也就是死了，没什么好留恋的。」宋晓雯幽幽的说。

「那你这个决定，谭哥，他知不知道？」见宋晓雯这般坚决，我只能换了个角度继续劝她。

「他，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们男人家，搞好自己的事业就好了，这些生孩子的事情，都是我们女儿家考虑的，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话语权的。」宋晓雯依旧意志坚定。

「若是你就这样死了，那么谭哥该多伤心啊，你真是个自私的人。」我依旧不依不饶。

「行啦，不用拐着弯劝我了，话又说的这么难听，若是从前，我又该生你的气了，为了他，我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怀上了孩子，他知道了真相之后应该感激才是，况且后事我都已经准备好啦，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到时候外面那些小丫头还不是随便找？宋家给他的已经足够多了，想来将来他若是有了新欢，心里自然就会慢慢忘了我的，他那般粗枝大叶的人，哪里会有多长情。」宋晓雯泪眼婆娑，看似把谭伯伟说的那般不堪，可是我明明知道，他二人之间的感情非比寻常，宋晓雯这般安排，已经是她能做的极限了。

「我会暂时帮你保密的，可是若是你真的出了事，我会把真相告诉谭哥的，我会让他知道，他的妻子，看似绝情，实则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人。」我念及谭伯伟的长情，不忍他就这般被蒙在鼓里。

「万万不可，我就不该与你说这些没用的东西，就这般让他开始新的生活就好了，莫要在我这浮萍身上留下太多的念想，其实是我亏欠了他的。」宋晓雯声音低沉，难受不已。

「所以啊，为了不让我把真相告诉谭哥，你一定要活下来啊，宋家权势这么大，找全国最好的医生，还怕生不下来？」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你这人，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我，若是你我现在身份对换，我肯定也会这样激你的。若是，真的到了那天，保了小，你可一定要帮我把孩子带大啊。」宋晓雯自嘲的笑着，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

「说什么丧气话，我还等着你给我搞定吴茂才呢，你怎么会出事呢？」我找了个油头，拐弯抹角的期望她不会出事。

「你我都一样，嘴硬心软，其实若是我们都能退一步，哪里还会有今天这么多事情。好啦，我要回去养胎了，母亲若是见我不好好躺在床上，肯定又要碎碎念，你知道的，什么正衣冠，父母言之类的，简直比老学究还要老学究。」宋晓雯调皮的吐了吐舌头，双手托着肚子，在小翠的搀扶下慢慢去了。

天色晚了，父亲遣了小翠过来，命令我今晚留宿在此，张然也不知何时驾车走了，我对父亲这种大家长的做派非常不爽，可是此时我想走也没有了门路，只能依言留下了。初来是还未注意，现在来看，这小院与我在长亭老家的院子有那么几分相似，也不知是谁模仿的谁，小翠在厨房叮叮当当忙着晚饭，父亲在楼上阁楼里写字，晓雯在卧房安胎，母亲在佛堂颂着佛经，一时间，我成了这小院里唯一的闲人。

想要去厨房给小翠帮忙，却是被她直接赶了出来，这些下人们做的事情，还容不得我来插手。「这宋家的规矩，还真是大。」百无聊赖，我搬了个蒲团，跪坐到母亲旁边，与她一同颂佛去了。

母亲心诚，虽心中有千言万语，还是坚持念完了往生咒，而后牵着我的手，把我抱到怀里。「我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啊，你受苦了。」

「母亲，是孩儿对不住你，请母亲万万莫要在孩儿身上伤了心神。」母亲这般话让我受宠若惊，当即开始请罪。

「万千罪恶，皆有缘起，若是母亲不把你生下来，你现在就不用遭这么多的苦难了，母亲这是心疼你啊。」母亲宠溺的把我抱在怀里，喃喃自语。

「母亲，孩儿现在化作这般模样，都是孩儿自找的，母亲万万不可将这当作自身之过。」我担忧母亲忧虑过多，主动坦白。

「起初文轩坦白的时候，就与我说了你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起初自然是不信，可是你父亲翻出了他宋家祖传的册子，我这才明白了一切，当年策之的种种安排，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娘俩，奈何天道轮回，那恶毒的诅咒还是落到了你们兄弟的身上，父母对不住你们啊，把你们生下来，最后却要遭这么多苦难，一切都是父母的过错，凡凡，你不要怪妈妈好不好？」母亲零零落落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明白的东西。

「母亲，这些事情神神叨叨的，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天理轮回的事情，母亲您万万不可臆断，所有事情都是孩儿一人的过错，母亲万万不可如此。」我抱着母亲，心疼母亲的慈爱，不忍母亲把这些变端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娘俩又在佛堂聊了许多，母亲心疼我这些年在外面羞辱，不住的向我问寒问暖，对我身上的变化绝口不提，让我心中暖暖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自然是对母亲越发的敬爱。

如此一家团圆，缺了大哥文冕二哥谭伯伟，文冕之前被被父亲安排到了上京去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谭伯伟这是到上京公干，这两人一直让母亲一直挂念在心头，直到父亲表示，大哥不日也要和谭哥一同返程，来填补宋晓雯产子后修养时的空缺，母亲这才作罢。见他们提到晓雯产子，我担忧的望着她，见她明面上丝毫没有异状，可是父母竟然没有发现她眉宇间偶尔显露出来的哀怨神情，又

想到她日前吩咐我的事情，我强忍住心中的冲动，生生把晓雯可能遇到的风险憋在了肚子里。

金陵的冬天，黑夜来的尤其的快，五点多太阳便不见了踪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小翠早已准备好了大餐，父亲却不急着开席，怕不是还要等人，我的好奇心又被勾了起来，我知道的人物都已经到齐，到底还要等谁？

悄悄的和宋晓雯耳语询问，她故作高深，只说不知，可是瞧她那神色，哪里像是不知道的样子，明明就是要捉弄我。

「哼，果然还是把我当外人，一个个的，这点小事都要瞒着我。」我假意在宋晓雯面前嗔怒，自然是与她咬着舌根说的，不敢让母亲大人听到。

「哎呀，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这么急躁，安心等着便是了，你说这话，就不怕被母亲听了去了？母亲可是说了，往后兄弟姊妹之间，若是再有不睦，可是要挨板子的。我现在怀着身孕，可受不住打，你猜母亲大人会责罚谁？」宋晓雯伶牙俐齿，知道我与她打趣，反手便将了我一军。

「哼，说不过你，我安心等着便是。」吵嘴说不过宋晓雯，我气鼓鼓的双臂环胸，独自生着闷气。

79 晚宴

拌嘴上输了宋晓雯，我心中不爽，独自一人在小院子里折腾，不一会，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哎哟，大伯大娘，咱家里什么时候养了河豚鱼啦，我怎么瞧着一只河豚气鼓鼓的在这院子里乱跑呢。」

这家里何时有鱼缸，有鱼缸也不会养河豚鱼，此时我正在和宋晓雯较劲生气，气鼓鼓的样子，那来人自然是把我气鼓鼓的样子比作了河豚，我抬眼望去，来人竟然是木下瓔。

小瓔将带来的礼物交与了小翠，毫不做作的挽起我的手就往屋内走去。又是一阵寒暄，我向来对这种寒暄没有任何好感，奈何木下瓔十分热情，我只能由着他拉着完成了无聊的问好环节。此番她不在外面，竟是穿着传统的和服，一副古灵精怪的模样，与往日相似时的表情完全不同，现在也不是问那些的时候，种种疑虑只能留到以后再说。

老爷子看到木下瓔非常高兴，那满面的笑容似乎都年轻了些许，哪里还有早前严肃的模样，看来这小丫头深的老头的喜爱。

「开席。」老爷子发话了。

我被木下瓔拉着，正好把她和宋晓雯隔开，这让我隐隐觉得她与宋晓雯的关系似乎不算太好，这宋家奇妙之事甚多，以我现在的状态，还未曾与他们熟络到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步，只是这木下瓔向来与我交好，她此前好像也说过她也叫宋文瓔来着，这些都是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此刻见老头醉眼朦胧，我抓住个空档，在木下瓔耳旁低语。「小瓔，你怎么会来这里？」

「文凡，都是自家人，不要在饭桌上说悄悄话，有什么秘密不能说给我这个老头子听啊。」老爷子迷迷糊糊的，好像喝大了，可是眼力劲倒是不差，见我

和木下瓔中在下面捣鬼，立刻就开始提意见。倒是那宋晓雯，往日的里便宜就卖乖的主，这次只是安安静静地吃饭，未曾参与进来。

「父亲，我只是奇怪这木下瓔怎么会来此地，此番正在与她询问。」必要的敬语还是要有的，母亲坐在那边拼命给我打着眼色呢，我瞧的真真儿的。

「木下瓔，好你个小滑头，在你文凡哥面前还搞这些弯弯绕绕，古灵精怪。」老头对木下瓔好似没有太多办法，往日的威严在她身上没有丝毫作用。

「人家早都告诉姐姐啦，只是她记不住，这又怪的了谁来，还有哦，现在这位是晓菊姐姐，大伯你说错了话，快快罚酒。」木下瓔这厮果然牙尖嘴利，绕到最后竟然绕到了罚酒上，小小年纪，竟然深谙酒桌文化。只是如今我这身份在家中简直是一塌糊涂，又是文凡，又是晓菊的，酒桌上众人都大笑不已，唯独我在旁边为了身份的问题尴尬的陪笑。

「这是我带来的清酒，还不快去给大伯满上。」小瓔见我尴尬，从桌下掏出一瓶酒。原来她真是来帮我的，真是个好孩子。

「难得你木下家还有这份心思，就算远遁了朝阳，为了生存，改换了门庭，最终还愿意承认华夏的宋家，实乃是我宋家之福啊。」老头见我斟满了酒，也不推迟，端起酒杯就是一个鲸吞，我见状立马再次满上。

「这有啥，我父亲还在感激宋家承认了身份呢，什么家族荣誉才是最重要的嘛，他老人家说啊，过些日子，他自会亲自到访，认祖归宗呢。大伯你开心的日子还在后头那。」花花轿子二人抬，酒桌上的气氛被这个小丫头弄的高潮迭起。

奇了怪了，今儿个宋晓雯怎么了，酒桌上明明看着很开心，怎么我瞧他似乎并不是真正开心的样子，尤其是说了什么认祖归宗之后就早早的跑了，不行，

这中间有事，结合之前与她交往的细节来看，这个木下瓔的并不如她表面上那般简单。

「我去瞧瞧晓雯姐，现在紧要关头，莫要出了岔子。」随便找了个理由，我便去寻宋晓雯问个明白。

酒桌上老爷子被木下瓔哄的开怀大笑，我的了母亲的首肯，告罪去了。

「母亲让我来瞧着你，怕你出事。」待到了宋晓雯闺房，见她兴致缺缺，我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来都来了，来坐，就你鬼脑筋多。」宋晓雯少有的漏出了笑意，身子稍微往里面让让，给我留出了一个坐下的位置。

「你和这木下中间有事？」我看宋晓雯头上似乎有冷汗，抽了床头的纸巾，细细的帮她擦拭着，假装拉家常似的与她确认。

「深仇大恨。」宋晓雯语气低沉，微微叹息。

「深仇大恨，怎么她今日还这般活泼？」我不解的问道。

「他恼我不曾救的了他的文轲哥哥，昨日晚上他又遣了人擅自去了那姑苏，被我训斥了一顿，这次来，她定是来兴师问罪的。」宋晓雯无奈的解释着。

「宋文轩？莫不是我明说了她的所在，她昨日晚上便遣了她那所谓的忍者过去了？」细细联想之前的一切，我说出了我的判断。

「谁说不是呢？那个姑苏城，岂是像金陵这般好相与的地方，早就被林家修成了铜墙铁壁，她的人，现在应该在金鸡湖里泡着了罢。这般胡闹，只怕是要害了文轩的性命。」宋晓雯对这个小瓔的所作所为大为光火。

「那个宅子，我自然是知道，表面安全，实则暗藏玄机，这些文轲早就与我说过了，我只当她那忍者神通广大，而且她又那般自信，便只能随她去了。」

我嘴上说着胡话，昨日晚上我自身难保，哪里还有心思去阻止木下瓔的胡作非为。

「强龙不压地头蛇，她这般胡闹，是要坏了大事的，父亲又那般惯着她，我拿她也是没有丝毫办法。」宋晓雯朝我一笑，显然知道我是在说胡话。「今日她杀伤门来，自然是要来兴师问罪的，我现在这个身子，哪里还能与她作对哦，万万不能伤了腹中无辜的孩子。」宋晓雯抚摸着小腹，母爱之情溢于言表。

「这，可当真是难办，她还说什么让我做生意的中间人，白手套什么的，我是不是要拒绝她？」不自觉的，我开始向宋晓雯征求意见。

「这倒是无妨，你做你的便是，哎哟，不说这些了，孩子踢我，定是恼了，烦我说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给他听，我这胎教当真是不合格，乖宝宝，不踢了，妈妈给你读书好吗？」宋晓雯腹中孩子抗议，关于这个话题便只能到此为止了。「床头柜子里有预防妊娠斑的精油，往常都是谭伯伟帮忙涂的，今日便劳烦妹妹了。」

我自然是照办，看着宋晓雯的裸体，我忽然有些羡慕，胀起的小腹好似一个水球，白腻的皮肤无一丝毛孔的痕迹，这当真曾经是一具男人的躯壳吗？

「查过了吗？男孩女孩？」趁着给他擦乳霜的机会，我与宋晓雯扯着家常，岂不知，我这下是捅了马蜂窝了。

「男孩，可是我翻了家里传下了那本册子，这孩子将来估计和我们是同样的命运，我该怎么办？」宋晓雯顿时崩溃了，嚤嚤嚤的哭着，又怕被客厅中的父母听到，只能拼命的压低了声音，无声的哭泣更为让人心痛。此刻宋晓雯已褪去了平常坚强且波澜不惊的表情，我能看到的，只有无助，自责，痛苦。

「好姐姐，不哭，不哭，没事的，什么所谓的天命昭昭，现在文明社会怎么还能信那些迷信的东西。」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紧紧的搂住他，徒劳的安慰着。

「我怎么能不信？看看我，看看你，再看看韩姨，这么多例子摆在面前。我该怎么办？这事情我谁都不敢说，就连母亲那边我都谎称是女儿，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你们一个个的都在外面作死，到头来一个个的都要我来帮你们擦屁股，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一瞬间的情绪崩塌，宋晓雯彻底的崩溃了。

「姐姐，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心里看着也难受。你说罢，说出来就好了，一直憋在心里，会憋出病的。」宋晓雯此番的表现不像做戏，原来她一直都在后面默默的支持着我，我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将她抱的更紧了。

「文轲弟弟，真当我不想救么，他林家家大业大，轻轻一根手指就能灭了我们，我拿什么去和他们斗？该死的陈家，若不是这次你被抓到安庆去，我都不知道原来幕后主使竟然是他妈的林家，对付他们，我一点力气都使不上。你知道那种无力感吗？」宋晓雯哭的更狠了。

「好姐姐，你不要哭了，动了胎气就不好了。」见宋晓雯一哭便刹不住车，我情急之下翻出腹中的胎儿来说事。

「不要提这孩子，该死的谭伯伟，我为了他，拼了性命不要也要给他怀上孩子，他倒好，整日整日的不归家，我恨死他了。如今孩子将来还要遭这般的大罪，有时候我都在想，要不把他流掉算了，流掉他，我就去自杀，好去下面永远照顾我的孩子，可是我还有书宸，没了我，他就成了没根的孩子，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若不是大哥为了我们，决定终身绝嗣，恐怕书宸都会有这样的命运，我真是个自私的禽兽。」说到孩子，宋晓雯更加生气了，原本低矮的声音慢慢放大，或许已经传到饭堂去了。

「哎哟我去，好死不死，我又提孩子做甚。」我懊恼的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好姐姐，不哭了，乖，我在这陪着你。」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我只能继续做着无用功。

「傻瓜，都是傻瓜。」木下樱在门外听到了一切，面色阴沉，也不知道为何生气，许是听到了宋晓雯的哀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懊恼吧，她思来想去，最后拨通了张然的电话。

父亲喝了些酒，已经上楼睡下了，母亲只当我们二人在房内增进感情，也就未来打扰，宋晓雯这般崩溃的场面竟是歪打正着的没有被家人发现。小樱打过电话后没多久，张然便来了，也不知她为何来的这般迅速，如今宋晓雯这般的模样，谭伯伟远在上京，等他回来，怕不是黄花菜都凉了，现下也确实只有她才能稍作安慰。

「等下再和你们算账。」张然应当是这小院里的常客，与母亲寒暄两句就直奔宋晓雯的闺房，而后撂下一句狠话，把我们关在了门外。

这下好了，我和木下璎成了犯了错没人要的孩子，两人对坐在屋檐下，无聊的望着天上的月亮发愁。

「晓菊姐姐，我真的做错了吗？」小璎首先开口了。

「你何错之有，错的是我。」我心不在焉的回应着。

「不，错的是我。」张然花了些手段，终于把宋晓雯哄睡了，此刻也加入了望月发愁的队列。

母亲和小翠拾掇完了餐后的狼藉，看着我们坐在门槛上发呆，也不知这些年轻人在发什么神经，摇摇头，和小翠跳广场舞去了，三人在屋檐下各怀心思，小院里陷入了沉寂。

冬日的晚间尤其阴冷，三个爱臭美的女人在屋檐下坐了一会便觉得寒气逼人，只是谁也不愿先言语，一个个被冻的够呛。

「明日，我便回暹罗去了，在那边呆的久了，内陆的天气还真是有些不适应。」张然首先发话了。

「姐姐要走了？」木下璎反问道。

「是啊，早该走了，我还是执念太深，晓雯她，着实为我考虑良多。」张然说着些没头没脑的话，当然了，这是她和宋晓雯之间的事，我们也不便多问。

「那姐姐你何时在回来？我想你想的紧」我深知张然她话里有话，设了个套来问她。

「待我能回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看你们的。若是想我，有空一起到暹罗来看我罢，这个小机灵鬼知道怎么走。」张然宠溺的看着我们。

「好姐姐，我总是惹你们生气，这次好像又惹了大祸，晓雯姐她不会生气吧？」木下璎焦急的问着。

「你们还都是孩子，我们怎么对你们生气，好好做事，你晓雯姐就已经知足啦。」张然老气横秋，其实她和宋晓雯与我们并大不了几岁，此刻她他像一个长辈一般的在教育我们。

「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我和木下璿同时反驳。

「孩子气，尤其是你。」张然伸出食指，在木下璿的鼻尖上一刮。

「好啦，我们走吧，等我们功成名就，再到这里与晓雯叙旧，这个小院子，当真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本是过客，她却以礼相待，该放手啦。」张然拉起我们，语气不知是欢喜还是忧愁。

「就这样走了？母亲不会生气吧？」我有些担忧。

「放心吧，你若是不走，他们才会真正的担忧呢。就像这檐下兰花，今日为何收一半，留一半？」张然此刻好似化作了智者，尽是说着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哦，我懂了。」我起身朝着楼上父亲的房间欠身行礼。若是此时还留在这里，父母自然把我们当作了温室里的花朵，唯有像这兰花一般，历经了苦寒，方能成就明日的灿烂。我悟了，终于理解了母亲刚刚不告而别的良苦用心。

「我，好像也懂了。」木下璿思索片刻，起身急行。

张然又把我带回了林小姐的房子，途中终于有了闲暇，我和张然谈起了关于旁人将我误认作林小姐的趣事，张然也是向我说明了这其中的小秘密。原来那宋晓雯此前在暹罗化雄为雌，原不愿再参与宋家的诸多事物，只愿从此隐姓埋名，便遵从了本心，化名做林晓雯隐居在此。奈何即使是隐姓埋名也逃不过有心之人的惦记，某一天她却是被旁人撸了去，为此据说宋家老头好生惩罚了张进一顿，此后宋家遍加强了对宋家亲眷的保护，每年光是花在安保上的预算便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才勉强保证了宋家诸人的安全。

也是那宋晓雯命好，被那个叫谭伯伟的勾了魂去，尽是为了谭伯伟，重新回到暹罗去找沈星宇恢复了记忆，二人一番吵闹，却是越吵感情越好，最后宋家老头也是被谭伯伟和宋晓雯之间的真情感动，这才把宋晓雯重新收回了宋家，就算是折了宋家的面子也是不顾了。

别看我那宋家姐姐平日里安之若素的模样，原来背地里确实是个情种，此前的经历也算坎坷，我此时心底对她的反感已全数化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再苦苦相逼呢。

待将我送回了房子，张然竟是水都不愿喝，楼也不想上，看她的意思，竟是现在就要去机场回暹罗去了。这女强人行事当真是雷厉风行，我哪里能做的了她的思想工作，便只能由着她去了。

吴茂才还是没有回来，我一人在姐姐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发着呆，鼻息间似乎还残留着宋晓雯身上淡淡的香味。一个人的夜总是孤独的，从小到大，我独处的日子少之又少，往日不是在家中与母亲同住，就是被歹人们困在不知名的地

方，抑或是被吴茂才凌辱。往常压在身上的枷锁陡然都消失了，我的心中竟然莫名的产生了一丝落寞，更不要说菊穴里传来若有若无的空虚感了。

我放了满满一大缸的热水，脱光全身的衣物，美美的泡了个澡，这些日子精神总是紧绷着，心理上的创伤还未完全愈合，浑身上下在热水的浸泡下，全身的毛孔仿佛都舒展了开来，所谓饱暖思淫欲，菊穴的空虚感越来越强烈，小肉条似乎有了抬头的迹象，我心中欣喜，双手朝肉条抓去。可是此时肉条分明安安份份的在紧身衣里蛰伏着，小小的一团，哪里有半分勃起的意思。

我握紧双拳，朝下身猛力砸去，剧烈的疼痛立时传来，我疼痛的捂住下身，蜷缩的好似一个小虾米。

「啊。」我痛苦的哀嚎起来，双臂无助的拍打着水花，心灵与肉体上的错乱已让我陷入癫狂，「该死的吴茂才，你怎么不回来，狠狠的禽死我啊。」我无助的呢喃着。

性欲涌上来而得不到满足，我也没心思洗澡了，草草擦干了身子，就这么半裸着身子回到了房间，一头栽到在床上，撅起屁股，「禽我，禽死我。」我摆出了一个极为诱人的姿势，可是此时房中哪里有男人能来满足我呢，我兴致缺缺，心中如有无数只蚂蚁在抓挠，「好难受啊。」也不知折腾了多久，我终于迷迷糊糊的睡去了，做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淫梦，梦中我被吴茂才禽的死去活来。

第二天一早一阵诱人的腥臭味唤醒了我，而后下身传来一阵凉意，紧身衣下的肉条前面一片狼籍，我见状又是一阵失落，我好像连高潮的权利都失去了，不管是男性的高潮还是女性的高潮。这该死的肉条，在我清醒的时候，无论我如何套弄始终都是病怏怏的在下面缩成一团，自己晚上做个春梦的功夫，它倒是精神了，丝毫不愿意给我带来高潮的快感。

「不仅不让我高潮，还要让我帮你处理后事，迟早把你给咔嚓了。」我一边处理着下身的狼藉，一边朝下身不听话的肉条发狠。

如今重获了自由，可是我却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虽说在所谓的宋家安排木下璿准备与我做些大事，可是想也知道，做他们的生意哪里是什么急于求成的事情，我一人孤零零的蜗居在这房子里，百无聊赖。

幸好张然临走前给我留了些钱财，否则我现在估摸着在吃光冰箱里的食物后便要饿死，电视没日没夜的开着，算是给这个落寞的房子里带来些许的烟火气。每日的餐食自然是要做双份的，我每日望着房门，期盼着吴茂才能回来好好享用，不管是饭菜，还是，我。

想来想去，现在着是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毕竟是要重新开始生活的，身份证有了新的，那么银行卡手机号自然是要重新办理，幸好去办业务的时候业务员并不会核查这个女人的胯下是否有着女性不该存在的物件，不知红了多少次脸，我独自办理好了诸多证件。张然留给我的卡里金额数量着实是一个天文数字，若是按照我此前的生活水平，那些钱足够我舒舒服服的活一辈子。

当然，在逛街的时候也有意外之喜，得益于“林”小姐在这小区内的经营，这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一家美容店的时候，那店长却是热情洋溢的迎了过来，直呼“林”小姐多日未曾光顾，今日定然要好好享受云云。本来还要反驳，耐不住店长的热情，主要还是“林”小姐VVVVIP的会员卡诱惑力太大，便勉为其难的假冒了“林”小姐的身份，享受了她的会员卡的福利，好好的把头发整治了一番。头上上了药膏，在焗油机里烘干，双手双脚也未能闲着，两个小妹正在对着我的手脚努力。

本来不愿做这么多项目的，可是店长是在是太热情，若不是怕下身的秘密被发现，现在怕不是还要做全身美体按摩。不得不说，专业的美容院效果就是不

一样，项目做完后，我站起身来，只感觉一阵神清气爽，头发上也不知用了什么药膏，软软的披在身上，微风一吹便轻微飘动，顺便传来一阵香气。整体的脸型在化妆师的整治下变得更加柔和，常常的睫毛，眼睛在半永久纹眉的衬托下显得更大了，不灵不灵的颇有灵气，双唇上则是上了淡粉色的唇彩，格外诱人。

「林小姐，你看看，多日不曾来咱们店里打理，这手啊都显得粗糙了许多，咱们女人啊，可要好好的打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不把自己打理的漂漂亮亮的，要不然家里的男人啊，迟早有一天要对咱失去了兴趣的。」店长不忘推销，语重心长的暗示我要多来消费。

「店长说笑啦，往后，我会常来的，放心吧。对了，今天这些消费多少？」我有些许尴尬，尽量模仿着宋晓雯的语气说话。

「不贵，头发是8800，化妆是5800，美甲是1000，面部除死皮啊，手脚除死皮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加起来总共是三万八千八，由于您是我们这边的高级贵宾，打完折后给您取个整，就三万吧。」店长笑盈盈的说，可是在我心里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难怪说女人的钱好赚呢，这也就两三个小时的功夫，三万块就没了。」

「哦，刷卡。」虽说心中惊骇，明面上却不能矮了士气，我故作轻松的从手包里取出银行卡。

「林小姐，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您这贵宾卡里还存着60多万呢，直接挂账就行了。这点小钱，还不用您来刷卡的。」店长恭敬的取出了消费清单，要让我签单。

「坏了，我哪里知道这林晓雯还有这手，签单要是被别人发现了怎么办？」看着那店长取出来的单子，我心里犯了难，不过，看着手上敢做的指甲和去过死皮的娇嫩双手，我有了个绝妙的主意，双指故作姿态的捏住单子的一角，先假意把单子的消费内容确认一遍，而后放下单子，矫揉造作的说着。「先这样

吧，下次来一起算，这手才做了护理，写不的字的。」这招其实是个极为拙劣的谎言，也不知向来机智的我怎么会想出来这个搞笑的托词。

「哎哟，我当真是，这边先帮您记上了，林小姐您是我们店里的大客户，这点特权还是要有的。」出乎我的意料，这般拙劣的谎言竟然奏效，店长依言把单子收了起来。

「那，我先回去了，再见。」侥幸过关，我哪里还愿在这里久留，当下转身就走。

「哎，林小姐，等等。」就在我就要踏出店门的时候，店长突然喊住了我。

「什么事？」谁面上故作轻松，实则心里早就忐忑不安，以为自己的小心思已被别人发现了。

「林小姐，刚刚作了手部护理，这两天咱可不要下厨哦，不然影响效果的。」店长提醒道。

「好的，谢谢提醒啦。」虚惊一场，我头也不回的匆匆远遁。

回去的路上，我一阵后悔，就凭自己现在卡里的钱财，三万块虽多，却也不是给不起，为何刚刚非要冒用林小姐的身份，平白无辜撒了弥天大谎，后背到现在还在冒冷汗，哎，果然还是虚荣心作祟。不过我这二姐，着实是一掷千金，回去定要好好翻翻，看看家里还有没有其他店家的会员卡，就算不用她的身份，有了她的前路，自己再去办会员也算是先排了雷了。

想到前两日出门还唯唯诺诺，这才过去了几天啊，竟然就胆子大到可以独自到美容院去做护理了，我的心里还隐隐有些小激动。当然，这和此前宋晓雯在此处的生活轨迹有关，我与她本来就是亲兄弟，长相自然是神似，如今都化作了雌儿，长相身材竟然是一无二致（除了胸前那二两肉），到这边之后又多是穿的

宋晓雯此前穿过的衣物，这才给了我这个先天之利，可以快速的融入这里的生活。其实，若是我未曾冒用了宋晓雯的身份，一个陌生人想要在此处不被旁人发觉异状定然是千难万难，若是我身上的异状被此处的土著发现了，许是我便不会这般自然的融入了女性身份，归根到底，宋晓雯的此番好意，却是将我往女性化的道路上往前大大的推了一把。命运的丝线在这件事情上着实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又在街上逛了两圈，刚刚的紧张感逐渐散去，我享受着街上路人的注目礼，拘谨的心情逐渐放松，彼时已至年末，街上已逐渐有了年味，小孩们也放了寒假，一群群化作了乌龙，在大街上呼啸而过，让清冷的街面上多了许多活力，我也被孩子们的活力感染，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许笑意。我还记得年幼的时候，我也如这些孩子般穿街入巷，每日都折腾的像个泥猴儿，只是如今，泥猴儿化作了多愁善感的仙女儿。玩笑的心思起来了，我买了一串烟花，也不管现在忍是白天了，炫耀般的在那般小孩面前点着了，绚烂的烟火燃起，小孩们也毫不示弱，纷纷点着了烟火，跟在我的后面哗啦啦的跑着，笑着，街面上立时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远远的，一个普通市民始终将我放在眼底，眼神中精光内敛，警惕的观察着每一个接近我的行人。另外一个光头也远远的望着我，光头不知，他已被普通市民发现了，眼下若是他发难，两秒之内，光头定然是性命不保。

宋家暗中安排的护卫

玩闹的累了，额头上已冒出了细汗，自幼年起，我还从未这般肆意的放纵过，心中无比的激动，街面上的孩子们散去了，我意犹未尽，又买了一大包烟花，打算晚上回去玩耍。刚刚斥巨资做的美妆算是费了，可是我现在哪里还顾得

上这些，压抑多年的快乐此番释放出来，这几年遭受的屈辱好似都作烟消云散，此时当是我这些年来最开心的时光了，一时间，未来好像充满了希望。

入夜，吴茂才又未曾回来，我又白准备了他的餐食，无奈的清理完桌上的狼藉，我拿起烟花便爬上了顶楼，白天放烟花的快乐让我有些痴迷，买回来的烟花便是为了此时准备的。

洁白的雪花慢慢飘了下来，楼顶虽然清冷，但是在我看来，除了旁边没有人陪伴，在烟花的衬托下，也算是充满了温馨的气氛。我双手各持一根烟花，在楼顶跑着，闹着，发泄着心中的怨气，宛若癫狂，跑着跑着，烟花终于熄灭，漆黑的楼顶上唯一的光亮也消散了，想到自己孤单无依，起初的兴奋感蜕去，孤独感吞噬了我，我终于蹲坐下来嘤嘤嘤的哭泣了起来。

放肆之后终将迎来落寞⁶

我这边还在嘤嘤嘤的哭泣，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闷哼，紧接着咚的一声，好像有什么重物坠地。我立时便想到前几日被绑架的情景，站起身来，警惕的望着身后。「谁，到底是谁？」环绕周遭，自知自己若是被歹人盯上，自然是无法逃遁，我加大声音，给自己壮胆。

夜色里一片寂静，哪里还有其他的声音，只有雪花扑簌簌落下的声音，一阵寒意从心底袭来，「到底是谁？我是不会再让你们抓去的。」不知道自己当时哪里来的勇气，抑或是悲愤之心作祟，想到自己孑然一身，吴茂才也不愿回来寻我，还不如现在便死了算了，我跑到楼边，一脚踏上屋檐，作势要跳楼。

「不可。」一个黑影从阴暗中窜出来，将我拉到安全地带，而后半膝跪在我面前。

「你是谁？」不知这黑影为何救我，但是看他对我恭敬的模样，想来不是坏人，我稍微稳稳心神，询问他的身份。

「我没有名字。」黑影不愿多说，只是他舌根发硬，说话不似是华夏人，倒是与那日救我的忍者有几分相似。

「你到底是谁？是不是来撸我的。」我此刻自然是不依不饶。

「影子没有名字，不是。」那人依旧不愿作答。

「那你来这里所为何意？」我自然是不能放过他。

那人也不说话，只是把头偏向一边，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不远处地上一团黑影，仔细观瞧，果然是一个活人，此时那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显然是被半跪在我眼前这人击晕的，他此前急于救我，这才未曾将地上的歹人处理好。

「你是来保护我的？」我尝试着问道。

「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半跪那人依旧谦卑，只是说话颇为机械，问一句答一句，言简意赅。

「什么都问不出来，这人你准备怎么处理？」我也不知为何那般胆大，竟然走到那倒地的歹人身边，伸脚踏了踏。岂知这一踏却是出了事，地上那人显然是早就恢复了清醒，此番躺在地上乃是装死，此番见我主动过来送死，自然是躺在地上以逸待劳，带我精神放松的时候，一个翻滚便将我制住了，单手卡住我的喉咙，我的喉咙被捏住，干咳几声，脸上因为缺氧已憋的通红。

说时迟那时快，原本半跪的影子见地上的歹人突起发难，如一支利箭一般向我这边急冲，三五米的距离只瞬息间便杀到了，左手扯下扣住我喉咙的大手，反手一扭，咔嚓一声，眼看是折了。右手抚住我的后背将我朝他身后一推，而后膝盖高高顶起，又是一声闷哼，只是眨眼之间，歹人便又被那个所谓的影子制住了，而且比刚刚还要惨。

「卧槽。」奈何我才疏学浅，只能轻轻的我操一声以示惊讶。

「此乃是歹人，您不要接近。」影子将那歹人扣在膝下，依旧半跪着恭恭敬敬的向我汇报，脸不红气不喘，好似捏死一只蚂蚁那般轻松。

「好冷，怎么着，是不是还要审审，还是报警？」一针凉风吹来，我扣紧了身上单薄的衣物，初遇这般场景，我还能保持清醒，我可真是个小天才。

「哈。」影子用了个朝阳特有的语气词，而后扛起那歹人，站立在我身后，见我不动，便也这般一动不动的站些，纹丝不动，也不知他哪里来的这般大的力气。

「什么鬼情况，这可怎么办？」虽嘴上不说，我着实是心中万般思绪涌起。「随我来吧。」我故作姿态的下楼朝家里走去。心想就审审吧，到底是哪个

不开眼的数次要加害于我，等审好了在让这影子把他丢到楼顶，然后再报警，完美。

这边我和影子回家去了，隐藏在对面楼顶一直用望远镜瞧着我们的年轻人终于大喘一口气，拨通了张进的电话。「张头，咱的活被别人抢了。」

「什么情况？小凡子出事了？」宋家的保安队长张进发话了。

「嗯，出事了，不过被别人截了胡了。」年轻人想到影子朝他瞥过来的嗜血目光，心有余悸，

「老子养着你不是让你吃干饭的，到底什么情况？」张进听闻自幼带起来的小凡子才离开宋家便又出了事，肝火腾的一下便窜了上来。

「张头，你说三小姐当真是神通广大啊，她找的保镖可比我厉害多了，要不是我闪的快，我现在都没命向你报道了。」年轻人稳了稳心神，向张进汇报。

「你详细说说。」张进心中疑惑，只要小凡子没出事，那么其他的什么都好说。

「。。。。。」年轻人详细的汇报着。

我想把那歹人带进家里审问，却是被影子阻止了，转而带着我们进了小区地下一个普通的单车库。车库里甚是简朴，甚或连床都没有，地上铺着一通铺盖便算是床了，更别说椅子了，但是极小的空间里却被整理的极为整洁，周围隔了厚厚的棉被，想来此处的声音无论如何也传不到外面去。

戴上影子给我准备的面罩，审讯开始了。

小车库里的灯光昏暗，影子站在我的侧边，隐隐护住着我，而后重重的一脚，那光头歹人吃痛，幽幽醒转了过来。

「谁派你来的？」影子待要说话，却被我抢了先，他也不恼，警惕的注视着瘫软在地上的歹人。

「嗨呀库。」影子见地上那光头不说话，嘎巴一声，小指头折了。

「上京林家。」歹人也是光棍，见此番怕是不能好相遇，硬生生忍住了小指折断的痛苦，反而恶狠狠的威胁着我们，尝试用上京林家的名号来镇住我们。

「林家？哪个林家？」我疑惑的问道。

「姑苏，金鸡湖。」影子见我说完，跟在我后面发言。

「正是我家少爷的府邸，实相的快快放了洒家，而后到姑苏请罪，否则，林家当让你们不得好死。」歹人不知死活的继续威胁。

「可是那湖边别院？」我再一次向歹人确认，却是敏锐的觉察到了影子手背上暴漏出的青筋，心想我来审肯定半天问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而且看这影子似乎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审问他，便接着说。「你来审吧，我听着便是。」

「哈。」影子转身半跪，恭敬的向我行礼，而后站起身，昏暗的灯光下，灯光照射过来，歹人全身都被影子的身影遮住，肃杀的气息开始蔓延开来。

「你，你，你，你要做什么？你不会以为就我一个人来吧，要是我出了事，你们便见不到明日的太阳。」歹人此刻显然极为恐惧，口无遮拦的给自己壮胆。

房门打开，噗噗几声，又摔进来几个晕死的歹人，而后又挤进来三个与影子相同打扮的怪人。怪人进来也不朝我行礼，只是半跪在影子面前，沉默不语。这车库本身就不大，如今塞入这么些人，已显的有些拥挤了，我尴尬的朝后面靠靠，差点踩到地上可能是床位的铺盖上。

影子一个眼神，半跪在地上的三人立刻开始了行动，三两下便将车库中无用的物件收拾整齐，如此车库中便显的宽敞了些许。

歹人数着地上晕死的同伙，心如死灰，可是他哪里能弱了林家的面子，此刻到了必死的光头，竟然心一横，决定不再言语，若是让林家知道是从他这里走漏了消息，怕不是死了还要被扣上妄生咒，被打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残酷的折磨开始了，我看着地上血肉模糊的歹人，忽然一阵反胃，偏过头去，不忍再看歹人的惨状。影子自然是发现了我的不适，将现场交与后进来的三个下属，而后把我请了出去。

「此事机密，关于您的体贴入微，万分感激。」影子朝我半跪。

「什么和什么？我那是自己忍不住。」出来呼吸了新鲜空气，我的反胃感逐渐好了些。

「您果然仁慈，能让我等审讯，已是大恩，请您回去暂歇，吾等日后自当护得您的周全。」影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后转身朝远处的一个阴影处招手。

我还在好奇这影子在搞什么鬼，影子却是执着的朝那边招手，远远的，一个人影从阴影处钻了出来，而后朝我们走来。

「我，我是来保护三小姐的。」来人是个年轻人，首先表明了态度。

「哇嘎达，请您送三小姐回房，今晚吾等有要事要做，三小姐的安危，今晚便劳烦你们了。」影子向来冷酷，此番竟然少有的向眼前的年轻人托付我的安危。

「嗨，应该的，你们忙你们的，三小姐，咱们快走。」年轻人似乎十分惧怕这影子，领着我就往家里走。

「我靠，什么情况？拍戏吗？」我被这诡异的现状搞的迷糊了。

「三小姐，走了走了，张进是我的队长，张队派我来保护你的，快走吧，我的三小姐。」年轻人朝我做了个鬼脸，面色如苦瓜一般。

「哦，你们千万不要弄出人命来，金陵的警察可厉害的紧，别再查到我头上来了。」临走前，我嘱托着影子。

「哈。」影子半跪应声，而后急匆匆的回车库去了，显然是现在审讯这歹人的事情万分紧急。

关于年轻人一路上与我的吐槽不谈，视线切换回那拥挤的小车库里。

原本晕厥的众人都已被弄醒，数个光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幽幽反着亮光，「昨日金鸡湖里的两具尸体，你可知道。」影子言辞平静。

「哼。」没有人愿意说话。

影子身后一人立时钻到前排，也不说话，只是他的眼神狠戾，手中寒光乍现，刚刚折断的手指再不用考虑接回去的问题了，那人残忍的把截下的手指放在歹人面前。

「啊。」歹人痛苦的号泣起来。可是还未能发出声音便被憋在了喉咙里，因为他的喉咙已经被割断了。

「昨日金鸡湖里的两具尸体，你可知道。」影子转向另外一人。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人看到这些装束怪异的禽兽如此冷血，已然是崩溃了。

「我只需要你能说话，所以，你的其他肢体，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影子的语气中依旧没有任何感情，这次不用影子示意，两个红彤彤的眼球被摘了出来。

「昨日金鸡湖里的两具尸体，你可知道。」影子转向另外一人。现场传来了浓重的血腥气，剩下的几人俱是吓的瑟瑟发抖。

「我知道，我知道。」其中一人立刻开始求饶。

「我还没问到你。」影子毫不含糊，一对人耳被卸了下来。

众人被影子的冷酷无情俱是吓破了胆，甚至有人直接尿了出来。

「昨日金鸡湖里的两具尸体，你可知道。」影子机械的转向另外一人。

「昨日那两个贼子，在潜入府邸的时候不慎触动了机关，被林家主人命令剥去了四肢，当着他们的面鞑做了肉酱喂狗，而后被投了金鸡湖，我没有参与，我也是听他们说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被问的那人终于说出了实情。

「技不如人，丢了性命自然是应该，可是，你们不该让他们死而不得全尸。」随着那人的叙述，影子声音也越发低沉，看似冷淡，实则是在压抑着心中强烈的怒火。

唰唰唰几声，车库中再无其他活人，影子冷静的擦拭着手中的短剑，短剑上幽幽泛着蓝光，显然是煨了剧毒。「四郎，五郎，义父必报此仇。」影子的眼

睛微微眯起，似乎已经瞧见了对头被斩下四肢的样子，身后三人行事麻利，不一会，这车库中便恢复了往常的模样，没有一丝杀人现场的气味了。

第二日，姑苏金鸡湖中又多出几具尸体的事情，自然便都是后话了。

电视里，虽然对尸体的面孔作了打码处理，可是从那群人标志的光头上猜测，定然是昨日晚间影子他们整治的歹人们，想到他们经历过的折磨，我难受的一整天不愿吃饭，苦于不能直接联系那个神秘的影子，不然我定要当面与他对峙。这般鲁莽，将来若是让警察查到了我的头上，这罪魁祸首定然便是我了。

姑苏的别墅里，面色阴柔的林家少主此刻已是气的炸了，沾盐水的皮鞭一下一下的抽打在宋文轲和孔垂璞的身上，两人身上血肉模糊，瘫软在地上进气少出气多，眼看已是活不长了。

「妈的，宋家的婊子，都是婊子，婊子，千人禽，万人轮的婊子。」林远为面色狰狞，显然这次计划的失利让他怒火中烧。

宋文轲孔垂璞两人双手紧紧的牵在一起，两人对视，嘴角勉强露出一丝笑意，隐隐的两人竟然心意相通，主动往鞭子上靠去。

「臭婊子，想死，没那么容易。」林远为明白了地上两人的用意，把鞭子甩到一边，旁边自然有人上来把血肉模糊的两人抬到后面医治去了。

我这边难受的紧，吃饭的时候总能想到那群光头凄惨的模样，想来想去，这事还是要找木下璎问个明白，这几个人，显然是朝阳那边过来的，我印象中木下璎那丫头说过要给我安排几个保镖来着。

木下璎虽不避讳，电话里却说不明白，两人约在了咖啡厅见面。虽然就几日，我现在女装外出已没有了太多的不适，选了几件衣服便去咖啡馆寻她。

「晓菊姐姐，我的人，你觉得厉害吗？」刚一见面，木下璎便笑盈盈的邀功。

「别提了，恶心坏了，一整天都不想吃饭。」说到那个影子，我自然而然的想到被折磨的光头们，胃中自然而然的开始泛酸水。

「他们做什么事了，看我把他们叫出来问个究竟。」木下璎见我难受，以为那般死士做了什么恶心的事情，急匆匆的便要给我出气。

「他们折磨的人着实凄惨，我那是实在遭不住。」我打断了木下璎。

「对付外人啊，那便没事了，这家的现磨拿铁不错的，姐姐你快尝尝。」木下璎换了个思路，转身开始帮我开导心情。

我们两人在咖位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木下璎这个古灵精怪的，不时说些笑话，我们两人嘻嘻哈哈的，倒是吸引了一些有心人的目光。

「这是那位先生赠与您的。」服务员端着一杯咖啡过来，旁边一束嫣红的玫瑰花煞是惹眼。

「给她的？」木下璎再三与服务员确认，倒是把在旁边的我闹了个大红脸。你想想啊，本来是古灵精怪的妹子受不到旁人的邀约，旁边这个西贝货反而收到了，你说，哪个女生不会懊恼。

远远的，一个身着正装的帅气男人举着咖啡杯朝我微微颌首示意。男人脸上漏出了自信的笑容，可是在我看来，却是那么的别扭。

「哎哟，好帅啊，看不出来啊，姐姐你魅力有点说法的哦。」木下璿的语气中不无醋意。

「小璿，你又笑话我，往日你那冰山美人的样子呢？初见面的时候，我还当你是个水火不侵的冷艳美人呢。」我徒劳的开始找话题避开这个现实的尴尬场面。

「哎呀，姐姐你又开始笑人家，冰山美人那是对外人，姐姐你现在又不是外人，我要是再摆着冷冰冰的脸色，那我多累啊，姐姐你也很累的对不对？」木下璿眼睛笑的像个月牙儿。

「我现在倒是宁可你还是那冰霜美人的模样。」见话题引开成功，我继续开始往旁边引。

「姐姐你和晓雯姐一样，就是喜欢转移话题，我警告你哦，我可是吃过很多次亏了，很有经验了哦。姐姐，要不要逗逗哪个帅哥呀。」木下璿显然在宋晓雯处吃了不下一次的亏，敏锐的发现了我的转移话题的小心思，把话题又转到了那个帅哥上来。

「高川武，高先生，投资理财公司的CEO。你知道这个公司吗？」我看着夹在玫瑰上的卡片，疑惑的问道。

「不知道耶，不过看不出来，这个CEO这般年轻，还不快快上去结交，看这模样，可比那个什么吴茂才靠谱多了。」木下璿口无遮拦。

「吴茂才，若是我结识了这个高先生，老吴自然是不高兴的，而且我这般身份，怎么可以去欺骗人家。」我愁眉紧锁，想到吴茂才，再不愿与那高先生结识了。

「我们走罢。」我拉起木下璎便走，把高川武留下的玫瑰和卡片留在原地。

「有意思，有性格，我喜欢。」高川武喃喃自语，而后给身后的跟班下达了指令。

我本以为时间可以慢慢磨去吴茂才在我心里的位置，奈何此番陡然被木下璎提到吴茂才的名字，心中便立时慌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钻了出来。「老吴你在哪儿？在公司吗？我要去寻你。」

木下璎对我的选择则是无可奈何，只能遂了我的愿，两人立时驱车往经纬财团杀去。

「你且好好瞧瞧，这个吴茂才现在在做什么，好让你死了这个痴心，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肯定在哪个小姑娘的床上逍遥自在呢。」木下璎一路上不住的劝我打消对吴茂才的幻想。

「你不要这样说老吴，且不说我本不是女子，再者说我又不在他身边，他又受了那么多屈辱，去找些女子发泄一下，也是理所应当。」嘴上虽这般说，可是应该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说出这番话时心中的苦涩滋味。

「好姐姐，你真的好傻哦。」木下璎只能无奈的朝我摇头，而后便不再针对吴茂才说些什么了。

又开了许久，终于到了经纬财团，看着熟悉的场景，我两次进出这公司，用着不同的身份，此番到这边来，心中又有着别样的愁绪。

天色将晚，办公楼上灯火通明，想来这些日子业务量不错，远远的，我瞧见吴茂才的办公室灯还亮着，他应当还在加班。

日夜思念的人就在对面楼上，我的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躲在车上不愿下车。

「咱们现在又不在这公司，进不去的吧？我虽然明面上是什么董事长助理，不过这么些日子未曾出现，早就该被除名了罢。还是不进去了吧。」我一味的否定着自己。

「好姐姐，你忘记啦，我和这吴董事长，可是合作关系哦，他这公司啊，我想进就进的。」木下璎无情的揭开了我的遮羞布。「走吧，来都来了，就当散心了。」木下璎拉扯着我，两人果然未曾受到任何阻碍便走了进去。

随着电梯越行越高，我的心也越来越慌，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等下见到了吴茂才后该如何开口。

董事长那一层已有了偌大的改变，如今许是公司发展壮大，排面也摆了起来，以前的诸多办公桌都被移到了其他层去，现如今董事长这层空落落的，反而是摆满了各种摆件，中间一方巨大的石头，上书「经纬财团沪埠分部」

「场面倒是华丽了不少，往日这里都是摆满了办公桌的。」想到此前我还曾在此处办公，我的心中唏嘘不已。

「嗨呀，吴董事长可是从我这边赚了不少的钱哦，不然他哪里有这些余钱来弄这些场面货。」木下璎对眼前的景象颇有些不屑。

为了不被吴茂才发现，两人都是脱去了脚下的高跟鞋，悄咪咪的朝吴茂才的办公室前进，我是怕吴茂才发现我，等下见面时尴尬，木下璎则是纯出于八卦，想看吴茂才此刻到底在忙些什么。

两人悄悄的来到了吴茂才的办公室前，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面一看，我的眼泪立时便流了出来，拉着不明所以的木下璎就要逃离这个伤心地。

木下璎此刻好奇心起，自然是不愿由着我的性子来，她本身体态偏小，如今又脱了高跟鞋，垫着脚尖趴在门前朝里面偷窥，好不滑稽。我此刻见了吴茂才在里面与外面的女子交圆，方才知刚刚来的路上，自己说说的那些话有多么可笑，什么就算是吴茂才出去找些女子发泄一下，也是理所应当的鬼话，通通都是自欺欺人。心中所想与实际见到，本来就是两码事，我此时心中苦涩至极。

木下璎本来对吴茂才的所作所为就心中有数，只是如今抓了现行，反观我在旁边心碎哭泣的模样，鬼灵精怪如她，心中也是起了怨气。嘭的一声砸门，留下一句狠话，木下璎飞也似的拉着我气鼓鼓的朝电梯疾行而去。

吴茂才此时正在和他的姘头战斗在紧要关头，被门外突然传来的砸门声吓的一愣，原本亢奋的下体立时便萎了下去，弄的剩下的姘头好不烦躁。

「吴董，定是外面的员工过来送材料的，又有什么打紧，快，禽我，人家爱你爱的紧呢。」姘头无意于了解来人到底是谁，只盼这吴董事长能早些享用了自己，最好能在公司里传扬出去，这般她便算是做实了吴茂才情妇的身份，往后哪怕是吴茂才想撒手不管，自己有这个证据在手，也必然能讨的一份好处。

「我出去看看，外面还是太危险了，你到休息室里去等我。」吴茂才稍微安慰了下面的姘头，提上裤子气冲冲的要出去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玩意。

此番将董事长这一层的办公室都挪了出去，自然就是为了自己在办公室行事更加方便些，平日里加班的时候也没有员工敢上来汇报工作，更遑论是直接砸门了，吴茂才此时对这个砸门的人是又恨又怕，恨的是这人这般不懂规矩，加班时间还来扰乱了自己的好事，怕的是，若是这人是蒋先生派来警告自己的，那么恐怕自己的董事长位置不保。

姘头嫌弃的砸砸嘴，不情愿的到小房间去了，吴茂才见状，慢慢的打开办公室门，做贼心虚的大量着空荡荡的楼层。远处隐隐传来一股熟悉的啜泣声，只是此时天色渐晚，楼层里黑漆漆的，不知到底是谁，吴茂才强打精神，走了出去。

楼层不高，电梯却来的极慢，木下璎悄悄的安慰着我，心中自然是对吴茂才的所作所为极为不齿。等了许久，电梯终于姗姗来迟，木下璎牵着我，见我不发话，也不便发言，两人沉默的进了电梯。

电梯打开的时候，借着电梯里的灯光，吴茂才自然是已发现了我们，当下心中惊骇，虽自己早已做好了应对的计划，但是未曾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计划中的关键节点还未打通，此时仓促上马，后面应该会出现诸多隐患。可是此时正主到来，箭在弦上，遑论自己的荒唐所为必然是已被她们发现，若是再到蒋先生面前去告个黑状，自身定然是难保。

木下璎按了楼层，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时候，一双大手牢牢的卡住了电梯门，而后吴茂才就那般站在门外看着我们，眼神复杂。木下璎见吴茂才出现，想也不想，抡起提在手上高跟鞋就朝他砸了过去，吴茂才身上吃痛，扒着电梯门的手却不愿放开。

「吴董，刚刚手滑，鞋子飞了出去，能劳烦您帮忙捡一下吗？」木下璎恢复了冰霜美人的模样，冷冰冰的使唤着吴茂才，只待他转身捡鞋，我们自然就关上电梯走了。

「木下小姐，可能我们有些误会，劳烦你们出来说话。」吴茂才言辞恳切。

「我们直接没什么误会的，恳请您不要把自己想的那般重要。」木下璎此番话说出来，已经是极重的威胁了。

吴茂才听懂了木下瓔的弦外之音，明白这事情其中的关键乃在我的身上，依旧死死的扒住了电梯门，电梯因为长时间未关合，已经发出了滴滴的警报声。转而恳切的望着我。「晓菊，相信我，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你欲望难填，去找些旁人发泄一下也是应当，我不怨你的。」我强忍了心中的苦涩，与他说出了默念了无数遍的台词。只是此时说出来，心中如千刀万剐，巨痛不已。

吴茂才愕然，不知怎么答话，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只能默默的放松扒住电梯门的双手，复又想到若是如此，将来蒋先生知道了，自己必将死无全尸，只能继续扒住，一时间，昏暗的楼层里，只剩下了吴茂才粗重的喘息声，还有我的啜泣声。

木下瓔冷冰冰的瞧着吴茂才，此时情况诡异，她也不知我的心中到底如何想的，只能陪着我，静观事态如何发展。我们这边正在对视无言，后面却是传来了滴滴答答的高跟鞋的声音，原来是那吴茂才的姘头在休息室里等的久了，好奇这吴茂才为何出来这般长的时间，心中好奇，出来寻他了。

那姘头哪里知晓木下瓔的身份，只当仗着吴茂才的身份，在这公司里定能作威作福，她也急于把她和吴茂才之间的关系曝光，如今瞧见了吴茂才在电梯前与两个女人对峙，她只当是吴茂才碍于身份，不能对女人们做些什么。此时正是好机会，在这些女人前面做实了与吴茂才的关系，日后也由不得他吴茂才不听话。

「吴董事长，和这些不露脸的员工较什么劲啊，我们的事情还没做完呢。」姘头走过来，半倚在吴茂才的身上，风情万种。虽是冬天，她却漏出了白花花胸脯，此情此景，就算是另外不知内情的闲人瞧了他们的样子，也能想象出姘头口中所谓的未做完的事情到底是何事了。

「这位女士，快些把这吴董事长带走吧，我不会妨碍你们的。」木下樱冷冰冰的说道。

我在旁边瞧着他们奸夫淫妇的模样，心中妒意更甚「你们一定要玩的开心。」我努力的在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不是，你不要靠过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吴茂才急了，拼命的解释，身体向旁边躲去，想要远离姘头。

「怎么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就是你们想的这样。」姘头的双唇在吴茂才脸上轻轻一点，而后挑衅的望着我们。此时她心中也在分析，眼前这个冷冰冰的不像是好相与的样子，虽然看着矮小，可是气质上比旁边那个哭唧唧的娘们儿要高级多了，旁边那个娘么人，哭唧唧的，显然是吴茂才的旧爱，可是瞧她身材臃肿，哪里能和我作比，等下若是她还不乖乖的就范，定要拿她开刀，事情闹的越大越好，最好人尽皆知，这样才能牢牢的把自己和吴茂才绑定起来，现在也是晚上，明天的八卦起来了，自己的身份就算是稳妥了。

「吴董，你和她去忙你们的吧，我和小瓔要回去了。」瞧着眼前女人白花花的胸脯，自卑的心思涌起，默默的准备放手。

「你这婊子，赶快滚吧，瞧你那风骚的模样，还想出来勾引男人，回去好好看看自己胸前那二两肉，你有什么资本和我抢。」姘头骄傲的把胸往前一挺，巨大的胸脯几乎要顶到我的鼻尖。

「你给我滚蛋。」吴茂才见这姘头胡言乱语，腾出一只手来，啪的一声甩在她的脸上，白皙的脸颊上立时肿出几道血印。

「为了这个婊子，你敢打我？」姘头立时怒了，摸着脸上肿起的血印号啕大哭，妄图吸引楼下加班员工的注意力。

「你号丧呢，快给老子滚蛋。」吴茂才又是一脚，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意思，那姘头摔倒在了我的脚边。

我不愿瞧眼前这女人的惨状，此前自己自然是比眼前这女人更惨，心中不忍，蹲下身去想要扶她起来。

「走开，你这个臭婊子，哪里要你在这边惺惺作态，我和你拼啦。」姘头瞧见我伸过来的双手，恼怒之心愈甚，一把顺势将我拉到，而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你干什么？姐姐小心。」木下瓔此前还在冷眼旁观，瞧吴茂才如何做戏，只是吴茂才那姘头做事不和常理，尽是不顾被旁人耻笑，就这般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我殴斗起来。

一来我体力孱弱，二来事发突然，一瞬间我已被那悍妇给制住了，悍妇把我骑坐在身下，双臂不住挥舞，我只能徒劳的用双手护住脸颊，被那悍妇单方面的殴打。

「若不是我的人不能进入这些公司内部，你这悍妇现在哪里还有命在。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上去帮忙。」木下璿手下那些护卫虽然一路相随，但是见了此种情景也不知如何处置，木下璿恼了，一把把发愣的吴茂才朝我们推去，而后冲上来就想把那悍妇从我身上拉开。

楼下的加班人员早就听的了楼上的响动，电梯又不能使用，此刻早有那些爱八卦的挤到楼梯口欣赏楼上靓女打架的好戏，偶有胆大的，还掏出手机拍照，吴茂才碍于影响，先是喝散了众人，而后一把把姘头拉开，木下璿见状，立刻心疼的把我扶了起来。

脸上被那悍妇抓开了数道血痕，一碰就生疼，木下璿轻轻的在那血痕上吹着气，想要减轻我的痛苦。那悍妇见状自然是不依不饶，做到地上竟然开始撒泼打滚起来。

「这女人真可恶，也不知会不会留下疤痕。」木下璿心疼的望着我。

「留疤又如何，无所谓了，我们走罢。」我拉着木下璿，忍者身上的疼痛，复又朝电梯走去。

「等我回来再和你算账。」吴茂才恶狠狠的朝地上的女人发怒，而后又跟上了我们。

「啊，我不活啦。」那女人见吴茂才竟然更加重视我，嚎哭的更加大声了，但是眼角并无半丝眼泪，她这样子，百分百是装出来的。

「晓菊，不要走。」吴茂才情急，终于呼喊出来了我的名字。

我听到吴茂才唤我，脚下一顿，木下樱见状心道不好，在我的手心用力捏了捏，而后本来是我拉着她走的，现在变成她拉着我了。

「晓菊，不要走，我错了。」吴茂才急冲过来，双手张开，拦在了电梯门前。

「晓菊不敢，爸爸你让开吧，晓菊想回家。」我见吴茂才的样子，心底的恐惧又涌了上来，不自觉的用上了往常的称呼，若是往日吴茂才下了命令，我自然是没有不听从的道理，只是此时心境悲痛欲绝，第一次明确的反抗了他的指令。

「好姐姐，你说什么胡话，这种称呼怎么可以随意呼唤。」木下樱在旁边听到我的称呼吴茂才爸爸，心中自然是不满。

「你快让开啊，晓菊想回家。」我按下了电梯的按钮。

「晓菊，陪我到小房间说说话，好吗？」吴茂才发出了邀约。

「。。。 」我有些踌躇，那个小房间里面承载了太多太多回忆，我不敢回去。

「晓菊，求你了。」吴茂才见我有些动心，不待我回答，牵住了我的手。

「跟我走，好吗？」吴茂才使出了杀手锏。

「嗯。」我低低的哼了一声。

「姐姐，你莫要被她骗了。」木下樱急了，一把推开吴茂才，护在我的身前不让吴茂才接近我。

「晓菊，跟我走罢。」吴茂才罔顾了木下樱的威胁，拉住我就朝小房间走去。

「滚吧，一丝眼泪都没有，明天别在让我看到你。」路过撒泼的悍妇身旁，吴茂才对她利喝。

那悍妇瞧着吴茂才牵着我的样子，眼神中充满了嫉妒，此时却也是无可奈何，好在今日的事情已然发酵，不见又何妨，待明日事情发酵起来，自己再推波助澜一番，还怕你不就犯？悍妇心底的算盘打的噼啪作响。只是她算错了一环，此刻她身后还站着一个煞星，她今日在宋晓菊脸上撕开了的伤口，怕不是要用她的整个余生来赎罪。

木下瓔心中做好了决定，抢先一步迈入了电梯，那悍妇尚不知自己日后的命运，悠然自得的在办公区炫耀一圈，而后方才离去。

此时，在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正上演着一出好戏，三路人马早已就绪，俱是恶狠狠的盯着悍妇的轿车。虽然他们都隐藏的极好，可是他们毕竟都是道上的顶尖好手，一个个的先后都隐约发觉了对方的存在。

「诸位兄台，此女今日迫害了我家小姐，自然是放不得她，还请诸位好汉高抬贵手，将这功劳让与在下，日后自当上门拜谢，金陵，宋家先行谢过。」那日在远处被影子吓退的年轻人首先站了出来，抱拳行礼。他猜测影子必然在附近，自知不是影子的对手，奈何张队的命令在，只能使出这权宜之计。

「这位好汉，此女今日行事乖张，也是得罪了我家老板，非除不可，还请阁下将此女放给我等处理，日后我也当登门拜谢。新北竹联帮自当记住你的恩情。」远处的黑影里闪出一个西装革履的精瘦汉子。来人竟然不是影子，而是来自宝岛的竹联帮，这让年轻人极为诧异，只想今日这事怕不是难得过关，影子的厉害他是知道的，如今只出来了一个不认识的，正主还在后面呢。「不过也不怕，他还能打得过那个影子去了？那玩意儿至少和我是一边的，就算功劳被影子抢了去也有个说头。」年轻人念及影子的可怕，此时竟然心中稍安。

「朝阳，木下，杀。」影子从两人都未曾发现的位置站了出来，人狠话不多。影子此前未曾及时出手，此番已的了木下樱的训斥，心中烦闷，正找个发泄口。

黑衣男和年轻人俱是被这陡然出现的煞星吓了一跳，却是不能弱了气势，双双抱拳。「我等皆有其主，今日之事只怕是难得商量。」现场的气氛陡然冷峻了起来。

「你我目标皆是相似，不如我们合作如何。虽说江湖人士如非迫不得已不可对手无寸铁的良民出手，但是今日此女行事鲁莽，已驳了我宋家的面子，自然需要略施惩戒，已绝后患。」年轻人自然是知道这个影子的厉害，临行前张进也是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如今气氛如此紧张，一丝冷汗已从他的额头滴了下来。

「如何合作。」没成想，对面那西装革履的竟然同意了谈判。此刻那影子的杀意如同实质，虽然起了冲突自己有把握保的性命，但是如此不能完成帮主的命令只怕是不妥，如今对面的年轻人提出了建议，在内地杀人虽然不难，不过善后颇为繁琐，他权衡利弊后决定借坡下驴，都是道上混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好。」出乎意外，影子也同意了。

「此番大家目的相同，道上混的，讲究个和气生财。如此，我们今日各显神通，只能智斗，不可硬取，若是被那娘们儿发现了踪迹，便当是输了，各位意下如何。最后谁拔的头筹，来日便还在此地相聚，备些酒菜，我等三人也好结交一番。」年轻人见各位都同意了自己的提议，继续开始游说。

「如此甚好，大家各显神通，日后也不失为一桩美谈。内地的朋友，竟然如此礼貌，佩服佩服。」西装男抱拳隐去了身型。

年轻人还想与影子寒暄几句，拉近一下关系，岂知在和黑衣男寒暄的时候，影子已然是消失无踪了。

第二日，警方接到报警，在黄浦江畔流浪汉聚集地发现一被流浪汉奸淫的裸体女子，据她所言，自己的车辆在高架上突发事故，自己醒来后便被那些流浪汉奸淫了。只是那车辆为何偏偏在黄浦江边突然自动急转弯，刹车为何又突然失灵，落水前后女子为何晕厥，晕厥后为何又全身赤裸出现在流浪汉聚集地，这些都已成了谜团，再也无法揭开了。

此后数月，这名可怜的女子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生各种意外，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全身赤裸的被发现在各处的流浪汉聚集地。女子也曾尝试过自杀，可是上吊的绳子莫名断裂，吃了大量安眠药后第二日还是能正常醒来，跳河跳楼也是事前被人提前救下始终无法得逞，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就算是傻子也能明白这事情没有那般简单，可是不管如何排查，成立各种专案组，警方始终排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最终想了笨法子，各处的流浪汉都被统一收治，沪埠的街头风气也为一振，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个可怜的女子也算是用自己的身体为那些流浪汉拼的了活下去的机会，在三教九流之间久而久之竟然被传成了一段佳话。至于当事人心底到底有何想法，我们便不作采访了，反正影子，黑衣西装男，年轻人之间定然已经是分出了高低罢。

我的外挂很大，你们稍微忍一下

我被吴茂才牵着，电梯口到小房间不过数十米的距离，我却觉得无比漫长，心中五味杂陈，不知此刻对吴茂才的顺从是对是错，木下瓔此刻已不知去了哪里，我想回头寻她，可是吴茂才久而久之在我心里留下的威压逼迫着我不能回头，心脏跳的飞快，吴茂才好像说了些什么，不过我什么都听不到了，心跳声如巨鼓一样在耳边咚咚作响。

「晓菊，我错了，原谅我好吗？」恍惚间，吴茂才好像在我面前半跪下了，眼神真挚的望着我。

「我从未埋冤过你，何来原谅之说，再说了，你何必祈求我的原谅。我只是心中伤心，你不必管我，休息一晚，我也就好了。」我终于回过神来，对吴茂才的道歉表示不解。

「晓菊，往日那般对你，确实是我不对，这些天我都想明白了，我着实不该对你那般严苛。」吴茂才整理好了思绪，狠下心，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耳光。

吴茂才乃是在做戏⁷

「老吴，你不要这样，晓菊不值当你这样的。」我见吴茂才作贱自己，心中已然开始后悔，不该与他说这些不相干的事情。

「晓菊，原谅我吧。」吴茂才站起，将我搂到了怀里。

已经许久没有感受男人温暖的胸膛了，我虽然心中还是对刚刚的悍妇有所顾忌，不过此时，心中念想的男人正紧紧的搂着我，哪里还愿意提破坏情绪的事情。我也放下心中的顾忌，紧紧的抱住了他。

「晓菊，其实，刚刚，当真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吴茂才愈要解释。

「不要，抱紧我，我不想听。」我单手堵住了他的唇，不愿他解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算他是与那悍妇苟合又如何，只要现在他在我身旁，那便够了。

「晓菊。」吴茂才深情的呼唤着我的名字，此时当真是出自真情实意。

「啍我。」我在他耳边悄声说道，声音低矮，宛若蚊吟。自我被吴茂才抱住开始，菊穴的空虚感便愈发强烈，压抑了几日的性欲已再也压抑不住了，刚刚又在镜子里偷瞧见了吴茂才的肉棒，回想起在这小房间里的欢愉，后庭已然是湿了。

我掀起衣裙，今日来之前已然抱了幻想，内里并没有穿内衣，蜕下保暖的束裤，拉开紧身衣的拉链，饥渴的菊穴遍已如贪婪的小嘴一张一合，在吴茂才的眼前渴求着他的侵犯。

吴茂才心中隐有不忍，但是考虑到身家性命也早已与眼前这人绑到一起，从口袋中偷偷取了一枚药丸吃了，下身原本委顿的肉棒立时充血勃起，令人愉悦的抽插运动开始了。

我的菊穴早已被锻炼成了极品名器，而且是专门为了吴茂才的肉棒而打造的，此番分隔良久，抽插起来没有丝毫阻塞之感，房间里充满了愉悦的呻吟。

「爸爸，肉我，肉死我。」宛如久旱逢甘霖，温热的肉棒进入身体之后，随着抽插，我的心思逐渐活络起来，心中的凄楚苦涩随着肉棒的来回冲刺被甩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啊，好爽，你的骚穴好紧。」吴茂才感叹此番肉我菊穴时不似往常那般干涩，发出了愉悦的呻吟。

「啊，啊，啊，爸爸，肉我，用力，再用力些，晓菊爱你。」隐藏在体内的前列腺被反复刺激，我已然是语无伦次了。

吴茂才起初还有些抗拒，可是随着情绪的高涨，面前这人在自己的胯下娇喘莺啼，一副任君施为的模样，也是进入了状态，在我的体内越战越勇，两人均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爸爸，肉我，肉，肉我，啊，啊，啊，啊啊，晓菊好爽啊，晓菊快要死了。」压抑了许久的性欲被激发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下身的肉条挣扎着起身，随着抽插的节奏前后摇晃，煞是可爱。

「爸爸，你禽的晓菊好爽。」一发终了，我蜷缩在吴茂才胸前，无聊的用手指在他的胸膛上画着圈圈。

「晓菊，你变了，比往常要开放了些，我禽的也很爽。」吴茂才抽着烟，也不怕烟灰落到床上引发了火灾。

「爸爸，你觉得哪般的我，禽起来爽一些？」我察觉到吴茂才语气里的不耐，百依百顺的询问着她。

「都喜欢，不过还是现在这样禽起来更爽。」这乃是个死亡命题，吴茂才深谙此道，不漏声色的把这个命题给破了。

「是吗？那晓菊往后便这样伺候爸爸，好不好。」画圈已经不能满足我了，不自觉的小手已顺着吴茂才的腹肌往他的下体探去。

「你想的道美，若是日日这样，我迟早要被你榨干了去。」吴茂才坦然的享受着我的下体按摩，朝着我的面前吐出长长的烟气。

「不行，往常你都是吹嘘自己神勇，怎么到现在反而弱了气势了。」我也不恼，心里只想着日后的性福生活。

「我，现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心思了，蒋先生那边的压力太大了，生意又不太好做，木下璿又现在和我生了嫌隙，头发都要秃咯。」吴茂才不动声色的开始试探，他也不知道我身份的底细，只是猜到我的身份非比寻常，似乎与这金陵宋家的关系匪浅，若是能在我的身上套到了话，日后保的性命应当不难。

「讨厌，现在不要说那些生意上的事情，小璿那边我与她说一声便好了，她应该不会因为昨晚的事情怪罪于你。」看着吴茂才的下身在我的套弄下又开始膨胀，我好奇心骤起，哪里还愿意与他说这些生意上的事情。

「好啊，可是蒋先生那边，我也很难办啊。」吴茂才听了我不意识的呓语，心中大惊，眼前这人果然大有来头，木下璎那边竟然与她交好，不过也许是木下璎照顾她中间结成的姐妹，当不的真，还要再次试探一遍为好。

「生意生意，你就知道生意，烦死你了，你都不知道关心关心我。我家姐姐好像识得那蒋先生，到时候与她知会一声，给你升职加薪好不好。」我被吴茂才说的烦了，原本对大肉棒的兴趣也被打搅了，扭过身去，不愿再理他。

「当真？」吴茂才欣喜若狂，一把把我抱转过来，在我的额头上重重一吻。

「我怎么敢骗你了，那日看到你那般憔悴，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难受的紧。」我说的乃是我被绑架那日的事情。「你被那壮汉打晕了，不知不知道，我那时多希望你能醒过来救我呢，后来在安庆，看到你来，还愿意与我同生共死，我的心都碎了。」我含情脉脉的望着他，心中的女性柔情无限的散发了出来。

「好晓菊，你真棒。」吴茂才半真半假，把我这个愣头青糊弄的云里雾里。

「为了爸爸，晓菊什么都愿意做，您不用怜惜我的。」我低下头去避开了吴茂才的直视，却是正好瞧见了吴茂才下身挺立的肉棒，当下什么都不顾了，弯下腰去，想好好品尝一下肉棒的味道。

「啊，啊，再紧些，好舒服。」吴茂才的下身被我含住了，口腔的温暖与菊穴的体味自然不同，加上我有意在他身上尝试我自学成才的那些招式，吴茂才爽到了。

我也顾不得其他，听到了吴茂才的褒奖，卖力的在他的下身套弄起来。

「好啦。躺下。」吴茂才见我口技了得，虽自己紧锁了阳关，在我的施为下也坚持不到三合，在我的滑腻大屁股上一拍，命令我躺下。他从我的嘴里套出

了关键的消息，如今只要把眼前这贱货的肉服软了，日后性命自然是保住了，若是操作得当，估计还能平步青云，吴茂才心中豪情万丈，已下定了决心，眼下的重要任务便是肉逼了。

「贱货，叫爸爸。」面对面肉我，吴茂才自然能看着我的表情，见我享受的样子，心中冒出一股烦躁之气，言不由心，竟然开始辱骂起我来，刚刚骂出口，心中便是后悔了，现在要好好哄骗与他，若是被他恼了，往后的日子可不好过，钢丝绳着实不好走。

「啊，啊，晓菊是贱货，肉我，不要停，贱货想要爸爸的大鸡吧。」我哪里知道吴茂才此时心里还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尽情的享受着菊穴的充盈，性欲已经击毁了我的理智，小肉条被动充血，眼看也要到爆发的边缘了。

「卧槽，臭婊子，再贱一些。」吴茂才见我的反应，心想这事算是成功了半分，言语间愈发嚣张。下身的冲刺也更加卖力。

「爸爸，晓菊是爸爸的小母狗，肉死晓菊吧，晓菊是母狗，生来就是挨肉的命，是爸爸一个人的母狗。」我已经语无伦次了。

「真棒，继续保持。」吴茂才开心的笑着，笑着，嚣张的笑着。

「啊，晓菊要射了，晓菊要高潮，爸爸，肉死晓菊，让晓菊高潮吧。」我配合着吴茂才的节奏，总觉着吴茂才插的还不够深，努力把屁股向下探，想让肉棒插入的深些，再深些。

吴茂才见我如此，伸出铁钳般的臂弯，将我从床上抱了起来，我自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双腿盘住他的腰身，双臂环住他的肩膀，像个树懒一般抱住了他。吴茂才双手托住我的屁股，借助引力的作用，上下翻飞，幸亏我现在体重不似男儿时那般，不然这样的姿势无论吴茂才如何强壮，也是不能顺利操作。吴茂才小

臂用力，身体随着重力下降到最低点，肉棒自然也插入到最深，全身的重量压迫着体内的前列腺，我要死了。

「爸爸，晓菊要死了，好爽，要死了。」我已被禽的哭了，小肉条积累了足够的快感，肆意的喷发着。

我是爽了，吴茂才因为刚刚喷发过了，此刻已然是没有到喷发的边缘，不顾我的死活继续发力。

「晓菊要死了，好疼，要裂开了。」我痛苦的捶打着吴茂才的后背。

「闭嘴。」吴茂才喝止了我，继续着重复的运动。

我被他的爆喝吓的赶忙咬牙忍住了喊疼，下体剧烈的撕裂感，估摸着已经受了伤，尤其是前列腺，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重量，快感转变成了疼痛感，可是吴茂才不愿放了我，我只能咬牙坚持，可是菊门受了剧痛，本能的开始收缩，想要吐出暴力侵入的异物。

吴茂才自然是不管不顾，又托举了片刻，菊穴中应该是破皮了，鲜血氧化凝固，粘住了包皮，吴茂才吃痛，把我甩到了床上。「舔他。」吴茂才此刻精虫上脑，哪里还顾得上我的死活，亢奋的命令着我。

我强忍住背部的疼痛，委屈巴巴的朝他的下体爬去。

且不说我此时心中的委屈，肉棒上的污秽让我有些不喜，碍于吴茂才的强势，我只能闭眼横心，一口吞了进去。刚刚还在我菊穴内肆虐的肉棒此刻在我的口腔里胡作非为，吴茂才发出愉悦的叫好声，见我现在的动作不似之前那般放得开，下体膨胀欲裂，精虫上脑，哪里还顾得上我的感受，双手从两侧稳住了我的头颅，将我的口腔当作了无意识的飞机杯，前后套弄起来。

套弄了一会，口腔中的肉棒温度骤然升高膨胀，浓烈的精液冲击着我的口腔，腥臭味道接着便涌了上来，我终于忍受不住，一把推开吴茂才，剧烈的咳嗽着。

喉咙受了刺激，我趴在床头干呕着，腥臭的精液从嘴里流了出来，分外淫靡。

「晓菊，你好棒，爸爸好舒服。」吴茂才此刻终于泄身，双腿都有些发软，坐在床头，背朝着我，又是点起一根烟。

口腔的不适感终于恢复，我瘫软在床头，早已没有了力气再回应吴茂才了。

吴茂才点着了烟，等了好久也不见我回应他，终于觉察到了不对，自责的神色展露无余，只是着自责到底为何，谁也说不清，懊恼自己不知轻重有之，担忧我的安全有之，害怕丢失了我这个保护伞的有之。我瞧见了吴茂才自责的神色，勉强朝他露出一丝微笑。

「你怎么了？我刚刚精虫上脑，没有伤到你吧？」吴茂才担忧的说道。

「晓菊没事的，只是刚刚有些激烈，有些疼了。」菊穴传来阵阵刺痛，小肉条此时虽然充血，却是由于刺激过度，血液不能回流，现在也是疼痛无比，我痛苦的皱了皱眉头。

「哎哟，我当真是鲁莽。」吴茂才掐灭了烟头，爬到我身边不知如何是好。

「老吴，你不用自责，为你做任何事，晓菊都是心甘情愿的。」我强忍着心中的委屈，虽然心中恼他不顾我的死活，却是坚强的忍住了眼中的泪水。

「我着实对不住你，下次我自然要多考虑些你的感受。」吴茂才小心翼翼的酝酿着措辞。

「爸爸，你真好，我真的是心甘情愿。」见吴茂才这般考虑我的感受，泪水扑簌簌的流了下来，把头埋进吴茂才的胸前，不愿让他瞧见我脆弱的样子。

「你没事就好，我在这里陪着你。」吴茂才轻轻的将我挽住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吴茂才的怀里醒转过来，感觉浑身难受，见吴茂才还在熟睡，轻轻的从他的怀里钻了出去，可不能吵醒了他。镜子里的我眼睛肿的像个核桃，嘴角的精液已经干涸，硬邦邦的，稍微动动便传来轻微的疼痛。菊穴不动还好，一动就生疼，转眼瞧向昨日睡觉的地方，毛毯上滴滴嫣红的血迹分外惹眼。「我这便算是被他破处了罢？不知羞。」我亲淬了一口。

好在这小房间里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我细细的洗了个澡，昨日传来的衣服已被扯的烂了不能再穿，只能寻了吴茂才欢喜的衬衫先套着，虽然宽大不甚美观，但是胜在可以勉强包覆身体，免除了赤身裸体的尴尬。

处理完了身体上的脏污，在卫生间意外寻的了面膜，便拿出一块在脸上敷了，而后又爬到床上，瞧着吴茂才熟睡的脸，陷入了沉思。

「你这人，真让人又爱又恨，按理说你把我作贱成这般不男不女的样子，我该恨死了你才是，可是尝过了你的鸡吧，我遍知道，我这辈子再也离不开你啦。你说些什么，我都记在心里，就怕忤逆了你的心思，若是往后再不能享受了你的鸡吧，我怕是也就不愿意活啦。」

「只是你这人，就知道在外面瞎搞，男人家家的，怎么会在这里准备面膜，明显是给外面那些残花败柳准备的，她们都是些追着你钱财势力的苍蝇，哪里有我这般对你真心，你到外面寻欢，我自然不会管你，可是若是你被外面那些不知底细的女人缠上了，却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你啊，就这点让人不省心。我恨死你啦。」

「昨日你那般残暴，我心想若是就这样被你禽死，那也不枉我来这世上走了一遭，可是你这人就是这样，打一棒给一个甜枣，我这心思怕不是都被你摸的透了，我时常在想，你心里到底是如何看待我的，到底是恨我，恼我还是怎样。我之前许是还有些恨你，可是在安庆，我实实在在的明白了你的心意，说实话，我对不住你，我在那安庆，可是被幼年的仇家强暴过了，若是你知道了，定然会嫌弃我的，这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给你听的。从此往后，你就是想摆脱我，怕不是也要被我粘住啦，你可不能嫌弃我不男不女，我这身子是你给的，你自然不能嫌弃我的，对吧。」

「我这名字也是你给的呢，你可不能对人家不负责任，我最讨厌的便是不负责任的人了，你明不明白，若是日后你弃我而去，我定然也就不活啦。」抚摸着吴茂才那日赠与我的菊花项链，想着想着，眼泪又涌了出来。

闹钟响了，吓了我一跳，这才六点半，你现在都起的这么早了么，公司的事情定然是越来越多了，难怪鬓角的白发越来越密了，我痴痴的望着吴茂才，安静的等待着男人的醒来。

「嗯？你已经醒啦？盯着我看啥，吓我一跳。」吴茂才受了闹钟的刺激，睁开眼睛，一眼便瞧见了望着他的我。

「我便不能瞧瞧你吗？」我竟然开始了不知廉耻的撒娇。

「随便你。」吴茂才强忍住心中的不适，起身去洗漱。

「你变化真大，穿着这衬衫，也瞧不出来有半分男人的样子了。」吴茂才一边刷牙，一边在后面对我的背影进行品评。「尤其这屁股，又圆又大。」

「你就会胡扯，还不都是你害的。」我也开始了打扮，把披在肩头的长发细细的扎做马尾。

「你这样，还真有些女人的意思了啊。」吴茂才瞧着我，眼睛不自觉的瞟向我修长的脖子。

「不要胡扯了，我今天穿啥，没衣服穿了。」我虽口中抱怨，心中却是丝毫不慌，若是实在没办法，还可以找木下樱求助。

「柜子里应该有你穿的衣服吧，你翻翻。」吴茂才顾左右而言其他，生怕我顺着衣服问这些衣服的原主人。

「哦，我找找。」我猜到了吴茂才心中所想，看他尴尬的样子，心中窃喜，终于在他身上扳回一局。

我穿着吴茂才的西服从小房间里面走了出来，活脱脱一个假小子的模样，吴茂才看的都呆了。「你怎么穿成这样，里面不是应该有些女人衣服吗？」

「那些都是外面女人穿过的，我不愿意穿。」往日的衣服穿在身上，现在竟然觉得有些别扭，可是我翻寻出来的女子衣物又过于暴露，我还不能适应那样暴露的服装，只能退而求其次，寻了吴茂才的衣物穿了。

「随便你吧，给你，这是公寓的钥匙，路上小心些。」吴茂才甩出一张卡片。

「不是有密码么，你告诉我就是了。」我试探着他。

「就你那脑子，怎么可能记住。有钥匙就行了，问这么多干啥。」吴茂才不愿回答我的问题。

「哦，那你晚上回来吗？」我有些期盼，又不能表现的那般刻意。

「忙完了就回。」吴茂才头也不抬。不得不说，他认真工作的样子，确实有些帅气，没有了在人家身上张牙舞爪的狰狞模样。

「那我在家等你。」我走出了房间。

「哦，家里还留着你的衣服，打扮的漂亮些。」吴茂才吩咐道。

刷卡开门，房间里依旧整洁，但是一股若有如无的霉味却是扑面而来，估摸着自我被绑架，吴茂才怕不是再未曾到这里住过，缺少了生气，房间里就算有人打扫，也总会传出这样腐败的味道。

往日躺了半年的床铺还放在那里，被窝里好似还传来我的余温，我摇摇头，撇去了脑海里的愁绪，开始整理起房间来。冬日里的天气果然奇怪，上午还

是晴空万里，午间刮了大风，再待一会便已乌云密布，阴风四起，雪花便慢慢飘了下来。

「原来这沿海的沪埠，冬日里也会下雪的么？」脑海里尽是一些无聊的想法。

昨天晚上，跟着吴茂才走后，木下璎便不见了踪影，也不知她现在如何了，掏出手机，与木下璎煲了半天的电话粥，眼看着窗外的小雪变做大雪，天地间化作了一片洁白，房间里也阴冷了起来。

木下璎吃饭去了，我又没有了倾诉的对象，电视机开着，里面打打杀杀的，权当给房间里增添些生气。我的内心充满了空虚，到楼下买了些吃食，便又孤单的在房间里等待着吴茂才回家。菊花上上了药，痒痒麻麻的，想来恢复的不错。可要快些恢复啊，我团坐在沙发上给自己的菊花加油鼓气。

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木下璎与我说的白手套的事情也不见了进展，只是找我寻了身份证过去，神神秘秘的不知作何用处。吴茂才偶或晚间回来陪我，他偷我的时候也开始轻柔了起来，轻柔到我感觉他似乎有些刻意。我自然不能把心中的疑虑说给他听，尽量的用自己畸形的身体满足着他。

身上的紧身衣被除掉了，我的身材在长期穿紧身衣的作用下，终于也变得凹凸有致，只要日后注意些饮食，想来也能长久保持现在的仪态。

在木下璎的怂恿下，我和她一同报了一个仪态培训班，从她熟练的姿势来看，这个所谓的仪态培训班的点子肯定是专门为了我而报的，她只是怕我尴尬，这才找了由头，谎称是那远在暹罗的张然的主意。木下璎向来如此，做事古灵精怪，我也不戳穿她，只因有这么个好姐妹在身边，着实是排解了心中的诸多苦闷。

「姐姐，加油，你可以的。」木下璎熟练的下腰，一个标准的劈叉，身体的柔韧性极佳，反观我，练习了很久，遭了不知道多少罪，始终完成不了这个在女性看来无比简单的动作。

「哎哟，可疼死我了。」我现在穿着紧身的训练服已经没有刚来时那般尴尬了，腰部是衬裙的设计，再把小小的肉条向后拉，里面穿上紧些的内裤，也不怕在这女人堆中展露了马脚。

「加油，马上就成功了。」木下璎给我鼓气。

「嘶～」我心一横，全身往下用力一压，这个劈叉终于劈了下去，只是胯下传来的疼痛让我冷哼不已。

「哇，姐姐好厉害，继续保持哦。」木下璎给我竖了一个大拇哥，而后从侧向劈叉轻松的转成了正向。

「小妮子，不带这样欺负人的。」我倒吸着凉气，对眼前佳人的凡尔赛行为无可奈何。

「姐姐，马上便是新年了，我们也要回家看看吧，大伯大姨定然想咱们想的紧。」木下璎给我抛出了一个难题，同时也是转移我的注意力，好让我劈叉能练的久些，巩固下成果。

「当日出来时候豪言壮语，如今一事无成，怎么好意思回去啊。」我也尝试改变身体的方向，奈何男女骨架不同，稍微转动，已是极限。

「姐姐你可真是个甩手掌柜，你哪里是一事无成了，回去查查银行卡，你啊，现在应该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木下璎调皮的朝我发笑，一副邀功的表情。

「胡说，张然虽然给我留了不少钱，我早就知道了，哪里会是什么亿万富翁的标准，这些日子随着你的性子，已然破费了不少，我本来就没有收入，再这

样挥霍下去，我又要破产了。」我还只当是木下樱从张然处之道她给我留了钱财，隐晦的表示不要再让我跟着她胡闹浪费。

「姐姐你真是，哎，回去查查吧，我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呢，虽然吴茂才也出力不少就是了。」木下樱依旧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好好好，都依你，我回去就查，谁让你是最厉害的小宝贝呢。」我站起身，放松着胯下因拉筋产生的不适感。

「准备好小板凳，看到金额不要怕到摔倒了哦。」木下樱还在挑逗着我的好奇心。

「五百万？！不对，没有小数点点错了，五亿？！」银行的ATM机前，我摆弄着手指，一脸错愕的看着显示器上离谱的金额。

「小樱，你实话告诉我，这才多久，怎么卡上多了这么多钱，五个亿，你知道我要几辈子才能赚到吗？」我寻了个角落，偷偷的和木下樱对峙，如今身怀巨款，我警惕的望向四周，感觉街上的行人个个都是歹人。

「哈哈，我说要你准备个小板凳的吧。」电话那头，木下樱终于漏出了小机灵得逞的恣意狂笑。

「你还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你也不懂吗？这么多钱，我不能收，我等下就去冻结了去。」木下璎笑的嚣张，我自然是对她颇有微词。

「别啊好姐姐，这些钱你虽然可以用，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公司财产，你可要守好了，日后资产买卖，可都指望着这比钱财了。」木下璎知道玩笑再开下去已没有了意义，若是这是脑筋的姐姐当真去冻结了银行卡，影响了将来的计划就不好了。

「你给我说清楚，违法犯罪的事情可千万不能干。」我神色正经，警告她不能胡作非为。

「我的好姐姐哦，我们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只是这种巨款，如果放在公家的账户上，在交易上限制颇多，比如华夏政策不允许和那美利坚公对公的交易，不过私人转账则不受限制，我们为了发展，只能出此下策了。」木下璎一本正经的开始说一些我不太熟悉的内容。

「你说的这些，我又不懂，总之，赶紧把这比钱从我的户头上划出去，放在我这里，风险太大了。」我还是冥顽不灵。

「哼，早知道不告诉你了，不说别的，这样大的资金，在你的户头上哪怕多待上一天，产生的利息都够你用许久，如今你竟然不愿意。张然姐姐的嘱托你忘记了啊？想要赚钱，这样的事情，我们后面还要经历很多呢。」木下璎老气横秋，她虽然也是刚参加这种事情不过数载，现如今已然是驾轻就熟，开始教育起我这个新入行的菜鸟了。

「哦，我再了解了解。」我此时已被木下璎一大串的大道理整的懵了，迷迷糊糊的答应了她。

「你放心吧，这些钱，来源绝对合理合法，用处也是合理合法，不是黑钱。」最后，木下璿一锤定音，也算是暂时打消了我心中的顾虑。

此后我每天都过的提心吊胆，一有机会就要去查询账户的余额，只盼木下璿能快些把这巨款花了出去，看着账户上的金额一笔笔的转入，转出，慢慢的，我似乎也麻木了，感觉每天查这余额，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只要自己不用，那么就算有问题，事发了也不会查到我的头上吧，我徒劳的安慰着自己。

「姐姐，年关了，我们回去陪家人过年吧。」木下璿再一次给我提出了建议。

「老吴那边，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踌躇不已，在木下璿的多次邀约之下，终于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那个烂人，怎么就把姐姐你迷的神魂颠倒了，若不是看他干活还算麻利，我已是不想在与他合作了。」木下璿信口胡诌，这个早些与吴茂才少些联系乃是张然给她的建议，她此时老气横秋，只是把张然的判断谎称是自己的决断。

「你都说了老吴干活麻利，便不要抛弃他吧。」我小声的建议，唯恐他与吴茂才断绝了来往，让吴茂才平白遭受了损失。

「姐姐你真是魔怔了，若是不愿，这些事情你自己来操作啊，你随口一说，不知道我又要花多少脑细胞了。」木下璿对我的表现似乎早有准备，这些激将法自然又是张然想出来的，不然以木下璿天真浪漫的性格，哪里会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怕是每日吃喝玩乐才是她心中的真实所想。

「好，我来便我来，只要不要折损了吴茂才的利益。」我轻松的就钻进了张然治下的套路中，往后余生，再也摆脱不了了。

吴茂才自告奋勇要和我一起回家去见父母，我自然是甜蜜的答应了，女婿见老丈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吩咐他多准备些白茶纸张之类的，好让他在老头子那边勉强稍微挽回些印象。

一路上，吴茂才神情紧张，我还当是他心中对未来的老丈人惧怕，不住的寻些笑话说与他听，尝试缓解他心中的焦虑。至于吴茂才心中的真实所想，他不说，我哪里又会知晓。吴茂才心里清楚，他此前把眼前这人整治成不男不女的模样，而后又将他毒打到半死，虽然眼前这人似乎对这些不以为意，不过若是对方身后当真是在金陵手眼通天的宋家，自己现在还能活着，自然是宋家人碍于眼前这人的情面才没有发难，自己这次上门自然算是自投罗网，稍有不慎定是万劫不复。可是这又是一招必走的死棋，若是不按照眼前这人的邀约前来，到时候他反口到家里告上一状，自己还是要死。伸头是死，缩头还是死，吴茂才别无选择，只能赌这宋家能看在自己现在对眼前人还算有心的情面上，把自己算做浪子回头，不发难便已是万幸。

远远的，宋家小院从竹林中显现，我兴奋的朝吴茂才大喊「老吴，我们到家啦。」

吴茂才心中忐忑，是死是活，便在今朝了，他勉强朝我漏出一丝笑容，轿车慢慢的停在了小院的门口。

年关将至，宋家又是极为传统的人家，屋檐上早挂上了红灯笼，喜联对联还未粘贴，那些是年三十的事情，此刻屋内架起了蒸笼，一家人在院子里穿梭，通力合作做着蒸馒头，打喜糕。

「老吴，原来今儿是蒸馒头的日子，你一定要尝尝母亲做的馒头，雪里蕻馅儿的，你肯定喜欢。」我看到众人在里面忙碌，也不等车停稳，便开门下车，一溜烟的朝屋里冲去。

「好的，你先去，我取些东西就来。」吴茂才在车里朝我含糊其辞。

「谭哥，原来你也在此处帮忙，我可不敢瞧你，不然又要被你抓了去，你那严厉的模样，晓菊可害怕的紧。」晓雯姐早就吩咐了我回家的一些关窍，自然在家里也帮我打通了关节，是以，我才这般肆无忌惮的和谭伯伟开着玩笑。

「小叔子哎，若是再胡闹，看你谭哥不打爆你的头。」谭伯伟此时乃是在露天的灶台前做了伙夫，堂堂刑警队长做了伙夫，场面莫名有些滑稽，谭伯伟说话虽然可怕，不过言语间充满了对我的宠溺。

那边的吴茂才则不然了，看到谭伯伟几乎就打消了进院子的念头，躲在门后不敢冒头。

「父亲，母亲，孩儿给你们行礼了。」父亲母亲见到我回来，竟然亲自下楼，我心中惶恐，毕恭毕敬的给他们行了礼。

「文。。晓菊啊，你文冕大哥刚刚出去置办年货了，等下回来，莫要忘了行礼。」父亲依旧是那般老学究的模样，只是从他的称呼里，我觉得，父亲其实是尊重我的。

「文冕大哥也回来啦，孩儿自然省的，等下不会忘记了行礼。」我郑重的回应着父亲的嘱托。

「晓雯姐呢，上次出门，现在好些了吧，我也要做大姨了。」我关心宋晓雯的安危，急吼吼的就要到闺房去寻她。

「晓菊妹妹，你怎么出去了一趟，性子都变了不少，活泼了许多，姐姐在这等你好久了，你却对姐姐视而不见，着实让人家懊恼。」宋晓雯此刻穿着厚厚的棉服，却也是在露天的案板上帮忙包馒头，她此刻脸上都沾染了面粉，平白多了一丝烟火气。我刚刚急于和父亲行礼，自然而然的忽略了这个坐在角落的妇人。

「姐姐，晓菊这不是心中开心嘛，不要怪罪妹妹啦。」我走到宋晓雯身边，在她的身上蹭了蹭，便算是赔礼了。

「你啊，当真是和往常不同，还是你之前那般要强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宋晓雯对我的转变不依不饶。

「哎呀，姐姐，人家是看到家里人高兴，之前你们都哭丧着脸，晓菊哪里敢造次，呸呸呸，大过年的，什么哭丧着脸。」院子里一时间充满了活泼的气氛。

「姐姐，我把吴茂才带过来了，就让她进来吧。」我拉着宋晓雯的衣袖，装作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你的意图我都猜到了，来都来了，还能把客人关在门外不成。」宋晓雯听到我的请求，面色微变，可是瞬间便转变了过来。趁着我出门叫谭伯伟的功

夫，院内众人交换了脸色，按照此前宋晓雯推测的可能性，不漏声色的继续着手中的工作。

「来，老吴，这些便是我的家人了，快快过来熟识一下。」我拉着吴茂才和众人一一认识过了，众人自然一一敬礼回礼。

「既然大家如此繁忙，吴某还有些事情，既然晓菊已经送回来了，我在此地自然不便久留，这便先行告退了。」吴茂才对宋家众人还没有多大的恐惧感，倒是那谭伯伟瞧着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让他的心中恐惧，只盼能早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这便是我晓菊妹妹带回来的吴公子吗？幸会幸会，舟车劳顿，还是留下用些水酒吧，你可不要嫌弃我宋家陋室寒痹哦。」门外一个俊朗的声音传来，原来是文冕大哥回来了，手中提着烟花爆竹，身后还跟着一个出尘的仙女，美艳不可方物。

「晓菊见过文冕大哥。」我扯着吴茂才的衣角，示意他对大哥行礼。说来也奇怪，我可以在宋家其他人面前作怪，可是面对这个文冕大哥，不自觉的开始乖巧正经起来。

「妹妹你见外了，当不的如此大礼，这位是程诗祎，往后，你称她姐姐便是，她性子孤高，对俗世的礼节也不算看重，你们两人想来能有些共同语言。」宋文冕不待吴茂才反应，抢先给我介绍着他身旁的出尘仙女，隐隐的，对吴茂才有些排斥，而且他说我不喜俗世礼节，也不知到底是褒是贬，他说仙女，那自然是褒的，可是又说我与仙女类似，那便定然是贬的，我对这个说话总是暗藏玄机的大哥恨的牙痒痒。

「文冕大哥，诗祎仙女，吴某这厢有礼了。」我见场面微妙，又在吴茂才身上拉扯了几下，他这才回过神来，向哥哥姐姐行礼。

「吴公子舟车劳顿，还是请到房内暂歇，今日家中是蒸馒头的日子，有些杂乱，还请吴公子不要怪罪。」宋文冕对吴茂才恭敬有加，近乎于尊敬。

「文冕大哥，老吴他。。。 」我听出了宋文冕话中有话，正要为了吴茂才的面子稍微争些面子，话到半截，从宋晓雯处传来一阵尖锐的目光，我只能生生把后半截话咽到了肚子里。

「宋兄谬赞了，吴某也是乡野村夫，对这蒸馒头的事情也是熟识，这时有些杂乱，也是自然。」吴茂才此刻冷汗涔涔，稍有不慎便会火上浇油，说话间也是打起了十二分的注意。

「吴公子，您还是到屋内歇息吧，远来是客，待客哪里有在这杂乱小院的道理。妾身身怀有孕，不便起身，就请郎君代劳了。」宋晓雯轻描淡写，执意要把吴茂才请到屋里去，顺便还把在看戏的谭伯伟拉下了水。

「吴公子，请吧。」谭伯伟最终叼着一根稻草，吊儿郎当的站起身，朝着吴茂才就是一句命令。

「自当如此，吴某不敢不从。」吴茂才惧怕谭伯伟的威势，终于低下了头颅，随着宋文冕朝屋内走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要以为我不懂你们的意思，给人家下马威有意思吗？」我气鼓鼓的，低声哼哼，表达着不满。

「小妹妹，你好棒。」仙女路过我的时候，朝我竖了个大拇指。

「谭哥，要不我来烧火吧，我烧火的本事可厉害了。」我转念想了几想，心想宋家要针对吴茂才已不是一天两天，现在首要的是要套出他们的计划，众人间应该只有谭伯伟最好下手，我便过去与他套着近乎。

「女孩子家家的，去和你姐姐包馒头去，这些粗活还轮不到你插手。」谭伯伟不愿让我动手。

「什么和什么啊，人家现在还是纯爷们。」话虽如此，今日的打扮着实凹不出纯爷们的造型，反而让院内众人耻笑。

「好妹妹，你就过来包馒头吧，你那小心思，就好像谁看不出来一样，放心吧，不会对你的吴茂才如何的。」宋晓雯看破了我心中的心思，一番话把我的心放回了肚子里。她朝旁边挪了挪，将那长凳让出些许位置，朝我招手，示意我坐到她身边去。

「哎哟喂，好姐姐，这长凳可不稳，您可悠着点。」我见宋晓雯挺着大肚子，还做这么危险的举动，急忙朝她奔去，扶住了她，就怕她出了什么意外。

宋文冕似乎在屋内和吴茂才交涉，隔得太远，听不太清楚，我几次想要借机溜进去听听他们聊些什么，确总是被宋晓雯拦下了，无奈，只能强忍了心中的好奇与担忧，心不在焉的和众人一起包着馒头。

「馒头出笼啦。」每蒸完一笼馒头，谭伯伟总要呼的一声，这本来就是金陵这边的习俗，用以祈福，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蒸馒头的时候，呼喝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只是如今蒸馒头的人家越来越少，这般传统也见的越来越少了。

终于等到了进屋去的机会，我跑到新出炉的馒头堆边，先给众人一人分了一个馒头以作试探，而后用笼屉取了几枚，假意说去送给父亲享用，实则是想进屋去偷听。

「去吧，长大了，做事一定要有分寸，不要总是胡闹，父母又能护得了我们多久，一切还是要靠自己的。」宋晓雯终于允许了我的胡闹，却是还不忘讲些大道理。

「谢谢姐姐教诲。」我回应了她，只是把她的教诲充耳不闻，这些道理，我自幼就明白，哪里还要她来教。可是，这道理，我当真便懂了吗？

「兄长，尝尝新出笼的馒头。」我端着馒头，小心翼翼的靠近着在屋内交流的众人。

「啊，吴兄，这应当是舍妹亲手做的馒头，你快尝一尝。」宋文冕热情的有些刻意。

「哎？大哥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我对宋文冕的洞察力甚至有些崇拜了。

「馒头做的方不方，圆不圆的，这家里除了你，还能有谁能有这样的手艺。」宋文冕当真是准备要气死我。

「啊，是晓菊做的，那自然要尝尝。」吴茂才放下手中的茶缸，从笼屉里取下一枚。

「小心烫。」我小声提醒着他。

「无妨，晓菊送来的，肯定要好好品尝的。」吴茂才耐心的回复着我，弄的我心里暖暖的。吴茂才这话却是说与宋文冕听的，意思是都是你宋家自己送上门来的，你现在这般与我作对，怕是不该。

「那是自然，只是宋家做的向来方是方，圆是圆，舍妹今日第一次上手，做的也是似方又圆，不成气候，吴公子可发一晒啊，哈哈。」宋文冕看似在批评我做馒头的手艺，实则是提醒这吴茂才无论我做了什么，那也是宋家人，不要狗眼看人低。

「晓菊妹妹，父亲还未曾尝到新出笼的馒头，你且送些你亲手做的馒头上去，让父亲大人尝尝。」宋文冕示意我不要再此旁听。其实还是在提醒吴茂才，不要忘记了上面还有宋家的家主在护着我。

「是，文冕哥哥。」见他们始终在品评我糟糕的做馒头手艺，就算在这里站成了木头，定然也不能从他们的谈论中套到什么话来。而且文冕大哥已经搬出了老头子，我只能也文邹邹的行礼，端着馒头上楼了。

「父亲，尝尝新出笼的馒头。」我恭敬的把笼屉放在父亲身前，手上不小心脱力，却是不小心弄翻了笔架，脏污了台面的宣纸，拉扯的时候又不小心摔落了台前的砚台，弯腰去捞砚台的时候左脚绊了右脚，往前一冲，哗啦一声，撞到了墙角的瓷瓶，起身的时候又哐啦一声，撕毁了挂在墙上的墨宝，原本整洁的房间里一片狼籍。

「晓菊鲁莽，请父亲大人责罚。」见房中物件被我瞬间毁了几件，我心中惴惴，立刻跪在父亲面前求他原谅。

「无妨，无妨，有这份孝心，哪怕是这宅子被你一把火烧了，我也不会怪罪你的，你起来吧，站到我身边说话。」听到楼上的响动，小翠不一会就在楼梯拐角处冒头，却被父亲轻轻挥手，便没有上来收拾。

「是。」我低眉顺目的站到了父亲身边。

「馒头不错，是你亲手做的？」父亲对面前的狼藉置若罔闻，却是和文冕大哥一样，首先品评起了我送上来的馒头。

「父亲大人见笑了，晓菊做的馒头方不方，圆不圆，只当入不了父亲的法眼，刚刚在楼下，文冕哥哥已经训斥过晓菊了。」我委屈巴巴的先承认了错误，而后向父亲诉苦。

「你只知其一，文冕这般评价，定然是另有所指，肯定不是说与你听的，你不要放在心上。」父亲竟然耐心的开始对我解释。

「是，父亲，孩儿不敢。」馒头的事情过去了，这一地的狼藉还没过去呢，该低头时还是要低头，我依旧乖巧的站立着，等待着父亲接下来的狂风暴雨。

「你要知道，馒头好不好吃，和他被捏的是方是圆并没有半分关系，重要的乃是内里的馅料，比如这雪里蕻馅的，向来是你母亲的拿手好戏，你有²⁵了吧，那我便²⁶年未曾尝过这般地道的馒头了。这其中的道理，你明白了多少？」父亲品味着我端上来的馒头，慈眉善目的样子，哪里还有记忆中板着面孔的严肃模样。

「父亲是教诲孩儿皮囊乃是次要，精神才是内核，孩儿还需要修心。还有，不能忘本，若是有了心爱的人，那便要真心对他。」我尝试着说出见解。

「不错，你确还是少了一层，不过依你现在的年纪，你理解到这么多，已是不易。你下去吧，和他们好好沟通，一家人，总要相互扶持，不要被外人瞧了

笑话去。」父亲转过身，拿着馒头，透过阁楼的小窗，深情的望着院子里齐心协力做馒头的众人。

「父亲，那这。。如何处理，还有那少的一层是什么，还请父亲点拨。」我对房间里一地的狼藉还是放不下心，顺便再拍一拍这老头的马屁。

「少的一层，叫做忍耐，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顺遂心意，若是有了不顺心的事情，千万不要强求。好了，你下去吧。」父亲下了逐客令。

「父亲，那这砚台书桌。」我虽然已想下楼，但是对于我毁了父亲房中的珍宝，还是有些后悔。

「笔是万中挑一的湖笔，墨是上好的徽墨，纸是上等的宣纸，砚是老坑端砚，瓶是乾隆年间的福寿八仙瓶，画是伯虎的真迹，你准备如何处理？」父亲波澜不惊，实则心里在滴血。

「父亲，孩儿来年定然给您寻来更好的。」父亲轻松的将我毁坏的器物娓娓道来，每说一件，我的心便凉一分，可是父亲并不是那般爱炫耀的样子，我猜到了父亲心中的真实所想，当下信誓旦旦的向他保证。

「好，好，好，孺子可教，墨兰倒是把你调教的很好，很好。」父亲听到我的豪言，惊异的转过身，而后对我大肆夸奖。

「父亲，若是晓雯姐，他打散了这些东西，你会如何对她？」我此时竟然起了和宋晓雯作比的心思。

「她啊，她你这样年纪的时候自然不会像你这般老实，首先她会抱怨地太滑，害的她摔了跤，而后见骗我不成，便会自己寻了戒尺顶在头上求我的责罚，若我真罚了，她就会离家出走，不愿再与这个父亲相认，最后，再偷偷置办些珍品，装作不在意的送给我吧。我应该是管教他的机会也没有的，这孩子总是顽

劣，你与她不同，不要学了她去了，走那么些弯路。」父亲望着楼下包馒头的孩子，心中叹气，更加寂寥了。

「父亲，您怎么会对姐姐如此了解。」我紧接着问道。

「你以为，你刚刚打烂的，是谁置办的？」父亲的嘴角，好像出现了一丝促狭的笑容。

从父亲那里辞行了下来，我悄悄的与宋晓雯嚼着舌根。「听说你也把父亲的文房四宝摔了个遍？」

「胡说，那是地太滑，我又跑的太快，不小心才摔了的。」宋晓雯怒不可遏，显然这件事情她也是一直记在心里，是以不过脑子，直接便开始反驳。

「那我问你，父亲的戒尺打在身上是什么感觉，疼也不疼？还说地太滑，羞叶不羞，谁会撒这种傻子都不信的慌哦。」得到机会骂我自然开始在宋晓雯头上寻着优越感。

「不对，什么叫也，你胆子大了啊，敢把我置办的珍品也给摔了？你知不知道，为了寻那些东西，这些年我花了多少心思在那上面。」宋晓雯转瞬想到了其中的关键，反手就开始质问我。

「昂，摔了，撕了，你来打我呀。」我朝着宋晓雯挑衅的做着鬼脸。

「切，大不了再买就是，花些心思，总能置办妥当的。不要以为你说这事的的心思，偏不上你的鬼当。」宋晓雯何等的玲珑心思，眼睛只是一转就明白我这是想要在她身上寻找优越感，这是在争强好胜呢。她偏偏不让我得逞，继续对这桌面上半成品馒头开始努力。

「你可不许和我抢，明年过年，若是我置办不齐，到时你在插手，我可是已经答应了父亲了。」我神色坚毅，与宋晓雯立下了誓约。

「好，便依你，谁让你是妹妹呢，好姐姐自然要让着妹妹的。」宋晓雯也是自然而然的开始占我的便宜。

「哼。母亲大人，教教我如何做这馒头，大哥和父亲都嫌弃我做的方不方，圆不圆的，我定要做的方方的，圆圆的，堵住他们的嘴。」见从宋晓雯这里又讨不到好处吗我转而去向母亲探讨做馒头的办法了。

「什么方方的，圆圆的，你被他们给框了，死老头子是不是没有新意了，当年糊弄文冕的时候就是这般说辞，到现在还是这一套，没意思。」母亲对父亲他们对我馒头的指摘嗤之以鼻。

「母亲，可是父亲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啊。」我对母亲的态度有些不解。

「傻了吧，馒头哪里能蒸出方的来了，方的那是年糕，馒头只要做的圆圆的就好了。」母亲语重心长的说出了他们话术里的漏洞。

「妹妹你好傻哦，姐姐想吃个方方的馒头，快些捏一个给姐姐尝尝。」宋晓雯心情不错，今日不停的与我打趣。

小院里又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花灯初上，中堂里饭菜均已上桌，宋家众人难的一家团聚，八仙桌上坐的满满当当，与上次阖家团员，好不幸福，吴茂才被请作了上宾，坐在父亲右首，反观我，在家中辈分最小，反而只能被安排在最下首，与刚补完课的娃娃们挤在一起，不能与吴茂才同坐，我心中虽有不喜，但是见他被安排在了要客的位置上，我便也就捏捏鼻子忍住了。

吴茂才坐在上首，此刻也是如坐针毡，宋家今日这般似亲实疏的待客之道，他从进门时就已是后悔了，如今有被宋家抬举到这么高的位置，着真是把他架在炭火上炙烤，此番操作，自然是为了让他知难而退，大家和气生财，所有的事情都是看在了我的面子上，不要闹的过火。今日这晚宴当是鸿门宴，稍微处置不当，定然是有杀身之祸。

我虽然隐隐看出了端倪，但是看着母亲对吴茂才的样子也算是亲昵，饭桌上不断的催他吃饭，我便止住了胡乱猜想的心思，母亲自然是宠着我的，她在我心底一直都是定海神针般的地位，今日无论吴茂才暗里吃了多少亏，只要母亲没有发话，那应该不会出多大的事情。

「吴某骄妄，岂敢喧宾夺主，这第一杯酒，我当自罚一杯。」吴茂才决定隐去锋芒，以退为进，当着众人的面先饮了一杯。

「吴公子好雅量，不过你是我家的贵客，当不的喧宾夺主的妄言，罚酒，罚酒，你这般说，倒是显得我宋家小家子气了。」宋文冕当仁不让，立刻接上了他的话头。

「应当，应当。」吴茂才吃了个哑巴亏，满上一杯又是干了。这个宋家果然不好相于，软硬不吃，自己日后定然是凶险万分。

「吴公子，你的名气，晓雯已早有耳闻，闻名不如见面，这第三杯酒，自然该当是我夫妇二人来敬你的。」宋晓雯有了身孕，本不当饮酒，今日家中团圆，心中开心，遍也浅浅的倒了些酒水，就当是作陪了。谭伯伟本就是粗人，对这些酒桌上的弯弯绕本就不上心，对这个吴茂才的老底也是清楚，与这有重大嫌疑的人同坐一桌已是他忍耐的极限了，本来想做个透明人只管吃菜，奈何自家妻子非要把他搬出来，只能皮笑肉不笑的随着宋晓雯朝吴茂才端起了酒杯。

「二哥二嫂你们太客气了，吴某不敢当，先干为敬。」吴茂才现在最怕的就是谭伯伟了，曾经在他的手底下有了案底，如今仇人相见，却要装作和睦的假象，只能低着头，不敢直视谭伯伟的双眼，又将面前的酒水一饮而尽。

「嗨呀，还没吃菜就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策之，你怎么由着这些孩子们胡闹。来，吴公子，尝尝我这猪心汤，加了当归，人参这些辅料，最是大补。」母亲热情的给吴茂才盛了一碗。

「老吴，这汤母亲可不长做，你尝尝，味道很好的。」我见吴茂才连饮三杯，脸上已显现出了醉意，担忧的吩咐他多吃些菜，哪里又明白，就算在这个母亲做的美味上，也是暗藏玄机。

「当归，烧猪心。」吴茂才呢喃着，早就明白了其中关键。上桌后让自己吃的第一道菜，自然应该暗藏玄机，而且还是由那个慈眉善目的晓菊母亲递上来的，那遍又更具深意了，当归是暗示自己本当归去，不该出现在这里，而猪心则是在说自己狼心狗肺了。

「好，那我当然要尝尝这当归猪心汤。」所谓酒壮怂人胆，吴茂才饮了几杯，酒气上涌，尽是决定要与这宋家好好斗上一斗。

我不明就里，只当是吴茂才深的宋家众人的欢心，实则却是让宋家众人当作了不谙世事的娃娃，用了些手段，即不伤了我的心，又能让这吴茂才知难而退。

「母亲，我也要喝。书宸，书蕊，你们也来一点，母亲烧的这汤可好喝了。」见场面上有些尴尬，我自告奋勇的出头解围。

「晓菊这些年流落在外，是我这个做爸爸的失职，来，这汤，还是为父帮你盛吧。」父亲本来安若泰山，此时却是站起身，给我盛了一碗汤。

「谢谢父亲，晓菊惶恐。」我立马站起身来，恭敬的把父亲递过来的汤接下了。

父亲的这番操作，看似简单，却是把吴茂才直接吓到醒酒，刚刚借着酒意涌上来的豪情壮志立刻烟消云散，首次交锋使用出了这般毒辣的招数，吴茂才根本不敢和这个严肃的老头正面交锋。

父亲的话虽简单，但是传递出去的意思却是极多。其一：晓菊的称呼，子女的名字定然是父母起的，如今这老头竟然称呼我作晓菊，定然是照顾了我的心意，可是自己孩子的名字被别人改了去，这老头心中肯定不喜。其二：流落在外，说明我这些年的境遇这老头定然是知晓的，那么自己在他孩子身上的所作所为肯定也就是知晓的。其三，说的是爸爸，而不是父亲，联想到晓菊和自己之间的胡乱称呼，吴茂才脚已经是软了。其四：这老头亲自给我盛汤，而不是让她母亲动手，摆明了就是要袒护自己的孩子到底。其五：盛了汤，让晓菊自己来接过了，则是说明他可以左右宋晓菊的一举一动。

短短一句话，几个动作，倘若是我这个初入社会的菜鸟，自然看不出这般多的弯弯绕，只当是父亲良心发现，懊悔曾经抛弃我们母子，如今良心发现，亲自给我盛个汤，那也就过去了。对于吴茂才则不然，此刻他后背冷汗涔涔，这个看似瘦小的老头，却蕴含有巨大的能量，让他根本不敢直视。

胡乱喝了几口汤，也尝不出这汤到底是什么味道了，吴茂才此刻大脑疯狂运转，思索着脱身之计。好在碗中汤料甚多，倒是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吴茂才计上心头，假意干呕，而后憋气，气血上涌，脸上立时红了，而后趴到桌上假意睡去，不一会，已出了细微的鼾声。

我一直偷偷瞧着吴茂才的状态，见他突然有异，立刻便起身冲了过去。

「估计是酒喝的快了些，当真是，晓菊你也不拦着些他。」宋晓雯担忧的说道。

「他往常可不像这般不胜酒量的样子，这可如何是好？」我望着熟睡的吴茂才，焦急的说道。

「无妨，小翠，扶他到客房休息吧。」父亲则是个人精，吩咐小翠把吴茂才扶到客房休息。

「你留在这里吧，父亲见你回来心中高兴，待你把父亲陪的开心了，再去陪他也不迟。」我原本也准备和小翠一同过去，宋晓雯却是拦下了我。「大男人家的，醉了便是醉了，在宋家还怕他出了事情不成。」

「伯伟，今天父亲高兴，你便陪他多喝几杯，若是陪不好，看我如何罚你，我在房里等你。」宋晓雯吩咐着谭伯伟，她腹中孩儿已快要生产，如今还是安稳些比较好。

「晓雯，你胡说什么，伯伟平日里就被你管教的服服帖帖的，今日我高兴，就算是喝多了，那也是我的错，伯伟，你不要管她，我们喝酒。」父亲此刻红光满面，不住的催促宋晓雯快些回房。

「放心吧，大哥在这里呢，你好生安胎，出不了乱子的。」宋文冕依旧是那般胸有成竹的模样。

「如此，我便上去安歇了，大家好不容易团聚，我也好想与你们好好叙旧，奈何这身子着实是，哎，伯伟，还是你扶我上去罢，娃娃好像又在踢我了。放心吧，你等下回来喝酒，我不罚你便是。」谭伯伟闻言，喜笑颜开的扶着宋晓雯出门去了。

中堂里，一时间冷清了下来，不过好在父亲性质甚高，文冕与我又刻意的说些讨好他的话儿，就连一直冷漠的程诗祯都遂了老爷子的心愿，终于跟着宋文冕后面郑重的叫了一声父亲，着实是把老头哄的开开心心。

谭伯伟小心翼翼的把宋晓雯扶出门去，却是没有上楼，借着我和父亲说笑的功夫，借着月色，两人闪进了吴茂才休息的房间。

「别装死，给我起来说话。」谭伯伟小心翼翼的把宋晓雯准备好了软软的坐垫，见她安顿好了，朝着床上睡死的吴茂才说道。

吴茂才就是在装睡，可是他现在哪里敢起来，是以他虽然听到了谭伯伟的声音，却还是装作熟睡的模样。

「睡着了也好，省了好多事情，伯伟，咱们走吧，把门锁上，待我把晓菊哄睡了，你便把他带走吧。」宋晓雯起身要走。

「你，你们这是何意。」吴茂才知道谭伯伟的厉害，见他们不像是说笑，立马爬了起来。

「宋家给了你足够的面子，可是你偏要来挑战我们的底线，你那些花花肠子莫要以为我不知，你走罢，我可以保证蒋先生不会为难你，不过，你的这些把戏，糊弄文凡还行，若是让我知道你心有歹意，出了些什么事情，便莫要怪宋家不仁了。」宋晓雯冷眼冰冰，对这个吴茂才已然是憎恶到了极点。

「晓雯，你说这些干啥，这小子已经有了案底，晚上我便直接把他锁了去，话费这么多心力对你的身体不好。」谭伯伟直言道。

「不可，还是让他知难而退的好，他现在还算是蒋先生那边的红人，宋家还是要给蒋先生一些面子的。」宋晓雯心力交瘁，对这个冲动的谭伯伟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耐心的给他解释。

「好好好，听你的，反正现在也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谭伯伟见宋晓雯憔悴的样子，心立时就软了下来，走到宋晓雯身后，帮他揉着肩膀。

「走吧，多说无益。」宋晓雯在谭伯伟的搀扶下去了。

谭伯伟看来是安顿好了宋晓雯，复又加入了酒席，他本就是嗜酒之人，只是在宋晓雯的管教之下略有收敛，如今的了宋晓雯的懿旨，那自然是要好好珍惜，只一人，便把我们全都放倒了。酒桌上，只剩下了宋文冕还在苦苦支撑，只是看他迷糊的样子，被谭伯伟放倒，也就是三两杯之后的事情了。

96 酒桌斗（原版）

这一酒桌斗，如果按照下面的写法，你们看得明白吗？是不是觉得逻辑一点都不通顺？

「诸位，吴某不才，不敢喧宾夺主，这第一杯，自然要先敬各位，我先干为敬。」吴茂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吴公子，你是我宋家的贵客，何来喧宾夺主一说，莫不是嫌弃我宋家小家子气，该罚。」宋文冕丝毫不领情，却是与吴茂才针锋相对起来。

「不敢，这自然是吴某失言了，认罚，认罚。」吴茂才又是见面前的酒杯满上，一饮而尽。

「文冕大哥这是怎么了？上桌就框他喝酒，不过吴茂才他酒量不错，应该不会有事情的。」我在旁边看着他们，酒席尚未开始，吴茂才已连饮了两杯，心中虽然不喜，但是想到吴茂才的酒量，却也是放宽心来。

「吴公子你远到而来，有失远迎接，且吴公子的名号，在商界乃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第三杯酒，自然该是我与伯伟一同敬你了。」宋晓雯站了起来，她现在虽身怀有孕，不过今日乃是喜事，在酒杯里薄薄的倒了一层，也算是与众人同乐。谭伯伟好像对这个酒宴无太多的兴趣，在宋晓雯的拉扯下，勉强站起身来，与宋晓雯一同对吴茂才举起了酒杯。

三人心照不宣，举起酒杯皆是一饮而尽。彼时我还是酒桌上的菜鸟，只知道酒桌上不要乱说话，心中虽对吴茂才连饮三杯颇有微词，不过却还是忍住了。

「你们怎么喝的这么快，喝快酒伤身的，来，尝尝我烧的猪心汤，里面加了当归啊，人声之类的，极补元气，喝了便不醉酒了。」还是母亲体贴，见吴茂才连饮三杯，竟然关心吴茂才，给他盛了我最爱喝的猪心汤。

「老吴，你快尝尝，味道不错的。」我终于能插上话，示意吴茂才多喝些，莽酒伤身，需要喝点汤水中和一下。

「好，那我自然要尝尝这当归猪心汤。」岂知吴茂才看着眼前母亲盛于他的汤碗，竟然说出这般狂傲的话来，我焦急的在桌下直跺脚，恼他是不是喝的多了，酒精上头，自家人吃饭，怎么说话好像在置气似的。

「母亲，我也要喝。书宸，书蕊，你们也来一点，母亲烧的这汤可好喝了。」我心怕吴茂才的妄言降低了他在宋家人心中的份量，立刻找了个由头，缓解场面上的尴尬。

「晓菊这些年流落在外，是我这个做爸爸的失职，来，这汤，还是为父帮你盛吧。」许是我的言语起了反作用，反而把一直稳坐泰山的父亲给激了出来。

「谢谢父亲，晓菊惶恐。」见自己的话起了反作用，奈何父命在前，我只能立马起身，恭恭敬敬的把父亲盛的汤接过了。

喝着父亲递过来的汤，我一直观瞧着吴茂才的表现，可是不瞧不要紧，一瞧立马让我惊了，见吴茂才喝着汤，脸色突然变的通红，应当是酒力发作，再一会，竟是迷迷糊糊的不顾形象趴在桌面睡去了。我心中焦急，恼他们逼迫吴茂才空腹饮酒，立刻冲过去给吴茂才顺着气。

「晓菊，你便在这里陪酒，让小翠把他扶到客房处歇息吧。」宋晓雯发话了。

「不要，我也要去照顾他。」我自然是不愿，吴茂才这才喝了多少，怎么就醉了。

「无妨，就让小翠扶他过去休息吧，今日晓菊你回来，父亲心中开心，遍和我多喝几杯。」父亲发话了。

「我观他也不像不胜酒力的样子，让他下去休息一会，自然也就好了，你莫要担心。」宋文冕也在旁边劝我。

没有办法，我只能由着他们的心思，回去在桌上坐下了，可是心思却一直放在吴茂才的身上，强打精神与他们聊着些琐事，期盼那吴茂才快些醒来，莫要伤了身子。

宋晓雯考虑到腹中的孩儿，在谭伯伟的搀扶下去了，我虽然担忧，但是在母亲的劝慰下也慢慢活络了心思，只喝了几杯酒水，应该不会有碍，见桌上大家聊的开心，自然也就慢慢的参与了进去。

谭伯伟又回来了，显然是没有了宋晓雯的制约，在酒桌上如鱼得水，凭他一人，把我们一个个都放倒了，只剩下了宋文冕还在勉力支撑。

这篇文章起初是准备用这样的风格写下去的，只描写宋晓菊的心里状态，把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只作表面描写，如果我不加这些解释，肯定有很多人会表示看不懂，一些留言也从旁边佐证了这一点。

比如我喜欢写这样的桥段，某人说了一句话而后面露忧愁，到底是为什么面露忧愁，我之前并不会写出来，在文章的这最后部分，我希望能描述的更加清楚一些，让大家都能看懂，不再迷糊。

总之，就是不要看一个人说的，要看一个人做的，所谓心口不一，便是如此了。

前面的章节，我不会改版了，工作量太大了。

谭伯伟太厉害了，他的胃好像不是胃，而是被束缚在他腹中的无底酒桶，喉咙也好像只是个路边捡的便宜货，扯着破锣嗓子不住的吹牛打屁，酒水一杯又一杯的灌了下去。程诗祎的表现很是出乎我的意料，别看她表面上柔柔弱弱的，原来也是个嗜酒之人，在酒桌上的表现，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就算是醉的不省人事，依旧迷糊的要继续喝，当真是又飒又美。

在谭伯伟的怂恿下，这顿晚宴自然是欢喜收场，众人皆是酩酊大醉，直到第二日中午，我才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幽幽醒转了过来，头痛欲裂。从小到大，对于酒类的饮品我都是极为克制，向昨日晚上那样肆意的牛饮乃是头一遭，脑海中只能记得谭伯伟不住的劝酒，其他的细节怎么想也是记不起来了。

身上被人仔细清洗过了，看着自己身上粉红色的睡裙，里面竟然穿着成套的少女内衣，我脸上都红到了脖子根，也不知道断片之后是谁给我清洗的身子，当真是羞死个人。腹中又传来反胃一阵反胃感，用力摇摇头，后脑处传来的尖锐刺痛感让我逐渐清醒了过来，我勉强爬起身，尝试在房间里寻找卫生间，反胃感已经快憋不住了，必须要尽快吐出来才是。

「卫生间衣橱的假门后面，难受就去吐了罢。」宋晓雯端着一叠小菜，配已一碗白粥，摇摇晃晃的走了进来，她怀了身孕，母亲又不住的逼她吃些补品，身型已然是发福，身体的重心改变，走路再不能维持少女时候的优雅，摇摇晃晃的，让人不禁担心她随时要跌倒了去。

「谢谢姐姐。」我虽然担忧她的安全，可是腹中是在难受，若是吐到她身上自然不妙，拉开假门，扶着马桶就开始呕吐起来。

「谁让你喝那么些酒水了，多难受啊，伯伟他也是，见到酒就走不动道，早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我怎么也要先把这个臭毛病给他改了去。」宋晓雯看着我呕吐的痛苦神色，心中担忧，在我的背后轻轻拍打顺气，说这些姐妹间知己的话儿。

「唔，舒服多了。」我用力吐出胃中的最后一丝液体，翻涌的痛苦慢慢退了下去。

「快些洗漱，母亲猜到你要吐，早早的就起来熬着，我在隔壁听得了你这边的响动，马上就给你端过来了。」宋晓雯看着我痛苦的神色，还是有些担心。

「母亲大人还是这般担心我，我总觉得，我现在这样，有些对不住她。」房间内私密，宋晓雯又说这些知己的话儿，我放开了心房，在宋晓雯面前袒露了心声。

「莫要说这些傻话，母亲她心中自然是苦的，无论咱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她自然只要我们开心，那便是她最大的幸福了，她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决定的。这些道理，也是我自己怀上了孩子，日日期盼孩子的出生，这才悟了出来，今儿便免费教给你啦。」宋晓雯垂首看着隆起的小腹，单手抚摸着，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神色。

「母亲熬的米粥，我也好久没有尝过了，还是记忆里的味道。」我用调羹一勺一勺的吃着米粥，被清空的胃里有了热气，醉酒后的不适也慢慢的恢复了过来。

「那是自然，就连这小菜，都是母亲亲自摘洗，早早的就腌制了，就等你来吃的呢，你看，腌菜切碎了，小火热油，配上花生碎慢慢的熬煮，母亲她说啊，这是你自小就喜欢的，都容不得我来插手呢。」宋晓雯说明着餐盘里看似简易的早餐，其中不知蕴含了多少母亲对我的爱意。

「我是在是，对不住母亲。」我的眼圈有些红了。

「别看就这一顿早餐，从我看来啊，你在母亲心里的位置，比起我来，定然是要高的多。」宋晓雯看着我的红眼圈，摸不透我的心中所想，只能自降了身份，利用我与她作比的心思，旁敲侧击的让我心里好受些。

「姐姐，你不必如此，日后晓菊自尊自爱就是了。」我明白了宋晓雯的心意，她自来是不服输的性子，如今在我面前自降身份，肯定是话里有话。

「其实，母亲昨晚给你擦身的时候，我偷偷瞧见她擦眼泪来着，就连你身上的衣物，都是母亲帮忙挑的。这些我可是偷偷告诉你的，你可不能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母亲心中苦，你可莫要再伤了她的心了。」宋晓雯在房间里慢慢踱步，做着些助产的运动，装作不经意的与我说着母亲的秘密。

「知道了，谢谢姐姐。」我喝下最后一口白粥，把母亲准备的早餐吃的精光。

「姐姐，吴茂才呢，昨晚他喝了酒，不知现在起来了没有，他第一次来家里，也不知住的习不习惯。」我问起了吴茂才的所在。

「我也是不知呢，早上起来之后还未曾下楼，待过了年，怕不是都不能下床了。」宋晓雯面带苦涩，随着预产期的临近，宋晓雯几乎已被母亲下了禁足令，如非必要，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离开这小院半步。

「那我要下去寻他。」我不依不饶，还是把心思扑在吴茂才身上。

「好妹妹，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都不愿和这个没用的姐姐说说话儿么，整日被限制在这小楼里，电视早就看的乏了，谭伯伟那个没良心的又一心扑在局子里，姐姐心里着实枯燥的紧。」宋晓雯少有的露出了楚楚可怜的模样。

「好吧，我下去瞧了吴茂才就上来，姐姐你稍待片刻。」我自以为是的想了个两全之策。

「男人啊，就要晾着才好，莫要自己贴了上去，那样自然就要被别人看的轻了。他吴茂才要是有心，自然会上来寻你，就让他下面与家里人好好沟通沟通，你还怕家里人怠慢了他不成。」宋晓雯此刻自然知道此刻吴茂才已经离去，此番这样说，还是为了稳住我，好有个缓冲，只要有时间，慢慢的转变我的心意也并不是不可能。

「奥。」我挠挠头，宋晓雯的话好像有些道理，我总是一味的迁就吴茂才，如今到了自己家里，好像让他主动一次也不错。

「小妮子，你这屁股怎么练的？看的姐姐都有些动心了呢。」宋晓雯见奸计得逞，转移了话题，此番依在床头，瞧着我睡裙下的屁股，咂咂嘴，倒似乎有些旧年在KTV品评公主的味道了。

「姐姐你好坏，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还说我呢，看看你的胸，生了娃之后肯定是个奶牛。」陡然被宋晓雯品评我的身材，我心中娇恼，不甘示弱的也开起了她的玩笑。

房间里，莺声燕语，两姐妹褪去了心里上的隔阂，心意相通，你来我往，玩的好不热闹。

楼上的房间里不时传来两人的笑声，宋家众人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心想这宋晓雯果然是心理战的好手，若是能把她哄住了，自然是少了极多的麻烦。

「下来吃饭啦。」母亲和小翠一同准备好了吃食，在楼下唤我们，就像是小时候在长亭一般。

「老吴哪里去了？谭哥呢？」环顾了四周，见吴茂才始终未曾出现，我担忧的问道。

「他走了啊，没和你说吗？」出乎意料，竟然是仙女程诗祎接过了话头。

「他怎么可以这样，什么时候走了，都不与我说一声，恼是他了。」听到吴茂才走了，我心中失落，神色黯淡。

「你看，被我说中了不是，他花花肠子还不小，昨日大家那般礼待他，现在竟然不辞而别，肯定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还想让我家晓菊倒贴上去不是？混账东西。」母亲发话了，眼神慈爱的看着我，不过语气则是不然了。

「母亲，老吴他，应该不是那样的人吧。」见母亲给吴茂才定了性，我又不肯直言反驳，只能弱弱的抗议。

「怎么不是了，我看他就是个玩弄女人的好手，这些心思，竟然还敢用在你身上，胆子不小。」母亲自然是不愿我这样，意思是吴茂才这个人是个情场老手，竟然在我身上用上了欲擒故纵的把戏。

「咳咳，先吃饭，吃完饭再说。」父亲老脸一红，却是瞧见了母亲说情场好手时朝他瞟过来的白眼，有些尴尬，只能动用了家主的权威，把这个话题压到晚餐后解决。

宋文冕不以为意，（这些女儿家心思，他也弄不明白，）跟在父亲的后面拿起了筷子，仙女摇摇头，（同情我的遭遇），给我夹了块酱牛肉，宋晓雯沉默不语，（理解了母亲的用心）勉强喝了些汤水，母亲也不说话，（对眼前孩子的执迷不悟痛心疾首）一双眼睛看不出任何感情，盯着一直把头埋在胸口的我。

「快些吃饭，完了我倒要给这个骗去你心的小子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在我家孩子前面使这种下作手段。」终于，我楚楚可怜的样子让母亲伤心，却是又不能表现出来，长痛不如短痛，只能狠下心来，狠狠的批斗了吴茂才一番。

「嗯。」我踌躇的拿起筷子，这一餐吃的味同嚼蜡，不知滋味。

电话开着外放，接通之后，母亲便开始了狂轰滥炸，把吴茂才骂了个狗血淋头，宋晓雯说了句她腹中孩子听不得这些，便起身走了，宋文冕自然是和父亲在楼上修身养性，不参与这种事情，谭伯伟又泡在了局子里，现场只剩下快要憋不住眼泪的我，旁边程诗祎不做声色的安慰着我。

宋晓雯离开时的那句话提醒了吴茂才，他现在万万不能轻举妄动，无形的威慑力最为可怕，宋晓雯昨日晚间的威胁让他明白此时撕破脸皮定然对自己不利。他也不能在此刻把昨日里的事情说给我们听，只能不停的道歉，心中对宋家的恨意是水涨船高。

「看吧，我就说这个吴茂才不是个好东西。」母亲骂的舒服了，给吴茂才定了性。

看着吴茂才电话里唯唯诺诺的模样，我悲痛欲绝，原来我全心全意的对他，他却把我当作了随意玩弄的女子，依然是未曾付出真心，心中已是对他失望透顶，也顾不上失态了，捂着眼泪就跑上了楼上的卧房。

程诗祯怕我钻了牛角尖，跟在我后面上了楼，她心中也不明白，她原本不甚注重俗世之事，可是从宋文冕口中得知了我的境遇，心中竟然不自然的产生一丝同情的情绪，而且此人第一眼见到便合了自己的眼缘，现在对这个可怜的人儿竟然是动了一丝恻隐之心。

母亲见我走远，把吴茂才骂的更狠了，算是解了一口恶气。吴茂才心中怒意更甚，只想这宋家当真是想要斩草除根，一丝情面不留，怨毒的计划开始在他心里慢慢成型，心想你宋家现在这样嚣张，将来在我手下求饶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今日之事，吴茂才明面上被母亲当作了出气包，心里的计划越发周密险恶了。

「小妹妹，怎么这般伤心啊？」程诗祯安慰着趴在床上哭泣的我。

「老吴，他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哭哭啼啼的，语无伦次，也不管程诗祯心中如何想，把心中的委屈通通说与她听了。

「这世上，哪里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情了？你貌似倾心与他，是不是也要想想，是不是你给他的爱太沉重了，他不敢承受了呢？」程诗祯开导着我，顺着我的心思，说着一些大道理。

「怎么会？我在他面前那样卑微，怎么又会沉重了。」我也是被程诗祯的说辞勾起了好奇心，勉强止住泪水，真心的与她发问。

「我这也只是个比如，若是两情相悦，哪里还需要旁人来强迫了，你只怕是自己深陷其中，自己却浑然不知，莫要到了最后，只是自己感动了自己。」程诗祯考虑到我可能会钻牛角尖，反而对吴茂才更加的低声下气，立时换了个说法。

「姐姐，我不懂。」程诗祯的两番话着实引起了我的深思。

「不懂就对了，情这个字，若是三言两语便能说的清了，那才是荒天下之大谬。就好像我，也还时常在反思，到底这宋文冕哪里好了，我现在这样迁就着他，若是品尝，让我喊别一个陌生人父亲，那肯定是万万不能。可是昨天你也瞧见了，我也很迷惑啊。」程诗祯本来是来安慰我的，奈何自问自答，却是把自己给绕了进去。

「姐姐，你定然是心中把我文冕哥哥放在了极重的位置上了，不然怎么可以做了违背自己本心的选择呢？」我被程诗祯的问题吸引了，认认真真的开始分析了起来。

「是吗？这个我倒没有想到，情这一字，确实是难解。」程诗祯有些迷惘。

「这吴茂才今日的表现着实是让我不喜，我本来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他做了什么，定然要对他不离不弃，可是这两天在家里与你们在一起的这两日，却是让我有了些不同的想法，你们的所作所为，说说的话，倒好像是专门说给我来听的，可是想到那吴茂才，我遍好像是什么都顾不上啦。」我越说越急，不知之前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

「痴儿，世上之事哪里又有了绝对的对错了，芸芸众生，莫不是都为了一己私利罢了，若是你能明白这层关系，将来行事定然会如虎添翼。」程诗祯又在说些大道理。

「姐姐，我不懂。」程诗祯的连番说辞，我若有所得，却总是抓不住那根重要丝线。

「不懂就慢慢想，其实我也不懂。」程诗祯身怀异术，言语间蕴含着某种韵律，听着她的言语，我的眼皮越来越沉，此刻却是已经沉沉的睡去了。

程诗祯擦去我眼角的泪滴，手中作诀，口中念念有词，在我身上下了一个简易的清心普善咒。

「痴儿，我看你命运多舛，阳寿只该有五载，饶是我天生慧眼，却也瞧不出你被高人用何种手段逆天改命，此人手眼通天，竟然使出了瞒天过海招数，用你终身凄苦的命格换来了内里的勃勃生机，虽然厄运缠身，倒也不至于妄失了性命。若非这高人搅乱了你的命数，此刻想要帮你也只是举手之劳，倒也是难怪文冕他始终不出手了。只愿这清心普善咒能在你遇难的时候能护得你的灵台清明，万万不要坏了前辈高人的心意。哎，众生皆苦，我辈又能救得了几人？」程诗祯喃喃自语。

「你也瞧出来了？」宋文冕站在门口，朝着正在施为的程诗祯微微一笑。

此处挖个坑，有想法，但是不一定会写

说来也奇怪，与程诗祯相谈之后，那一夜我睡的格外安稳，她与我说的这些大道理也让我有所思考，不在无时无刻的把吴茂才放在心头，加上年关已到，在这宅子里也算是久违的得了家庭的温暖，我融入了这个奇怪的家庭。

说实话，这样安稳的生活让我沉迷，好像又回到了幼时的宅子，除了身份上的转变，多了父母兄弟，一切都好像那么自由惬意。

家中其他人从来没有对我的身份问题作出过疑惑，好似我天生便是个丫头，许是宋晓雯珠玉在前，宋家人已经有了心里准备了罢，我在心里胡思乱想。

每日的生活也极为丰富，照顾宋晓雯乃是一桩，每日跟在母亲后面做些小菜又是一桩，但是最让我开心的便是宋家小院这里给小孩上学的地方了。

其中设立了不同的班次，不同的学习内容，天文地理，人伦礼数无一不包，虽然没有正式的执照，毕业之后也不会有官方的学籍证明，可是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却也可以保证以后在社会上能有那么一技之长，不至于饿死。最让我感兴趣的便是修身课了，诸多镇子上的娃娃们在这里统一的学习着修身齐家之道，还有女工刺绣之法，我觉得也还算是有些意思，便的了闲暇就到那些班级上去旁听，只想学着他们学了些女工手艺。宋晓雯房里她亲自给宝宝们打的毛衣，我可瞧的真真儿的，这方面，我可不想弱了她去。再加上宋文轲往日里刺绣时恬静的样子，始终让我难以忘怀，若是自己也能学了她的气质，那自然也是极好的。

宋晓雯偶或瞧见我手上的针眼，也不声张，只是默默翻出针线，当着我的面娴熟的织着毛衣，虽不言语，神情上的骄傲却是毫不吝啬。姐妹间的斗法又开始了，我这出入行的菜鸟又怎么能和宋晓雯这个耕耘多年的老鸟作比，为了超过她，我学习的更加勤奋了。

年三十了，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院子里又架上了炉灶，浓郁的炖肉香味传出去老远，家中的安台上终日冒着青烟，香炉中的檀香燃尽了便会有人补上，孩子们的了闲暇，在院子里穿堂过屋，浓浓的年味涌了上来。

「志心皈命：三清上圣，诸天高真，一切大神，悯念垂慈，鉴纳祈祷：愿赐惠泽，普佑世人，愿赐恩光，拯危救苦。天灾永消，人祸不兴，国境清平，物阜年丰；弭兵息战，世界和平，人各互敬，博爱齐同，睦邻友好，互信以诚，化干戈为玉帛，释冤结为祥和。元首吉庆，黎庶康宁，凶恶化贤，邪魔归正，冤仇和释，谅解包容，永葆熙洽清宁，共享太平繁荣。为国捐躯，因灾殒命，饿殍饥鬼，含冤冤魂，愿藉神光力，一切得解脱，藉此胜会因，皆生入天界。是所至诚祈祷，恭望圣慈，俯垂洞鉴。」宋文冕站在上首，颂出了长长的悼词，宋家所有人在他下首站成几排，就算是宋晓雯也未得幸免。这祷文冗长拗口，也不知道他为何能记得这般清楚，他每说一句，我们便要在下面跟上一句，待悼词颂完，众人三拜九叩，宋家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便算是完成了。案台上，陶瓷塑就的姜太公慈眉善目，一脸祥和的望着台下朝他祈祷的众人。

每次过年，向来都是华夏人最忙碌的时候，朋友亲眷往来拜年，祭拜先祖，宋家虽然亲戚不多，朋友却是不少，从初一到初八，家中的得得贺礼几乎都排不下了。

待到了初十，往来的宾客渐稀，我还当这个年便算是过去了，岂知，真正的年关，从今日才刚刚开始。

四大家族中，宋家隐隐为首，这些我自然不知，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了宋家真正的权势。我趴在宋晓雯房间的窗户边，瞧着楼来来送礼的人物，宋晓雯有心将我引入宋家的政治体系，把那些送礼的人物一个个的指认给我认识，若是日后有了交集，也算是先攒个脸缘。

「这个是。。。这个是。。。」宋晓雯事无巨细，一个个的给我介绍，哪家公司，主营什么业务，与宋家有什么往来，我听的头昏脑胀，也不知宋晓雯为何能将这些人物都记住，而且还能说出他们的背景。

「慢慢学吧，你要学的还有很多呢。」宋晓雯故意的以此相激。

「学就学，有什么难的，死记硬背我也能记住。」我不服输。

「这个是泰安的孔家，只是这次怎么只有楠姨一个人过来，只怕是家中出了变故了，等下你莫要与他说小璞的事情，我怕她心焦。」宋晓雯吩咐着我。

「这个是宝岛的蒋家，怎么又是来的些臭鱼烂虾，蒋先生还是改不掉她黑帮的脾气，大过年的，派这些杀气腾腾的人过来，也不怕被警察抓了去。不过她这心思倒是不错，来人应该都是心腹，算是下了血本了。哎哟，张然也来了，等下定要好好叙叙旧。」宋晓雯见了蒋家人杀气腾腾的样子本来不喜，可是忽然瞧见了在队伍末尾的张然，心思倒是活络了起来。我比她还要早发现张然，心中高兴，朝她招手，张然则是偷偷的和我们比了个心。

「这，这人我也不太熟悉，不过瞧他带过来的那小子，八成是沪埠那边的江家人。」宋晓雯对楼下一个颇具威严的男人的身份有些吃不准，只能她识得老头背后的那个顽劣青年，这才猜了出来。

「原来你也有吃不准的时候？」我有些诧异。

「哎，有些日子没有出去走动了，不认识也是应该，不过那小孩你可小心着些，做事乖张，不要被他占了便宜去。」宋晓雯自怀孕后禁足许久，此刻见了不识得的人物，自然是唉声叹气。

「他们？怎么还敢来？」宋晓雯瞧见了屋外进来的两人，脸色都被气的白了。

前面的是一个年轻人，身着一身白色的西装，好好的过年，他偏要穿这般丧气的衣服，定然是要来搞事情的。与那白衣青年挽手在一起的是一个美艳的女子，大腹便便，竟是和宋晓雯一样怀着身孕。

宋文冕瞧见了这两人，心中也是一惊，强忍了心中的怒意，唤过了在玩闹的小书宸过来，让书宸对眼前来者不善的两人行礼。男的倒是没有任何异状，女人瞧见了宋书宸，眼角泛泪，神情有些激动。

「什么情况？大过年的来寻仇？」我转过身，瞧着神色有异的宋晓雯问道。

「你去把张然叫上来，我和她说说话儿，不见她有些日子了，还有些想她。」宋晓雯不动声色的把我支开，她知道我定然要去下面偷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还能顺便把张然叫上来两人好针对那来者不善的两人做些准备。

我心中早就被宋晓雯的表现勾起了好奇心，一溜烟的跑下了楼，寻张然去了。

张然自然也是瞧见了来闹事的陈展荣和徐佳漪，心中焦躁，却是寻不得机会去与宋晓雯通风报信，美目环视，却是瞧见了躲在门后与她挤眉弄眼的我，当下就明白了一切，故作镇定的走过来与我说话。

「姐姐在上面等你呢。」我现在也没心思和她叙旧，反正人在这，待客人散尽了自然有的是闲叙的机会，还是看看这些闹事的准备做什么才是要紧。

父亲和那个宋晓雯不熟识的男人在偏房闲聊，我看着那男人旁边的年轻人百无聊赖的样子与我颇为相似，心中偷笑，你这娃娃，定然也是个顽皮的角色。

「陈展荣，幸会幸会，多日不见，越发的英武了啊。」宋文冕朝那白衣男子一抱拳。

「那是自然，如今得了孩子，心中开心，自然是更加英武的。」陈展荣反手点起一根雪茄，竟是一点都不把宋文冕放在心上。

「哦？有了子嗣？这里便先恭喜你咯。」宋文冕也不懊恼，知道这人定然是来闹事，如今宾客满堂，尽量不要发生纠纷的好。

「是啊，说道这子嗣，还是要感谢你宋家的栽培呢。佳漪，过来见过了。」陈展荣把身后与宋书宸闲聊的女人拉了过来。

「文冕大哥，好久不见。」美人眼神黯淡，也不知她为何这般凄楚。

「你，哎，便与书宸好好亲近亲近吧。」宋文冕见眼前人的凄楚神色，始终硬不下心肠与她作对。

「多谢文冕大哥。」许佳漪转过头去寻宋书宸，可是那孩子顽劣，此刻的了闲暇，已不知道跑到哪里胡闹去了，她想要去寻小书宸，却是被陈展荣一把抓住了。

「宋家就是这般的待客之道？且不说零食干果，尽是连椅子都不备一把？」陈展荣来势汹汹，宋文冕与他不睦，自然是没有对待其他客人那般周全，这下确实被陈展荣钻了个空子，声音放大，似乎要闹的人尽皆知。

「陈展荣，你不要欺人太甚。」宋文冕压低声音，不愿把事情闹大。

「宋文冕，你不要不识抬举，上次婚礼上不欢而散，这次我陈家不计前嫌，备了年礼过来拜年，你却这般待客，此是何意啊？」陈展荣神态乖张，丝毫不顾及众人的面子，大声嚷嚷。她身后的女人不愿与他为伍，默默的偏开了一步。

「我宋家行的正，走的端，自然不会缺失了待客的礼数，陈公子，来，屋内有请。」宋文冕微微欠身，单手朝向屋内，作邀请状。话虽如此，宋文冕单说宋家的品行，却是在暗示陈家不行。

陈展荣也不言语，拉过徐佳漪，扯着八字步一摇一摆的走了进去，见了屋内的众人，缺也是一行礼，向来屋内的这些人他也是熟识，他这次来此，首要目标乃是宋家，而不是与在场的所有人为敌。

「大冬天的，茶水怎么都是凉的，尽泡些花茶，纯爷们哪里喝的进口。」陈展荣进屋坐下，立刻对宋家的茶水开始评头论足。说实话，冬日的茶水自然是容易凉些，可是还未曾到入不得口的程度，花茶乃是宋家自己种的，拿来招待他

反而变成的不喜，我看着身后水壶，见水刚刚烧开，心中气不过这陈展荣这般嚣张，提了水壶过去给他添水。

「哟，在姑苏，调教的不错啊。」陈展荣看着我，言语轻佻。

「陈公子说什么呢，我听不懂。」虽心中已起了轩然大波，这男人怎么会知道姑苏的事情，可是为了维持现状，我忍。

「晓菊，这名字起的不错的。」陈展荣一双贼眼紧盯着我的屁股，而后继续开始挑衅。

「晓菊唐突了，见过陈公子。」我已隐约猜到了这人与吴茂才的关系，不过此时对他的底细并不清楚，只能逆来顺受，给他敬了个淑女礼。

「啧啧啧，宋家的孩子，一个个都这么懂礼貌就好了。」陈展荣见激我不成，继续挑衅。

「晓菊，晓菊是宋家最不成器的孩子，与家中哥哥们做不得比的。」我低眉顺目，不愿与他起争端。

陈展荣与我的这番谈话早就引起了屋子里其他人的不满，心想这个陈家当真是跋扈，宋家人处处忍让，他却还是在步步紧逼，若是对待那宋文冕也就算了，此番却是用来对付一个年轻人，着实是有些过了。

「陈公子，您请用茶，晓菊先行退下了。」我已瞧见了屋内其他人的反应，语气越发谦卑，这样自然更能引起其他人的共鸣，心想目的已经达到，便要赶紧功成身退。

「你这婊子，孩子，技术不错，我很喜欢。」陈展荣这番言语，已经几乎是调戏了。

「陈公子，若是想和宋家结亲，自己上门提亲便是，何必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调戏人家闺女。」果然，我的计策奏效了，只要有人发话，那便是成功，不管他说的是什么。

「哈哈，所言甚妙，宋家的媳妇，那是极好的，对不对啊。」陈展荣不以为意，反而转下了坐在他身边的许佳漪。

「是。」许佳漪心中酸楚，之前宋家对她做的事情让她对宋家恨之入骨，偏偏这陈展荣趁虚而入，听信了他的谗言，如今从陈展荣的表现来看，自己已经是做了为虎作伥的角色，更遑论腹中又有了他的孩子，如今想要从这男人身边脱身已是万万不能，只能垂首默默称是。

「他旁边这女的，怎么看起来像是宋家的二媳妇？」交头接耳的声音传来，虽然极力克制，可是我本来就是有心来偷听这些八卦，这般重要的信息自然是听的清清楚楚。

宋家内房里熙熙攘攘，间或有了解内情的，都是个个交头接耳，眼神不住的往我的身上瞟过来，此刻我已然变成了众人的谈资。

我躲在门后，听的了他们对我议论，心中懊恼，恼了自己的选择让宋家这般的强势人家成了他人的笑谈，当下心中发狠，将那些小声议论的人物一个个都记住了，若是我日后发际，必然要一个个的和他们讨了说法去。

「晓菊，你在这里做什么？莫要被旁人瞧了笑话去。」母亲从后面靠了上来，这些接客待人的活计都是家中男人们的事情，妇孺只能从旁边打些下手，帮忙倒些茶水，添加零食之类，是以就算是母亲在家中地位虽然不一般，此时缺也只能在偏厅中做些杂活，不能上前叨扰。

「母亲，这些人说话好生浮浪，我将来定然不能饶了他们去。」我恨的牙痒痒。

「你有这个心思是好的，可要努力了哦，加油，干些大事业，就算做了女子，也不能被旁人瞧的矮了去。」母亲对我的选择甚是欣慰。

「是。孩儿明白。」我垂首曾是。

「敢问，这里可是金陵宋家，在下高川武，不请自来，给宋家拜年了。」门外传来一声俊朗的声音，我努力回想，原来来的那人是在咖啡馆中给我送名片结交的那位。只见他今日穿着正式，浑身捋飭的还算周正，乍眼一看，倒有一丝少女杀手的味道了。

「正是，不知兄台此番不请自来，可是有何要事？」宋文冕对眼前这人的出现有些意外，名不见经传的样子，可是宋家哪里是可以随意结交的家族，遑论宋家之前与他并无半分交集了。

「不请自来，自然是我唐突了，不过我今日斗胆来宋家，乃是有一要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高川武说的含糊，叫人弄不清楚他来此地的真实用意，若是让别有心思的人物听了，还当他这是来寻仇的。

「这。。」宋文冕面露尴尬，眼前这人言语虽恭顺，可是语义听上去反而有些不善，一时间摸不准他的真实用意，今日之事已经很麻烦了，不宜在树敌，是以假意疑惑，实则是想让这年轻人再多说一些，待判断的准了，再行定夺也不迟。

「母亲，这人我识得，只是未做深交，也不知他今日前来到底有和用意。」我瞧着文冕和高川武在门口絮絮叨叨，和母亲话着家常。

「哦？我瞧这年轻人长的不错啊，就是打扮有些油腻，不知道品行如何。」母亲自然是把我的意思意会错了。

「母亲。您瞎说什么呢？」我瞬间便听明白了母亲的言外之意，把头埋下，不愿再与母亲说话。

「啊，还是本人唐突了，这里是我家父亲亲自写来的拜帖，还望能转交您家父亲。」高川武此番前来自然是做足了功课，从怀里取出了准备好的拜帖。

「原来如此，高兄，今日家中客人繁多，还望莫要见怪，请屋内暂歇。」宋文冕见状，不能卜了他的面子，谁知道这个人背后有什么背景，总之礼数上到了，他日后便作不的妖，起身请了高川武进门。

「这个，鄙人复姓高川，单字武，取高川流水毋庸过人之意，乃是昭阳人士。」高川武见宋文冕意会错了，轻声给宋文冕解释。

「哦，难怪我记忆中没有高川兄这般的仁杰之士，宋某此番有礼了。」宋文冕此刻才明白，难怪对此人没有任何印象，却原来是昭阳人士，估摸着是那个木下璿在中间捣鬼。

我见高川武竟然被请进了屋，心中直道不好，这人莫不是在咖啡店里当真瞧上我了，这可真是让人始料不及。

「这个油头粉面的是谁？宋家的门槛什么时候变的这般低了，文冕大哥也是，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放。」张然不知何时把宋晓雯扶了下来，这番他正好瞧见了高川武进屋，轻声的与我询问。

「他应该是叫高川武，不过为何来此，倒是不知了。」我从另一边搀扶着姐姐，让她站的更加稳些。

「哦~~~就是他啊。」张然在旁边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而后悄悄的在宋晓雯耳边轻声说了我与高川武中间的趣事，至于她从何而知，自然是木下璿说与她听的了。

「哦~~~就是他啊。」宋晓雯听的清楚了，也是仿照着张然的样子，朝我发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们哦什么啊，瞧着我作甚，我又不认识他。」她们俩人的笑容把我闹的心里毛毛的，手足无措的作着无用的解释。

「若是如此，这个油头粉面的瞧上去倒是顺眼了些。」母亲久经世事，见了晓雯张然的表现，立刻便明白了，一本正经的开始对堂中那人进行了评判。

「你们都在瞎说什么啊？我真的不认识他的。」我心中的娇羞之意更甚了。

「无妨，慢慢的也就认识了。」三人看着我，笑眼盈盈。

「哼。」我转过身去，满脸通红，眼看越描越黑，自然不能再与她们搭话。

「快去，快去，给客人看茶。」宋晓雯见我如此，又有心想瞧我的笑话，怂恿我到大厅里去，应该可以发生一些奇妙的东西。

「哦。」母亲殷切的看着我，没办法，这里我最小，只能磨磨蹭蹭的提着茶壶又上去了。

「高公子，你请用茶。」我把头埋的极低，不敢与他直视，心中只想这茶水怎么倒的这么慢，快些倒完我也好溜之大吉。

「哦，嗯，啊，谢谢这位小姐。」高川武瞧见我出来，心中早就是酥了，言语间再没有了入门时的干练，支支吾吾的。

「宋晓菊，我这边茶凉了，也来给我添一点。」旁边陈展荣那个乌鸦又在呱呱乱叫。

「陈公子，这样可够了？」我给陈展荣添了茶水，言语不善。

「原来她唤作叫宋晓菊，这个宋家也是，怎么给姑娘家起这么复古的名字，若是不知，还以为是她母亲那一辈的呢。」高川武终于知晓了我的名字，心中却是对宋家起名的品味颇有微辞。

「母亲，你瞧，这人别看打扮的油腻，内里应该还不错的。」宋晓雯她们三人在后面瞧着高川武的言行，不住的对他打分。

「诸位，感谢诸位看的起我宋家，今日都是相约过来喝喜，若是不嫌弃，我已让人在翠青苑备了餐食，还请诸位移步，聊作休憩。」宋文冕见日上三杆，要来的人物也来的齐了，便请厅中的诸人移步去用午膳。

厅中众人对这番拜年道喜的流程熟稔，一个个的拜别去了，旁边的自然有人带领他们前往。只是厅中还是留了几人，丝毫没有起身动步的意思。留下的是陈展荣，许佳漪，蒋家那群杀气腾腾的，楠姨起身到侧房找父亲去了，最后便是高川武了，他本来与这些人物不熟识，此刻在房间里左右为难，不知是去是留。

「母亲，您和晓菊先去用膳吧。」宋晓雯恭敬的和母亲说道，实则是她瞧见陈展荣未曾动身，心知此人今日来者不善，若是再说些浮浪的话语把母亲给气到了，那自然是大大的不妥，是以准备先行把母亲支开，等下的恶战还是让她独自一人来承受。

「无妨，我倒要看看这个陈展荣他要搞什么把戏。」母亲对这陈展荣记忆颇深，上次被他气倒的记忆还历历在目，可是如今被宋策之说明了其中关键，心理承受能力已非当日可比，当下领了我们众人，朝那嚣张的陈展荣走了过去。

「陈某上次孟浪，得罪了姨母，家父回去已然是重重的训斥过我了，小生此番前来，乃是来赔罪的，不知姨父姨母现在身体如何了？可还吃的下饭？」陈展荣言语看似谦卑，实则是狂妄到了极点，前面一番话可以直接忽略，后面则是在嚣张的暗示怎么上次没有气死了你们？

「你这孩子，怎么瞎说些胡话，我们身体还算硬朗，就算是小辈有些顽皮，我们这些做长辈的，还能一直记在心里了不成。」母亲言语中无甚表情，只

是眼睛瞧着陈展荣背后的许佳漪，传出一丝怜悯之意。我们三人跟在母亲后面，大人说话自然没有小辈插嘴的道理，是以三人都沉默不语，时刻警惕着对面陈展荣的异动。

「姨母总说这些胡话，小生在此自然是期望宋家福泽延绵，千秋万代了。来，佳漪，给姨母拜喜。」陈展荣皮笑肉不笑，又是推出了身后一直在逃避的许佳漪。

「佳漪，我实在是负你良多，你不管如何对我，那也是应该，除了书宸的事情，宋家有愧于你，不过在其他方面上，我宋家一直也是对你以诚相待，只是自那件事情后，你所做的一切，只怕是不该。」母亲还未发话，身后的宋晓雯却是站了出来，神色凄楚，此刻倒也不怕动了腹中孩儿的胎气，说着说着，已是泪流满面。

「你，我。」许佳漪言语踟蹰，看着眼前有过露水之恩的男子，如今变做妇人，神色凄楚，原本准备好的说辞，始终无法说出口来。

「我本是外人，不知你们之间有何种往事，当就现在的情况看来，这位陈兄，你未免有些小家子气了，咄咄逼人，还拿这怀孕女子说事，着实是非我辈男儿所为。」高川武本来想作壁上观，可是瞧见陈展荣把许佳漪推出来搞事的样子，是在是气不打一出来，委婉的表示着他的不满。

「你何人，我与宋家的恩怨，还容不得你这外人插手。」陈展荣被高川武说到了痛处，神色愠怒，恶狠狠的威胁着高川武。

「我是外人不假，不过我确实是看不得有人这般怯懦，若是有恩怨，自己上阵厮杀便可，何必苦了那尚有身孕的妇人。」高川武言辞激烈，也不管父亲说的华夏凶险，能忍一步就是一步的嘱托了，何况现在瞧着那宋晓菊与宋晓雯的亲密模样，他哪里还能管得了那么多，近乎是直接开骂了。

「墨兰，你们在胡闹些什么？成何体统。」宋策之与神秘男人和孔垂楠聊完了，听到了厅中的吵闹，立时开始出言阻止。神秘男人跟在父亲身后，高深莫测的瞧着现场发生的一切。

我们众人见家主发话，不敢触了他的霉头，眼见家主发怒，一个个灰溜溜的站回到父亲的身后去了。

「宋策之先生，这里是宝岛蒋先生特意准备的厚礼，吩咐我们必须亲自送到您的手上，还请您老人家过目了。」此时一直在看热闹的黑衣群体中站出来一人，给宋策之递出去一本薄薄的册子。

「蒋先生有心啦，老朽若是得了闲暇，定然要到宝岛登门拜访的。」父亲接过了册子，也不观瞧，便不动声色放入了口袋，而后向那些人回礼。

「宋先生，我瞧今日事态繁杂，若是您有心，有些事情，我等也是可以代劳的。」黑衣人恭敬的朝宋策之行礼，眼神却是转向陈展荣。这些人都是跟着蒋先生出生入死的人物，在江湖上拼杀出来的好汉，不伤妻子孩童的道义深藏于心，若是陈展荣在宝岛这般作为，怕不是早就被罚了三刀九洞之刑。奈何此处不是在宝岛，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只能请教了宋家家主的意思，若是家主有一丝不喜，那陈展荣自然是活不过今晚。

「无妨，还请各位壮士先去用膳，蒋先生的美意，宋家心领了。」宋策之还在思索如何应答，不知这个蒋先生到底是何用意。宋晓雯却是站了出来，拒绝了蒋家的美意。若是今日让这些人动手，让蒋先生知道了，不免让宋家在蒋家前面莫名矮了一头，是以，这个请求，宋家不能答应。

「如此也好，我等便先行别过了。」黑衣男子虽心中对陈展荣不喜，不过既然宋家不愿领这个人情，他便也就不能再做相逼，当下领着他的人散去了。

「惺惺作态，真当我陈家是泥捏的，谁都可以来插上一脚了么？」陈展荣此番被众人看清，心中早就已经恼了，大大咧咧的在大厅正中间坐下，狂傲的瞧着宋家众人。

「告诉你们，你们现在都是老鼠，我陈家才是花猫，如今你们被耍的团团转还不自知。实话告诉你，你宋家的财产，我拿定了。」褪去了明面上的伪装，陈展荣终于露出了内里的獠牙。

「若是你有胆量，便来取了试试。」我在后面早就被陈展荣的表现气炸了，也顾不上其他人的感受了，冲出来应对了陈展荣的挑衅。

「哈哈哈哈哈。」陈展荣千算万算，怎么也没算到竟然是我首先跳了出来，恣意的狂笑着。「若不是你，我取你宋家的计划还不会这么顺利，若是日后论功行赏，你当是首功。」陈展荣不怒反喜，说出了让人惊骇的话语。

「你说什么？」宋晓雯心中惊骇，心想莫不是吴茂才那边出了变故，宋晓菊的过往她早已查的清楚，若是陈展荣所言非虚，那么要点定然出在了陈展荣身上了。

「你胡说什么？我怎么会助你害自家人，你在胡说。」我怎么也想不到，陈展荣会这样污蔑我。

「手段阴险，让人不喜，诡诈小人，将来若是能在商场上交锋，我定要搓了你的锐气。」高川武不明就里，不过却也是站在了宋家这边。

「多说无益，与你们说了实话吧，今日我来，便是想瞧了你们宋家这座大厦，是如何崩塌的了。」陈展荣似乎有恃无恐，也不知在他心里在准备着什么狠毒的计划。

「言午机械，佳漪，他们在言午机械做的事情，你都知道对不对？」宋晓雯此刻大脑疯狂运转，终于想到可一个可能性，可是这个可能性未免太过匪夷所思，只能痛苦的向许佳漪求证。

「那是我许家的产业，你怎么可以轻易的把它送给了蒋家，我恨你，我恨你。」许佳漪神情激动，虽词不达意，却是侧方佐证了宋晓雯的猜测。

「所以你便为虎作伥，尽是连书宸的未来也不顾了吗？」宋晓雯无奈，只能搬出了最后一张底牌。

「为了书宸，我什么都愿意做，待扳倒了你宋家，我自然会将书宸好好抚养。」许佳漪心里也是始终不忘了自己的孩子是如何被宋家粗暴的掳走，如今是宋家还债的时候了。

「不，不可以，你疯了，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宋晓雯不愿相信这一切。

「哈哈，等着吧，今日便是把你宋家打入尘土之时，宋家的财产，我拿定了。」陈展荣见许佳漪和宋晓雯斗法，扭曲的心理让它兴奋莫名，恣意的狂笑着。

「原来，你们早早的就开始了布局，竟然是把蒋先生和我一同都做进了局里去了，如今想来，只怕你当年失魂落魄的样子，也是装出来的吧？」宋晓雯心思活络，不愿束手就擒。开始疯狂的寻找自救之法，若是能让眼前这人分神，应该还能争得一丝生机。

「展荣，果真如此？」许佳漪听了宋晓雯的分析，往事一件件的涌上心头，难以置信的向陈展荣求证。

「欲使其灭亡，必让其疯狂，就是那赵家，你以为，是你想吞就吞了的吗？」陈展荣一句重似一句，每一句都如一记重击，重重的敲打在宋家众人的心头。

「文轩，我错了，我从开始就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你的。」许佳漪崩溃了，原来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旁人算计了，此刻，她的心中后悔莫及。

「不可能，你陈家定然不会有这般大的手笔，竟然从四年前就开始布局？不对，不对，你身后肯定还有其他人。林家，是了，上京林家，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魄力。你也只不过是林家的走狗罢了。」林晓雯此刻心力交瘁，腹中孩儿也是不合时宜的调皮起来，连续的动用心神，已让她耗尽了心力，怕是腹中胎儿要有变故。

「我倒是小瞧了你了，就这三言两语，就能揣度出这么多的事情，若不除你，林家的大事如何能成。」陈展荣瞧着宋晓雯憔悴的样子，只盼她现在能立时被气死了，日后的行事上也算少了一个绊脚石。

「姐姐，你怎么了？」瞧着宋晓雯慢慢悠悠瘫软下去，宋家众人都是慌了神，此番宋晓雯与陈展荣的斗法内容还在未曾理顺，如今晓雯又突然瘫倒，众人掐人中的掐人中，倒水的倒水，顺气的顺气，又过了片刻，宋晓雯才勉强活了过来。

「林家身居高位，若是得了我宋家的钱财，地位定然又是水涨船高，陈展荣，你这个庸才，若是我们四族同心协力，与他林家还可以斗上一斗，可是现在，你当真不怕林家过河拆桥，釜底抽薪？」宋晓雯虚弱的样子，着实可怜。

「这个倒是不用你担心了，你先担心担心自己吧。哈哈。」陈展荣虽依旧在折辱宋家人，不过此时的了宋晓雯的提点，也是在心中默默盘算宋晓雯的说法，计划着日后也要准备些林家的把柄，不要当真被林家用之即弃了。

「还有，林家位高权重，为何还要这般多的钱财，其中定然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计划，你莫要被人当作了走狗，最后得不到善终。」宋晓雯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可是手上酸软，试了几次始终不得，我在旁边瞧见了，蹲到她的身边，把她扶了起来，靠在我的肩上。

「林家所图之事，放心吧，我会让你看到的。」陈展荣嚣张的瞧着虚弱的宋晓雯，宛如看着一只蝼蚁。

「就算，你今日用了阴谋诡计，把言午机械的恶事都按到了宋家头上，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莫要等到了我宋家翻身之日。」宋晓雯其实已经放弃了，陈展荣此番这般笃定，定然是已将一切都准备好，所有的证据应该都是足以把宋家灭族的死罪，此番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

宋策之冷眼瞧着陈展荣的模样，虽然不愿承认，可是他心中的分析也与宋晓雯相同，这次，怕是宋家的基业，都要毁在自己的手上了，宋策之颓然的在旁边找了凳子坐下，双手驻拐，闭目养神，气的不想再言语。

「楠姨，不要，楠姨，怎么可以这样。」宋晓雯绝望的声音幽幽传来。

只见孔垂楠此刻从宋家众人身边慢慢的走出了，走到陈展荣身边站定。

「各位，对不住，为了小璞，我孔家实在是，对不住了，哎。」孔垂楠微微叹气，转过身去，不敢面对宋家众人。

「我宋家与你孔家向来交好，你们怎可如此啊。」宋策之重重的把拐朝地上一敲，孔垂楠的表现自然是让他气愤不已，这是赤裸裸的背叛。

「发生了何事？诸位为何如此？」宋文冕把此前送去用膳的众人安顿妥了，见后面的人始终不来，这才反身回来，却是见到了宋家众人崩溃的一幕。

「晓雯，静气，晓菊，扶稳了。」宋文冕看向陈展荣，心中已猜到了半分，但是宋晓雯的状态着实危险，待要先救得了妹妹的性命，等下在与陈展荣相斗。

「你们，都是坏人。」我恶狠狠的瞧着陈展荣和孔垂楠，一字一顿的说道。

母亲早就接替了我的位置，自己的孩子生死未卜，此刻她哪里还有什么心思那么多弯弯绕，痛心的把宋晓雯搂在怀里，什么权势，什么财产她都不看重了，大不了从头来过，可是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了岔子。

「嗨，那个快死了的，我家父亲问你，林家还有什么打算。」那个被宋晓雯称作顽劣子弟的孩子，此时不耐烦的站到宋晓雯面前，从嘴里哼出这么一段话来。

「你胡说什么，什么快死了的。」我怒不可遏，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

「哎哟，疼疼疼，你用这么大力气干啥。」小男孩乃是个色厉内荏的角色，从小到大何时被人揪过耳朵了，被我揪住了便立刻开始喊疼求饶。

「少卿，你这般顽劣，被别人管教管教也好。」那个威严的中年人从里屋走了出来，他老来的子，对这顽劣的孩子甚是宠溺，之前在屋内乃是被这孩子的胡闹给绊住了，不然也不会到现在才能出的门来。

「死老头子，你儿子耳朵都快掉了，还不帮我教训她。」这个叫少卿的，脱的了我的控制，立刻开始狐假虎威，老气横秋，尽是丝毫不把自己的父亲放在心上。

「小祖宗，你自己说错了话，被旁人教育了也是活该。」中年人对自己的孩子也是无可奈何，一脸歉意的朝着我们尴尬的笑着。

「那个谁，也要来和我斗上一斗吗？」陈展荣此番把宋家人个个都欺负了，心中正在舒爽的劲头上，岂知突然出来了个中年男人搅局，内心豪气上涌，却是直接和这个中年人开始了叫嚣。

「那个叔叔有点闹腾，少卿，你去帮我管教他一下吧。」中年男人竟是丝毫不把陈展荣放在心上，指挥了自家还未弱冠的娃娃去教训陈展荣。

「我让你管教我，你算哪根葱。」毫不意外，嚣张的娃娃一把就被陈展荣制住了，被放到在双腿上，噤里啪啦的掌掴着屁股。

「宋家侄女，你把林家的图谋说清楚了给我听，说不定我能帮上忙的。」中年人心中虽然不忍，可是宋晓雯分析出来关于林家的事情更加重要，这才狠了心，要宋晓雯先把事情说清楚了。

陈展荣见中年人不把自己放到心上，大腿上的娃娃被打的更惨了，孔垂楠终归是女子，见娃娃哭的凄惨，不顾了陈展荣的怒气，把娃娃从他的手中夺了下来。小娃娃终于脱的了毒打，奈何这白衣服的陈展荣颇为强大，他只能哼哼唧唧的揉着屁股，口中对陈展荣咒骂不断。

「你这人，姐姐已耗费了心力，等她好些了再问吧。」本来我想直接帮宋晓雯拒绝了他，可是话到嘴边又改了口风，换作了温和一点的说法。

「不知阁下是？」宋晓雯已经很虚弱了，在宋文冕的帮助下才勉强有了说话的力气。

「沪埠来的江斌国，江叔叔，你们都见过了。本来还准备郑重的介绍一下呢，现在倒是可以免了。」宋策之精神有些委顿，颓然的要我们向这个神秘的江叔叔行礼。

「行礼就免啦，你这个老头，在孩子面前搞的这么正式干什么，咱们都是老战友了，没必要这么客气的。」江斌国见我们要行礼，不住的摆手。

「江叔叔好。」宋文冕起头，大家算是给江斌国问了个好。

「宋策之啊宋策之，你倒是把孩子们都调教的很好，哎，你这是在将我的军啊？啊？等下定要罚你的酒的。」我们虽然身处险地，还是郑重的向这个江斌国行过了礼，恼的江斌国浑身不自在，宋家孩子的守礼懂节和自家那纨绔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以心中恼怒，好像是吃了绿头苍蝇。

「你叫晓雯是吧，你说说，说清楚了，江叔叔给你买糖吃。」江斌国看来无甚与晚辈交流的经验，竟然拿哄骗娃娃的招数来和宋晓雯交涉。

「那林家权势滔天，此番又大动干戈，隐而不发，他本手握军权，现在又得了敌国的财富，只是想想，我已是不寒而栗，不敢明言。」宋晓雯见江斌国言辞恳切，说出了个含糊的结果。说完，宋晓雯不断的咳嗽，捂着小腹，瘫软在了母亲的怀里。

「哦？果真如此？」聪明人之间说话就是简单，只需稍微点播，江斌国已是明白宋晓雯的意思。剑目一挑，目光如利剑一般直刺向了嚣张的陈展荣。

「哼，你算什么东西，问我，我便会告诉了你吗？」陈展荣被江斌国陡然射来的目光吓了一跳，不过他也是立刻清醒了过来，反问这江斌国何许人也。

「看来是真的了，来，晓雯，叔叔说话算数，给你吃糖。」江斌国见了陈展荣的反应，竟是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反手变戏法似的从兜里变出来一根棒棒糖，细细的帮她拨开了弹指，而后轻轻的放进了宋晓雯的嘴里。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敢这么轻视与我？」陈展荣见江斌国沉着的样子已然是慌了，言语间透露出一股惧意。

「说说吧，等下你准备怎么做？」江斌国宠溺的在宋晓雯的鼻头上一刮，复又捏了捏我的脸颊，而后站起身来，慢慢的朝陈展荣走去。

江斌国生的并不算高大，此刻慢慢的朝陈展荣靠近，每一步前进，江斌国的身形遍好似高大一分，眼神中的威压便重了一分，那是一种上了战场杀过人的实质杀气，陈展荣这种糖堆里长大的孩子哪里能受得住，随着江斌国的靠近，陈展荣浑身冷汗，最终瘫坐在了凳子上。

「说说，等下你准备怎么做。」江斌国再一次询问着瑟瑟发抖的陈展荣。

「你别嚣张，警察马上过来了，你们宋家人通通都的死。」陈展荣快要崩溃了，他哪里受得住这般的威压，只能歇斯底里的嚎叫着，聊以壮大自己的胆气。

「原来是借了公家的权利，这样，事情便好办了许多了。」江斌国乃是刚刚从组织上委派下来暗访的纪检，此番下来的任务就是因为金陵这边递上去的案子，恰好自己的老战友又在金陵，这才过来串个门，岂知竟然遇上了这样的事情，这让他如何不恼，又如何不喜？恼的是自己的战友被旁人针对，喜的是这个针对宋家的人，似乎和自己所办的案子干系极大。

「老江，这是宋家的私事，莫要因为这个，毁了你的前程，不值当的。」宋策之猜到这个老战友准备做什么，在后面劝他不要徇私枉法。

「放心吧，我只有主张，你总是这样，思前顾后的，优柔寡断。」江斌国自然而然的拒绝了宋策之的好意。

「你这个坏蛋，我打死你。」江家娃娃此刻倒是神气了，见陈展荣失落的样子，也顾不得现场气氛有多么的严肃，对着陈展荣就是一顿爆锤。

「呜啦呜啦呜啦。。。 」尖锐的警笛声破空而来，刺痛了诸人的双耳。

「你们死定了。」陈展荣之前的隐忍便是为了此刻，他好像又充满了精神，从凳子上跳将起来，冲向门外，想来是迎警车去了。

「宋策之，宋文冕，宋晓雯，你三人乃是要犯，还不快束手就擒？」梅开诚此时份外的意。

「不要，姐姐还有身孕，你们不可以抓她。」我朝着那些拿枪的民警无助的哭喊。

「警官，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事了？」江斌国此时哪里还有刚刚英武的模样，化作了市侩小人，向前来抓人的梅开诚询问。

「走开，警察办案，与你无关。」梅开诚一把推开了上去询问的江斌国。

「警官，这不和常理吧，瞧你们的制式，缉毒警吧？怎么来办民事案件了？」江斌国已然不依不饶。

「哟，还是个懂行的，等下会读状纸的，你听着就是。」梅开诚见来人认出了他们的来路，也算是给江斌国留了一丝面子。

「金陵永泽财团，我们已发现了你们贩毒的切实证据，请随我们回警局调查。」梅开诚冷漠的对被控制住的宋家众人叙述着他们的罪行。

「不会的，宋家不会贩毒的，你们这是污蔑，是诽谤。」我拼命的解释着，可是哪里又能抵挡得住民警。

「妹妹，好好活下去。」宋晓雯知道气数已尽，既然陈家敢这样发难，那么必然早就准备好了一切，此时想要翻供，那必然是千难万难。

「不，姐姐，你告诉他们，宋家是无辜的，是无辜的。」我哭的更凶了，方才融入了这个温馨的家庭，怎么突然间都被污蔑作了毒贩，我无法接受。

「傻子，宋家就是贩毒的，不然宋家怎么这么有钱，你被我们骗了。」宋文冕突然开口。

「不对，你们在骗我，我不相信，你们抓我吧，我也是宋家人，我要和他们一起走。」我拉扯着民警。

「你也是宋家的？」梅开诚动了斩草除根的心思。

「混蛋，她就是个没人要的野种，她和那个叫黄墨兰的，都被我们骗了，你相信宋家会把正统的妻子儿女丢到外面20多年不管吗？警官，他们母女二人，不是宋家人，可不要抓错了。」宋策之此刻依然冷静，看着我们的目光，好似再看根本不识得的路人。

「不，不是的，我是他们的孩子，谭哥呢，怎么不是谭哥来办案，他不才是缉毒的队长吗？」我尝试抓住任何一根可以自救的稻草。

「谭伯伟？他是宋家的亲眷，已经被控制住了，你到底是不是宋家人？」梅开诚言语不善。

「我是，我是，抓我走吧，我要和他们在一起。」我此时心乱如麻，只想和家人们同命运，共甘苦。

「铐上。」梅开诚下了命令。

「糊涂，你算哪根葱，还想来当宋家人？你说，你是不是吴茂才他们派过来的奸细，定然就是你骗的了宋家的信任，我和你拼了。」宋晓雯此时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力气，站起身来就要和我拼命。

「你们干什么啊，我活不了啦。」母亲陡然间受了刺激，立时晕倒了过去，也不知是死是活。

「警官，这个状纸上好像只有三个人吧，怎么另外又锁了一个人去了。」江斌国见状不忍，也是了解了宋晓雯的想法，出面干涉。

「你这个傻子，原来宋家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你这个有娘生，没爹养的野种，怎么还好意思在这，快滚啊，滚啊。」宋晓雯强忍了眼中的泪水，对我极尽辱骂之能。

「姐姐，不是，不是我害宋家的。」我被宋晓雯骂的懵了。

「怎么不是你，就是你，你看那个老女人，是不是被你气死了？」宋晓雯转向墙角晕倒的母亲。

「你胡说，那是母亲啊，母亲啊，怎么是老女人了。」我见宋晓雯称呼母亲作老女人，心中立时就恼了。

「混账玩意，冥顽不灵，就你还想和宋家同生共命？也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宋文冕嘲笑着我。

「文冕大哥，你怎可如此。」我愣住了。

「什么大哥，我才是宋家少爷，你算个什么东西。」宋文冕依旧对我紧紧相逼。

「晓菊，你快来看看姨母。」张然扶着母亲，眼神焦急。

「那个女人终于被气死啦，终于不会再粘着我宋家了，就算被抓，要是把她气死了，倒也是美事一桩。」宋策之看着墙角的母亲，竟然说出了这般残忍的话来，与之前慈爱的形象判若两人。

「你这个死老头子，怎么可以这么说母亲，我和你拼啦。」我冲上去就给了宋策之一个掌掴。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江斌国见我如此，立马把我拉住了。「你本来就不是宋家人，老宋都和我说过了，我觉得，你还是快去确认下你母亲的生死为妙。」

「你们，都在骗我。」我怨毒的看着被抓走的宋家众人，母亲的旧疾又犯了，昏倒在地上不知死活。

「滚吧，离开宋家，你这个野种。」远远的，宋文冕怨毒的声音传来。

宋家出了这样的事情，原来的宾客自然是作鸟兽散，原本热闹的小院立时冷清了下来，宋家人被抓时的绝情，陈展荣嚣张的笑容，江斌国莫名其妙的言语，再加上昏迷的母亲，我的脑子里一片浆糊。

警察走了，小院里一片狼籍，张叔冲了过来，把昏迷的母亲送去了医院，张然虽然倔强，却也是被与她同行的黑衣人们强行带走了。我瘫软在事发的现场，双目无神，他们暴力的摧毁了我珍视的一切。

母亲最终还是去了，我在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最终也离我而去了，我几日几夜不曾进食，只是呆呆的守着母亲的身体，好似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老天爷，你怎么不把我也收了去了。」我悲愤的朝着上天怒吼着。

轰隆一声，平地惊雷，案台上的太公像慢慢的向前倾倒，而后摔到地上，
砸的稀碎。

我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扬子江边，宋晓雯隐居的房子里醒来的，。

「活着干什么，死了更好。」我也不愿起床，只是在床上挺尸。

「姐姐，宋家判了。」木下璿满面愁容，闪身到了我的床前。

「判就判了，与我何干，他们只当我是野种罢了。」我已流不出眼泪了，喉咙好像刀割一般疼痛。

「姐姐糊涂啊，你相信宋家贩毒吗？」木下璿反问着我。

「信或者不信，又有什么关系？」我勉强转过身，不愿继续这个话题。

「反正我从来没有见过宋家贩毒，倒是在那个吴茂才身上，我找到了切实的证据。」木下璿蛊惑着我。

「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贩他的毒，我寻我的死，两不相干。」我心如死灰。

「你再想想，张然姐说了，你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谁劝了都不好使，只有让你自己想通了，那才能真正的算数。」木下璿此时竟然成熟了不少。

「钻什么牛角尖，我没有钻牛角尖。」我闭上眼睛，一心寻死。

「你想想，如果你和宋家人一起被抓了去了，宋家可就一个火种都没有了，那些坏人若是要对付宋家，肯定是要斩草除根的。」木下璿平淡的说。

「。。。 」我没有理会木下璿，沉沉的睡去。

「你便在这寻死吧，我要去找救他们的证据去了。」木下璿平静的走了。

「一个火种都没有了，斩草要除根。」犹如晴天霹雳，我终于明白了宋家众人当时那般反常的原因。原来他们只是为了保全宋家的火种，待得日后好东山

再起，却是忽略了宋家众人在我心中的分量，归根到底，他们虽然保的了我的性命，最终却是还是为了宋家的未来，当真是算盘打的好。原来他们认为，在家族利益面前，什么都是可以放弃的，甚至包括我的母亲。

「我要救他们。」

「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们，到底是人伦重要，还是家族的延续重要。他们能做到的，我要比他们做的更好，他们做不到的，我还要做到，他们惹不起的，我宋晓菊惹得起，反正我生无旁骛，光脚不怕穿鞋。若是将来当真救了他们性命，定要他们在我面前赔罪，竟然都把我当作了需要旁人保护的娃娃。关键是他们这样对待我就算了，竟然在那种时候还对母亲口出狂言，我饶不了他们。」

如此，我却是又陷入了另一个误区，世上之事莫强求，中庸之道是根本，哪里有了正确错误之分了，关键要看你怎么看待别人做事，就算那宋家人，为了护的我的性命，在被抓的时候极尽辱骂之能事，那也是事发突然，只能便宜行事，他们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看着眼前橱窗里的轮船雕塑，恍惚间已失神了许久，后面的事情，我不愿在记起，都是些平常的商业兼并之类的小事，三十年如一日，枯燥至极。我摇摇头，不愿在把以前的记忆继续下去。现在想来，我蹉跎一生，最后还是活成了宋家期望我活成的模样，当真是失败透顶。

「高川先生，您不能进的，晓菊女士他还在休息。」门外的喧哗声传来。

这篇文章，从21年1月1日开始发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个月，若非是这些天在家里隔离，这后半部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这个隔离，也算的上是意外之喜吧。

关于这篇文章的结局，我本来不是准备这样处理的，不过我对这宋晓菊的遭遇越写越可怜，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给她一段温馨的日子，而后戛然而止，后

面的内容让大家自行想象吧，我不忍心再写出来了，因为我怕我写着写着，莫名其妙的安排出宋晓菊或是木下瓔指挥影子们去灭了陈家满门的桥段。（呸，你就是烂尾）

这真不是烂尾

所有的伏笔都已经很明确，后面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过程，正如晓菊所想：都是些平常的商业兼并之类的小事

宋晓菊心中的执念从头至尾都只有两个：一个是宋家对他的态度，一个是吴茂才对他的态度。

那么宋晓菊的执念到最后解开了吗？解开了吧？

宋家手眼通天，哪里又需要宋晓菊来救他们了，只是彼时情况紧急，宋家众人也是考虑到她是在能力有限，若是在抓捕的过程中所出了她和吴茂才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后就算是想救，那估计也是困难。